

五千年演义

隋唐新传

吴梦起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五千年演义

隋唐新传



ISBN 978-7-5315-5350-2

9 787531 553502 >

本册定价：46.00 元
全套定价：750.00 元（共 18 册）

五千年演义

隋唐新传

吴梦起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吴梦起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唐新传 / 吴梦起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50-2

I. ①隋… II. ①吴…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223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许科甲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 024 - 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 - 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瑞起 孟萍
美术编辑: 刘丽菲 姚洪发 徐鹤
美术统筹: 徐鹤
封面设计: 徐鹤
封面绘画: 崔晓柏 李智
彩色插图: 李德庆 李铭实 李多娇
黑白插图: 孙逢春 孙瑛郁 孙映雪
版式设计: 东科 刘俊
责任校对: 贺婷莉
责任印制: 吕国刚 王守志

幅面尺寸: 168mm×230mm
印 张: 27.25 字数: 350 千字
插 页: 4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5350-2
本册定价: 46.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 (共 1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0.69%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话说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年9月27日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都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PDG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享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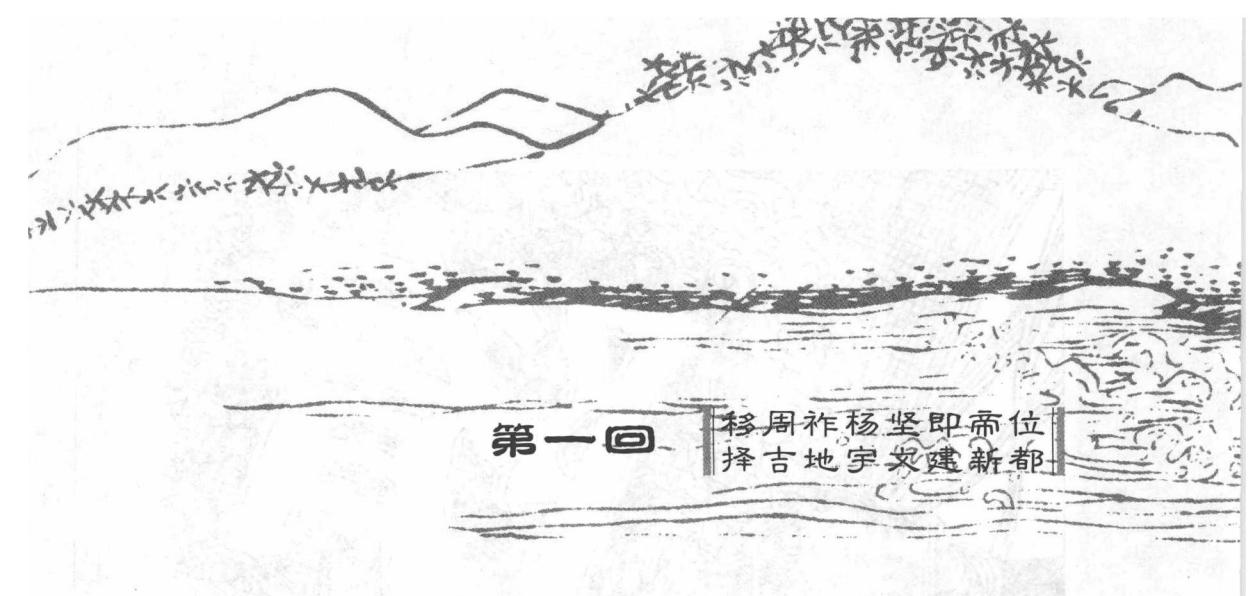
序 言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 (一)	
再版说明 (二)	
第 一 回 移周祚杨坚即帝位 择吉地宇文建新都	001
第 二 回 陈后主昏庸恋酒色 隋文帝积虑图南征	010
第 三 回 率水师杨戚战狼尾 越天堑韩贺破建康	018
第 四 回 庆胜利文帝大封赏 役丁夫杨素造离宫	026
第 五 回 皇后奇妒宫女遇害 君王猜疑大臣遭殃	035
第 六 回 装假象杨广当太子 耍阴谋杨素害蜀王	043
第 七 回 弑父杀兄天良丧尽 烝母囚弟灭绝人伦	051
第 八 回 大运河蜿蜒两千里 赵州桥水上架彩虹	059
第 九 回 抗虐政农民齐造反 征高丽隋军初丧师	068

第十回	反暴君杨玄感起兵 计未售李玄邃遭擒	075
第十一回	罗士信单骑闯战阵 李世民妙计退敌兵	084
第十二回	李玄邃聚义瓦岗寨 张须陀兵败金堤关	093
第十三回	晋阳宫裴寂施巧计 太原郡李渊反朝廷	101
第十四回	遭夹击隋军失霍邑 分两路唐兵下长安	110
第十五回	骁果造反杨广殒殂 照搬故事李渊登基	119
第十六回	北上魏郡化及亡命 西奔长安李密途穷	128
第十五回	浅水原刘文静败绩 折墪城薛仁果投降	135
第十八回	李玄邃中伏熊耳山 刘武周轻取晋阳城	143
第十九回	宋金刚阻军滞柏壁 李世民挥师定河东	150
第二十回	血战虎牢夏王被俘 包围洛阳郑帝迫降	159
第二十一回	保储位李建成用计 兴义兵刘黑闼丧身	167

第二十二回	玄武门三兄弟交火 显德殿两父子换班	175
第二十三回	历尽艰辛玄奘西去 遍游天竺唐僧取经	184
第二十四回	应亲事公主难使者 婚大国赞普迎新娘	193
第二十五回	出奇兵李靖破颉利 敢直言魏征谏太宗	202
第二十六回	谈明暗净臣论治道 信兆卜皇帝杀无辜	211
第二十七回	武才人削发感业寺 王皇后遭陷太极宫	219
第二十八回	独霸大内后妃遇害 垄断朝廷重臣丧生	227
第二十九回	滕王阁妙文流万古 长安狱蝉鸣寄心声	236
第三十回	悲切切苦吟《黄台曲》 气昂昂壮书《讨武檄》	246
第三十一回	拜洛水上天授宝石 立太子女皇费心机	254
第三十二回	上阳宫忆往昔功过 无字碑任后人评说	263
第三十三回	韦皇后专权弑君主 李隆基率兵肃宫廷	270

第三十四回	聚后宫皇子情义重 画旗亭诗人比高低	279
第三十五回	口蜜腹剑奸相专政 回眸一笑艳妃入宫	287
第三十六回	沉香亭“谪仙”赋新作 古吹台“三贤”吊禹王	296
第三十七回	命途坎坷十年困守 传播友谊六渡东瀛	305
第三十八回	闻鼙鼓帝妃惊噩梦 忍饥饿壮士殉孤城	314
第三十九回	哥舒翰遇伏灵宝原 杨玉环遭缢马嵬坡	323
第四十回	大明宫上皇思妃子 凝碧池乐工摔琵琶	331
第四十一回	乘乱割据永王东巡 借兵回纥收复两京	339
第四十二回	郭子仪单骑退敌寇 段秀实独身闯军营	346
第四十三回	乱军拥立朱泚称帝 平叛功成李晟释兵	353
第四十四回	叹暴政赋伤《卖炭翁》 刺新贵诗讽“看桃花”	361
第四十五回	治柳州刺史行德政 征淮西官军屡无功	370

第四十六回	丁虞候计破文城栅 李常侍雪夜下蔡州	378
第四十七回	争权势宦官弑君主 掌神策太监立皇帝	386
第四十八回	拒诓骗戍卒返故里 抗榷敛盐贩举义旗	395
第四十九回	战略转移行程万里 株守长安功败垂成	403
第五十回	军阀纷争皇帝亡命 后梁代唐结束全书	413



第一回

移周祚杨坚即帝位
择吉地宇文建新都

公元 581 年，也就是南朝陈太建十三年，北朝北周大定元年，岁在辛丑。刚过新年，北周首都长安城里就纷纷扬扬地传说：小皇帝宇文阐要把他的皇帝宝座拱手送给他外祖父杨坚了。

这种被人们美称为“禅让”的闹剧，实质上是一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是用和平方式进行的政权更替。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让的、受的，无不皆大欢喜。然而事实上，血是早已流过了的，待到举行“禅让”大典的时候，不过是瓜熟蒂落而已。其中详细过程，在《南北朝始末》一书中已经介绍，因此这里只作一简略的回顾。

上一年五月，周宣帝宇文贇（yūn 氱）突得暴疾，急召他宠信的小御正（北周官名，下大夫）刘昉（fǎng 访）和御正中大夫颜元仪进入卧内，准备嘱以后事。但他这时已不能说话。刘昉见皇帝临危而静帝年少，便勾结内史郑译等人，不顾颜元仪的反对，假传圣旨，宣召杨皇后的父亲扬州总管杨坚入宫侍疾。待皇帝咽气之后，又矫诏让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使杨坚掌握了兵权。杨坚怕皇族诸王在外生变，便以千金公主将嫁突厥可汗为借口，宣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入朝，将他们逐



一杀害。接着又荡平了相州总管（地方的军政长官）尉迟迥，郧（yún云）州总管司马消难等外镇的反抗。九月，杨坚自任大丞相，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十二月，又晋爵为王，称随王。这时，周朝上下敢于反对他的人早已被他杀逐殆尽了。转过年来，八岁的小皇帝宇文阐只得在威胁面前答应让位。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出戏的总导演便是杨坚。但为了掩人耳目，戏还是要演下去的。到了二月，杨坚派人代周主宇文阐拟了一道逊国诏书，其中说：“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所独有。”意思是天下非哪一个人独有，应归“贤能”的人来掌握。接着便说什么“周德将尽，妖孽递生，骨肉多虞，藩维构衅”而“相国随王，睿（ruì锐）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与武功并传。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甚至于“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周武王）之合位三五，岂可并论？”因此，小皇帝要“祗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随”了。

这封诏书，通过《邸报》（古时各地藩王与地方长官，为了及时了解朝廷大事，在京设邸——即办事处，《邸报》是其抄录的朝廷公文，又称《邸抄》），传遍全国各地。但杨坚却还要作出谦逊惶恐的样子，表面上再三辞让，不敢接受。于是又派出太傅宇文椿和礼部尚书赵煚（jiǒng炯）再去随王府奉恳。杨坚这才答应，并决定于二月甲子日那天举行登基大典。

甲子日到了。这天早晨天刚亮，皇城上便飘扬着各色彩旗。彩旗中间高高竖着一面面黄色的旗帜，当中的白“月亮”里大书一个“隋”字。看到的人都很奇怪。人们都知道，杨坚的父亲杨忠曾封随公。杨忠去世

后杨坚得袭父爵，后来更晋爵为随王。如今怎么又出来个“隋”字呢？他们哪里知道，杨坚本来是想以“随”为国号的。但他这个人有点儿迷信，觉得“随”字中有个“辵”。这个字的正写是“辯”（chuò 辍），意思是忽走忽停。如果一个国号竟含有走走停停的意思，岂不是太不吉利了吗？于是便把“随”字的“辵”去掉，定国号为“隋”了。

却说到得辰时，皇城里宫门大开，一伙人走进宫去。当先是一辆华丽的马车，杨坚在车上坐着。后边簇拥着文武百官，一直来到了临光殿。这时禁军里负责仪卫的护军将军献上了皇帝穿着的高顶冕和黄龙袍。杨坚披戴整齐，然后升上御座。接着太傅杞公宇文椿代表小皇帝奉上禅位册书；大宗伯（即礼部尚书）赵煚奉上皇帝使用的传国玺等八方宝印。杨坚一一受了。于是百官在下边扬尘舞蹈，山呼“万岁”，一场禅让大典始告结束。史书上根据杨坚死后的庙号，称这位隋朝的开国皇帝为文帝。

新皇帝登基，首先要大赦天下，然后宣布年号，定本年为“开皇”元年。还要让有关官员拿着禅位册书去南郊祭告天地，让天神和地祇都知道他当皇帝是名正言顺的。接着又追尊已故的父亲杨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追尊母亲吕氏为元明皇后。立夫人独孤氏为皇后，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其余四个儿子皆封王。至于有功之臣，当然要一封赏，不必细说。

不过这里却有一个人使杨坚十分为难，原来她便是杨坚的女儿杨太后。

当初杨坚的女儿被宣进宫，做了宣帝宇文贇的皇后。她只生了一个女儿，小皇帝宇文阐系朱后所生。不过杨皇后乃是嫡母，所以便由杨后抚养。宣帝去世之后，小皇帝即位，杨皇后成了杨太后。她正愁皇帝年

纪太小，怕皇族中哪一位皇叔有觊觎皇位的野心，不料自己的父亲却掌握了大权。她暗暗庆幸，心想这次母子们定会得到她父亲的佑护。却没想到事情发展下去，实在大出意外，这位外祖公竟要来篡小外孙的帝位了。杨太后愤懑不平，但她无权无势，眼睁睁看着儿子的天下被父亲夺走，却毫无办法。那时禅让大典已经开过，新皇下令封宇文阐为介公，食邑万户，让他随生母朱氏迁往别宫居住。儿子不做皇帝，杨氏的太后自然也就做不成了。但由于她是新皇的女儿，所以仍然住在原来的宫中。她几次要去找父亲评理，但杨坚却拒不见她。

这一天，她的母亲独孤皇后来到了。皇后身着华丽的服装，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而女儿却衣衫不整，更懒得梳洗，鬓发蓬松，神色沮丧。母女相比之下，独孤皇后也不觉惭愧起来。说不得对女儿抚慰一番。杨氏对母亲说：“孩儿眼下这般光景，不如也跟朱后她们一样，出家为尼吧！”原来宣帝共有五位皇后，他死之后，杨坚便矫诏勒令陈后、元后和尉迟后出宫，到庙里做了尼姑。此次朱后随子别居，知道早晚不会得好，索性也削发为尼。所以杨氏才这样说。

独孤皇后自然不会同意，她跟皇帝商量，改封女儿为乐平公主。又见女儿虽然做过太后，但年纪也还只有二十多岁，妆梳起来依然花容月貌，便想让她改嫁。但杨氏誓死不从，只跟小女儿娥英做伴，去度过那孤寂的岁月。不久，宫女告诉她，介公宇文阐不知怎的忽然暴病身亡了。隋文帝给他的谥号是“静帝”，葬之于恭陵，并让满朝文武为他举哀。杨氏明白，这一定又是父亲为了斩草除根下的毒手。但她除了暗暗哭泣外，依然毫无办法。

那时，周朝皇族宇文氏的诸王都已降爵为公。偏又有个叫虞庆则的

官儿，上书说留下这些人终究是祸害，于是文帝杨坚下令，将周太祖的孙子谯公等一十三人同时处死。一时皇族、皇亲们无不人心惶惶。却有上柱国（武官中最高品级）窦毅的一个年幼的女儿自投于床下，痛哭流涕地说：“恨我不是男子，不能为舅家解除患难！”原来她的母亲便是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小姑娘这样哭喊，吓得窦毅急忙掩住她的口，说：“你如此胡说妄言，要灭族的啊！”但对她这种志怀，却也感到惊奇。后来这个女儿长大，嫁给了唐公李渊，生下了李建成、李世民兄弟。李渊父子终于灭隋兴唐，也算是代她实践了她的誓言吧！这是后话，顺便一提。

至于广大的老百姓，他们对朝廷的更迭并不十分关心。不少人倒是欢迎由隋代周。那是因为北周的统治十分残暴，民不聊生。杨坚当丞相后作了一些改革，使老百姓稍微喘过一口气来。因此，当杨坚做了皇帝之后，有的人还额手称庆呢！杨坚看局势已经平静，便想要征服南朝的陈国，把中国全境统一起来。他跟尚书左仆射（尚书省长官）高颎（jiǒng 窶）商量。高颎说：“陛下有此大志，将一举收拾数百年天下混乱的局面，实为苍生之福。但从目前来看，我朝诸事初定，还不是大举出征的时候，只能预作准备。”

杨坚问：“从何处着手呢？”高颎回答说：“可遣能干的将帅，调往临江地区，使他们潜作经略。待到将来时机成熟，便可一鼓作气，直捣建康（今南京，当时是南陈的首都）了！”

杨坚点头同意。高颎便又推荐贺若弼、韩擒虎二人。于是皇帝下令，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命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驻庐江（今安徽合肥）。而以次子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做他二人的后盾。

过了几日，文帝杨坚却又把高颎和纳言（门下省长官）苏威找来，对他们说：“朕昨夜恍惚看见介公字文阐，想是这旧宫多有妖异之故吧！”

高颎譬解说：“定是陛下未能忘怀旧情，故而有梦。以陛下神威，何妖异敢来冒犯？”那苏威却主张迁都。他认为这长安城是汉时兴建的，距今已近八百年，中间经过许多战乱，虽经修修补补，但作为京都，既失观瞻，又过于狭小，因此主张另建新城。第二天，又有通直散骑侍郎庾季才来上奏说：“臣夜观天象，发现帝星似不在京师，特向陛下报闻。”

向来迷信的皇帝大吃一惊，忙问：“这是为何？”庾季才回答说：“乾象示警，似乎圣驾不宜再驻京师。”他又说：“臣以为，长安自汉惠帝造城至今，已逾七百九十六载。由于居民众多，年代久远，积压秽物壅塞地下水源，聚而不泄，致使水多碱卤，不但难饮，且易致病。愿陛下应天顺人，早作迁都的打算。”

接着老太师李穆也上表请求迁都。其实这些官员只是善于观察风向，知道皇上有迁都的想法，赶忙来插上一脚，无非是图功邀宠罢了。然而这也正好帮助皇帝下了迁都的决心。他亲自带领高颎、苏威和礼部、度支、工部的大臣们，由庾季才指引，出城寻找吉地。那庾季才却又找出一本古书《三秦记》来。据书上记载，长安城南有一座龙首山，长六十里，首高二十丈，探入渭水；龙身逐渐下降，尾部直抵樊川，却也还有六七丈的高度。旧传有黑龙从南山出饮渭水，这座山就是黑龙行道留下的痕迹。书里说得活灵活现，不由杨坚不信。他又亲自勘察过，发现这龙首山一带果然风光幽胜，形势颇佳。于是便决定把新都建在这里。

让谁来建新城呢？苏威推荐了太子左庶子（东宫属官）宇文恺来担

任。杨坚便封宇文恺为营新都副监，统一规划和负责新都的建设。

长安居民多年来喝那又咸又涩的卤水，早就够了。如今皇上要迁都，自然个个赞成。宇文恺带领几十万军民，日夜施工，自开皇二年七月起，到第二年的三月，新城便粗具规模。这宇文恺是历史上有名的建筑学家，人们都称赞他“多技艺”，“有巧思”。他带领军民工匠先修好宫城，接着又修皇城和外郭城，并且开凿了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把浐(chǎn产)河、交河、潏(jué决)河的清水引入城中。杨坚见宫城已修好，便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并引来渭河水，把旧皇宫整个淹没。据说这种办法古已有之，叫做“瀦(zhū猪)宫”。据《礼记·檀弓》说，对犯大逆罪的人，要处以死刑，并要捣毁他的宫室，再灌上水。杨坚如法炮制，自是为了淹死那些“妖异”，使他们不能再作祟。但那些还没来得及搬走的旧长安城居民的死活，他却不管了。

文帝在北周袭爵随公之前，曾被封为大兴郡公，于是他便把这座新都起名叫大兴城，皇宫叫大兴宫，前殿名大兴殿。

后来隋代又修了宏伟的大建筑仁寿宫(唐代改名九成宫)，对东都洛阳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这些也都是宇文恺设计监修的。

就在隋朝忙于建都期间，南陈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陈太建十四年(公元582年，隋开皇二年)春正月，南陈宣帝陈顼病故。陈顼的次子始兴王陈叔陵谋夺王位，发动叛乱，但很快被太子陈叔宝剿平。陈叔宝即皇帝位，定明年为至德元年。不过这陈叔宝只当了六年皇帝，南陈便亡了。他作了隋朝的俘虏，因此死后便没有“庙号”。由于他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史书上就把他叫做“陈后主”。

这陈叔宝登基时已是四十六岁，不像北周静帝宇文阐尚在冲龄；何

况又有长江天堑，作了陈国的屏障，把它与隋隔开。那么为什么短短六年他便覆亡了呢？正像俗话说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陈叔宝这个短命皇帝正是咎由自取呢！



第二回

陈后主昏庸恋酒色 隋文帝积虑图南征

那濒临大江的建康城，自东吴在此建都以来，历经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到南陈已是第六朝的古都了。经过历朝的建设，自然有了相当的规模。皇宫里殿堂巍峨，台阁高耸，还有那假山怪石，奇花异树，点缀得这儿仿佛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世界。但陈后主陈叔宝还不满足，于他当皇帝的第二年——至德二年，又在皇宫里建起了三座高几十丈的高阁。三阁绵延相连，有房屋数十间。所有门窗、墙壁、悬楣、栏杆等，全用名贵的沉檀木制造。微风吹来，香闻数里。阁内四处饰满金玉，夹杂着珠翠琼瑶。每到夜间，珠灯高悬，烛光与珠光交相辉映，似乎比神仙居住的世界还要更胜一筹。至于室内的宝床、宝帐以及华丽的服饰陈设等，更是人间难以见到的了。

陈叔宝建这三阁，主要是为了安置他的宠妃张丽华。说起张丽华，她出身于军人家庭，入宫之后，做了龚贵嫔的侍儿。有一天陈叔宝在龚贵嫔的宫里看见一个披着长发的宫女。仔细端详，只见她发长七尺，其光可鉴，而且举止从容，袅娜多姿。特别是她的那双眼睛，顾盼之间，似乎有光彩流出。陈叔宝一下子就被她迷住了，立刻携回宫去，封为贵

妃。当时南陈宫中后妃的地位，皇后自然最高，依次便是贵妃、贵嫔、贵姬，号为“三夫人”。那张丽华本是侍儿，却一下子便升作贵妃，地位仅次于沈皇后，可见陈后主对她是如何宠幸了。待到三阁建起，后主自居临春阁，让张贵妃在结绮阁居住，还有一座望仙阁则由龚贵嫔和孔贵嫔合用。三阁有甬道可以互相往来。后主又把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脩容等宠姬（美人、淑媛、昭仪、婕妤、脩容等均是宫眷的称号）都召到阁中居住。还有些会点儿文学的宫人，则封为女学士，让她们侍宴。后主很少临朝，白天晚上都在阁中宴乐。那宰相仆射江总却也不亲政务，天天跟都官尚书孔范等十几名官员文士陪着皇帝饮酒宴乐。酒宴上也不管什么尊卑，皇帝还送这些官儿一个美称，叫“狎（xiá 霞）客”，以表示与他们的亲昵。

宴会多在后主居住的临春阁举行。大厅上转圈儿摆了许多几案，后主与张贵妃在正中一桌并肩坐了，两旁是其他妃嫔的座位。下面则是狎客们的坐席。桌上除了佳酿美酒和山珍海味之外，还放着纸墨笔砚。这陈后主乃是个有名的酒徒，酒量过人，喝起酒来简直像饮水一般。喝到高兴时，便亲自与孔范碰杯。孔范是个瘦老头，酒量不大，让皇上连灌了三杯，脚步也不稳了，说话舌头也大了。他怕在皇上面前失仪，急忙跪下给皇上磕头，哀求说：“皇上别再赐酒啦，小臣甘拜下风，皇上真是海量！”

江总在一旁凑趣说：“前朝刘伶作《酒德颂》，人夸天下第一酒徒。若是他生在今天，跟我们圣上比一比酒量，恐怕他也得甘拜下风！”

“是的，是的！”狎客们一齐点头赞同。陈后主洋洋得意地抚着短须，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走回座位坐好，把酒杯一放，大声说：

“现在饮酒暂停，众狎客和女学士们，每人写诗一首，以记今日的盛事。诗的题目就叫《临春乐》吧，写得好的有赏！”

官员们和几位女学士便构思起来。皇上赐的题目叫《临春乐》，自然是要记今日临春阁之乐了，于是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把笔尖对准张贵妃描写起来。少不得使用上若干艳词绮语，把张丽华刻画成天上绝无、人间仅有的旷世美人儿。他们知道，只有这样写才能博得皇帝的欢心。大厅里一时静下来了，两廊下一直在吹弹的女乐工们也停止了演奏。只有某个狎客的低声吟哦或是某个女学士得句后的轻喜声，偶尔打破沉寂。不一会儿，一篇篇诗稿写出来了，由宫女们收集起来呈给皇帝。后主便与张丽华一同观看评比。张丽华见那些诗里除了写景的陈词滥调之外，几乎每篇都要把自己的美貌赞誉一番，忍不住用花手绢捂着小嘴“吃吃”地笑起来。后主自然更加高兴。他把女学士袁大舍写的一篇选为首篇，让宫女们为她披红，并当场赏给她宝珠一串。其余众人也都有赏赐。这时皇帝自己也高起兴来，他要亲自写诗一首。他也斜着眼儿，捻着短须，摇头晃脑。苦苦思索。想出一句之后便念出来，让女学士袁大舍记在诗笺上。一首诗写成了，题名叫《玉树后庭花》，自然又是用花来比喻他心爱的美人张贵妃的了。狎客中有个中书舍人（中书省官员）沈客卿，懂得音律，当场把它谱成曲子。孔贵嫔拿去让女乐工师傅召集五百名宫女学唱。阁内则仍然继续饮酒作乐。过了一会儿，乐工师傅进来在孔贵嫔耳边讲了几句话。孔贵嫔便站起来对后主说：“启奏陛下，请允许臣妾把窗子打开，换换气吧！”后主挥挥手表示同意。这时宫女们把前边的窗扇全打开了，却听到从窗外传来了轻轻的丝竹声。接着，几百人的女声大合唱的声音响起来。后主仔细一听，原来宫女们唱的正是自己方才写

的那首《玉树后庭花》。他这才知道孔贵嫔为什么要打开窗户。后主十分高兴，他踱到窗前，朝外看去。庭园里月光似水，映照着假山水池，奇花异卉，景色格外幽静。而在这山、水、花、石之间，或站或坐地布满了身穿白衣的宫女，一个个在曼声齐唱。陈后主禁不住连声叫好，吩咐“颁赏”！

这场欢宴从傍晚饮起，直到天色将明。陈后主见张贵妃有些累了，这才吩咐罢宴。

张丽华做了贵妃一年之后，便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陈深。张贵妃性格柔顺，对宫人从来不疾言厉色。跟孔、龚等贵嫔关系也很好。就是那僻处后宫，不得皇帝喜爱的沈皇后，她有时也去省问，礼节不亏。张丽华更善于察言观色，皇帝的一言一行，她都用心琢磨，处处加以迎合。特别是她毫不嫉妒，如果发现有长得俊秀美丽的宫女，她便引荐给皇帝。她的这些做法，使后宫的人们对她都有好感，人人说她的好话。

陈后主贪恋酒色，很少临朝。有些国家大事，外廷官员不敢处理，仍然要向他请示。后主便指派了太监蔡脱儿、李喜度掌管这件事。这蔡、李两宦官水平不高，应对时往往有疏漏。有一次两太监又来稟事。后主倚着靠枕，张丽华坐在他的膝上，正在谈笑。两太监讲了半天，有些事情还是没说明白。张丽华便取过奏本，看了一遍之后，就有条有理地解析起来，竟然毫无遗漏。从此后主就常跟她商量政事。张丽华还收买一些宫人、太监作她的耳目，让他们多方探听消息，然后由她向皇帝报告。这样她就越发取得了后主的欢心。

还有那都官尚书孔范，他跟孔贵嫔本来非亲非故，不过是同一姓氏而已，却忽然认作了兄妹，成了国舅，更加得到皇帝的信任。而张贵妃

与孔贵嫔又连成一气，里外勾结，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甚至于对官吏的一赏一罚，也不由中书省颁示，而直接出之于宫掖之中。有一些正直的大臣不肯顺从他们，便被他们潜害，轻的革职，重的还要判罪。而一些卑鄙小人，自然会趁机谄附，为虎作伥。孔范还勾结了中书舍人（中书省官员）施文庆、沈客卿等人，重用了奸狡的官员阳慧朗、徐析和暨慧景等人，让他们执掌财政、税收大权。这些人巧立名目，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为皇帝聚敛钱财，供他挥霍。

陈后主即位之初，正是北隋杨坚篡周的第二年。后主对隋也曾有所警惕。他在派散骑常侍周坟去隋朝行聘（古代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称为聘）的时候，让他带一名画工化装作随从，寻机会把隋文帝杨坚的容貌画下来。等到周坟回来复命，献上隋文帝的画像。后主展开一看，只见画中那个皇帝方面大耳，长得十分威武，尤其双目炯炯有神，真可说是不怒自威。后主不由大吃一惊，急忙把画幅一扔，大声说：“我不要见这个人，赶快把画收起来！”

嗣后陈军边帅也曾多次派出谍卒，潜入隋境，打探消息。有时谍卒被对方发现拿获，不但不加杀害，反而赐给衣马，礼遣回来。不久，郢(yǐng 影)州（郢州治所在江夏，今武汉市）守将张子讥因对朝廷不满，派使者到长安，准备请降于隋。而文帝却以隋、陈两国和好为由，拒不接纳。张子讥只好逃走。于是后主慢慢地放下心来。他以为这是北隋怕他，并且认为有大江天险作屏障，隋军即使想来侵犯，也难以飞渡。

陈后主哪里知道，这一切俱是假象，是隋主使用的瞒军之计，故意来麻痹他。

想出这计策的人，正是隋朝的仆射高颎。高颎还给文帝出主意。他

说：“江南的水稻熟得早，等到收获季节，我军便在境上调动，声言要过江抢粮。对方必然要屯兵守御，这样便使他的农事荒废。等到他把兵马调集之后，我却解甲收兵。一年如此，两年又如此，再三行去，他习以为常，等我再集兵的时候，他以为又是虚声恫吓，便不以为然了。这时我突然发动，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渡江。只要突破天险，陈军便土崩瓦解了。”

文帝听了，连连点点称是。高颎又说：“江南的粮仓，多用竹木搭成，不同于我北方的窖藏。我方可以派出谍卒，悄悄地因风纵火，把他的粮仓烧掉。他修好后就再烧。这样不出几年，他人力财力俱尽了。”

文帝采纳了高颎的计策，派出能干的士卒，化装潜过江去，偷偷放火烧陈军的粮仓。而他自己这里，却大建仓库，储备粮食准备兴兵时军用。像那卫州（今河南汲县）的黎阳仓，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附近）的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的广通仓，都是规模很大的仓库。这几年隋朝把北周的苛政作了一些改革，生产得以恢复发展；又加上连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那征收的粮食通过水路、陆路，运进仓库储存起来，但等一旦兴兵，便可拿出来作军用。

陈、隋两朝，一方渐渐消耗，一方却渐渐充实。到了隋开皇七年（公元 587 年，陈后主在那年改元为祯明元年）八月，双方因后梁的归属问题，终于公开决裂了。

原来公元 549 年，南方还是梁朝。因有侯景作乱，长江中游的岳阳王肖贊（古察字），向当时北朝的北魏求援。后来北魏把肖贊封为梁王，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作为北魏的附庸。到公元 555 年，肖贊称帝，年号“大定”。为了与梁朝区别，称为后梁。后梁因为地处江汉，一向靠

北朝庇护，倒也过了二十多年安定岁月。隋朝建立后，肖贊的儿子明帝肖岿于开皇四年正月曾亲自到长安朝贺，很受隋文帝的礼遇。文帝还选肖岿的女儿为晋王杨广的妃子，这便是后来杨广当皇帝时的肖皇后了。

后梁主肖岿在长安住了一个月，于二月返回。文帝亲自送到灞上（长安城外的地名），握住肖岿的手依依惜别。

肖岿回江陵后第二年便病逝了，太子肖琮即位。又过了一年，隋文帝杨坚宣梁主肖琮入朝。肖琮只好率文武官员二百余人来到长安。隋文帝因梁主不在朝中，便遣武乡公崔弘度带兵去江陵协助防守。隋军行至鄀（ruò 若）州（在今湖北省宜城县以南），那江陵城里的梁主的叔父安平王肖岩、梁主的弟弟义兴王肖𤩽（huán 桓）等，却以为是隋军来袭，急忙向陈朝的荆州刺史陈慧纪请降。慧纪引兵来到江陵城下，却也不敢与隋军为敌，只是让肖岩、肖𤩽带领留在江陵的后梁官员和当地百姓共十万人，渡过长江，投奔南陈。

隋文帝杨坚得到消息，十分高兴，外表却作出冲冲大怒的样子，在殿上对朝臣们说：“朕是百姓父母，岂能因长江一衣带水而不去解救他们呢？”不久，又听说陈后主不但接纳了后梁降官，还封肖岩为东扬州（今浙江绍兴）刺史，肖𤩽为吴州（今江苏苏州）刺史。隋文帝哈哈大笑，这一次可是师出有名了。他一面废除了后梁的国号，拜梁主肖琮为上柱国，赐爵莒公；一面派尚书仆射高颎去江陵安抚没随肖家叔侄南奔的遗民。并部署大将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作南征的准备。晋州（今山西临汾）刺史皇甫绩在去任所之前，给文帝上本说：“如今伐陈有三可灭：敌弱我强，以大吞小，陈可灭一也。我皇英明，爱抚百姓；而陈后主暴虐，人神皆怨，此是以有道伐无道，陈可灭二也。陈冒天下之大

不韪，纳我叛臣肖岩，于我出师有词，陈可灭三也。陛下若命将出师，臣愿效犬马之劳。”隋文帝召见了皇甫续，对他加以慰勉，并要他去任所后多方支持南征大军，然后打发他上任。

五
十
年
国
史



第三回

奉水师杨威战狼尾
越天堑韩贺破建康

隋开皇七年（公元 587 年，陈祯明元年），隋军公开备战。有人曾劝隋文帝：备战最好秘密一点儿。隋文帝笑笑说：“现在与前几年不同了，那时因准备不足，所以不能让陈人发觉。如今我们替天惩罚暴君，就是要使南陈的百姓知道我正义之师要去解救他们，怎么还能守密呢？！”

事实确实如此。南陈百姓受施文庆、沈客卿等贪官污吏的盘剥，实在生活不下去了。那时民间流传着一首名叫《桃叶辞》的歌谣。歌中说：“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jí 集，船桨），但渡天所苦，我自迎接汝。”据说这首《桃叶辞》是二百年前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的。如今百姓把它又传唱起来，自是表达他们企望北军南下，早日统一中国的心情。

那陈后主整日沉迷酒色，对外间如此紧张的局势不闻不问。有一个叫章华的低级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便上了一本。他首先追述了南陈三位先祖创业的伟绩，然后对后主加以谴责。大意说：陛下即位已经五年了。从不想先帝创业的艰难和天命的可畏，而是宠信奸佞（nìng 宁），迷于酒色，把老臣宿将排斥于草莽，谄邪小人提拔到朝堂。现在隋军压境，仍不醒悟。如不改弦更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

这后一句是引用春秋时伍子胥谏吴王夫差的话。吴王不听，终于亡国。所以陈后主认为这个章华是在诅咒他，便发起怒来，立刻命令将章华斩首。

转过年来，隋文帝杨坚认为已经准备就绪，便公开下讨陈诏书，向陈宣战。诏书列举了陈叔宝的二十条罪状，让人抄写了三十万份，到江南暗地散发，动摇南陈的军心。那时南陈共有军队十多万人。隋文帝分析形势说：“敌人兵仅十余万，西起巫峡，东至沧海，如此漫长的战线，兵聚则顾此失彼，兵分则无能为力。我以五倍于敌人的兵力来对付他，必然会稳操胜券。”于是文帝决定兵分八路，共五十万八千人，于开皇八年十月，誓师南征。以次子晋王杨广为行军主帅，三子秦王杨俊和清河郡公杨素为副帅，高颎为元帅府长史。八路大军中，又以杨素所率水军和吴州总管贺若弼、庐州总管韩擒虎三军为主力。

在此以前，杨素在永安（今湖北巴东）造大舰，最大的唤作“五牙”。船上有五层楼，高一百尺，每船可载士卒八百人。其次的叫“黄龙”，一船也可运兵百人。小船则有“平乘”、“舴艋”（zé měng 则蒙）等。待等接到朝廷的进军命令，杨素便统领水师战舰，顺三峡而下，抵达流头滩。谍船来报，下游狼尾滩有陈军将领戚昕（xīn 欣）率青龙舰百余艘把守，岸上还扎有营寨。这狼尾滩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船行偶有不慎，便会触礁沉没。杨素在流头滩召集麾下众将商议，如何展开进攻。

陈将戚昕早就知道北隋在上游造船。隋军还把造船削下的木片故意抛入江中，密麻麻顺流而下。但戚昕并没被吓住，因为他早已做好了防御准备。原来他在江中横上了三条铁索，封住了江心。铁索固定在两岸的峭壁，江边礁石犬牙交错，船只根本没法靠近。他又把一百艘青龙舰

分成两队，埋伏在江湾。还有四十艘火船，上边装满柴草，如果敌船冲开铁索，那么就由勇猛的将士驱着火船，冲入敌人船队当中，来一个火攻。岸上又扎下了营寨，埋伏了一千名弓箭手，战斗时可以从岸上放射火箭，攻击敌船。

这一天，哨卒来报，隋军舰队已在流头滩停泊了。流头滩离狼尾滩五十里，如果敌舰顺流直下，只用半天时间便可到达。所以戚昕加倍小心，加强警戒。两天过去了，敌舰并没来攻。戚昕暗暗发笑，认为敌人定是知道这儿铁索横江，不敢来战。

第二天的夜间，戚昕留下少数人警戒，让岸上和舰上的将士们休息。他认为这儿礁石林立，白天行驶还要小心翼翼，夜间根本没法行船。所以他放心大胆地在青龙船队的旗舰上睡着了。

那杨素早已探知陈军的虚实。他派将军王长袭带一队善于爬山的步兵，登上南岸，顺着山路摸到陈军寨后。再派一小队兵士摸到悬崖脚下拴铁索的地方。然后又派将军刘仁恩率一队骑兵，绕上大路直驰下游的白沙镇，在那里堵住敌人的退路。船队这边，则征募当地的老船工来驾船。他们走熟了这条水路，即使在夜间也可以行驶。这一切在两天内都已准备就绪。这天夜间，杨素亲率黄龙舰队起航了。正赶上是个望日，天气晴朗，月色明亮，隋军上千只舰船一艘接一艘向下游驶去。

在这同时，岸上的步兵已从悬崖上用绳索坠到拴铁索的江边。他们杀散了看守铁索的陈军守兵，抡起利斧将铁索砍断。三根铁索都“哗啦”地沉下江底。而袭击旱寨的步兵摸到陈军寨前，点起火把便杀将进去。陈军一来兵少，二来不及防备，结果非死即降。那戚昕在船上被喊杀声惊醒，披衣到船头上一看，岸上火光冲天，旱寨已是一片火海。正惊疑

间，又见上游黑压压一片大船，越过了横江铁索，直驶而来。戚昕仓促中指挥青龙舰抵抗。但他的船队早被敌舰冲得七零八落。戚昕知道大势已去，只好命令拨转船头，向下游逃去。他回头一看，自己那百艘舰船，逃出的仅有十几艘，其余的都被隋军俘获了。

戚昕惶惶逃命，天明时分来到白沙镇。这儿水势平缓，船行速度减慢。戚昕这才叹出一口气，庆幸总算逃得了性命。这白沙镇本是戚昕的后方基地，陈军的辎重粮草都在这里。忽然，他看见白沙基地的几艘青龙船驶离岸边，迎了过来。再仔细一看，来船上水兵穿的都是隋军的服装。他哪里知道，隋军刘仁恩的骑兵已在半夜袭击了白沙，这儿的陈军已全部投降。刘仁恩扣住基地的几艘船，天明时见上游陈军逃了下来，便驱船迎将过去。

戚昕已经胆落，陈军也无心迎敌。这时江上又传来喊杀声，原来杨素的大船队也追下来了。戚昕只好吩咐用白布扎成旗帜，升上桅杆，表示投降。

隋军水师船队，浩浩荡荡，从上游驶了下来，停泊到白沙镇的江边。大小船只星罗棋布，把周围十里的江面都布满了。刘仁恩带戚昕乘一只舴艋小艇登上为首的一艘五牙舰，拜见杨素。杨素对戚昕好言抚慰，并给被俘的陈军发放酒食。然后把俘获的船只还给戚昕，只把兵器扣下，放他们走路。

戚昕感激不尽，跪下叩头，愿意在杨元帅麾下效力。杨素笑笑说：“我放你回去，是想让你沿途晓谕陈军，不要作无益的抵抗，白白送了性命。你如真想投到本帅麾下，那么我们便在建康相见，如何？”

戚昕点头答应，便带着残部向下游驶去了。

杨素在白沙休整一天。因为隋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以陈人自动宰杀猪羊，前来慰劳。第二天舰队起程，上千艘大小舰只，沿江而下。杨素坐在五牙船头，江风吹拂着他的长须，显得十分威武。岸上的陈人赞叹说：“清河公真是江神啊！”

不料，舰队来到岐亭（今湖北宜昌以北），却被陈荆州刺史陈慧纪和南康内史吕忠肃拦住，双方十余战，隋军水师竟不得通过。而另一路隋军由秦王杨俊率领，由汉水进入长江，也被陈水军都督周罗睺（hóu 喉）在江夏（今武汉市）堵住，只得屯于汉江口。这两路全都形成了对峙的僵持局面。

陈军沿江守军，频频把战报发往建康，但都被施文庆和沈客卿压下，不让陈后主知道。不过这时朝野却都已传开了江上发生战斗的消息。仆射袁宪和护军将军樊毅、骠骑将军肖摩诃（hē 喝）商议对策。樊毅说：“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即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市以南）是建康南北的咽喉，必须各派五千精兵把守。江上再派出金翅舟二百艘，沿江巡逻，以为防备。”袁宪和肖摩诃同意樊毅的意见。又去跟一些文武大臣商议，大臣们都赞成。袁宪要去见皇帝面奏，但被施、沈二人拦阻，不许朝见。后来只答应让袁宪等写成书奏，可以代为呈递。但他们拿着袁宪的书奏本见皇帝时却说：“江上偶有冲突，这是常事，边镇的将帅自会处理。如果人船出动，必会带来惊扰，反而不利。”

袁宪等见皇帝不批准，只好大家凑钱，去贿赂另一位仆射江总，要他在临春阁的宴会上向皇上面奏。江总收了钱，便在赴宴时乘皇帝高兴，把袁宪、樊毅等人的意见说了。不料后主却哈哈大笑，说：“王气在我们这里！想当年齐兵三来，周兵又至，还不都是狼狈而逃吗？那个杨坚

老儿，又有什么能为？”孔范接着说：“当年三国时魏文帝伐吴，来到江边，看到汹涌的波涛，也曾惊叹说：‘这是天用来阻隔南北的呀！’难道今天北虏军还能飞渡这天堑吗？这都是武将们为了擎功，故意虚张声势罢了。”这时又有一个“狎客”说：“听说江北隋将贺若弼的军马都是老马，有的都快要死了。”孔范做个鬼脸，说：“干吗让马死了？那些马将来都是我们的哪！”后主听了哈哈大笑。张贵妃、孔贵嫔以及那些“狎客”、女学士也都跟着笑起来。江总讨个没趣，但又不好不赔着笑，只好苦着脸儿咧开嘴，摆出一副尴尬的面孔。

是的，那隋朝吴州总管贺若弼摆在外边的军马确实都已老羸（léi 雷）不堪。不过这是故意让陈军的谍卒看的。他又从陈人那里买了五六十艘老旧的小船，放在水渠里摆样子。他还命令所属沿江防戍的部队，每到换防的时候，都到广陵来集合。一时旌旗飘扬，营幕遍野。南岸的陈军以为隋军要来进攻，急忙调集兵力，准备抵御。但等准备就绪，隋军却又散去了。这才知道是防卒换班儿。以后习以为常，也就不再防备。有时贺若弼带领人马沿江围猎，人喊马嘶，喧闹不已，陈军又闹了一场虚惊。

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陈祯明三年）正月初一的子时，贺若弼率军登上早已藏在苇丛中的快艇，乘夜色悄悄地驶过长江，奔向南岸。那南陈江防军喝了守岁酒，闹腾了半夜，此时正在熟睡，竟然毫不察觉。等他们被喊杀声惊醒，睁开醉眼时，隋军已经登上京口的城楼了。

贺若弼占领京口，捉住刺史黄恪。京口守军六千人统统做了俘虏。贺若弼发给每人一份释放证，放他们回家，证上注明沿途隋军不得留难。于是贺军所到之处，陈军无不望风而降。

在这同一天，庐州总管韩擒虎率军来到江北的横江浦，他亲自领五百勇士摸黑渡过江去，也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采石矶。这样，建康南北两路的咽喉便全被隋军扼住了。

京口、采石同时失守的消息传到建康，南陈朝廷就像被捅了一棍的蜂窝一样，乱乱哄哄，张皇失措。陈后主这才知道长江天险原来也可以“飞渡”。但后悔也晚了。接着隋军四集，蕲（qí齐）州（今湖北蕲春）总管王世积攻占九江，挡住了上游陈军回援的道路，把建康变成了一座孤城。

陈后主过去只宠幸那些奸邪小人，武将多被排斥。这时要打仗了，才想起他们。临时抱佛脚，一面拿出财物来劳军，派兵遣将，布置防守。一面又调遣外军来援。但江路已被堵住，上游陈军无法东下。只有外贬吴兴（今江苏苏州）的镇东大将军任忠率所部赶来，协守朱雀门。

陈军兵少，陈后主乃下令重赏募兵，并把和尚、尼姑和道士也派到军前效力。这时隋军南北并进，主帅晋王杨广也已赶到六合（今江苏六合），指挥全军。不久，贺若弼已占据建康城外的钟山。杨广派遣的总管杜彦过江后跟韩擒虎合军，屯于离建康仅二十里的新林浦，攻城的隋军即将合围了。

陈后主这时就像只没头苍蝇，只知哭哭啼啼，却毫无办法。守城的陈军将领虽然也组织抵抗，但双方军力悬殊，士气也差得太远。陈军一触即溃，而隋军却越战越勇。不少陈军将领向隋军投降。那任忠率几骑卫士出城去迎接韩擒虎，在石子冈与隋军相遇，便引导隋军入朱雀门。守军已将城门关闭。任忠在城下说：“老夫已经投降了，你们还能做什么？”于是守军把城门打开，韩擒虎的部下一拥而入，建康城终于被攻破

了。

隋军急忙奔向皇宫。这时文武百官早已逃散。皇宫已无人防守。隋军将士找来找去，却不见南陈皇帝陈叔宝的踪影。



第四回

庆胜利文帝大封赏 没丁夫杨素造离宫

一小队隋军搜寻到御花园，听到一眼井里有动静，便跑过去。一名隋军喝问：“谁在井里？快上来！”井里没人应声。另一名隋军说：“不答应，拿石头砸他！”这次井里应声了，连说：“别砸，别砸！我们上不来。”一名隋军找来绳子，顺进井里，说：“自己捆在腰上，我们拉你上来。”可是这名隋军一个人却拉不动，又过来两个人帮助，这才把井里的人拉上来了。原来是一男二女捆在了一起。正是南陈皇帝陈叔宝和张贵妃、孔贵嫔。

隋军押他们去见主将。陈叔宝见殿上站着一员披银甲的将军，满脸络腮胡子，样子十分凶恶，吓得连忙跪下叩头。那黑脸将军正是韩擒虎。他看这个皇帝的龙袍上沾满了泥水，冠也丢了，头发披散着，样子十分狼狈。当时是正月天气，可这皇帝脸上却淌着大汗，跪在那里一劲儿哆嗦，韩擒虎不由得笑了，安慰他说：“东吴主孙皓也是在这儿投降的，晋主封他为归命侯。你不用害怕，我家皇上不会杀你，说不定也要封你个什么侯哪！”说完吩咐把他们解到一处宫室里，跟其他捉到的官眷们一起看管起来。



这时贺若弼所部也从北掖门攻入。建康城内各处零星抵抗的陈军将士纷纷放下武器。整个建康城便全部被隋军占领了。贺若弼派人去江北六合元帅大营报捷。元帅府长史高颎便先带一部分官员过江赶到建康，处理善后。善后工作无非是清点俘虏，查封仓库，接收官署，释放拘囚……这都是例行公事，不必细讲。那高颎还进宫到陈叔宝的监所，让这位后主最后行使一次皇帝的权力，下诏书命令各州郡的地方官和守将们不再抵抗，归顺隋朝。陈叔宝觉得这是一次立“功”讨好的机会，竟亲自写了几十份手诏，盖上玺印。高颎派官员由陈降官陪着，分别到南陈所属的各州郡晓谕去了。

高颎回到住所，见他那在杨广手下任记室（负责文书工作的官员）的儿子高德弘正在等他。原来杨广让高德弘带来口信，要高颎千万把张丽华留下，不要处死。其实杨广是多此一举。因为战后处理对方被俘人员，要作许多调查工作，一般都要放在后期。他这样焦急地来传口信，倒引起了高颎的疑心。高颎明白，张丽华的美貌是天下有名的，杨广要留下她的性命，不言而喻是想把她据为己有。但高颎也了解到这位贵妃的一些行为，她外表温柔和善，蒙骗了不少人；但背后却跟外臣勾结，篡权专政，做了很多坏事。这种女人杨广却要留在身边，岂不是个祸害吗？便对儿子说：“当初姜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天怎能留下张丽华！”（关于“蒙面”的附注：商纣王无道，宠信有苏氏的美女妲己。后来周武王灭商，把纣王和妲己都杀了。据说在杀妲己的时候，由于妲己生得美貌，行刑的军士都不忍动手。姜太公只好用布把妲己的脸蒙上。这才将妲己杀死。）

张丽华被高颎的部下从监所里带出来，悄悄解到一个叫青溪的地方杀

害了。高德弘回六合向杨广复命。他当然不好照实讲，便撒个谎说：“等我赶到建康的时候，张丽华已被处死了，晚了一步。”但杨广不肯相信，他变了脸色，说：“古人云：‘无德不报’，我将来必定要报答高公！”

不久，杨广把元帅府迁到建康。他跟高颎见面的时候，谈笑自若，不露声色，似乎忘记了张丽华的事情。建康的老百姓恨透了施文庆、沈客卿等五个坏蛋，纷纷上书元帅府控告他们。杨广便趁机拿“五佞”出气，把他们五个人斩了。

这时长江上游的隋、陈水师，不知建康的消息，仍在苦战。杨素仗着兵多船大，渐渐占了上风，终于打败陈慧纪，在江夏跟周罗睺(hóu)展开激战。隋军五牙舰有一种奇特的武器，名叫“拍竿”。原来是一根巨大的长木，安在船头上，可以灵活操纵。接近敌方小船后，兵士们将拍竿扬起，居高临下朝敌船“拍”去，“叭喳”一声，敌船便被击碎了。江夏一带江面辽阔，隋军二十艘五牙舰横冲直撞，连连拍碎十几艘陈军的青龙舰。而被堵在汉江的隋军副帅秦王杨俊也趁机驱船杀了出来。周罗睺前后受敌，支持不住。恰在这时，陈护军将军樊毅带着后主的手诏来见他，而陈慧纪那里持诏的却是他的儿子陈正业。周、陈二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

陈南方各州郡都先后降服了。唯有吴州刺史肖𤩽，想到自己是从后梁叛隋逃来的，隋主肯定不会容他，便拒不归顺。还有那湘州（今湖南湘阴）刺史岳阳王陈叔慎也举兵反抗。但大局已定，两处孤城怎能持久？终于先后被隋军荡平了。肖𤩽等人也均在被俘后遇害。

到了三月，南陈全境便全部平定，划入隋朝的版图。计有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四百个县。几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中国得到了统

一。

晋王杨广留下了留守官员，然后下令班师。各路大军唱着凯歌，沿着大路北上。亡陈的帝后妃嫔、文武官员以及他们的眷属也被解往长安。至于南朝历代帝王搜刮来的金银珍宝，则装了数千辆马车，成了战利品，送往隋都。

四月，前头的队伍到达长安。隋文帝亲自到骊山迎接，加以慰劳。各军到齐以后，在大兴宫的广阳门前举行献俘典礼。文帝坐在广阳门城楼上，下边晋王杨广、秦王杨俊为首，各级出征的文官武将随后，依次向皇帝行礼。接着是一队铁骑，押着陈叔宝和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尚书令、仆射以下到尚书郎（即侍郎，各部副职）一级的重要官员二百余人，跪在石路上参拜文帝。隋廷的文史令代表皇帝宣读诏书，对南陈朝廷的横征暴敛，残害百姓的暴政加以责备。陈叔宝等人屏息听着，不敢做声。于是文帝又下诏，对陈廷君臣予以宽恕。

接着便是大封功臣了。杨广是主帅，自然要得首功，拜为太傅。其次是杨素，由清河郡公晋升为越公，遗下的清河郡公爵位由他的儿子杨玄奖继承。另一个儿子杨玄感则得到“仪同三司”的荣誉称号。（三司指太尉、司徒、司空，仪同三司是指可以享受相当于三司的待遇，乃是一种加衔，并非具体官职）。高颎则由渤海郡公晋升为齐公。贺若弼封宋公，那韩擒虎本来也是要封为公爵的，但有人弹劾他军纪不严，在占领陈宫的时候，他的部下有淫乱行为，于是文帝便把韩擒虎的爵号取消了，只给他进位上柱国，赐缣（jiān 兼，细密的绢）八千段（段为量词，等于一小疋）。以下有功将领俱有封赏，不再一一赘述。

隋文帝是个生性俭约的人，他自奉还是比较朴素的，但他深知“重

赏之下必有勇夫”，因而在赏赐部下的时候，却从不吝啬，借此来收买人心。这次劳军，光布帛一项，从广阳门摆起，一直摆到长安城的南郭门，共用去三百多万段。再看看史书记载这次他给杨素一人的赏赐，计有黄金四十斤，外加一个银瓶，里边装满了金币。粟万石，缣一万段，马二百匹，羊两千只，公田百顷，宅第一所。这些东西当然都是民脂民膏了。

文帝灭周的时候，对宇文氏皇族大加杀戮，几乎杀得一个不剩，以防他们复辟。但这次灭陈，他的政权已经巩固，便换用了怀柔政策。陈氏皇族除了在湘州反抗的陈叔慎被杀以外，其余的全部得到宽恕。那些陈朝的官员，罪大恶极的像“五佞”施文庆、沈客卿等，在建康时便被杨广处死了；而都官尚书孔范等人，这时则只给以充军边远地区的处罚。至于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肖摩诃、领军任忠和都督周罗睺等比较正直的官员，还得到“仪同三司”的待遇，袁宪还被封为昌州（今河北安次）刺史，加以信用。

只有那后主陈叔宝，一心盼着封个归命侯，却一直没有消息。不过有时逢到节庆的日子，他也到殿上随班朝贺，被安排到三品这一级官员当中。文帝给他的待遇是很丰厚的，还几次接见他，跟他谈谈江南的风物景色。在有他参加的宴会上，文帝特意吩咐不要奏三吴的音乐，怕他伤心。但他却想起韩擒虎说的“归命侯”的事，托监守的官员代奏皇帝，说他朝集的时候，没有秩位，希望能给他一个“官号”。这位末代皇帝竟麻木到如此程度，使文帝不禁笑骂说：“陈叔宝简直全无心肝！”监守者又报告：“陈叔宝常常喝得烂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文帝问他每天喝多少酒？监守者回答：“他跟他的子弟们，每天能饮酒一石。”文帝大惊说：“这不是要喝死吗？告诉他少喝一点儿。”但跟着又说：“算了，让

他喝去吧，他这种人如果不喝酒，又怎么打发日子呢？”

陈叔宝迷迷糊糊又活了十五年，终于酒精中毒，醉死了。文帝也是那年死的，杨广做了皇帝。杨广满足了陈叔宝生前的愿望，赐给陈叔宝一个“大将军、长城县公”的“官号”。不过陈叔宝已享受不到，只能刻在他的墓碑上了。同时，杨广还给了他一个“炀”字的溢称。

隋文帝杨坚是以权术得天下的，因而他也怕别人用权术来对付他，渐渐养成了一种猜忌的性格。到了五十岁以后，这种猜忌越发厉害。他布置左右，到处查访官员们的劣迹，一经发现，立刻给以重罚。他是主张俭朴的人，他可以用大量金钱财宝颁赏，却不许官吏们收取贿赂。有时查不出谁有过错，他就故意派人拿着财物去求托官员，对方如果收受了，转过来便杀头。他还常常在殿廷上让卫士们用竹杖殴打大臣。有一次他在殿上让卫士杀人，血污遍地。兵部侍郎冯基谏他说：“行刑自有法司负责，朝廷乃是陛下临政的重地，如今变成刑场，实在是不当。”文帝火了，让卫士打冯基的板子。过了一会儿，看看殿前那种狼藉的样子，又觉得冯基说得不错，便又加以抚慰。却又怪别的大臣们不来谏他，朝他们大发雷霆。

他这样喜怒无常，大臣们只好小心谨慎。但有时仍然不免被责。开皇十二年，韩擒虎病逝。另一员大将贺若弼因对杨素被任命为仆射不服气，说了几句不平的话，便被文帝免官。贺若弼愈加不满，于是就有人告发他“怨望”。文帝将他下到狱中，准备处死。后来想到他的灭陈大功，就又把他放了。

文帝年纪大了，又因大小事情都要亲自过问，故而有时觉得很疲劳。独孤皇后劝他在长安以外的地方再修一座宫殿，可以去那里休息，使精

力得到恢复。文帝想这办法不错，便委任仆射杨素去办。杨素又找到了建筑家将作大臣（负责建筑的官员，是将作监的首官）宇文恺，选定了京师以西二百里的岐州（今陕西凤翔以北）的岐山。这儿风景秀美，离京师不远不近，确是建一座离宫的好地方。地点选好以后，杨素委任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即总监工），征集了丁夫，准备了材料，于开皇十三年二月动工修建。

岐山虽然有山有水，景色秀丽，但要建成宫室，却需要大面积的平地，那就只有把高的山头推平，低的洼谷填满，工程十分巨大。再加上杨素和封德彝急于求功，拼命地督促，不管严冬酷暑，都让军士们驱赶着丁夫干活。一些老弱或生病的丁夫忍受不了折磨，有的累死了，有病的也得不到医治。杨素却吩咐把死人扔进坑谷里，上面再盖上土石，筑成平地。这座离宫从开工到竣工，用了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于开皇十五年三月建成。而丁夫的死亡数字则超过了一万人。

离宫建成了，文帝很高兴，给它起个名字叫仁寿宫。他先派高颎去看过。高颎回来报告说：“宫殿的确造得不错，然而似乎过于华丽。且听当地人说，死了大量的人丁，怕是督役得太急了吧！”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但独孤皇后却急于去看，文帝只好陪着独孤皇后奔赴岐山。

当时正是阳春三月，文帝出了长安。一路上但见处处桃李盛开，掩映在茅屋竹篱之间；农田里麦苗青青，渭河边柳枝低垂。长年住在皇宫里的皇帝，不禁心旷神怡。他不肯再坐在车里，却要来一匹青鬃马骑上，加上一鞭，纵马驰去。护卫的禁军骑兵紧紧跟上，渐渐地把大队拉下了。

第二天，文帝先到了仁寿宫。见这座宫群当中是一座大殿，周围环绕着许多台阁亭榭，错落有致，宛转相连，充分表现了

将作大臣宇文恺的匠心。那些殿宇都是雕梁画栋，果然十分华丽。文帝想起高颎的话，大怒道：“杨素耗费这么大的民力修这座离宫，这不是为朕结怨于天下吗？”

杨素听说后不敢来见皇帝，怕皇帝怪罪。封德彝对他说：“公不要怕，等皇后来了，你再去见，皇后必有恩诏。”又过了一天，皇后大队到了。就有太监来传杨素。杨素战战兢兢进得殿去，向帝、后行礼。独孤皇后笑着抢先说：“你是知我夫妻年纪大了，无以消遣，才把这座宫造得如此好吧，足见你的忠心。”吩咐赐钱百万，绵绢三千段。那文帝素来惧内，见皇后这样处理，也不好再说什么。还听从杨素的推荐，擢升封德彝为中书舍人。

难道皇帝也怕老婆吗？是的，事实确实就是这样……



第五回

皇后奇妒宫女遇害
君王猜疑大臣遭殃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一个女人如果再嫁，便会被世人耻笑。而男子呢，只要养活得起，即使是个老百姓，也可以有三妻四妾；那些巨富高官就更不用说了。至于皇帝，人们常用“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形容皇帝的老婆之多。当然每个皇帝的情况并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然后宫“三千佳丽”，而真正的男子只有皇帝一个——那些失去生殖能力的太监们是不能算数的——还不是由着皇帝为所欲为吗？

只有杨坚这个皇帝与众不同，到仁寿宫建成为止，他还是唯有独孤皇后这一个伴侣。据说独孤皇后的嫉妒是特别厉害的，人们称之为“奇妒”。她不许丈夫接近任何一个别的女人。有时文帝只好对大臣们解嘲地说：“朕的五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同父同母，将来绝不会兄弟阋（xì系）墙的啦！”

文帝上朝的时候，皇后也要陪着他。两人同坐在一乘辇里，从后宫来到前殿。皇帝进殿里处理政务去了，皇后则在大殿的后门外边等着。一直到皇帝散朝，两人才一起回去。不知道内情的人，以为皇后关心国事，把她跟皇帝并称为“二圣”。其实她是不放心皇帝，怕他散朝后不直

接回宫，跑到别处去和宫女鬼混，所以才如此严格地加以防范。

假如独孤皇后不生育也好，皇帝便可找到借口选妃了，因为古代有个说法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况皇储呢！偏偏独孤皇后十分争气，给皇帝生了一大串儿女，光男孩就有五个。于是文帝连这一点借口也找不到了。

到仁寿宫建成，文帝这才有了散心的地方。起初他还不大满意，认为宫殿造得太华丽了。想想脚下埋着丁夫们的尸骨，就觉宫名“仁寿”二字似乎也有点儿别扭。但慢慢地便也适应了，慢慢地觉得这华丽的宫室住起来倒也舒服。慢慢地竟住上瘾来了，于是隔一段时间就来住上三两个月。他又嫌路远，来回不方便，就下令在京师到岐山这二百里的路上，选择风景优美的处所修建十二座行宫，以便他往返时途中休息。在他住到仁寿宫的期间，重要的政务要在这儿处理，因此，朝廷的一些高级官员也要住在这里陪他。

有一天，独孤皇后病了，卧在床上。文帝感到无聊，便走出宫室，信步朝西走去。这是一条小径，文帝不曾走过。只见这青石小路两边，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景色十分幽静。文帝溜溜达达，越走越远，路上也不曾碰到宫女和太监。直走到宫墙边，才发现柳荫里藏着一座小楼。这楼虽然只有两层，但在夕阳映照下，金碧辉煌，别是一种风貌。文帝不禁赞叹宇文恺确有巧思。小楼门额上有一块匾，题着“珠玑楼”三字。文帝想起宇文恺给他绘的《仁寿宫全图》上，注着“珠玑楼”乃是藏书楼，便想进去看看。刚步上台阶，帘栊掀开，一个宫女打扮的妙龄少女走了出来。看见皇上，急忙跪下行礼。

文帝仔细打量，见这宫女也不过二十岁，生得十分美丽，不禁怦然

心动。他吩咐那宫女站起来，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宫女回答：“婢子名唤尉迟珠儿。”文帝听说她复姓尉迟，就一边往楼里走一边随口问：“那尉迟迥是你什么人？”“是婢子的爷爷。”

“唔！”文帝吃了一惊，站住了。他方才只是觉得这个姓比较少见，所以随口问了一句，没想到还真是故人的后代。北周时期，文帝杨坚和尉迟迥同朝为官。后来尉迟迥出任相州总管。在杨坚谋夺帝位的时候，尉迟迥察觉了杨坚的阴谋，发兵讨他，被高颎打败。尉迟迥自杀，家属被没入宫。如今算起来，已经十九年了。看尉迟迥这孙女的年纪，大约在襁褓时便被没入宫中，这些年来她一直是以奴隶的身份长大的，这命运确也是够惨的了。

尉迟珠儿打起帘子，请文帝进楼。文帝一看这屋里果然摆满了图书。文帝随便取下几本翻了翻。但他心不在书上，一劲儿瞅着珠儿美丽的脸庞。珠儿察觉了，却不敢走开，又羞又吓，脸上布满红晕，愈加妩媚。文帝这时早把独孤皇后的厉害忘到脑后，终于把珠儿奸污了。那年文帝五十九岁。

文帝临走时对珠儿说：“你名唤珠儿，这楼又叫‘珠玑楼’，我明天来时，定带珍珠来赏你。这就叫‘三珠合一’吧，哈哈哈！”

第二天傍晚，文帝果然又来了，赐给尉迟珠儿一串宝珠。但他回宫的时候，却被独孤皇后的侍女发现了。原来皇后虽在病中，仍不放松对皇帝的监视。独孤皇后听了侍女的报告，不由火冒三丈，病也一下子痊愈了。第二天，当文帝到仁寿宫大宝殿跟左右仆射高颎、杨素商量事情的时候，她便怒冲冲亲自带领一伙宫女和太监，直奔珠玑楼而去。

文帝回到宫室，发现皇后不在病床上。宫人告诉他，皇后带人出门

朝西走了。文帝大吃一惊，知道秘密被皇后发现了。他担心尉迟珠儿的安危，急忙撩起袍服，大步朝珠玑楼赶去。等他喘吁吁赶到楼前时，就听楼里传出皇后撕破嗓子的喝骂声，夹杂着竹杖扑击的“叭叭”声。他一脚把门踢开，瞪眼望去，只见皇后像个母夜叉一般，两手拤着腰大骂。两个太监则举着竹杖，一递一下地朝地下击去。文帝低头一看，尉迟珠儿早已血肉模糊了。

文帝怒火上涌。但他还是没能发作，只是一跺脚转身走开了。他蹒跚地走着，那尉迟珠儿残躯的影子一直在他眼前晃动。看样子珠儿早已毙命了，可那妒妇却还在喝骂毒打，实在是太狠啦！

文帝觉得心里堵得慌，不知不觉走到马厩前边来了。他要马伕替他备了一匹马，骑上后出了后宫门。守门的禁军也不敢问，眼看着皇帝信马由缰地顺着山路朝山顶走去了。

独孤皇后看皇帝无可奈何地离开珠玑楼，才觉得胸中的恶气出得差不多。她吩咐太监把珠儿的残骸扔到山谷里喂狼，然后回到宫室。但皇帝不在室里，她打发宫女、太监四处去找，也没找到，这才惊慌起来，忙派人去叫高颎和杨素。高、杨二人急急赶来，听皇后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高颎估计皇上一定是赌气上山了。到后宫门一问，果然不错。两人一面吩咐备辇来接，一面打马带着禁卫顺山路追去。直追出二十多里地，才看到皇帝一个人骑着马在山路上踽踽走着。两人上前拦住，跪下请皇上返驾回宫。这时夜色已浓，文帝望着黑黝黝的山头叹口气，说：“朕枉为天子，连个宫人都保护不了，实在太没意思！”高颎劝解说：“陛下万乘之尊，怎能因为一妇人而不顾天下社稷呢？”文帝听了，这才点点头，回过马来。杨素替文帝牵着马缰，高颎和禁卫骑士十几人跟着，

缓缓往回走。半路上仪卫和御辇也赶来了。于是请皇上乘辇回宫。

皇后在宫门口等着。她也觉得把皇上气成这个样子，有些太过分。见文帝下辇，便上前赔罪说：“臣妾从十四岁起伺候皇上，从未惹皇上生气，这次也是臣妾病体未愈，肝火太旺，才做错了事，还望陛下宽容。”文帝不好说什么，这件事便告结束了。

过后，皇后听她在禁卫中的耳目说，高仆射在劝皇上的时候，竟把她她说成“一妇人”，怒火就又冒上来了，她认为用这三个字称呼她，是高颎对她的蔑视和侮辱，她决心要给予报复。

其实独孤皇后和高颎乃是世交。高颎的父亲高宾曾做过皇后父亲独孤信的参佐。独孤信死后，高宾念着旧情，对独孤家十分照顾，皇后幼时也常常往来于高家。后来高颎受杨坚宠信，这与独孤皇后的推荐很有关系。但想不到高颎一时出言不慎，得罪了皇后，她就把以前的交情一笔勾销，“一妇人”三字竟起了如此大的作用。

后来又有一件事引起皇后对高颎的不满。皇后不喜欢大儿子太子杨勇，偏爱次子杨广。但杨勇做太子在文帝初当皇帝的时候便已确定公布，而且从封建宗法制度来说，也是以“立嫡立长”为原则的。但皇后却偏偏要废长立幼，天天在皇帝耳边嘀咕。又加上太子杨勇耿直倔犟，不会处事，失去父母的欢心。而晋王杨广却极力韬晦，作出许多贤德孝顺的假象，于是文帝终于产生了废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的念头。但废立大事最好能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如果由大臣们提出那就更好了。有一天文帝对高颎说：“有神灵给朕示警，说晋王将来必有天下。这事可怎么办？”高颎马上跪下说：“长幼有序，这是巩固国家的根本，还望陛下三思！”这事又叫独孤皇后知道了，对高颎更加恨之入骨。不过她认为高颎在朝

廷有威望，说话皇上肯听，因此还想争取他。不久，高颎的夫人死了。皇后想这是一个拉拢高颎的机会，就想把自己一个亲戚的女儿介绍给高颎做夫人，来博得高颎的感激；也还想利用这个女人来对高颎施加影响。于是就对文帝说：“高仆射老了，夫人新丧，陛下何不为他续娶，这也是陛下对老臣的关心呀！”文帝点点头表示赞同。

有一天，文帝对高颎说：“皇后知道你近来丧偶，十分关怀，特让朕替你做媒说亲，你意下如何？”高颎流下眼泪辞谢说：“臣如今已经老了，退朝之后，也就是在家读读佛经罢了。‘二圣’对臣的垂爱，臣铭记五内，但说到续娶，实在不是臣的本愿。”文帝听了也就作罢。

又过了几天，高颎的妾生了个男孩。文帝倒挺为高颎高兴，他回宫告诉皇后，说：“高仆射虽然丧妻，却又得子，这也算不幸中的幸事吧！”独孤皇后听了很气愤。她是正妻，因而对妾媵(yìng应)侧室有着一种天生的反感。她撇着嘴说：“前几天，陛下为高颎提亲，他却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现在看清了吧，他其实是钟爱他的小妾，才用假话来欺骗皇上，这种人还能相信吗？”文帝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猜疑的人，听了独孤的挑拨，觉得有几分道理，于是对高颎就慢慢疏远了。

这些事高颎哪里知道？他仍然跟从前一样，耿直秉公，对皇帝的话，该赞成的赞成，不赞成便直率地讲出自己的看法。但皇帝却有了先入之见，觉得高颎处处跟他闹别扭，猜疑之心越来越重。高颎追随文帝多年，一直受到重用。论文他做到仆射(宰相)，论武他多次带兵出征，因此朝中文武官员对他的正直、能干也普遍敬仰，这也引起文帝的嫉视，生怕他也像当初的自己一样，瞅机会来个取而代之。

开皇十九年，凉州(今甘肃武威)总管王世积被人告发有图谋不轨

的行为，王世积是高颎的旧部，在审问时有些话牵涉到高颎。文帝把王世积杀了，并借机免去高颎的仆射职务，让他闲居，但仍保留着齐公的名号。

高颎明明是冤枉的，大臣们不服，吴州总管宇文弼、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纷纷上表，替高颎申辩。这就更增加了文帝对高颎的嫉视。于是对这些替高颎讲话的官员分别加以处罚。这样一来，朝臣们只好个个噤口了。

高颎失势了，有些人同情，有些人不平，但也有人却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机会。齐国令（隋朝的制度，公爵府称为公国，可以设令设尉）给皇帝上书，揭发高颎的阴私，说高颎的儿子高表仁曾对高颎说过：“父亲下台也好，当初司马仲达（即三国时的司马懿）托疾不朝，最后还是有了天下。今天这事，焉知不是福呢！”于是高颎被逮捕了，囚于狱中，加以审讯。

有一个人出来告发，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效尤。于是又有某人上书说，他曾听和尚真觉对高颎说过：“明年国有大丧。”又有人揭发，曾听尼姑令晖对高颎说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文帝一算，当年就是开皇十九年，这还了得！于是和尚真觉和尼姑令晖都被捉来了。板子打，夹棍夹，出家人受刑不过，只好承认说过了。那么高颎听了这话怎么说呢？高颎什么也没说。和尚、尼姑还有良心，不肯胡编害人。但这也够了，虽然高颎自己没说什么，可是听了叛逆的话不去告发，这本身就是叛逆。

再去问高颎。高颎笑笑说，他根本不认识什么真觉、令晖，他读佛经是研究学问，他从不上庙烧香礼拜。

有司判高颎死刑，文帝却犹豫起来，他知道外间的舆论是向着高颎的，他的心里也明白高颎根本无辜。想想高颎的那些好处，终于还是没杀他，只是把他贬为平民，“齐公”的爵位也削掉了。

高颎出狱以后，欢欢喜喜地搬出齐公府，丝毫没有怨恨的神色。原来他时常记着亡母说的话。那时他刚刚当上仆射，母亲对他说：“你富贵已到极点了，再前进一步，便是杀头啦，你可千万谨慎小心呀！”现在头颅总算没杀去，还不是万幸吗？

可是又让他怎样小心呢？一失口说了“一妇人”三个字，又不肯违背良心去迫害太子杨勇，便落到这样一个下场，那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

那么太子杨勇是为什么失宠的呢？这又跟他母亲独孤皇后的嫉妒有关系了……



第六回

装假象杨广当太子
耍阴谋杨素害蜀王

太子杨勇的妃子元氏是独孤皇后选定的。元家也是北朝的大世族。元妃的父亲元孝矩，北周时任小冢宰（副首相），跟杨家门当户对，因而结亲。元氏为人忠厚老实，但容貌平常，而且体弱多病，又不曾生育，因此得不到太子杨勇的欢心。杨勇以没有儿子为借口，自己选了几个侧室，其中有一个小吏云定兴的女儿被杨勇封为昭训（宫眷称号）。云氏生得窈窕俊美，且又能歌善舞，很得杨勇的喜爱。这云昭训进东宫以后，不久便生了一个男孩，起名杨俨，文帝封他为长宁王。独孤皇后的妒心又来了，她无条件地站在太子正妃元氏一边，对云昭训十分厌恶，有时云昭训进宫给她请安，她竟扬起脖子不予理睬。开皇十一年，太子妃元氏因心脏病发作，突然病故。独孤皇后凭空猜疑是太子和云昭训把元妃谋害了。元妃死后，杨勇请求把云昭训册封为正妃，独孤皇后就是不同意。理由是云家出身贫微，没有做正妃的资格。皇后想替太子另行选妃，但杨勇的犟劲上来，别的任何一个女人他都不娶。两人僵持起来，皇后越发恼火，三天两头在皇帝面前嘀咕，说杨勇没出息，让云家的小妖精迷住了，挑拨文帝和杨勇父子的感情。

其实文帝自己对杨勇也不喜欢，因为杨勇为人率直，不管轻重，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从来不知道忌讳，也不会看眼色。他做了太子，自然有些趋炎附势的人巴结他，给他送这送那，而他都来者不拒。他喜欢过奢侈的生活，东宫装饰得非常华丽，这也跟文帝标榜的俭约大相径庭。有一天文帝看见他穿着一件蜀铠。蜀铠是四川的名工巧匠制作的，本来就十分精美；杨勇在上面又加上一些文饰，看起来越发光采夺目。文帝皱着眉头对他说：“从古以来，没有一个好奢侈的帝王能够长久。你现在是太子了，应当做俭约的表率，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奉承宗庙。我现在给你几件我旧日穿用过的衣服，让你知道我当日的俭朴。时时记着以前的事情，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苦心。”

杨勇当面点头应诺，回去后却把父亲给他的旧衣扔到一边，根本不放在心上。冬至那天，有些官员到东宫向太子致贺。这本是普通的礼节，贺节的大臣们磕了头就各自回家。谁想杨勇却高兴起来，不但在百官行礼时张乐受贺，还大摆宴席庆祝一番。事后文帝知道了，很不高兴，便在上朝时问大臣们：“听说冬至那天百官去朝贺东宫，这算哪一道礼节呀？”太常少卿（掌礼仪的太常寺的副长官）辛亶（dǎn 胆）回答说：“对东宫来讲，只能说是祝贺，而不能说是朝贺。”文帝说：“就算是祝贺吧，去个二三十人，随随便便，未尝不可。但朕听说，竟是有司号召的。太子还穿上礼服奏乐受礼，并赐宴款待，这也合乎礼法吗？”百官听了面面相觑，无人敢答。于是文帝下诏说：“礼有等差，君臣都不可违背。皇太子虽是嗣君，但同时也是臣子，一切礼数都不可僭越！”

这话是对百官的不满，当然也是对太子的责备。从此以后，文帝不但对杨勇的恩宠逐渐衰薄，甚至还产生了猜忌的念头。

那晋王杨广却跟他哥哥杨勇正相反。杨广生得仪表堂堂，聪敏好学，特别是待人接物格外谦虚，对一些上年纪的大臣们经常执子弟礼，一点儿也不摆皇子殿下的架子，这就给人以好感。在灭陈的时候，他身为主帅，面对着从陈宫缴获的各种奇珍异宝，虽然他内心里燃烧着贪婪的欲火，恨不能全部攫为己有；却又拼命抑制着，竟不曾私取一件，这就博得了众人的一片赞扬声。他知道母亲奇妒，因此王府别室里虽然藏匿着歌姬美女，却从来不让人知道，外表上只跟正妃肖氏相伴。肖妃便是后梁主明帝肖岿的女儿，她和杨广在享乐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夫唱妇随的。肖妃生了儿子，这叫嫡子，杨广立刻去向母亲报喜；而后宫中其他侍妾生子，杨广知道母亲最讨厌小老婆生的儿子，便把这些无辜的婴儿溺死。为了装假竟不惜残害亲生骨肉，杨广为人的狠毒可见一斑。

有一次，文帝和独孤皇后突然来到晋王府。但杨广早已在帝、后身边收买了一些耳目，马上有人向杨广通了消息。杨广立刻罢歌息舞，让美姬们藏起来，自己和肖妃到一间书房里等着。帝、后来到以后，杨广和肖妃还假装不知道，不出去迎接。直到门上的禁卫来报，才装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在书房门口跪下迎驾。文帝进屋一看，房间布置得朴素无华，壁间架上摆满了图书，一切屏帐帘幕，都是素布制成，室内竟没有一丝一毫珠光宝气。室内侍候的，也都是些老丑的妇女。文帝看到几案上摆着一张古琴，走过去一看，琴弦已经断了两根，琴身也布满灰尘，像是多日不曾弹过。文帝点点头，认为这个儿子不好声色。他问杨广在干什么，杨广说正在跟肖妃一同读书，说着把案上一本打开的书递给父亲。文帝接过一看，原来是一本《孝经》。文帝再一次点头，脸上堆满了笑容。而那独孤皇后对这房贤惠的二媳妇，更是喜爱得无以复加了。

就这样，对一个儿子越来越嫌恶，对另一个儿子越来越喜爱，再加上皇后在耳旁时常嘀咕，文帝终于起意要废去杨勇，另立杨广为皇太子了。他曾跟仆射高颎谈过，高颎不赞成，但不久高颎便削职回家了，而另一名仆射杨素却已被杨广收买。有一次文帝要一个叫来和的江湖术士秘密地给他五个儿子相面。来和看了之后对文帝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文帝高兴地笑了。

杨广当时担任扬州总管，驻在江都（即今扬州市），江南北各州都由他管辖。但他却常常住在京中，窥测机会。时间久了，文帝便催他回镇所去。杨广没有理由推脱，只好进宫向母后辞行。他作出依依惜别的样子，跪在地上哭泣，舍不得离开。皇后也不禁泪下。杨广乘机诉苦：“儿臣性识愚下，只是牢守着手足同胞的大义，对皇兄处处尊重。但不知为什么竟失爱于东宫，太子对儿臣百般嫉恨，常想置儿子于死地。儿臣担心，每恐‘谗谮生于投杼，鸩毒遇于杯勺’ [杼（zhù）柱] 织布的梭子。相传春秋时曾参到市上去了，曾母正在织布。有邻人来告说曾参在市上杀人。曾母不信。但三次来报之后，曾母终于信了，扔下了梭子爬墙逃走]。因此儿臣每次告别母后，总怕来日不得再与母后相见，是以惶惶忧惧，不能自己，累得母后为儿伤心，儿臣真是该死。”

独孤皇后听了愤愤地说：“这个现（xiàn 现）地伐（现地伐是杨勇的小名）越来越让人受不了。我为他娶了元氏的女儿，竟不以夫妇礼来对待她，却专宠着阿云那个妖精。又养了那么多猪犬（指云昭训生了三个儿子）。以前元妃被他们毒死，我也没法查究，想不到他对你竟又这样狠毒！我在世的时候就这样，我死之后，你还不是他刀俎（zǔ 祖）上的鱼肉吗？”

杨广听了心里暗笑，但却哭得更加伤心了。皇后又说：“东宫没有嫡子，将来皇上千秋万岁之后，覩地伐的儿子成了皇储，你们弟兄竟要向阿云养的贱种去问讯礼拜，我即使在九泉之下，也是难以瞑目的呀！”

他母子二人相对哭诉，皇后要废去杨勇而改立杨广的决心愈加坚定了。而外廷的大臣杨素与他的弟弟杨约，还有宇文述、张衡、段达等人，都是杨广的死党。开皇二十年冬，他们见时机成熟了，便买通东宫侍臣姬威，给太子杨勇捏造了若干罪名，向皇帝告发。终于在当年十月，文帝下诏废了杨勇。东宫的大小官员，有的被杀，有的遭到贬斥。十一月，晋王杨广终于当上了皇太子。

在这以前，也就是当年的六月，文帝的第三个儿子秦王杨俊因久病而死去。文帝在一年中死去一个儿子，废了一个儿子，认为大不吉祥，便决定于第二年改元。那年是辛酉年（公元601年），文帝指仁寿宫起年号，定为仁寿元年。少不得又要大赦天下，封赏官员，以示普天同庆，这些不必细讲。

却说文帝和独孤皇后共生了五个儿子，现在杨俊死了，杨勇废了，杨广做了皇太子。此外还有老四、老五两个皇子。当初文帝做皇帝之初，认为自己的五个儿子都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一定会亲密无间，友爱相处。更为了巩固他大隋的江山，传之千秋万代，因此除了太子留在京中之外，其余的儿子都分封为王，让他们出守各方的重镇，来做中枢朝廷的屏障。那时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秦王杨俊任并州（即晋阳，今山西太原）总管，四子蜀王杨秀任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不过他们虽然也叫做“总管”，而职权范围却比一般的总管大得多，事实上京师以东、以南、以西三方的几十名总管，都分属他三兄弟统辖。后来杨俊多病，



而五皇子汉王杨谅也长大成人，便于开皇十七年，派杨谅接替他三哥杨俊，当上了并州总管。

杨广要弄阴谋，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成了未来的皇帝。他怕在外边的四弟、五弟不服他，便派出一些人到并州、益州去暗地查访。那杨谅倒没有什么表示，蜀王杨秀却愤愤不平。杨广听报之后，跟杨素核计，故伎重演，给杨秀捏造了一些罪名，向皇帝告发。这杨秀好勇斗狠，性格粗鲁，文帝对他本来就不大喜欢；后来杨秀到了四川，山高皇帝远，认为他就是这儿的“皇帝”，竟把王宫造得赛过皇宫，一切车马被服，都用的是天子的体制，这又犯了文帝的大忌。待到这次有人告发，文帝便派独孤皇后的弟弟独孤楷为益州总管，接替杨秀的职务，宣召杨秀回京。

杨秀糊里糊涂回到长安，竟不知自己犯了什么过。原来杨素等人做了两个木偶，身上披着枷锁，心口钉着铁针，上面写了杨坚和杨谅的姓名，还有一张纸写着“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偷偷埋到华山脚下。然后再收买杨秀的一个近侍出来告发。文帝派杨素去查实。杨素到了华山，当然一找就找到了“证据”。文帝见了木偶人身上自己的姓名，气得浑身连连颤抖，不住说：“天下竟有这样的事！”盛怒之下，立刻委派了新的益州总管，并宣召杨秀回京了。

杨广不在木偶上写自己的姓名，却写的是杨坚和杨谅，并把木偶埋到了杨谅的辖区华山脚下，这样让人看起来，似乎这件事跟新任太子毫无关系。这正是杨广阴险狡猾的地方。等到文帝要处置杨秀的时候，杨广却又假惺惺地在朝廷替四弟痛哭流涕地求情。于是文帝削去杨秀的王位，废为庶人，幽禁在后宫一处陋室里。

杨秀以前是有过错，但说他用木偶作厌胜之术来诅咒父亲和弟弟这件事却是冤枉的。他几次要求面见皇上，替自己申辩。但文帝气急了，就是不肯见他。

还有一个人要面见皇上诉冤也没能如愿，那便是以前的太子杨勇。因为他所承担的那些罪名大多数是捏造的。但这时他已被关押在东宫的一处废殿里，文帝命杨广看管他。杨勇要见皇上，杨广岂肯给他通报？杨勇没有办法，看到院中有棵大树，便攀了上去，面向着西边父母居住的后宫，大声喊叫：“父皇父皇，儿臣冤枉啊！母后母后，儿臣冤枉啊！”但皇宫深邃，文帝和独孤皇后哪里能够听到？杨勇一天天喊着，嗓子嘶哑了，他还在喊。听到他这凄苦喊声的宫女和太监，不禁鼻子发酸，但他们惧怕杨广，没人敢向皇上皇后报告。而杨广也防到了这一点，他去对文帝说：“故太子心怀怨愤，现在已经发疯了，成天大喊大叫不止。”文帝听了，叹口气说：“唉，那就随他去吧，这也是天意！”



隋文帝仁寿二年八月，独孤皇后在仁寿宫去世。皇太子杨广当着文帝和宫人的面哭得死去活来，气都背过去了。太监把他搀回去，进了自己的住室，看到肖妃正关心地迎接他，便微微一笑，说：“没事！在那边守孝，总吃素菜白饭，口里淡得唾液都干了，快摆酒来！”

第二天，皇太子又到大宝殿陪灵守孝，接待大臣们的吊唁。吊孝的人退走了，太监给他拿来午饭，依照丧礼照例是白饭一盂，素菜两盘。他刚皱了皱眉头，太监却递给他一个布包。打开一看，包里装着竹筒，筒口用蜡封着，里边装的是肉脯（fǔ 斧）和鱼鲊（zhǎ 眨），原来是肖妃给他偷偷准备的。他躲到幔帐后面，一边吃一边想：“可惜没有酒！”

著作郎（秘书监的官员）王劭（shào 少）给皇帝上书说：“佛经上记载：‘福人在升入天国时，天佛便放大光明，以香花伎乐相迎。’大行皇后（初死的帝、后称大行皇帝或大行皇后）福寿祯祥，实为妙善菩萨。故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天雨金银花；二十三日夜，大宝殿后有神光闪烁；二十四日卯时，半空中音乐悠扬，逐渐消逝，而大行皇后亦同时升遐（xiá 霞，古代帝、后死时称升遐）。经文所说，俱皆应验。”

皇上明知道，这些胡说八道纯粹是拍马屁，因为“天雨金银花”也好，“神光闪烁”也好，“音乐悠扬”也好，他也住在宫里，怎么一样都没看到、听到呢？但即便明知是假的，也不能道破，还要装出一副悲喜交集的样子，给王劭以重赏。

文帝的“悲”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喜”从何来？是为的皇后得升仙界吗？他已明知那是虚妄，其实他高兴的是终于摆脱了羁绊，年过花甲的老皇帝要再做“新郎”了。

文帝选了两名妃子，一位是陈后主的六妹，封为宣华夫人；另一位姓蔡，封为容华夫人。那时境域内外都比较安定，赋税不重，户口增加。文帝便把朝政委托给皇太子，自己带着二位夫人到仁寿宫享福去了。

但文帝的艳福只享受了不到二年，仁寿四年四月，文帝觉得不舒服。六月，下诏大赦天下，想用这个来向上苍祈寿；但这招也不灵。七月，他的病越发重了。文武大臣从长安赶来问疾。文帝躺在仁寿宫大宝殿的寝殿里接见大臣们。他握着几名老臣的手，歔（xī 希）歔（xū 虚）着说：“朕率众卿，统一天下，黎民安居，虽死无憾了。唯望众卿辅佐皇太子，与事朕一样，朕虽在九泉，亦当含笑……”他喘吁吁说到这里，跪伏在殿内殿外的大臣们便一齐抽泣起来。皇太子杨广也做出十分悲伤的样子，站在文帝病榻旁边，频频拭泪。

文帝让大臣们返回长安，仁寿宫里只留下几名重要官员侍疾，其中有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庶子（东宫官员）张衡等人。太子杨广住在文帝寝殿的侧宫里，随时走过来探视。

杨广见父皇的病天天加重，自己的皇帝梦就要实现了，虽然外表装

出忧伤的样子，但内心早已痒得难挠，跃跃欲试了。但他不知新登宝座之后该做哪些事，便写了一封信，让宫女拿到前边去问杨素。杨素见信后写了封回信，对杨广提的问题一一作答。宫女拿着回信往大宝殿走。由于她这些日子睡眠不足，迷迷糊糊没回杨广住处，却走进文帝寝殿去了。等她警觉后要退走的时候，已被文帝看见，问她手里拿的是什么。宫女只好把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呈给皇上。文帝拆信一看，不由大为恼怒，原来太子的悲伤是假的，内心里却盼着父亲早死，他自己迫不及待地要当皇帝啦！

这边文帝正在恼火，那边宣华夫人陈氏又踉踉跄跄跑了进来，发髻凌乱，双目含泪。文帝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还吞吞吐吐不敢说。直到文帝拍着床喝问，宣华夫人才跪在地上说了四个字：“太子无礼！”

原来宣华夫人去厕所，在走廊上遇到杨广。宣华夫人是南国佳丽，生得十分秀美俊俏，杨广对她早已垂涎三尺。今日碰到，杨广看四外无人，便上去搂着宣华夫人亲热。宣华夫人又惊又惧，拼命挣扎，发髻也扯散了。这时走廊一头传来脚步声，杨广这才松开手回自己住室去了。宣华夫人跑进寝殿，惊惧未定，被皇上看见，只好向皇上如实禀奏。

文帝听了哪能不气？他连连拍着床，叫道：“这样的畜生怎能付托大事！独孤误我，独孤误我！”又叫宫女去把柳述、元岩找到，对他二人说：“快去把我儿子召来！”柳述以为皇上感觉不好，忙忙地要去找杨广。这时文帝已气得一劲儿哆嗦，喘着说：“勇，勇！”元岩、柳述这才明白，文帝要见的是他的大儿子杨勇。但这时杨勇还被羁押在长安城里，要宣召他得有皇帝的敕书，于是便跑到前边办公的地方去草写。杨素看到这种情景，知道事情不妙，急忙跑去告诉杨广。两人作了一番核计，

便让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率禁军守住仁寿宫各门，不让一人出入，然后矫诏拿下元岩和柳述，把那刚写了一半的宣召杨勇的敕书扯得粉碎。这边右庶子张衡率领十几名禁军，穿上妇女的服装，扮着宫人，闯进大宝殿，把殿内的宫人、太监都赶了出去，只有张衡一人进入了文帝的寝室。不久，便传出消息，文皇帝杨坚晏驾了。

文帝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被毒死的，有人说是被张衡“拉”死的，还说“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反正别人都没看见，只有张衡一个人知道真相。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人们对这件事有着许多议论和猜测，不少人认为文帝是被他儿子杨广派人杀死的。古时候把以下杀上称之为弑（shì试）。人们不禁要问：儿子怎么可以弑父呢？他还有一点儿良心吗？于是杨广刚刚当上皇帝，便已失去民心了。

噩耗传进后宫，宣华夫人吓得战栗失色，她认为这次宫变是由她引起的，她一定要遭到不幸。晡（bū布，即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钟）后，一个太监手捧一只小金盒来见宣华夫人，说是太子赐给她的。宣华夫人见了，认为这是杨广恨她，送毒药来给她吃，竟不敢打开。送盒的太监一劲儿催促，最后还是夫人的侍女替她打开了。等掀开盒盖一看，哪里有什么毒药，竟是结扎得异常精巧的同心结数枚。侍女们同声庆幸，知道这一来宣华夫人的命可以保住了。但宣华夫人是什么人？她是文帝的姬妾呀！从名义上说起来，是太子杨广的庶母，怎么能接这个“同心结”呢？她又羞、又恼、又恨，扭过身去垂泪。宫人们顾不得考虑夫人的心情，只要她不死，大家也就沾光。于是有的求告有的劝说，最后是几个人扯着夫人跪下朝金盒拜了几拜，这是“谢恩”。到了晚上，那杨广果然笑嘻嘻地来了。陈氏是一个弱女子，哪里有什么力量反抗？古代把儿辈

上淫母辈称之为“烝”（zhēng 征），所以史书记载着：“其夜，太子烝焉！”这还不算，过了两天，杨广又住到了容华夫人蔡氏的宫中去了。因为这时候他已是皇上，可以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再也不用费尽心机去弄虚装假啦！

杨广派杨素的弟弟杨约回到长安，接替了长安留守的职务。杨约假传文帝圣旨，将废太子杨勇缢死，追封为房陵王。却又不给他置嗣继承，因为杨勇的八个儿子都被杨约用毒药害死了，还要把他们大头朝下埋到地里，以防他们化为怨鬼出来作祟。

元岩、柳述被削职除名，发配到岭南充军。柳述的妻子是杨广的妹妹兰陵公主。杨广便命令公主和柳述离异，准备将她改嫁。但兰陵公主不肯，反而上表要跟柳述一起到南疆去。杨广火了，下诏不许。兰陵公主忧愤去世，杨广死了亲妹妹，一滴眼泪也不曾掉。

还有那并州总管汉王杨谅，他是文帝最小的儿子，一向得到文帝的钟爱。他所辖的地盘广大，黄河以北，东到沧海，北到边境，竟有五十二州之多。而且文帝特许他可以便宜行事，不拘律令。杨广怕他起兵反对，便先不发丧，派车骑将军屈突通拿着文帝的玺书去召他来京。谁知杨谅曾与文帝约定，如果要召他，便在敕书的“敕”字旁边加上一个黑点。如果没有这个暗号，那这敕书便是假的。尽管杨广和杨素百般狡猾精明，也不知道会有这个机密。所以杨谅看到敕书后，并不相信，他先把屈突通打发回长安，说自己克日便去，暗地里却做着兴兵的准备。等到他京中的邸使传来文帝的死讯，他这里已纠集了十九个州的兵力，扬言杨素害死先帝，兵分五路，攻向长安。

杨广派杨素统兵抵御。那杨素是沙场老将，久经战阵；杨谅不过是

一个纨绔子弟，哪里是杨素的对手！双方几次交战，杨谅兵败被擒，押送长安。杨广倒没杀他，只是跟蜀王杨秀一样，除名为民，囚禁起来。不过杨谅比他四哥的气性大，不久便忧愤而死了。至于随他起兵的部属二十万人，有的被处死，有的发戍边境，家属也都随从。

冬十月，将文帝葬于太陵，庙号高祖。

杨广费尽心机，终于当上了皇帝，定明年为大业元年。立妃肖氏为皇后，长子晋王杨昭为皇太子。他是十二年后被自己部下杀死的，隋朝也随之灭亡，所以他死后没有庙号，而是由唐高祖李渊给了个谥号叫“炀”。《溢法》中注明：“逆天虐民曰炀”，这当然是个恶谥。想当初仁寿四年，陈后主叔宝死时，杨广初登帝位，把陈叔宝封为长城县公，就曾给陈叔宝溢了个“炀”字；那么后来李渊也溢杨广为“炀”，是不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下文再提到他时，自然要以“隋炀帝”称之了。

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大封功臣，首功当然要数杨素了。杨素的儿子杨万石、杨仁行和侄子杨玄挺都拜“仪同三司”，赐杨素缣五万段，绮罗一千匹。还把汉王杨谅的姬妾二十人赏给了他。

杨素那时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在长安、洛阳各有一处跟宫禁差不多的豪华府第，家僮仆奴几千人，后庭穿着绮罗专门从事歌舞的女伎就有上千人之多。至于土地田亩，更是阡陌纵横，连接几个州，无法计算。朝中文武官员，竟有半数出于他的门下。然而功高震主，炀帝对他虽然外表极为亲切，但内心却很猜忌。杨素是何等聪明，自然有所察觉。大业二年，杨素患病，炀帝派医生去诊治。医生复命时炀帝问他杨素什么时候能死。杨素听说后对他弟弟杨约说：“我趁现在死了，

还可以享受风光，再活下去说不定会怎样呢！”于是他不肯服药，终于病死了。炀帝果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赠为太尉公，子弟和家产也得以保全。

还有那亲手害死文帝的张衡，被封为御史大夫（掌纠察弹劾的御史台主官）。他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大业三年，炀帝在晋阳的行宫建成。他对张衡说：“朕去晋阳，路过河内，想去公宅造访，你能为朕作东道主人吗？”张衡听了大喜过望，急忙赶回家去准备迎驾。河内距东都洛阳九十里，山路崎岖，炀帝下令开了一条直道，直抵张衡家中。九月的一天，炀帝来到张衡家。见这里山泉清冽，林木秀丽，竟留住了三天。张衡奉觞（shāng 商）上寿，炀帝大喜，赐给他宅旁田三十顷，良马一匹，金带缣缎六百段，衣一袭，御食器一具。

大业六年，张衡奉命监造江都宫，从中贪污盘剥，中饱私囊，江都郡丞（郡的主官）王世充向炀帝告发。又有礼部尚书杨玄感（杨素的儿子）路过江都，跟张衡会面。张衡说了皇帝的几句闲话，杨玄感也去告诉了皇上。于是炀帝发怒，把他除名为民，放还老家，由王世充代替他任江都宫监。但炀帝对张衡不放心，怕他暴露出当年仁寿宫里的丑事，派人暗中侦伺。终于在两年以后，炀帝借张衡的侍妾告诉他怨望朝廷的机会，派人去他家赐他自尽。张衡气急了，大声喊：“我替人家干了些什么事啊！我还能久活吗！”监刑的人赶忙把自己的耳朵塞住，表示没听见这句话，然后动手把张衡杀死了。

杨广还没忘记当初南征时高颎杀了张丽华的事情。其实这件事高颎还是为他好，如果他那时真的收下张丽华，一旦被文帝知道了，他以后装假的一切表演怕都得付之东流。可杨广不但不感激高颎，反而一直怀

恨在心。仁寿年间，文帝想起高颎的好处，又起用他作太常寺卿。到了大业三年，炀帝找了个机会，借口高颎诽谤朝政，终于把高颎杀害了。同时被害的还有贺若弼（当时任光禄大夫）。贺若弼是因为灭陈时，对杨广这位有名无实的主帅瞧不起，才将杨广得罪的。其实太常寺掌管礼仪，光禄寺负责皇家膳食，别看他俩也算官居三品，却一无权、二无势。文帝后期起用他们，只不过是没忘旧情，给他们一点儿安慰。想不到他们仍然没逃出杨广的魔掌。



第八回

大运河蜿蜒两千里
赵州桥水上架彩虹

当仁寿四年，文帝准备去仁寿宫的时候，有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曾谏阻说：“圣驾不宜外出，否则，恐怕就回不来了。”文帝本来就迷信，听了以后十分恼火，下令将章仇太翼以诬惑罪押入长安狱中，准备从仁寿宫回来的时候再杀他。然而事出意外，文帝竟然没能回来。文帝在临死前认为太翼果有先见之明，吩咐将他释放。这样一来，章仇太翼的生意倒兴旺起来了，许多高官巨富纷纷向他求卜，预测自己的命运。

炀帝杨广的迷信劲儿并不比他父亲差。他父亲择吉地修大兴城（即长安），而他呢，却觉得“大兴”不“兴”，“长安”也不“安”，否则，他父亲怎么会那样离开人世呢？于是他派人把章仇太翼找了来，让这位术士替他算一算。太翼摸着山羊胡子，嘴里念念有词，最后说：“陛下乃是酉命，而长安却是破木之冲，与陛下命相不宜，不可久居。”炀帝问他：“你说何地为好呢？”太翼又鬼弄一番，得出一个谶(chèn)趁)语说：“修治洛阳还晋家”。

这个谶是很对炀帝心思的，他在为太子前，封的就是晋王。他当太子后，晋王的爵位仍然由他的长子杨昭承袭着。而洛阳也是历代古都之



一，在洛阳建都既是神意，且又明示“修治”二字，那就修治吧！他立刻传旨把洛阳定为东京，或称东都。长安则为西京。并于第二年——即大业元年下令派杨素营建东京。

杨素仍然找他的老搭档，将作大臣宇文恺负责设计、规划，内史舍人封德彝施工，在洛阳城西修造了一座显仁宫。这次造宫与营建仁寿宫时又不相同。仁寿宫虽然已够富丽，但怕文帝不满，不能放开手脚大干。这次不同了，杨广的脾性杨素是最清楚的，尽管在建都诏书中也曾装模作样地说：“宫室制造，只以方便为主，因此一切营建结构务从俭约，不得虚费。”然而这种官样文章不过是拿来给众人看的，实际上皇帝却是希望越富丽堂皇越好。杨素征集丁夫二百万人，昼夜施工。又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收集各种奇材异石，并从海内各处搜求奇花嘉树，珍禽怪兽，充实到林苑之中。这显仁宫北临洛水，南濒皐(zào 皂)涧，方圆几十里。但炀帝看了还不满足。便又在宫旁建一座名叫西苑的园林。西苑墙周围二百二十六里。中有一个几十里方圆的大湖，称为海子。湖上有三座山，起的是海上三仙山的名字，即方丈、蓬莱、瀛洲。每座山都高一百多尺，上面修建了许多台观殿阁，高低错落，星罗棋布。在海北修了一条龙鳞渠，通向洛水。沿着曲折的渠边修了十六座宫室，称为“十六院”。每院都有一名美人居住，叫做“院主”，个个都封为四品夫人。到了冬天，树叶脱落，就剪各种颜色的彩绢为花叶，缀在枝上，千姿百态，跟真的一模一样。池内也剪上荷花、菱角、浮萍等形状的彩绢。日子多了，彩绢颜色减褪，则拿新的来更换。这十六院的院主为了博得皇帝的恩宠，个个挖空心思，设计出各种精巧奇妙的景观，以吸引皇帝临幸。遇到月夜，炀帝常带领几千名宫女，人人骑着马，在西苑夜游。并亲自

谱写了一首《清夜游曲》，让几千名宫女在马上曼声合唱……

炀帝在北方住腻了，想起他当初作扬州总管，曾在江都住过的那段时间，想再去江都一游。彼时他往返江都、长安之间，是骑着马走陆路，翻山越岭十分辛苦，这次他要改走水路了。坐在船上，简直跟平地一样，何等舒服呀！尚书右丞皇甫议懂得水利，他调查了从洛阳到江都的旧渠道。早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便在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江都间修了一条渠，把长江和淮河沟通，称为邗（hán 含）沟。这条邗沟虽然多处堵塞，但开通了仍然可以使用。在虎牢（在今河南荥阳）以东还有一条叫板渚的旧渠。至于山阳到洛阳之间，也还有着若干小渠道。于是皇甫议建议在疏浚邗沟、板渚的同时，开挖一条黄河、淮河之间的运河，称之为通济渠。炀帝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二百多万丁夫被征集来，奔赴各开河现场，分头挖掘。朝廷并派军将督促。丁夫在士兵的皮鞭下，不分昼夜，一点点地开挖着。多少人辗转在泥水中，多少人倒毙在烈日下。那炀帝杨广却还等得不耐烦，一劲儿下令催促。督工将领们愈发不顾民夫的死活，因为如果到时完不成规定给他的工程量，他就要受到处分。

通济渠有一个河工总管名叫麻叔谋。这家伙生了一部虬髯，那胡须密密麻麻，把他半边脸都遮住了，因此人们都叫他“麻胡”。麻叔谋为人凶狠，而且十分贪婪。那时已进入六月三伏，烈日当空，开河民夫不断有人倒下去，但他丝毫不在意，仍然命令士兵挥舞皮鞭，抽打那些动作稍缓的民夫。看谁不顺眼，便说他图谋不轨，聚众抗工，立刻在河堤上斩首，尸体扔下河中。沿河道一些殷实人家，他都要去勒索，故意说这家住宅正当河道，需要拆去，逼得人家拿出钱来“赎”回。他还有一个最坏的嗜好，便是喜欢吃婴儿肉。他常常命令他的心腹到夜里化装成强

盗，去抢百姓的婴儿。风声传开去，凡他经过的地方，婴儿都得藏匿起来，免得被他抢去。有的小孩在夜间哭闹，不肯睡觉，妇人就吓他：“麻胡来了！”小孩立刻紧紧地闭上双眼，睫毛颤动着，连大气也不敢出。直到如今，河南一带农村还有用这种办法吓唬小孩的。不过人们已经不知“麻胡”这个词当初的来历，而是把它当成“狼”的代号了。

却说有一天，麻叔谋正在通济渠河道监工。这个地区名叫陈留（在今河南开封县），境内有一座西汉张良的庙宇。朝廷曾派中使（太监奉宫廷派遣外出办公称为中使）用白璧一双，献到子房庙里，祭奠张良。麻叔谋看着眼红，夜间竟悄悄派心腹去庙里抢了出来。这双白璧质地很好，圆润光滑，一处疵瑕也没有，麻叔谋十分喜爱。有一天他正在把玩，他手下的一个监工闯了进来。麻叔谋不曾防备，那双璧还在手里，他怕监工看见，连忙喝问：“你乱闯什么？”监工姓张名松，是麻叔谋部下的一员偏将，他早已看到那璧了，却假装没看见，低着头说：“禀总管大人，有个叫李春的石匠求见。”麻叔谋一边藏璧一边问：“他要干什么？”张松回答：“他说有建桥的技术，问大人用不用他建桥？”

那时的民工丁夫，绝大多数是向各州郡无偿征调的，但有一些技术工匠，却还要花钱雇用。麻叔谋由于不高兴，便斥责张松说：“你又不是老糊涂了，这里挖河道，是给皇上开运河的。你没听说吗，皇上的御制龙舟高四十五尺，你得造多大的桥才能让龙舟通过？”停一停又说：“我看你真是瞎眼了！”

张松退出来，知道自己惹了祸，麻叔谋最后那句话就是指他看见了白璧而说的。但他又不能去声明，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那么一来恰好等于自己承认了。他从麻叔谋的营帐里出来，见李春还在帐外等着，便

摇摇头，说：“这下麻烦了，我们回去说吧！”

那李春四十岁左右，长得瘦小却很精神。当张松把无意撞见麻叔谋秘密的过程讲了，李春很不过意。张松却爽朗地笑了，他说：“反正我早就不想干了。我们军人是跟敌人打仗的，这可好，天天打老百姓，死个人就像踩死个蚂蚁一样。李师傅，你跟我走吧，我家住在赵州（今河北赵县），我们那里有条洨河，水深流急，渡船常常翻沉。你如果去为我们家乡造一座桥，我们给你在桥头上立石碑。”

李春听张松说得恳切，便笑笑答应了。两人等到天黑，偷偷牵了两匹马，离开大营，朝北跑去。一路顺利地到了赵州。赵州父老听说张松带回一个造桥的师傅，都十分高兴。原来这里也造过几次木桥，只是每到夏季，山洪冲下来，桥就垮了。有一次造了座石桥，也没支持住。听说李春祖辈都是石工，要来造桥，自然欢迎。李春由张松和父老们陪着，来到河边，观察地形。李春又看了看附近的山石，选了石料场，便连夜赶绘图纸。两天之后造桥工程就开工了。

六月天气，烈日当空。赵州城的壮年汉子自愿出工。上千人在山上、河边叮叮当当地干着。李春则跑来跑去地指挥。他似乎更黑了、更瘦了，但为赵州百姓造福的心愿支持着他，使他忘了白天黑夜。有时困极了，躺在石路上就响起了鼾声。张松还作“监工”。但这次可跟他在通济渠监工不同，他不但用不着挥鞭驱打，反而要劝阻那些拼命干活的人不要把身体累垮。

几个月后，一座彩虹般的石拱桥凌空架在洨河上。桥身全用坚固的石块砌成，整齐均匀，紧凑如一，中间几乎没有缝隙，十分坚固。而且这桥不但是建筑物，还是艺术品。在桥中央两侧有六对蟠龙竹节的望柱，





桥的栏板上也刻着各种形状的图案。这些图案都是李春设计，由赵州城里手艺最高的几位老石匠师傅雕刻的。所以刻工精细，形状十分逼真。桥中央的栏板上则雕着一对饕餮（tāo tiè 酉帖）。据说这是一种贪吃的恶兽，洪水到来就被它吃到肚里去了。饕餮两侧则是雕着蛟龙图像的栏板，那许多蛟龙千姿百态，互相戏斗，好似要穿云破雾一般。但最令人叫绝的不在这些装饰部分，而在桥身的拱洞。原来李春在横跨河中央的大拱洞侧上方又各砌了两个小拱。这不但减轻了桥身的重量，更主要的是有利于泄洪。平时河水顺中间的大拱洞流淌，一旦山洪暴发，激流汹涌奔下，淹没了大拱洞，那么上面的四个小拱就起了泄洪的作用。直到今天，经过了一千三百多年洪水的考验，这座桥仍然在洨河上屹立着。

唐朝张嘉贞的《石桥序》里对李春的这个设计十分赞赏，他说：“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知远虑，莫能剏（古创字）是！”大意是说：桥的上端两侧有四个小拱，是用来宣泄奔突的洪水的。即使有包围山岭那样的洪水，也能够牢固地把桥护住。所以说不是有深智远虑的人是创造不出来的。

千百年来，关于这座赵州桥（又名安济桥）有着许多美丽的传说。北方流行着一首叫《小放牛》的民歌。小姑娘唱道：“赵州桥是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了一道沟？”牧童回答：“赵州桥是鲁班爷爷修，玉石的栏杆王母娘娘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据说张果老是“八仙”中的一位神仙，而柴王爷则是五代的周世宗柴荣。他俩曾经打赌，考验这赵州桥的承载能力。柴王爷的独轮车上推了两座山，一座是太行，一座是王屋。张果老则施了个法术，使自己体重增加到十万斤。等他们通过桥之

后再看，仅压出个驴蹄印和独轮车辙而已。至于桥是李春造的，为什么又张冠李戴，弄到春秋时期的鲁班头上去呢？那可能是因为后来人们把鲁班奉作木工和石匠的祖师爷的缘故吧！

这边赵州桥落成，那边蜿蜒两千里的大运河也疏通了。同时，黄门侍郎王弘等打造的龙舟及杂船也已竣工。还在从长安到江都的沿途建造了四十几所离宫。一切准备就绪，隋炀帝准备出发到江都。临行那天要祭河，他不用三牲，却把麻叔谋宰了扔进河里，算是献给河神的祭品。原来是张松告发了麻叔谋四条罪状：一、勒索钱财；二、盗食婴儿；三、抢去献给子房庙的双璧；而更重要的是第四条，麻叔谋贪取贿赂，擅自改了河道，这一条犯了炀帝的大忌，因为改道必定破坏了风水。这样，“麻胡”不但没得封赏，却弄了个身首异处，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王弘率龙舟泊在洛口（洛水的河口）。炀帝则带领百官后妃乘一种名叫“朱航”的小船，从显仁宫出发，出了漕渠，登上龙舟。龙舟共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最高一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一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珠玉加以装饰；下层是宫人和太监的住处。皇后乘的是翔螭（chī 吃）舟，装饰跟龙舟一样，只是略小一些。此外还有“浮景”船九艘，乃是集会用的水殿。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fú 伏）、凌波、五楼、道场、玄坛等船数千艘，乃是妃嫔、诸王、公主、百官、和尚、尼姑、道士等乘坐的。这些船共用拉纤的挽夫八万多人。其中挽龙舟、翔螭舟和漾彩舟的挽夫九千人，穿着锦彩制的袍子，五颜六色，称之为“殿脚”。十二卫禁军乘的则是平乘、青龙、艨艟（méng chōng 蒙冲）、艇舸等战船数千艘，由军士们自己牵引。

大小船只在运河中前后相接，达二百里。每到夜间，各船灯火齐明，像是一条其长无比的大火龙。另有禁军骑兵列队在河两岸缓缓行进，旌旗飘扬，漫原蔽野。所过的州县，凡距运河五百里之内的，都要来进献饮食，一个州所进食品往往达一百车，都是海陆奇珍。船上的人吃不了，临出发时便都扔掉或是埋进地里。

我们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情景，只是想说明杨广为了他一个人的享乐就如此地侈费，这些人、财、物的开支，还不都是取之于民脂民膏吗？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杨广这个“独夫”倒行逆施，其结果只能是吃自己酿的苦酒。到大业七年，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的烽火终于燃起来了……



第九回

抗虐政农民齐造反 征高丽隋军初丧师

第一起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源于隋炀帝杨广征伐高丽的战备。不过这只是一次爆发，而农民们对炀帝的暴政的不满却由来已久了。

隋文帝杨坚执政的二十四年，基本上执行的是强国富民的政策，那时赋税较轻，徭（yáo 摆）役也不多。他自己提倡俭约，对民间也产生了影响。所以开皇初年隋朝开国的时候，全国民户不满四百万户，而到他末年已达八百九十万户。尽管他酷厉猜忌，听信谗言，还不失为一位开明的君主。但杨广却跟他父亲截然相反，他残暴贪婪，更不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即位之初，他大修宫室，开挖运河，制造舟船，每一项工程征集的民夫都在二百万人左右。死伤无数。他又在洛口、回洛（在今河南孟津县东）等处大建粮仓，以保证洛阳需用的粮食。光洛口一个仓，周围便建了三千个粮窖，每窖储粮八千石，一个仓的储粮竟达两千四百万石之多。这些粮食当然也是从民间强征来的。那时四境平靖，炀帝要四方各族酋长、可汗向他称臣朝贡，他则以“富强”来向他们夸耀，曾一次就赐给突厥启民可汗布帛两千万段，可汗以下的官员另有赏赐。这些布帛财物岂不也是民脂民膏？大业六年正月，各族酋长到洛阳朝贺。

正月十五那天，炀帝在端门街设百戏招待他们。戏场周围五千步（古制每步五尺），执丝竹乐器演奏的艺人达一万八千人，乐声在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各种彩灯竞艳斗胜，火光照彻天地。直到正月终了，方才结束。所费又是“巨万”。这些，还不是照例出在老百姓身上？

当时，只有那辽东境外的高丽国王不来巴结炀帝，这就惹起杨广的不满。为了向天下人示威，他决定亲征高丽。

那时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已经形成，全长达五千里。往南的通济渠和邗沟已经越过长江，沿三国孙吴的旧运河河道抵达余杭（今浙江杭州），这一段河道称为江南河。往北则开挖永济渠，利用沁水、淇水、卫河等水道，南连黄河，北到涿郡（治所在蓟州，今北京西南郊），汇合桑干水出海。炀帝修永济渠，既是用来加强对北方的统治，也跟他准备征伐高丽有关。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炀帝下诏征讨高丽，大规模地征集全国军队、民夫和物资，向涿郡集中。同时，又派幽州（今北京）总管元弘嗣往东莱（今山东掖县）赶造战船。这个元弘嗣乃是隋朝著名的酷吏，关于他还有一段故事。

文帝仁寿二年，那时的幽州总管姓燕名荣。燕荣是个性格残暴的人，他打起人来有时竟至一千杖。有一次他在野外，见到路旁有一根棘条可以作刑杖用，便折了下来，要同行的一个随员来试一试。那个随员说：“卑职无罪！”燕荣却笑着说：“先打了，记在那里，等将来你有罪时，拿来抵消。”说完不容分说便亲自动手把那随员打了一顿。过了几天，那个随员有了过错，又要行刑。随员说：“前日使君已将卑职打了，使君说以后有罪可以赦抵。”燕荣又哈哈笑了，说：“没罪你还挨打，何况有

罪呢！”说着，又抡起刑杖“噼噼啪啪”抽打起来。

燕荣的酷名远扬，谁都不愿在他部下任职。那年六月，元弘嗣被任命为幽州长史。元弘嗣害怕被燕荣折辱，上表固辞。文帝便给燕荣一道敕书，敕书中规定，如果元弘嗣有了什么过错，需要杖十杖以上的，要上报经皇上批准。燕荣接到敕书，愤愤地说：“竖子（竖子是对人的蔑称）竟敢在皇上面前戏弄我！”等元弘嗣到任以后，燕荣叫他管理仓库，发现了一糠一秕，就加以责罚，但每次都不超过十杖，打到七八下便住手。可是过一会儿燕荣又来检查了，于是再打七八下，有时一天竟连打三次，后来燕荣索性找个借口把元弘嗣押到狱中监禁起来，因为皇帝敕书中并没规定不许监禁。元弘嗣在狱中还被禁绝了食物，只好吃棉衣中的棉絮来充饥。元弘嗣的妻子到长安去告御状，文帝派人下来调查，又查出了燕荣的许多贪污行为，便将他撤职，押回京中处死。同时任命元弘嗣为幽州总管。

按说元弘嗣是吃尽酷吏苦头的，自己掌权后应该宽容些吧，谁想到他的严酷蛮横竟比燕荣更厉害得多。大业七年，他奉命监造战船。战船在沙滩上制造。潮水有涨有落。涨潮时夫役们半身便泡在海水里，时间长了，夫役们腰部以下被海水泡得溃烂的地方，竟至生了蛆虫。就这样民夫也得不停息地日夜挥着斧凿，“叮叮当当”地干下去。稍一停息，元弘嗣便指挥监工的兵士挥舞皮鞭抽打。有的民夫被打倒了，躺在海水里爬不起来，被海浪冲走了。元弘嗣还不许别的民夫去抢救，只是立刻命令兵士驱赶另一个民夫填补上死者空出的位置。三个月后，三百艘战船造好了，写着“隋”字的舰旗在每艘船的主桅上猎猎飘扬，而海底却堆满了累累白骨。至于元弘嗣，自然由于造船有功而受到了炀帝的奖赏。

那陆地上运输军粮和物资的民夫遭遇并不比船工好些。一部分是沿着大运河北上的，从江南来到北国，万里跋涉，一去就是半年，又有几人能回到故乡？至于陆路上，农民们推着自家的小车，驱赶着自养的牛马，沿着条条大道和小路，像蚁群一样由南向北，蠕蠕行进。男丁不够了，则抓妇女来顶替。一辆小车装三石米，两个民夫一推一拉。千里迢迢，等到抵达目的地，车上运载的米已经被民夫吃光，又拿什么去交差？至于沿途累死的民夫和牲畜，满坑盈谷，触目皆是。偏偏黄河又决了口，泛滥成灾，三十余郡的田园庐舍都成了泽国……人们实在生活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领导的第一批农民起义。

山东地区是备战基地，农民被征兵役的也最多。根据隋朝的府兵制度，战士的衣粮及大部用具都须自备。可是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又怎么去准备兵甲和军粮呢？那王薄是一个农民，奉到了“征辽”的征兵帖。他忍无可忍，便联络了几百人，在长白山（在邹平县南）举起了第一杆义旗。他自称“知世郎”，编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让起义军演唱。歌中唱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绵背裆。长梢（shuò 朔，即槊，长矛）侵天半，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末两句说得何等明白！反正去辽东也是送死，那就不如造反吧！

不久，在漳南（今山东德州西南）又有孙安祖的起义。孙安祖是个农民，因遭遇水灾，田舍被冲，妻子和儿女都已饿死，但漳南县令却还要征他参军。孙安祖到县里向县令申诉，请求不要征他。县令不但不准，反打了他三十杖，限他按日期报到。孙安祖忍无可忍，夜间翻墙进入县

衙，把县令杀了，逃亡到同乡窦建德家里隐藏。

窦建德也是漳南县的农民。他胆力过人，武艺高强，特别是为人侠义，肯于帮助别人，在乡里很有威信。有一次他正在田里驱牛耕地，听说一个乡亲家里死了人，无钱埋葬。窦建德就叫那人立刻把耕牛牵走，卖掉作丧葬的费用，自己却扛着耕犁回家。又有一次，一群强盗去他家打抢，先进屋的三个强盗被窦建德杀死了。外面的强盗知道遇到了硬手，央求把被杀强盗的尸体还给他们。窦建德让他们扔一根绳子进屋，拴上尸体往外拖。这时他却把绳头拴在自己腰上。待强盗拖出后，他突然跃起，把剩下的强盗统统杀死。征兵官相中了他，便任命他为二百人长（统辖二百人的下级军官）。

窦建德要到军队去了，无法安置孙安祖，便对孙安祖说：“文皇帝的时候，天下殷盛，那时派汉王杨谅发大兵征伐高丽，也还无功而还。如今水潦为灾，百姓穷困，主上却又要亲征高丽，天下非大乱不可。大丈夫如果不死，便当有所作为，怎能日夜藏匿，只当个逃亡犯呢？”孙安祖问：“依大哥说，我该怎么办？”窦建德想了想，说：“眼下我乡像你这种情形的人很多，你们何不结伙起义，一来自救，二来将来也可建立功业。”孙安祖同意了，不久便聚集了几百个兄弟，占据了境内的高鸡泊，举起了义旗。

接着，刘霸道在豆子甌（gǎng 港，今山东惠民境内）、张金称在河曲（清河之曲处）、高士达在清河（今河北南宫境内）相继起义。这些起义军攻打官府，抢劫富豪。但他们仰慕窦建德的义名，谁都不去打扰窦家。于是官府怀疑窦建德与这些义军私下交通，便把窦建德全家捉去，全都杀死了。

这时窦建德已在涿州军队里等候出发。乡人给他送了信，他悲愤交加，便带着自己的二百人返回家乡，参加高士达的义军。高士达自称为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司兵（即统兵的元帅），招兵买马。后来孙安祖和张金称为了争夺地盘而火并，被张金称杀了，孙安祖的部下便都投奔了窦建德。这时高、窦二人已有一万多人，便以高鸡泊为根据地，公开打出反隋的旗帜，

隋炀帝虽然屡屡接到山东一带地方官员的告急警报，但他认为这不过是疥癬小疾，只是敕令都尉和鹰扬（都是军官）带兵去征剿追捕。然而这时起义军已经像原上的野火一样，既已烧将起来，便要蔓延开去，要想扑灭是万万不能的了。

大业八年正月，炀帝亲自来到涿州，督兵出征。这一次他共征召全国兵员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两百万。而运送粮草辎重的民工又是士兵的一倍。这些人分为四十个大队，每天遣一队出发，前后间隔四十里，连营渐进，结果光出发就用了四十天。那时几百万人行进在路上，旌旗舒卷，鼓角相闻，首尾相距竟达九百六十里。等到炀帝动身，御营禁军又排了八十里。这哪里是去打仗，分明是一次行军大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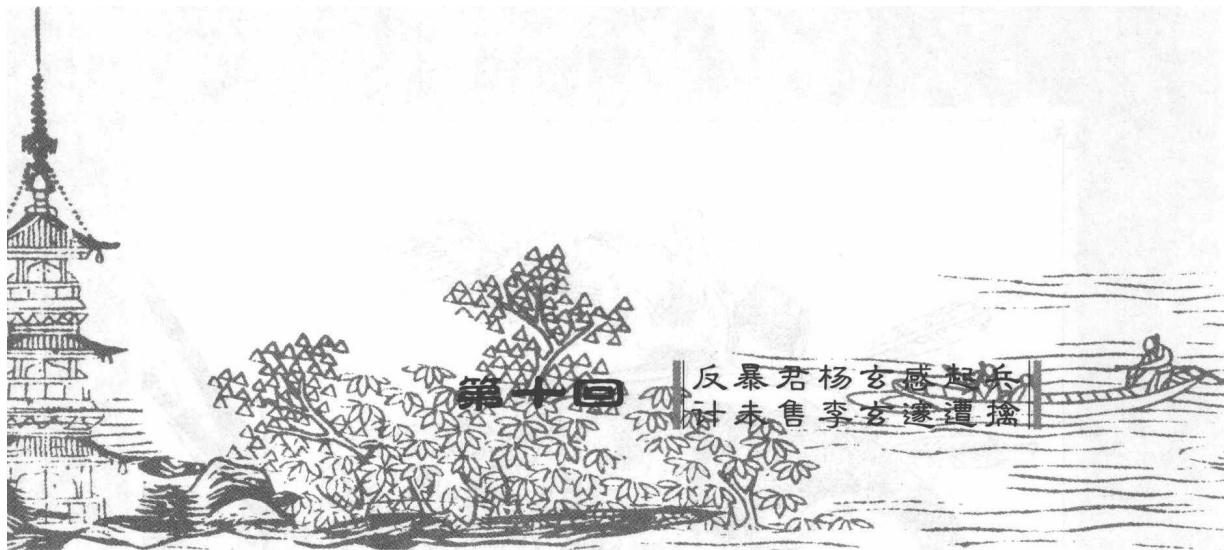
隋军拖拖拉拉地来到辽水（即辽河），高丽兵已在对岸列阵。辽水流急河宽，无法徒步，船只也早被高丽军拘走。炀帝便命令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三座活动浮桥。这位建筑大师建造宫室园林是行家里手，可是建起桥来，他比那李春却差多了。结果他目测河的宽度出了差错，浮桥建好后推进河里，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首先跳了上去，但桥的长度却短了一丈，无法直抵彼岸。这时隋军大队源源上桥，喊着杀声直朝前冲。前边的隋军既上不了岸，又被后军推拥，一个个像下饺子一样掉进河里。

对岸高丽兵居高临下，远的箭射，近的枪挑，眼看着隋军的尸体随流而下。那麦铁杖勇敢奋起，拄着铁杖从水里一跃登上对岸，虎贲郎将（禁军将领）钱士雄、孟又跟着跳上去，又有一部分隋军跟上。但麦铁杖等终究人数太少，眼看陷入高丽军的重围。这岸的隋军过不了河无法接应。不久，高丽军阵中的喊杀声便止息了，西岸的隋军明白，勇敢的麦将军肯定是阵亡了。

浮桥抢回西岸，由少府监（掌内府器物的主官）何稠再行加工，用了两天的时间将桥接长。这次隋军大队一涌而过，与高丽兵展开激战。高丽兵大败，死了一万人。隋军乘胜分兵进攻。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第一个进攻高丽首都平壤，结果中了埋伏，四万人损失了三万多。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兵分九路，齐头向平壤进发。但这九位大将军没有统一的号令，各打各的。炀帝又命令各军，只要敌人求和，便停止进攻。高丽军一见形势危急，就遣使假求和。这边派人向炀帝请示，还没等炀帝的批示下来，高丽军却已作了补充，又重新抵抗了。

隋军士兵多系被迫而来，心里悬念着家里老小的生死，哪个还肯替炀帝卖命？因此士无斗志，战斗时一遇挫折，便即溃散。一军垮了，另一军也随之溃退。结果渡过鸭绿江的三十万五千大军，回到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时仅剩下一支二千七百人的队伍。其余的小部分战死，大多数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器械辎重等，也都留在高丽的土地上。

八月，炀帝只好下令班师。九月回到东都洛阳。那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桥丢了面子，十分窝囊，十月便抑郁故去了。



第二年，即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炀帝想起去年征高丽的失败，恶气未出，决定再次亲征。他的长子皇太子杨昭已于大业二年病死，他封杨昭的儿子——即皇孙杨倓（tán 谈）为燕王，杨侗（tóng 同）为越王，杨侑（yòu 又）为代王。这次出征，他命代王杨侑留守西京长安；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但这二王还是童子，便委派刑部尚书卫文升、民部尚书樊子盖分别做杨侑、杨侗的协守大臣。他自己则率大军于三月出发，四月抵辽，派大将军宇文述、杨义臣等向高丽军占领的城池进攻。

但当两军战斗正酣的时候，炀帝突然接到后方急报，那在黎阳（今河南浚县，此处建有黎阳仓）督运军粮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兴兵叛乱。杨玄感是杨素的儿子，文才武略都很像他父亲；而黎阳又逼近洛阳，倘若越王杨侗和樊子盖抵敌不住，东京有失，那可就危及根本了。于是炀帝决定秘密撤军，所有军资、器械、攻具、营垒、帐幕等都按原样不动，以防高丽军发觉追击。结果这些东西便遗弃给高丽军当做战利品了。

隋军惶惶撤退，高丽军二日后方派兵追赶。隋军已无斗志，结果后军被高丽军在辽水边追上，几千老弱士兵作了刀下之鬼。



为什么山东农民多处起义，炀帝不以为然；而杨玄感刚一发动，炀帝便急急忙忙返回呢？这得从杨玄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谈起。

杨玄感喜读书，好武艺，生得一表人才，而且喜欢交朋友，海内许多知名之士跟他有交往。他有个最亲密的朋友李密，还是他父亲杨素生前替他介绍的。李密字玄邃（suì岁），是蒲山郡公李弼的儿子。父死后，李密承袭了蒲山郡公爵位，任禁军左翊卫左亲侍，在大兴殿值班。有一天，炀帝问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仪队里那个黑漆漆的小子是什么人？”宇文述回答说：“那是蒲山郡公李弼的公子，名叫李密。”炀帝说：“这小子眼神太贼，以后不要他宿卫！”宇文述听了便把李密叫到一边，对他说：“公子世代显贵，应该凭着才学求取功名，何必混迹在禁卫里呢？”李密听了以为是好话，便称病辞职，到有名学者包恺门下求读。有一天李密乘坐牛车，把一帙（zhì治，量词，一套线装书叫一帙）书挂在牛角上，自己捧了一本坐在牛车上一边走一边读。杨素在路上碰到了，骑马跟在他后面。李密回头一看，认识是越国公杨素，便跳下牛车行礼。杨素问了他的姓名，又问他看的是什么书，他回答说是《汉书·项羽传》。杨素跟他谈了一阵话，觉得这青年有才学，回家对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个人气度不凡，才识过人，不是一个等闲之辈。”玄感听了便去拜访李密，两人一见如故，渐渐地成了知交好友。

大业二年，太子杨昭和越国公杨素先后去世。外间流传着这样一段内幕消息，据说有一次太子和杨素一起陪炀帝饮酒。炀帝想用药酒把杨素毒死，让人在一杯酒里下了毒药。不料传酒的宫人弄错了，把那碗毒酒送给了太子。太子饮了三天之后毒性发作，不久便死去了。临死时叹息说：“没想到是我替杨素死了，这也是命吧！”杨素打听到这件事，不

寒而栗。后来他病了，不肯吃药，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杨素死后，杨玄感袭爵作了越国公，但他对父亲的死常耿耿于怀，外表却作出恭顺的样子，以讨得炀帝的喜爱。

大业九年，炀帝二次东征，命杨玄感到黎阳督运粮食。杨玄感认为时机已到，便秘密派人到军前通知随征的弟弟虎贲郎将杨玄纵、鹰扬郎将杨万石，要他们偷偷跑回来。这边杨玄感召集了在黎阳的运夫五千人，粮船水手三千人，对他们说：“皇帝无道，一点儿不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你等运夫、水手，有多少人死于途中！又有多少将士命丧辽东沙场！现在前方有令，要你等限期运粮，逾期便即斩首。我实不忍见天下生灵涂炭，决定起兵救民，你等愿从的便一起宣誓，共诛暴君！”运夫、水手等齐声欢呼。于是杨玄感和部下王仲伯、赵怀义等整编队伍，号召附近州县，公开反叛朝廷。

杨玄感起兵之前，派人到长安把弟弟杨玄挺和好友李密叫来黎阳。杨玄感跟李密商议，向他求计。李密说：“今日看来，有上、中、下三策。”杨玄感问：“上策如何？”李密说：“天子出征，远在辽东，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大海，北有强胡（指突厥），只有中间一条归路。如果我们带兵出其不意地长驱直入，占据临渝关（今河北秦皇岛以西的榆关），扼住他的咽喉。他的归路既断，高丽军听说后必定在后追蹑。不过一个月，东征军资粮草皆尽，东征将士不降即溃，岂不是不战而胜吗？”杨玄感说：“请问中策。”李密说：“关中（指长安周围地区）是四塞之地，天府之阔，虽然有卫文升在，也构不成威胁。如果我们率众西行，不去攻打途中的城池，直取长安。然后收集关中豪杰，号召士民，据潼关天险而坚守。即便天子回来，他失去了根本，我们仍然可以慢慢地与

他周旋。”杨玄感问：“下策又怎样？”李密说：“那就是挑选精锐的战士，昼夜行进，袭取东都洛阳，据以号令四方。怕的是我们举兵的消息传出，洛阳樊子盖一定会加强防守。我们屯兵坚城之下，假如百日之内，不能攻克，那时东征军即会赶回，结局如何，我就不敢说了。因此，我认为这是下策。”

杨玄感笑笑，说：“我认为玄邃这下策却是上策，因为随征百官的家眷都在东都，只要拿下洛阳，就足以动摇其军心。而且即使我们要西上长安，也要经过洛阳。经城不攻，怎么树立我军的威风呢？”于是杨玄感决定发兵，袭取洛阳，派弟弟杨玄挺为先锋。

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听说杨玄感叛变，早和樊子盖做好了防守的准备。虽然杨玄感率领的多是运夫和水手，只有单刀柳盾，而没有盔甲弓矢；但沿途阻遏的隋军不是溃散便是投降，遗弃了许多铠甲兵器，使玄感军得以武装。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终于扫清外围，攻抵洛阳城下。

杨玄感向民众号召：“我身为上柱国。官居尚书，家有万贯财产，我还求什么富贵呢？我现在冒着灭族的危险，为的就是要解救黎民百姓的倒悬之苦。”这话很有影响力，许多百姓和士兵纷纷来投奔他，很快就聚集了五万人。韩擒虎的儿子韩世锷（è 厄）等世家子弟四十余人，因对炀帝的暴政不满，也来投奔杨玄感。

但洛阳城经过宇文恺新修，十分坚固，杨玄感几次攻打都没能攻破。这时留守西都长安的代王杨侑和协守的刑部尚书卫文升商量，由卫文升率四万人前来援救东都。卫文升路过杨玄感的家乡华阴（今陕西华阴），掘了杨家的祖坟，把杨素的棺木和骸骨放火烧掉。杨玄感听说后非常气愤，亲自带兵来迎击卫文升。两军在瀍（chán 蝉）水（在河南省）相

遇。杨玄感怀着义愤，挥舞大刀，身先士卒。卫文升部下偏将连续有三人被他劈于马下。那卫文升本是文官，不会武艺，杨玄感跟他是同僚，当然了解。这时见卫文升骑马站在门旗下指挥，便一纵马直朝卫文升奔去，嘴里大叫：“卫文升，你竟敢掘我祖坟，拿命来吧！”卫文升的左右拦挡不住，卫文升只好策马便走。杨玄挺、韩世锷趁势冲杀过去，援军大败，死伤多人。卫文升收集残兵，再来交战。一些士兵不愿替朝廷卖命，待到两军交接，便丢下兵器，坐到地上，用一块白布缠头，表示投降。卫文升所率援军最后只剩下五千人。幸亏杨玄挺被流矢射中，杨玄感这才收军。

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因有罪被除名，派在来护儿手下效力。他听说杨玄感起兵，便从东莱逃至洛阳，投奔了杨玄感。

不久，东征军屈突通、宇文述和东莱的来护儿，先后从北方、东方赶来，而洛阳仍未攻下。杨玄感再向李密、李子雄问计。李子雄却赞成李密的“中策”，他说：“东都的援兵纷纷赶来了，我军在这坚城之下，如再滞留，恐怕会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蒲山公以前提出占领关中，确是良策。我们可以占领永丰仓（永丰仓在华阴），开仓济贫，那时三辅（指陕西中部地区。汉武帝时把这一地区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之地便可指麾而定。我们占据了关中，据有西都府库，足可以与杨广争天下，至少也不失霸王的事业啊！”李密说：“现在弘化（今甘肃庆阳）留守是前幽州总管元弘嗣，他在陇右握有重兵。我们可以假说他也反了，是他遣使迎接我军入关跟他会师的。这样就能骗过沿途州郡，使他们不敢阻击。”

杨玄感采纳了“二李”的建议，下令撤了东都之围，率十万大军直

奔潼关。沿途声言：“我已经攻破洛阳，现在要取关西了！”大军经过弘农（今河南灵宝）。弘农太守是蔡王杨智积（杨广叔父杨整的儿子），他跟部下商量说：“杨玄感是听说援军大至，才不得不西图关中的。如果让他得逞，以后就难克制了。我们应当想法阻滞他，使他不得前进。等我援军追上来，那时他就难以逃脱了。”到杨玄感带兵经过弘农城下的时候，杨智积便站在城楼上大骂。杨玄感果然中计，怒气冲冲地非要拿下弘农，捉住杨智积不可。李密谏阻说：“我军现在西进，贵在神速；而且追兵就在后面，怎能在这里稽留呢！如果我军不能占据潼关，退无所守，追兵数倍于我，实在是太危险了。”但杨玄感气急了，不肯听李密的意见，下令攻城。城内杨智积早有准备，亲自率军民登城防御。弘农城虽小，却很坚固，杨玄感屡攻不下，这时谍卒飞马来报，说宇文述、屈突通、来护儿、卫文升等已经分别率军追来了。杨玄感这才撤军西进。可惜已经晚了，追兵终于在潼关外面的皇天原追上了他。杨玄感布阵五十里，且战且走。但追兵陆续赶来，将杨玄感兵分割包围。董杜原一战，杨玄感兵大败。杨玄感和弟弟杨积善在战斗中跟大军失散，逃到一个叫葭芦戍的地方。这儿是一片洼地，正值八月，芦花错落，景色荒凉。杨玄感在悔恨中对弟弟说：“不该不听李玄邃的话，如今落到这一步。我不能受人戮辱，你拿刀把我杀了吧！”杨积善伏地痛哭，不肯动手。杨玄感怒声呵斥。杨积善只好挺刀对准哥哥的胸口刺了进去。杨玄感倒下了。这时追兵已经赶来。杨积善自杀未死，被追兵捉获。

杨玄感的尸首被送往东都。当时炀帝从辽东回师，驻在高阳（今河北高阳），他下令将杨玄感的尸体碎磔（zhé 折）后再用火焚毁。杨玄感的弟弟杨仁行、杨积善、杨玄纵等均被杀害。另一个弟弟杨万石在从辽

东逃回途中被人擒获，斩于涿郡。

炀帝对杨玄感的反叛非常恼火。他对御史大夫裴蕴说：“杨玄感登高一呼，从者十万。可见天下人还是太多了，人多就要相聚为盗。如果不把他们多杀一些，就不能惩后！”于是裴蕴、樊子盖等秉承炀帝的意思，大加株连，凡是跟杨玄感稍有关系的，无不受害，光处死的就有三万多人，另有六千人流徙边远地区，这些人的家产全部抄没入官。杨玄感包围东都的时候，曾打开官仓，把粮食放给百姓。现在，这些领过粮食的百姓，也都在城南被集体杀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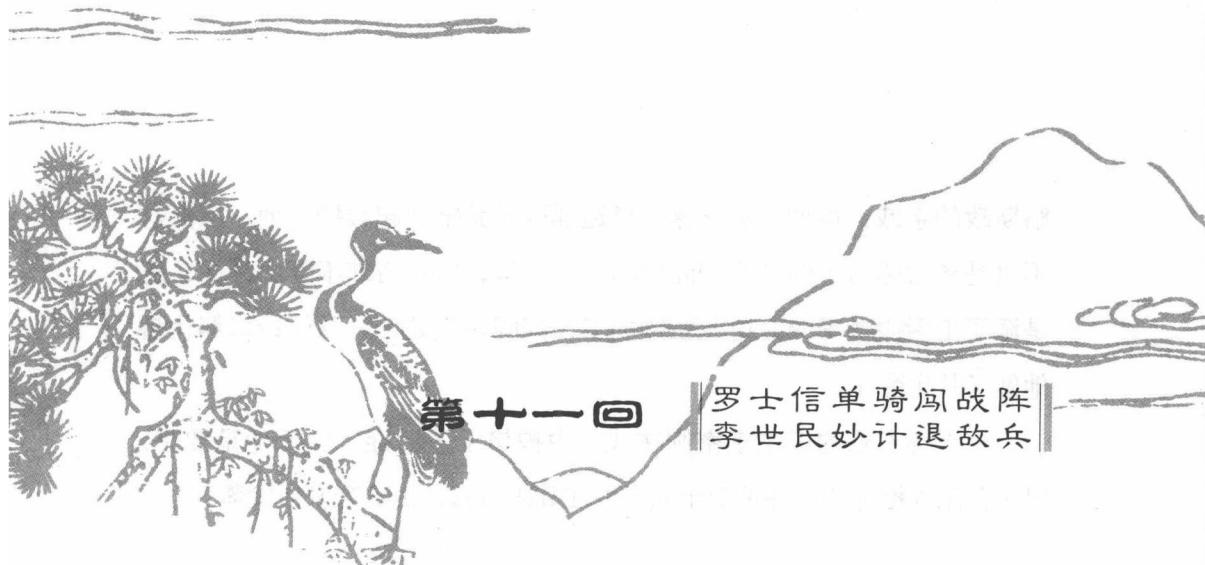
炀帝喜欢作诗文，自诩（xǔ 许）他写的《清夜游曲》是“绝妙好诗”。有个诗人王胄，曾有“庭草无人随意绿”的佳句而为天下传颂。炀帝对他非常嫉妒，这次便借口他是杨玄感的密友而把他杀了。还扬扬得意地说：“这次你还能吟什么‘庭草无人随意绿’了吗？”

在这以前，还有一个很有名望的诗人叫薛道衡，他的诗句“空梁落燕泥”与王胄的“庭草无人随意绿”齐名。炀帝恨自己写不出这样的好诗，故意找薛道衡的碴儿。薛道衡写了一篇赞美文帝杨坚功业的文章叫《高祖文皇帝颂》。炀帝说薛道衡是故意借赞领先帝来讽刺他的失政，将他降职。后来朝廷讨论一项新的政策，久议不决。薛道衡说：“假如高祖不死的话，这样的事早就解决了。”有人告诉炀帝，炀帝发怒说：“你想念高祖了吗？”于是将他下到狱中，逼令自尽。炀帝这才美滋滋地说：“看你还吟不吟‘空梁落燕泥’啦！”——这件事发生在大业五年，比王胄的死早了四年。

有个兵部侍郎斛（hú 胡）斯政，在征辽军中，曾跟杨玄感秘密联络。杨玄感事败之后，他怕炀帝发觉，竟私自逃往高丽。弘化留守元弘嗣是

斛斯政的亲戚，再加上杨玄感曾经造谣说元弘嗣要起兵接应他。虽然这不过是杨玄感为了西进顺利而使的一个计策，但炀帝却不管那许多，还是派了卫尉少卿李渊去把元弘嗣捉了，押回东京处死。并任命李渊代替他做了弘化留守。

至于杨玄感的谋主李密则在战争中被樊子盖活捉。由于他是要犯，樊子盖派人把他和王仲伯等十七人押往高阳行营，由炀帝亲自发落。



在隋军讨平杨玄感的同时，东部地区有个叫张须陀的齐郡（辖区包括今济南、淄博等地）郡丞（郡的主官），虽是文官，却善武功。他率领郡兵，首先去征剿第一个举义旗的王薄。那时王薄已转移到鲁郡的泰山下，两军在泰山脚下展开了激战。张须陀部下有骑兵和步兵两万人，而王薄率领的却是缺少战斗经验的农民。那张须陀身先士卒，执大砍刀第一个冲进农民军队伍。王薄抵挡不住，只好北渡黄河，退向临邑（今山东临邑），又被张须陀追上。农民军损失甚重。但王薄不肯屈服，再次联络另两股起义军孙宣雅和郝孝德，聚集了十万人，攻打章丘（今山东章丘）。农民军先锋裴长才带两万人攻到章丘城下。张须陀统兵援救。他自己带了五骑亲兵，首先赶往章丘，准备主持防守，不料正好跟裴长才所部在城下遭遇。农民军见张须陀只有六人，便将他们包围起来。张须陀身陷重围，拼死冲杀，身上数处负伤，五骑随从都死了，但他仍然坚持战斗。这时隋军大队赶来，城中守兵也出来夹击，裴长才只好退却。张须陀忍着伤痛，挥兵追击，裴长才终于败走了。

农民军向东撤退，在潍水（今名潍河，在潍坊市东）前布阵。张须



陀追赶过来，两军相遇。张须陀部下有个叫罗士信的小将，年方十四岁，第一个冲到阵前。农民军一员将领出阵交战，那罗士信年纪虽轻，却非常勇猛，竟一枪把对手刺死，又下马割了对手的首级，用长矛挑着，在农民军阵前驰来驰去示威。接着又连伤农民军五员将领。张须陀趁机挥动大军猛扑上去。农民军再一次败退了。罗士信率先追杀，每杀一人，就把死者的鼻子割下，揣进怀里，待收兵时拿出来计算战功。

这时，南方也有多起农民起义。这就好像野火一样，这处扑灭，那处又燃起，渐渐地便成燎原之势了。余杭（今浙江杭州）人刘元进首先在江南发难。那时炀帝屡次征兵攻打高丽，又征发江南的水手运送军粮，许多人一去不返。大业九年，炀帝又要征高丽，江南子弟不肯再替炀帝卖命，纷纷逃亡。待到刘元进奋臂一呼，避役的群众争着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发展到几万人。

炀帝派吐万绪征讨刘元进。隋军虽然屡次得胜。但起义军散而复聚，而且越来越多，剿不胜剿，声势更加壮大。炀帝罢免了吐万绪，另派江都丞兼江都宫监王世充替代他。王世充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他采用武力征讨和诡计诱降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他集中兵力攻打刘元进的主力；一方面派人去收买一些旁支的部队。他和一些义军首领在通玄寺的神像前设誓，相约对投降者一律不杀。王世充善于用兵，连战皆捷，终于把刘元进的主力消灭。刘元进也在吴县（今江苏苏州）的一次战斗中阵亡。刘元进的部下本来想下海为盗，听说王世充已在神前设誓，便又回来自首。王世充把降者三万多人统统聚集到一个叫黄亭涧的地方，全部杀害。王世充因此为炀帝赏识，得到宠任。然而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种做法只能更加激励人们去反抗他们，再也不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

隋炀帝杨广死要面子，两次东征高丽失利，还不死心，非要高丽降服不可。大业十年，他又纠集了几十万人，进行第三次东征。这次没有第一次那样威风了，士卒们沿途逃亡；而他征调的各地府兵，由于天下大乱，交通断绝，有的已无法到涿郡来会合。七月，炀帝亲率大军来到辽水西岸的怀远镇。同时，水军统帅来护儿的船队则登上平壤西海岸的毕奢城，击败了高丽守军，准备攻打平壤。

连续两次战争，隋军损失惨重；高丽却也遭受蹂躏，土地荒芜，房舍焚毁，人民流离失所。这次隋军又来了，高丽的大臣们纷纷上表，要求高丽王求和。高丽王也打怕了，终于派遣使者，押送那逃亡高丽的隋朝兵部侍郎斛斯政到怀远镇去乞降。

炀帝的面子终于挽回了，他马上下令停止进兵，并派遣使者召回来护儿。八月，炀帝班师回朝。一路上让将士们高唱凯歌，他自己也得意扬扬地骑上战马，仿佛是建立了旷古未有的奇勋。不料走到邯郸（今河北邯郸），有一股农民军杨公卿斜刺里向他直袭过来。幸亏他的亲卫骁果营奋勇抵住，杨公卿才没得手，但御营里的良马四十二匹却被农民军掳走了。经此一吓，炀帝不敢再摆威风，只好又钻进车辇里，让骁果们保护着前进了。

骁果是炀帝于大业九年招募的禁卫军。取名“骁果”，是表示“骁勇果敢”的意思。这些人多是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关西大汉，统领则是炀帝最宠信的大将军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

十月，炀帝回到长安。他把斛斯政杀了，又让高丽使者回国，说他宣召高丽王高元来朝。高元不肯来，炀帝又火了，下令各军将帅严装准备，他还要四征高丽哩！

然而当时已是严冬，炀帝想想东征途中的种种辛苦，决定把东征的事暂放一放，明年再说吧！

两年来，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炀帝却不甚清楚。原来他最宠信的大臣，文的是中书令虞世基，武的是大将军宇文述。这两个都是谄媚的小人，一贯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他们知道炀帝不喜欢听坏消息，所以各地来的警报，他俩都压下不让炀帝知道。结果炀帝昏昏然还以为天下太平呢！大业十年十二月，他嫌长安寂寞，又来到东都洛阳。过了年的春天，洛阳西苑里放养的两只孔雀飞到了朝堂上。当时在朝堂值班的亲卫校尉（禁军军官）高德儒看到了，硬说这是两只鸾鸟。他听人们传说鸾乃是凤凰的一种，鸾鸟出现是国家的祥瑞，便赶忙去向炀帝报喜。等炀帝匆匆赶来，两只孔雀早飞走了。在场的十几名禁卫军都是高德儒的部下，自然跟着高德儒撒谎。于是炀帝大为高兴，立刻加封高德儒为朝散大夫，赐缣一百段。百官听到消息，纷纷赶来向皇帝贺喜，称颂皇上圣明，福寿绵长，所以上天才派鸾鸟来显瑞。隋王朝的君臣就是这样在互相愚弄中过日子。

到了四月，暑天来了，炀帝带着百官要到北边避暑。当时他在全国各地修了许多行宫。行宫中照例有妃嫔们和宫女、太监伺候。他首先来到太原郡的晋阳宫（在今山西太原），宫监裴寂接驾。宫中的两位贵人，这才算第一次见到皇上。炀帝在晋阳宫住了几天，嫌这儿还热，就又向北走，来到汾阳（今山西阳曲）宫。这儿地处北陲，虽然建了个行宫，但宫城狭隘，城池也小，随驾的百官和士卒们住不下，有的只好在山谷间结草为庐，风餐露宿。而炀帝当然管不了这许多，他只要这儿凉爽就行了。

八月，秋天到了。炀帝见秋高气爽，又想到边塞去巡视一下。当时北边是突厥占据。突厥酋长启民可汗跟炀帝是亲戚，隋文帝曾将宗室的女儿义成公主许配给他。这些年启民可汗跟炀帝关系很好，双方互相往来。不过启民可汗已于大业五年病故了，他的儿子咄（duō 多）吉即位，称为始毕可汗。按照胡俗，义成公主又成了始毕可汗的可贺敦（突厥可汗的妻子称可贺敦）。

却说炀帝巡边，过了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继续北上。当时这一带还是牧区，炀帝骑在马上，放眼四望，只见天高云淡，草原上长草披拂，野花似锦，比起那琼楼玉阁、假山水池来，别有一番粗犷的情趣。正在观赏间，突然两骑马从北方奔驰而来，跑到跟前，见是骁果的一个小头目陪着一个突厥装束的汉子。那汉子呈上一封书信，炀帝打开一看，是义成公主写给他的，信中说：始毕可汗听说他来到北疆，准备袭击他，已召集了几十万骑兵，即日便将南侵，要他赶快回去。

麻烦都是炀帝自己惹出来的。原来始毕可汗即位之后，炀帝听信裴矩的建议，企图分散始毕可汗的势力，便准备将宗室女嫁给始毕的弟弟叱吉设，并要封叱吉设为南面可汗，让他跟始毕对立。但叱吉设不干，反而告诉了哥哥，这就引起始毕对炀帝的怨恨。始毕有个叫史蜀胡悉的大臣，很有谋略，为始毕所信任。又是裴矩设计，假说要跟他在马邑（今山西朔县）互市，把史蜀胡悉诱杀了，却又派人送诏书给始毕说：“史蜀胡悉背叛可汗，向隋投降。朕已代可汗将他斩了。”始毕询问史蜀的部下，知道了真相，从此便断绝了和隋朝的关系，不再来朝贡。

如今，始毕可汗乘炀帝北巡的机会要来报复了。炀帝虽说带了两万名悍勇的骁果，但要对抗几十万突厥兵，还不是以卵击石吗？他吓得连

忙掉转马头，便朝南跑。好容易跑进雁门关，那北方也已烟尘滚滚，始毕率领大军追来了。

雁门关虽是一座小城，但却是北方重镇，因此，城池坚固，易守难攻。炀帝的骁果营和雁门关的守军一齐登上城墙防御。又把城中的房屋拆了，把砖石和梁木等搬上城头，作为守城的工具。炀帝战战兢兢来到北城楼上，往外一看，只见突厥骑兵已把城池团团围住，而远处更有一队队的骑兵左右奔驰。到处是飘扬的旗帜，马蹄声和胡笳声响成一片。这声势把炀帝的冷汗都吓出来了。那城外的一处处村落先后燃起了浓烟大火，烟火影里，突厥兵驱赶着居民北去，等待他们的将是做奴隶的命运。

突厥兵来攻城了，他们呐喊着向城上施放弓箭。城上的守军连忙还击。炀帝刚想下城，突然城下一箭射来，正中他的皇冠，吓得他脸色灰白，一屁股坐在地上。他身旁的赵王杨杲来扶他，他搂着杨杲便痛哭起来，直到哭够了，才带领百官溜下城去。

困守孤城，总得想个解围的办法。炀帝召集大臣们商议。左卫大将军宇文述说：“不如挑选精骑三千人，保护皇上突围而出，以脱离险境。”纳言苏威反对，他说：“轻骑乃突厥所长，陛下是万乘之主，怎可冒险轻动？”民部尚书樊子盖说：“雁门乃是坚城，只要军民坚守，敌人不易攻下。目前重要的是急速派人征调四方兵来援。陛下也要亲自慰问守城士卒，给以鼓励，并答应他们不再征辽。士卒同心，坚城定能守住。”内史侍郎肖瑀说：“突厥的风俗，可贺敦可以参与军务。义成公主既然已事先报信，必然是有意保护陛下。因此，应再密派使者去见公主，恳求她相机援手。至于守城军民，也应重悬赏格，并下诏停止东征的准

备。众心安定，就能够人自为战了。”

于是炀帝亲自到各处巡视，鼓励守军，并亲口答应有功的予以重赏。更派出使者，四处传达他的旨意。这样，守军振奋，虽然伤亡严重，仍然坚持守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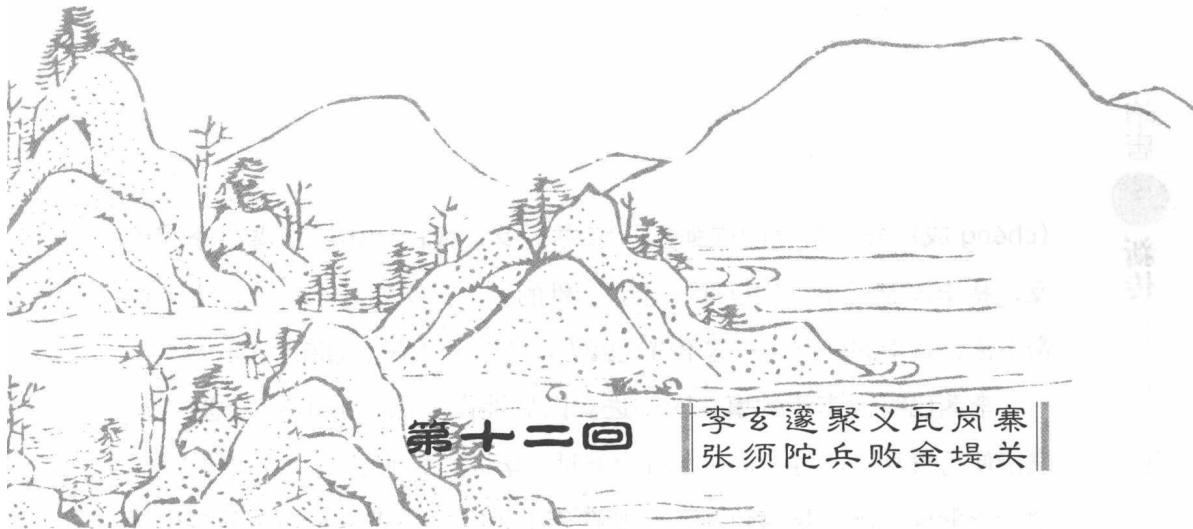
这时派出求救兵的使者分别到了附近各州郡。那原弘化留守、卫尉少卿李渊已升任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正在和农民起义军母端儿作战，不能分兵，便派他的次子李世民带一千亲兵赶赴雁门。李世民那年只有十八岁。

李世民经过五台山，见山脚驻扎着一支人马。原来是屯卫将军云定兴带两万人来支援，见突厥兵多，不敢进攻，所以驻在这里，想等跟别的援军会合后，再去解围。李世民观察了局势，对云定兴说：“始毕之所以敢于攻袭天子，就是因为我军隔得远，仓促之间难以赴援的缘故。现在我军聚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敌众我寡，势力悬殊，突厥若前来进攻。我军便危险了。”云定兴问：“那么李公子有什么万全之策？”李世民答：“在大军聚集之前，可采用虚张声势的计策。白天，沿几十里山林遍设旌旗；夜间则钲（zhēng 征）鼓相应。敌人必定认为我大军聚齐，便会望风遁去了。”

说起旌旗钲鼓，云定兴却是行家。原来他就是已故太子杨勇的侧室云昭训的父亲。杨勇被废之后，他去投靠了宇文述。宇文述派他制作军队的旗帜甲仗。大业五年，炀帝检阅军队，夸赞旗甲精美，宇文述便向炀帝进言说是云定兴的功劳，炀帝就封他为太府丞（掌管内府器物的主官）。后来他又追随宇文述，当上了屯卫将军。如今要用旗帜钲鼓，这是他早已熟悉的活计，便派部下筹办。三天之后，沿五台山麓便到处招展

着隋军的旗帜，夜间钲鼓声此起彼应，绵绵不绝。突厥兵大为惊疑，竟不知隋军援兵来了多少人马。

这时，义成公主也见到了炀帝派来的使者。她派人告诉始毕可汗，假说北方有警，让他赶快回来。始毕看雁门关一时攻不下，而隋军的援军又到了，便解围而去。炀帝这才心头一块石头落地，急急地跑回洛阳去了。可是他在雁门关危急时刻所许下的诺言却被他全部忘到了脑后。那计退敌兵的李世民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父亲身边。



第十二回

李玄邃聚义瓦岗寨
张须陀兵败金堤关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这时也遇到了麻烦，起因却是由于他姓“李”。难道姓什么也有过错吗？是的，事实确实如此。

李家本是关陇地区的大贵族，祖上与北周的宇文家、隋朝的杨家都是北魏时期的军事将领。李渊的祖父李虎帮助宇文泰取代北魏，建立北周政权，是当时“八柱国”之一，封为唐国公。李虎生李昞（bǐng 丙），李昞生李渊。到李渊承袭唐公爵号时，杨坚已做了皇帝。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李渊先后担任过刺史、太守等职务，又历任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这时正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率兵镇压起义军母端儿。母端儿战败被害。

那时民间流传着一首童谣，说是“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这首童谣不知是哪里传出来的，词句似通非通，但其中“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却分明不是好话。炀帝本来就是个迷信的人，他左解右猜，终于从“桃李子”三字得出一个结论：威胁他的天下的乃是一个姓李的人。

朝中李姓做大官的有一个李浑，职务是右骁卫大将军，封为廊

(chéng 成) 公。李家门族强盛，家中不少人做官。炀帝便借口李浑谋反，将李浑家三十二口全部杀死。李姓的大族其次便是李渊了。于是炀帝下诏，宣李渊进京——这不就是因为姓“李”才惹出的麻烦吗！

李渊已听说李浑的事，明知进京以后性命难保，但不去又是抗旨，皇帝便可发兵来征讨。正在左右为难时，李世民替他出了个装病的主意。他让李渊面上涂一层黄色颜料，躺在床上，自己代表父亲去馆驿接待钦使。那钦使跟随李世民来到抚慰使衙门，进得后堂，见室内摆着药壶，刺鼻的药味扑面而来。那李渊满脸病容，趴在床上稽首说：“贵使远来颁示圣命，可是下官病魔缠身，不能接旨，一切便由小儿世民代理吧！”钦使见李渊果然病得不轻，也就没说什么。李世民把他让到书房，他眼前突然一亮，只见几案上摆了许多金锭银锞，以及珠玉等罕见的珍宝，不由大嘴咧开，再也合不拢了。

钦使收下礼物，赶回东京复命，不料皇帝却又到江都去了。钦使只好再赴江都。

原来杨玄感在攻打洛阳时，把炀帝的龙舟、水殿等船舰都放火烧毁了。平定杨玄感后，炀帝下令要江都王世充重新制造。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新船数千艘造成了，顺着运河浩浩荡荡地驶到东都。炀帝见了新船，又兴起了到江都游览的念头，并下诏百官随行。仍留越王杨侗留守洛阳，代王杨侑留守长安。待到起程那天，后宫以肖皇后为首，以下妃嫔贵人，还有那十六院的院主，加上几千名宫女，统统在显仁宫上船。宫中留守的宫人和太监们排成单列在岸边跪送。炀帝抬头看看，殿阁寂寂，钟磬无声，不由地生出一种凤去楼空的感觉，心头一阵凄凉，于是吟诗一首，算是跟留守的宫人们告别。诗道：

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小船驶出漕渠，来到运河航道。炀帝见那数千艘大小船只，一艘艘色彩艳丽，旗帜招展，次序井然地排列着，兴致又高昂起来。这时文武百官也各按品阶登上船舰，还有那囚禁了十几年的蜀王杨秀也在骁果们的簇拥下登上了为他专门预备的船只。这几年炀帝不论走到哪里，都要把他这位仅存的弟弟带着。不过这样做可不是顾念什么手足的亲情，只是怕有人拥戴他来反对自己罢了。

船上、岸上一切就绪，宇文述把令旗一挥，一刹那号炮轰鸣，大小船只在两岸骑兵的护卫下，缓缓地沿着大运河驶去了。

待到派往晋阳宣召李渊的钦使回到洛阳，炀帝已经走了三天。钦使随后赶去。但他知道炀帝的脾气，在他游山玩水的时候不能用政事打扰他。所以直到抵达江都，他才向炀帝复命。说不得要看在礼物的份上，说李渊已经病入膏肓，离死不远，实在无法应召。而这时炀帝也找到一个能够解析童谣的人，对李渊已解去疑心，便不去追问了。

那么对童谣的新解又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叫安伽陀的方士发现的，关键在最后两句上，“勿浪语，谁道许？”据说这里隐藏着一个“密”字。也就是说，威胁杨家天下的乃是一个姓李名密的人。

炀帝记起确实有个李密曾袭爵蒲山郡公，任左亲侍，被自己辞退了。怪不得那时见这小子的眼睛就觉得别扭。后来又听说李密当了杨玄感的谋主，协助他起兵反叛，被樊子盖擒获，在押往高阳的途中逃跑了。他向宇文述询问李密的下落。宇文述不敢隐瞒，只好回答说，李密现在瓦岗军中。



这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那时李密和王仲伯等十七人是作为钦犯被押送高阳行营的，因为炀帝要对他们亲自审讯处理。他们被禁军的一名郎将押送着，带着刑具，迤逦北上。押送的二十几名禁军佩服他们是造反的英雄，倒也不曾虐待他们。这一天，一行人来到高阳城南的潴龙河边的小镇石梁驿，天色已经黑了。郎将打算休息一夜，第二天中午便可进城。他们到一家旅店住下，李密把郎将叫到一边，掏出一锭金元宝送到郎将手里，对他说：“将军一路照顾，李密铭记五内。如今高阳就要到了，我此去绝无生路。我别无他物，只剩下这个元宝。我既无妻室子女，又无兄弟姐妹，这锭元宝便送与将军，留作纪念吧！明年清明，请将军买一点儿纸箔（bó伯），写上李密的名字，偷偷焚化，我就感恩不尽了。”那郎将见李密说得凄苦，也不禁为之叹息。李密又掏出些散碎银两，对郎将说：“今日一别，再无会期，就烦将军派人买一点儿酒肴，我弟兄十七人饮个诀别酒，大家也不会忘将军的恩德。”

那郎将把金元宝揣好，又派禁军拿银子向店家买来许多酒菜，便在店房里酌饮起来。大家暂时忘记了未来的命运，一个个推杯换盏，借酒遣愁。李密又邀禁军同饮。禁军们有这现成的酒食，也不推辞，一个个喝得烂醉，连那郎将也迷迷糊糊了。

半夜过后，李密偷偷爬起来，唤醒众人，用事先暗藏的锯锉打开刑具。但十七人中，只有七人肯逃，其余十人有的估量自己罪不至死；有的则是伤势较重，无法逃走。李密只好告别了他们，和王仲伯等六人悄悄摸出店房，消失到黑暗中去了。

李密化装成一个农夫，昼伏夜行。好在他生得又黑又瘦，扮起农夫

来倒也相似，终于逃脱了官府的追捕。饥饿时他吃过树皮，困倦时便在破庙里栖身。他曾到平原（今山东陵县）去投奔农民起义军郝孝德。郝孝德知他作为蒲山郡公，是贵族子弟，不答理他。他又逃到淮阳（今江苏清江），化名刘智远，在村塾里当了教书先生。后来露了马脚，有人去报告了太守赵佗。赵佗派人捉他，他就只好再踏上逃亡的道路。

他东藏西躲过了两年。听人说东郡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有一万多起义军，首领名叫翟让。翟让帐下有两员大将，一名单雄信，骁健勇猛，善用马槊；一名徐世勣（即绩字），只有十七岁，但有勇有谋。李密便去投奔了翟让。

翟让原先是东郡的属吏，听到过李密协助杨玄感造反的事情，对他来投奔聚义表示欢迎。李密在聚义厅的酒宴上对翟让说：“方今天下大乱，群雄蜂起，正是英雄用武逞志的时候。当年刘邦、项羽，不就是起于布衣而成就帝王的事业吗？现在朝廷上君昏臣奸，精兵丧失于辽东，眼下又跟突厥决裂，定不能久长。足下士马精锐，依我看来，席卷二京，诛灭隋氏而代之，并不困难。”翟让站起来豪爽地说：“成帝成王，我不敢想，只求能够诛灭暴虐，救民于水火，那便是翟让的志愿。”于是又捧起酒杯，对席间的众人说：“来，为我们大家的救民事业，干上一杯！”

李密在瓦岗寨得到立足之地，便奉着翟让的旗号，到附近一些山头说服那些小股的起义军，合并到瓦岗寨。一时外黄（在今河南开封东南）王当仁、济阳（在今开封东北）王伯当、韦城（在瓦岗以东）周文举、雍丘（今河南杞县）李公逸等部，都跟翟让联合。尊翟让为总头领，便称为瓦岗军。

瓦岗军增添了许多人马，粮食有些紧张。李密又对翟让说：“荥阳

(今河南荥阳)洛口仓，官家聚囤了百万石谷米。如果将此仓占领，不但我军用粮可以满足，还能用来号召天下英雄同来聚义。那时众人奉公为主，何愁大事不成！”

翟让采纳了李密的建议，分派人马下山。徐世勣、王伯当任先锋，翟让和李密率大军作后应，瓦岗军浩浩荡荡，杀奔荥阳。

徐世勣和王伯当二马当先，扑到荥阳城东的金堤关。徐世勣凭着一股锐气，身先士卒，第一个沿云梯跃上关城。王伯当跟着挥军杀上，只用了一个时辰便把金堤关占领了。瓦岗军后军赶到，又攻取附近各县，把荥阳围困起来。

荥阳太守是鄃(huán环)王杨庆，见城外密密麻麻的瓦岗军，吓得屁滚尿流，赶忙派人求救。求救的表章送到江都宇文述手中，所以宇文述才能向炀帝报告李密的下落……

炀帝听说李密竟闹得这样轰轰烈烈，想起童谣里的话，“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那“皇”是自己了，“后”自然是肖后，偏偏自己又赶到江都“扬州”来了，如果真的“宛转”起来，该有多么可怕！他连忙对宇文述喊：“派兵去，派兵去！一定要把李密捉来见我！”

那时张须陀在山东、河南一带屡次击败农民军，威名远震，前已被任命为河南道十二郡讨捕大使。这时炀帝便让他兼任荥阳通守，带兵去征剿瓦岗军。

张须陀得到命令，带领骁将罗士信和秦叔宝从齐郡赶赴荥阳。翟让得到消息，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以前，张须陀不但连续打败王薄、卢明月等农民军，就是翟让也被他击溃过两次。听说他又来了，翟让便想撤围回山。李密对他说：“张须陀虽然勇猛，却缺少智谋，何必这样怕

他？”翟让连连摇头，说：“厉害，厉害，我们还是回瓦岗去，避开他的锋芒吧！”李密问：“如果他跟踪追击，那又如何？”翟让回答说：“瓦岗山深林密，防守还是有余的。”李密激他说：“我还想辅佐明公去夺取天下哪，如今区区一个张须陀，便这般怕他，又怎么成就大事呢！”一席话说得翟让面色通红。李密接着说：“张须陀连连取胜，必定骄傲。兵书上说：骄兵必败。明公只要听我的安排，保证把他打败！”

翟让在这种形势下无法再退却，而徐世勣等也赞成跟张须陀一战。翟让便请李密主持军务。李密也不客气，他让翟让率领大军与张须陀正面交战，自己和徐世勣、王伯当带一千人埋伏在大海寺以北的树林里，单雄信、周文举率一千人在侧面埋伏，只等张须陀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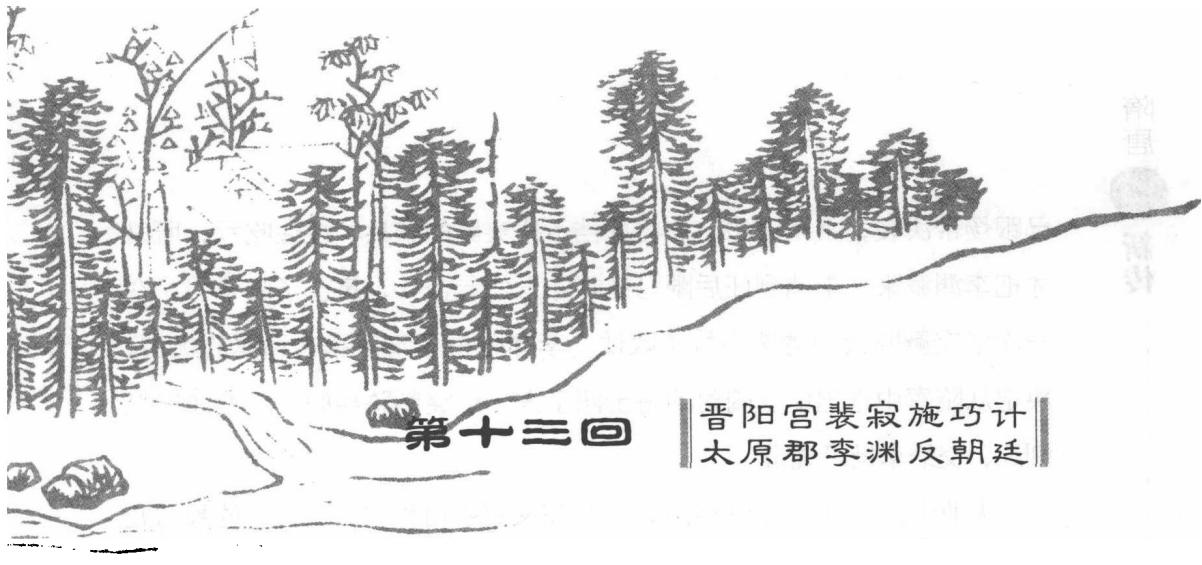
那张须陀果然如李密所料，根本不把败军之将翟让放在眼里。他带领两万大军，急急朝荥阳赶来。远远见瓦岗军在金堤关外扎营，张须陀将人马列成方阵，一声令下，齐向瓦岗军扑去。瓦岗军略一抵抗，便向后退，把营寨也放弃了。张须陀提大砍刀，仍像往昔一样，身先士卒，带头追击。那翟让挥舞长槊，抵挡不住，返身就走。瓦岗军丢掉旗帜，乱糟糟朝北逃窜。隋军一见又取得胜利，欢呼着在后边追赶，把方阵也散了。双方一逃一追，看看过了大海寺，眼前是一片树林。只听一声号炮响，林中冲出李密、徐世勣和王伯当，三匹战马横冲过来，将隋军截断。张须陀回兵来救，那佯败的翟让也掉枪杀回。接着从山侧又杀出一队人马，最前边是一员黑盔黑甲的黑面将军，骑着一匹黑马，就像一朵乌云般滚将过来，正是瓦岗猛士人称“飞将”的单雄信。瓦岗军三路夹击，隋军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张须陀又气又急，奋勇突围。王伯当拦他不住，被他冲了出去。但张须陀打马回望，见他的副将鹰扬郎将

贾务本仍在包围之中。他怒吼一声，转身杀人，向贾务本靠拢。那时贾务本已经受伤，全靠罗士信和秦叔宝两支枪保护，勉强支持。张须陀杀入重围，让罗、秦二将保着贾务本杀出，自己持刀断后。突然，“马槊”单雄信杀将过来，抖着长矛，“哇哇”叫着，朝张须陀猛扑。张须陀看走不脱，只好回马迎战。两人一矛一刀，搅在一起。张须陀眼看自己百战百胜的精兵这时已经溃不成军，正被瓦岗军四处追杀，不由心头懊恼，稍一迟疑，单雄信一枪刺来，张须陀措手不及，被单雄信刺于马下。

这一战隋军两万人，只逃出了五千，由贾务本带着，逃往梁郡（今河南商丘）。不久贾务本也伤重而死了。

张须陀的阵亡，震动了隋廷，炀帝下诏以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接替张须陀的职位，驻守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瓦岗军取得一次大胜利，翟让对李密佩服得不得了。他是个豪爽的人，不肯埋没李密的才能，便把李密说服归附的王伯当、周文举、王当仁、李公逸各部，统统拨归李密统领，号为“蒲山公营”。



第十三回

晋阳宫裴寂施巧计
太原郡李渊反朝廷

炀帝既已解除了对右骁卫将军唐公李渊的疑心，便调任他为太原留守。但为了预防万一，又派心腹将领王威、高君雅为副留守，对李渊进行监视。

李渊把家眷留在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只带着次子李世民到太原赴任。

这个时期，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旧小说曾归纳为“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事实上不止此数。而且到了后期，兴兵的已不只是农民，有一些地方官员和豪富土霸也趁乱而起，独霸一方。估计前后总数大约在一百二十起吧！

李渊是个胸有大志的人，看到这种形势，未尝不怦（pēng 烹）然心动。但他的性格又有另一面，那就是深沉持重，优柔寡断，不敢轻易放手去干。事实上这种造反的大事，确也马虎不得，“成者王侯败者贼”，弄得失败了，就是灭九族的下场，杨玄感便是前车之鉴。因此，不得不加千百倍的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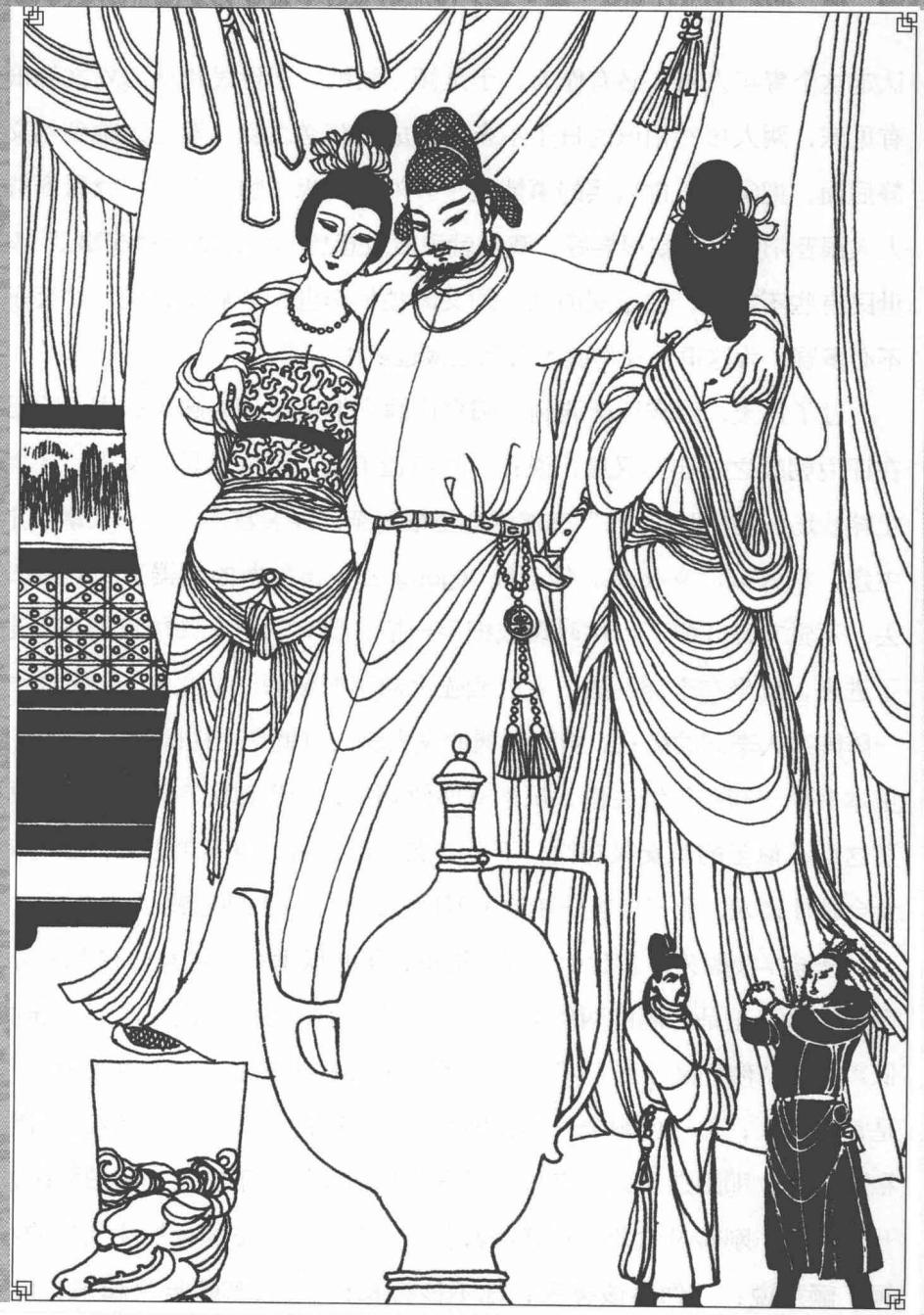
炀帝派李渊做太原留守，是要他防御突厥的。那时，突厥始毕可汗

已跟炀帝决裂，常来寇边。边将抵挡不住突厥的骑兵，往往吃亏，所以才把李渊派来。李渊到任后跟马邑郡守王仁恭合兵，集合了五千人，在一次跟突厥骑兵的遭遇中打了败仗，李渊分析了隋军和突厥军的优劣，决定从隋军中选出能够骑射的将士两千人，以突厥骑兵的作战方法加以训练，交给李世民统带。

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一股起义军由自称“历山飞”的魏刀儿率领，来犯西河（今山西汾阳）。李渊和王威率兵去救。两军相遇于雀鼠谷口。当时义军有两万多人，而隋军只有五千。李渊让步兵布成大阵，由王威统带，与魏刀儿正面作战，自己却与李世民领一千名骑兵，分成两队，隐于阵后。魏刀儿远远看见隋军方阵中的大旗，以为主帅就在阵中，便集中兵力向方阵冲来。一时呐喊声震天动地，漫山遍野都是义军。王威抵挡不住，竟吓得掉下马来。幸亏被偏将救起，才得以逃脱。隋军见王威已退，也纷纷随着逃走，方阵溃散。义军见方阵中显出许多载着辎重的驮马，便争着来夺取。就在这时，李渊和李世民分率两队骑兵从谷口两侧的山林中冲杀出来。先是一阵箭雨，接着冲入乱军中，远的枪挑，近的刀劈。义军阵势大乱，魏刀儿约束不住，只好逃走。

这是李世民第一次参加战斗，牛刀小试，以少胜多，更坚定了他谋取天下的雄心。原来他看到全国的局势，知道隋王朝必将灭亡，这正是英雄豪杰逐鹿中原的时机。收兵回太原后，他便去见父亲，劝李渊兴兵独立。李渊吓得脸色发白，厉声斥道：“休得胡说，这是灭门的大祸呀！”李世民见父亲胆小怕事，只好闷闷不乐地退出，去找他新结识的好朋友刘文静。

太原郡的郡治称作晋阳，刘文静便是晋阳令。他初见李世民后，就



认定这个青年人将来必有作为，于是倾心结纳。李世民也认为刘文静很有见识，两人虽然相识的日子不多，却成了莫逆之交。李世民跑到刘文静后衙，把父亲不肯兴兵的事情说了。刘文静想了想，说：“我看令尊大人跟晋阳宫监裴寂很要好，我们就请裴寂想想办法，劝令尊起事。”李世民有些不放心，怕走漏消息。刘文静拍拍李世民的肩膀，说：“公子不必多疑，为这事，我和裴大人已经谈过多次了。”

过了几天，裴寂请李渊到晋阳宫饮酒。他绝口不谈起兵的事，只是在评说朝政之后连连叹息，说：“时势造英雄，可惜我是个文人，不能叱咤沙场，坐失时机了。”李渊内心里很复杂，经裴寂挑动，却又拿不定主意，只好以酒来化解。他一觥（gōng 公，兽角做的酒器）一觥地饮去，不觉有点儿醉了。这时裴寂把手一招，便有两位衣饰华贵的美女走了进来，分坐在李渊两边，拿起酒壶来向李渊敬酒。那兰麝一般的香气一阵阵袭入李渊的鼻孔。当时李渊的夫人窦氏（就是上柱国窦毅的女儿，见本书第一回）已经去世，虽然有两位侧室，但也都留在河东，如今见了这如花似玉的美女来劝饮，不免有点儿飘飘然，也不想想离宫里的美女会是什么人，竟一杯连一杯地送下肚去，不一会儿便迷糊了。

李渊半夜醒来，蒙眬中见银灯影里，华帐低垂；又觉身边有人睡着，爬起一看，正是劝酒的两位美女。这时他的酒意也吓得没影儿了，连忙低声问：“你们是什么人？”其中一个美女坐起来答道：“妾身姓尹，乃是宫中贵人；那一位跟妾一样，她姓张。”李渊简直吓傻了。这还了得，私淫宫眷，那跟造反的罪名差不了多少！他连忙跳下床去，踉踉跄跄推开门就跑。刚转过堂角，正好遇着裴寂。李渊哆哆嗦嗦地抓住裴寂的衣领，颤声说：“你不该害我，你不该害我！”裴寂却哈哈笑起来，说：

“怎么是我害你？昨天晚上，你见了两位贵人，非要人家伴宿不可。我刚想拦阻，你就拔出剑来要杀我，我有什么办法？”李渊一劲儿摇头，他不记得有这回事。但自己当时确实是醉了，也许酒后无德，真的做出这件事来？——却不知这正是他儿子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设下的逼他起兵的计策。

李渊整天提心吊胆，怕这件丑闻泄露出去，那醋劲儿很大的皇帝肯定会割他的脑袋。不久，马邑郡鹰扬校尉刘武周杀死了郡守王仁恭，造起反来。原来刘武周跟王仁恭的侍妾私通，怕王仁恭察觉害他，便“先下手为强”，索性杀了王仁恭，自封为马邑太守。接着又勾结突厥，打退了雁门守将陈孝意和王智辩的进攻，占领了汾阳宫，把宫中的宫女献给突厥始毕可汗，换回几百匹良马。又攻下定襄（今山西定襄），竟迫不及待地当起“皇帝”来了，定年号为天兴。跟着又攻克了雁门关重镇。

刘武周的起事给李渊以启发，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在女人身上闹的纰（pī 批）漏，看样子自己也只得走刘武周的道路了。再说河东地区，本来就属太原留守统辖，现在刘武周不但据地造反，还占据了离宫，这就叫“纵贼不诛”，炀帝岂能不追究？在这种形势下，李渊不得不答允李世民的请求，决定起事了。可是他的家眷还在河东；女儿嫁给柴绍，住在长安。如果这边公开举旗，那边的儿子、女儿便性命难保。可是李世民却笑笑，说：“儿已派人去河东召回大哥和四弟，去长安通知姐姐和柴绍，让他们速来晋阳。”李渊一听，原来儿子早有打算，他不能不怀疑晋阳宫里的那件事是不是就是儿子的主意了。

窦夫人给李渊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留在河东，三子玄霸已病亡，李渊身边只带着次子李世民。他单单把李世民带在身

边，也是因为这个青年人机智勇敢，有雄才大略，深得他的喜爱。事实上，留守署里的一些重要官员，如司马许世绪、司铠参军武士彟（yuē 约）等，都已成了李世民的心腹。但那时太原兵马不多，想要兴兵大举是万万不够的。李渊和李世民、裴寂等商议，首先要招募兵马。李渊召集留守署的官员将佐们商议，并装出愁眉苦脸的样子说：“如今刘武周窃据汾阳宫，我们不能征讨，怕是人人都要得死罪啦！诸公想想，有什么办法？”副留守王威听说也怕起来，只好向李渊拜揖，请主官做主。李渊为难地说：“我们晋阳兵少将寡，拿目下这点儿兵力去征讨刘武周是不足的。但要召兵，依照朝廷法度，要经过兵部批准。可是各部院都随皇上去江都了，而江都距此遥遥三千里，路上又不平静。即使我们派出使者去请示，不知何日才能返回。而刘贼离我们仅几百里，假如他统兵来攻，我们又怎样抵抗？”王威说：“留守也为国戚（按：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和独孤皇后是亲姊妹，所以李渊和杨广是表兄弟），又掌着方面大权。事在紧急，专之是可以的！”大家也纷纷赞同，于是李渊勉强答应说：“那么我们就先募兵吧！”

李渊命令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分头募兵，十天之内就招募了一万人。

李渊把新兵交给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统带，引起了王威和高君雅的疑心。原来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曾做过炀帝的右勋卫，炀帝东征高丽，两人不愿跟去，逃到晋阳躲避。那长孙顺德又是李世民妻子长孙氏的堂叔，李渊重用这两人，王、高两人不免怀疑李渊是不是别有企图。王威和高君雅本是禁军中的重要将领，王威任虎贲郎将，高君雅任虎牙郎将。这次外放太原，就是炀帝对李渊不放心，派他们进行监视的，他们自然处

处留神。炀帝在他们临来的时候，曾准许他们在紧急时可以便宜行事。这时他们便决定先把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以避役逃亡的罪名逮捕起来，审问之后再处置李渊。

王、高两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司铠参军武士彟。武士彟劝阻说：“他两人是唐公的门客，你们要捉拿他俩，唐公会不会反对呢？”王、高想想也对，最后决定干脆把李渊也捉起来，然后禀明皇上治罪。但那时兵权在主帅手里，王、高无兵可用，便去找了晋阳乡长（地方的低级官员）刘世龙，要他派三百名乡兵埋伏在晋祠内外，等李渊甲子日那天去晋祠祈雨的时候，把李渊拿下。

不料武士彟和刘世龙都是李世民的朋友，他们把王、高两人的计谋报告了李渊。甲子日那天一清早，李渊不去晋祠祈雨，却召集将佐们开军事会议。大家刚坐好，刘文静便把开阳府（当时太原郡下辖十八个府）司马刘政会引进来，说有紧急密报要报告。李渊让王威去接状，刘政会不给他，说：“状上告的就是副留守的事情，只有唐公能看！”李渊佯装惊讶，说：“怎么竟有这种事？”他接过状子看了之后说：“原来有人密报王威和高君雅勾结突厥入寇！”高君雅跳起来大骂：“这一定是叛徒诬陷！”但刘文静和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已不等李渊下令，便将王威和高君雅捉住，下到狱中去了。

事有凑巧，过了两天——即丙寅那天，突厥数万骑兵来犯晋阳。城中兵少，李渊命令李世民和刘文静等在内城埋伏，却把外郭的城门全都打开，演了一出“空城计”。突厥骑兵从外郭北门进来，怕内城有伏兵，又从东门冲了出去。到了夜间，李渊把城中守兵悄悄带到城外，等天亮之后又张旗鸣鼓走来，好像是外地来的援兵。突厥摸不清虚实，不敢进

城，只在城外劫掠一番便撤退了。

突厥这次入侵，倒成了王威和高君雅的勾结突厥的“罪证”。李渊下令杀了王威和高君雅，正式起兵反隋。

这时，留住河东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携全体家眷赶到晋阳，同来的还有李渊的女婿柴绍。但柴绍的妻子却没同来，原因是他们接到李世民的信后，李氏要柴绍先走，因为柴绍当时任太子千牛备身（东宫官员），如果携家出走容易被人发觉，所以李氏才自己暂时留下。柴绍在途中遇到建成，一起来到晋阳。

李渊听从了刘文静的建议，派他出使突厥，卑辞厚礼，跟始毕可汗联络，要突厥出兵相助。答应所得的财帛宝货任由突厥获取。始毕提出个条件，要李渊自己当皇帝，他才肯相助。但李渊考虑现在称帝时机不成熟，后来想了个变通的办法，遥立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为皇帝，尊炀帝杨广为太上皇。隋军的旗帜原为绛色，现在掺杂上白色，以表示与原来有所区别。李渊则自称为大将军。刘文静再次去见始毕。那始毕可汗认为反正李渊已经反了，也就同意了李渊的安排。李渊得到突厥的支持，自称“义兵”，设置三军，以长子建成领左军，次子世民领右军，四子元吉领中军。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刘政会等人都分派了官职。打开了官仓，把粮食拿出来分给穷苦百姓。六月，在太原城外誓师。

李渊以大将军的名义传下檄文，所辖郡县纷纷响应，唯独西河郡丞高德儒不肯服从。李渊便派建成、世民各率本军一万人前往攻伐。当时招募的新兵还不熟悉战阵，便一面行军一面训练。建成、世民和士兵们同甘苦，严明军纪，大道旁边的果、菜，不是花钱买的不得食用。士兵有偷吃的，一定要找到主人给以赔偿，而对偷窃的士兵则进行教育，不

加惩罚。一时军兵和居民都十分悦服。大军来到西河城下，高德儒闭城固守。建成下令攻城。他和世民身先士卒，一鼓作气将西河攻下，捉到了郡丞高德儒。

这高德儒便是前年在东都指孔雀为鸾鸟的那名亲卫校尉，因讨得炀帝的欢心，再封他为西河郡丞。这时军士将高德儒押到军门。李世民斥责他说：“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些谄媚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说，你当时看到的到底是孔雀还是鸾鸟？你讲讲，鸾鸟究竟什么样子？羽毛什么颜色？”

天底下根本就没有“鸾”这种鸟儿，高德儒又如何回答？李世民说：“我等兴义兵，正是为的诛杀你们这些佞（nìng 宁）人的呀！”遂吩咐将高德儒斩了，其余一人不杀。义军秋毫无犯，受到远近的欢迎。这一次出兵，只用了九天时间，李渊高兴地说：“似这样用兵，纵横天下也不难呢！”于是与属下研究，决定第一步先攻取长安，作为根基，再图进取。



李渊决定攻占关中，计划沿汾水河谷南下，占领潼关，封住长安的门户；然后再挥师西进，直捣西都。然而他又考虑到，瓦岗军还在东都洛阳附近，与潼关相距不远。如果他们来争潼关，不几日就可赶到。瓦岗军这时已有几十万人，唐军区区三万人马是无论如何无法跟他抗争的。

那时瓦岗军虽然还没占领东都洛阳，却已攻克了洛口、回洛等粮仓。这些仓里储藏着隋廷多少年的积蓄，瓦岗军把粮仓打开，任凭饥民自由取用。许多饥民踊跃参加义军。李密又招降了裴仁基。原在张须陀部下的勇将罗士信、秦叔宝等也随裴仁基投入瓦岗军。翟让见李密雄才大略，是自己所不如的，竟主动提出把领导权让给李密，尊李密为魏公，作瓦岗军的领袖。瓦岗军这时已有兵几十万人，李密让记室祖君彦拟写檄文，发往各郡县。檄文里列举了炀帝“十大罪”。名句“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便是这篇檄文中的句子。

李渊分析了形势，决定给李密写信，提出跟他联合，共同对付朝廷。这样做一是解除了李密对他的威胁；二是让李密在他的前边，挡住了隋军的主力，他就可以专心对付关中的隋军了。其实夺取关中这着好棋李

密是不知道，他在给杨玄感出主意的时候曾把这一着定为“中策”。可惜杨玄感不用，而采取了攻打洛阳的“下策”。现在他自己领兵，为什么也用上了“下策”呢？那刚刚投降的巩县（今河南巩县）县令柴孝和曾对他说：“秦地阻山带河，当初西楚霸王丢弃了它导致灭亡，汉高祖占据它而成就了大业。愚见认为可以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自带领精锐，西取长安。然后再乘胜回师，扫平天下，大事一定可成。现在英雄竞起，如果有人抢先一步，占领关中，那时后悔就晚了。”李密点点头，说：“你的见解确实很好，我也想了好久，实在是个上策。但目下昏君仍在，隋军还有许多，而我的部下都是山东人（此处‘山东’系泛指太行山以东地区），现在洛阳未下，他们怎么肯相随西进呢？而且将官们大多是盗匪出身，如我不在怕他们互争雌雄，那样可就糟了。”

就在这时，李渊的书信到了。李密答应跟李渊合作。他在回信中说：“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yì 意）商辛于牧野，……”他说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已经公然以所有起义军的盟主自居了，更把代王比之为秦子婴，把炀帝比之为商纣王，明显地表示出他将取而代之自做皇帝的野心。他信里还要李渊到河内（今河南沁阳）去跟他见面，缔结盟约——这确实是一封自高自大、充满傲气的信。

李渊接到回信，笑着对部下说：“这个李密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不过我们就要利用他这一点，索性推他做盟主，使他为我塞住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掐断江都信使的通路；又缀住东都的大兵，使他们不能西援，我们就可以专心西征了。等到关中平定，我们占据险要，养精蓄锐，看他们鹬蚌相争而坐收渔人之利，岂不是大好事吗？”于是回信给李

密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司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弟早膺图策，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殮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汾晋左右（此处泛指所辖山西地区），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在这封信里，李渊一方面竭力吹捧李密，把他比作老百姓的救世主；一方面又自称年过五十，没有大志，将来能够封个唐王就满足了，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还把自己抢先进入关中的意图隐蔽起来，而以安辑所辖汾晋地区为名，同时婉言拒绝了到河内去会盟。

李密接信后十分高兴，出示给部下看，还扬扬得意地说：“唐公肯推举我，天下就不难平定啦！”

这边李渊稳住了李密，便令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和建成、世民及各将领率兵马三万，沿汾水河谷南下。消息传到长安，代王杨侑立刻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进驻霍邑（今山西霍县），挡住唐军的进路。又遣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屯河东，跟宋老生成掎角之势，构成一道严密的防线。

当时正是七月，还在雨季当中，天天雨水连绵，道路泥泞。唐军来到霍邑以北的贾胡堡，侦知前方霍邑已有重兵把守，李渊便下令扎营，等待天晴之后再去攻城。贾胡堡是个小镇，人家不多，大军沿大道扎下营寨，一等就是十天。将吏又来报告，军粮剩得不多了，后军押运的粮草由于道路难走，还没赶到。李渊披着斗篷，悄悄出去巡视，听得将士们颇有怨言，他心中也有些不安。跟着，又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些流言，说刘武周联合突厥始毕可汗，乘唐军外出，要进攻太原。这样一来，人心惶惶，士气自然受到影响。

李渊见军心浮动，急忙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退。裴寂主张退兵，回保太原。他分析形势说：“现在宋老生、屈突通联兵据险，恐怕不是一时可以攻下的。李密虽说跟我联合，但那人诡计多端，其心难测。突厥则贪而无信，唯利是图。至于刘武周，更是贪婪的小人，难保他不勾结突厥，趁我太原空虚来捡便宜。而且太原是我们的根本，我军家属都在那里，一旦有失，军心必将涣散，那时就难以收拾了。所以我认为应该先收兵回救太原，然后再慢慢地等待时机，徐图后举。”李世民反驳说：“裴公的分析，并不尽然。宋老生不是良将，有勇无谋，一战可擒。李密顾恋洛口和回洛粮仓，不会远离东都周围。突厥那面，刘文静正在联络，始毕怎会突然翻脸呢？至于刘武周，他虽然投靠突厥，内心也有猜疑，即使他想攻我太原，能不防备突厥取他的马邑吗？谈到缺粮，更是小事，目前庄稼即将成熟，禾谷遍野，还怕缺吃的吗？”李世民又说：“我军兴兵，本为大义，就应当先入咸阳（咸阳是长安的旧称），号令天下。现在刚刚起兵，遇到一点儿困难，便要退缩，怕的是从义的人从此解体，就是回到太原也难以保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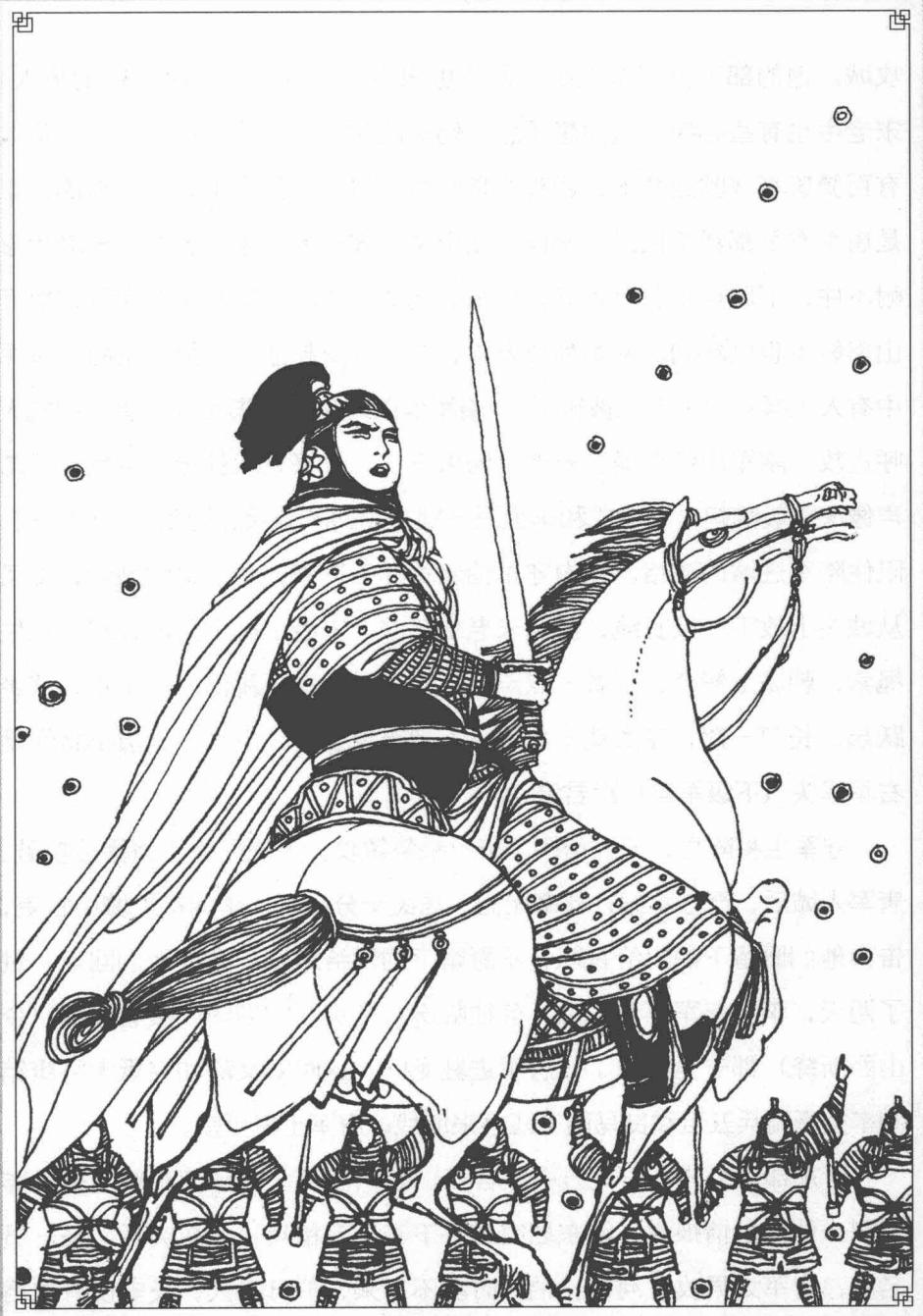
李建成赞成弟弟的话，他说：“主张退兵的人，不过是保家惜命罢了！”但是李渊想来想去，还是采纳了裴寂的意见，下令全军北返。天黑以后，李建成所部的左军冒雨拔营，一部分已经开走了。李世民站在山坡上，看将士们偃旗息鼓，耸肩缩背地一队队隐入暗影之中，心中实在不是滋味。他深知这一步走错，将来只能作一个局处一方的草寇，最终落得个覆灭的下场。他忍不住又去找父亲。但来到中军大营，警卫说李渊已经睡了，不敢惊动。李世民不能进去，想想大势即将逆转，悲从中来，竟在营帐外放声大哭。

李渊在梦中被哭声惊醒，叫进李世民来查问。李世民说：“我军是举义起兵的，前进才能取得胜利，后退只有散伙。那时敌人追来，必然束手就擒。孩儿想到这里，又怎能不悲！”这时李建成也闻讯赶来，劝说父亲。李渊想前想后，终于省悟过来。连忙说：“我军已经出发了，怎么办？”李世民说：“现在右军还没动，左军也只开走了一部分，马上去追还来得及。”李渊同意了。李建成和李世民急忙出去备了快马，连夜追赶，终于把已经北撤的左军追了回来。事后李渊埋怨裴寂等人说：“你们这些懦夫，几乎坏了老夫的大事！”

过了两天，军粮运到，天也放晴了。李渊下令让将士们晾晒铠甲行装。而这时流言也得到澄清，原来是刘文静从突厥借了五百名骑兵，两千匹良马，正向前线赶来。唐军士气大振。第三天，李渊趁着大雾，下令进军，他自己带着几百名亲自训练的骑兵，沿着傍山小路，直奔霍邑城下。

李渊站在城东五里的小丘上遥望霍邑。见这城池虽小，却城墙高耸，想必易守难攻。又想到唐军滞留在贾胡镇时，宋老生并没乘雨来攻，估计宋老生定是采取坚守不出的战略。如果真是这样，唐军打不下霍邑，进退不得，那就太麻烦了。他跟两个儿子商量，决定想法把宋老生诱出城来决战。

城中的宋老生果然用的是坚守的战略。他知道唐军已远离太原，补给不方便，自己只要把城坚守住，唐军不能持久，必将退去；那时再出城追击，便可获胜了。他站在城楼上，遥见唐军的骑兵分成几个小队，在城外往返驰骤，似乎根本不把守军放在眼里，不由心中有气。又见城东的小丘上有几个将官模样的人正在比比画画，好像在布置战阵，准备



攻城。他的部下见唐军人少，便怂恿宋老生出城消灭这股少数的敌人。宋老生也有些心痒。但他想了想，仍然决定只守不攻。这时，一小队约有百骑唐军飞驰到城下，领头的是一员小将，金盔金甲，威风凛凛，正是唐军右军都督李世民。李世民让唐军一齐指着宋老生大骂。宋老生忍耐不住，下城点了三万人马，从东、南两门杀出。这时唐军大队在殷开山率领下也已赶到。两军列成方阵，在野外交起战来。战斗正酣，唐军中有人大喊：“宋老生被斩了！”隋军信以为真，阵脚大乱。唐军乘机大呼进攻。隋军纷纷溃退。宋老生约束不住，只好且战且走。突然，马蹄声像滚雷般响起，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率领两队骑兵急驰到东、南门前，阻住隋军进城的道路。城内守军怕唐军冲杀进来，急忙关闭城门，却又从城头上放下一根长绳，接应宋老生登城。宋老生抛下兵器，双手握住绳索，朝城上攀登，眼看一点点升高。这时唐军中跳出一员小将，飞身跃起，长刀一挥，在离地一丈的高处把宋老生砍了下来。这员小将便是右军军头（下级军官）卢君谔。

守军主将阵亡，无人指挥。唐军乘势猛攻，天黑后终于将霍邑攻破。唐军入城后，严守军纪，秋毫无犯，居民十分高兴。李渊接见城中官吏，告诉他们愿留下的封给官职，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准许他们回家。过了两天，李渊率军离开霍邑，前往临汾。守吏开门迎降。接着绛郡（今山西新绛）郡守也投降了，唐军进驻龙门。这时刘文静和突厥大将康鞘利率突厥骑兵五百和良马两千匹赶来助战，唐军士气更盛。

河东郡有个户曹（地方中级官吏）名叫任环。他从河东跑出来投奔李渊。他提供情报说，河东屈突通手下有三万精兵，而屈突通又是一员名将，唐军如果攻打河东，怕一时攻不下来，旷日持久，长安便有充裕

的时间准备了。他建议李渊招降黄河西岸梁山的农民起义军孙华，然后撇开河东，径从梁山过黄河，经韩城（今陕西韩城）、郃阳（今陕西合阳），直扑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便威胁到长安的命脉了。李渊听后大喜，立即封任环为银青光禄大夫，并写了封招降信，派他去办。等李渊来到壶口（在今山西吉县西，是黄河渡口）时，孙华已经由任环陪着，乘大船来迎接李渊了。

李渊封孙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按：当时冯翊还在隋军手中，这是预先封官），让他仍回黄河西岸，接应部分唐军渡河。这边李渊又召集会议。裴寂等年纪大的人多主张稳扎稳打，先攻下河东，然后一步步向长安推进。而李世民等年轻将领却赞成任环的直捣长安的意见。李渊仔细分析，认为前一种意见比较可靠，但失之于迟缓，不免贻误战机；后一种意见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把敌方强兵留在背后，仍然是个威胁。他把这两种意见综合起来，采长补短，一面命偏师围住河东，牵制屈突通的兵力；自己则亲率主力渡过黄河，韩城、郃阳不战而降，大军攻占了永丰仓。李渊开仓放粮，附近许多农民起义军和饥民都来投奔，唐军迅速扩大。李渊见时机成熟，一面命令李建成率刘文静、王长谐等分军守住永丰仓、潼关等处，挡住东方援敌；一面命令李世民沿渭河北岸西进，迂回包围长安。

行军途中，李世民遇到了自己的姐姐李氏。原来李氏跟丈夫柴绍分手后，避居鄠县（今陕西户县）。她变卖家财，招引山中亡命之徒，竟聚集了几千人，其中还有一部分女兵，称为“娘子军”。李氏听说唐军来攻长安，连忙赶来相会。又有李渊的从弟李神通也带领一部人马来会师。这时李世民已有兵十万人，一路上进展迅速，连续攻下了高陵（今陕西高

陵)、泾阳(今陕西泾阳)、武功(今陕西武功)和盩厔(zhōu zhì 周至,今陕西周至)等地,扫清了长安的外围,使长安成为一座孤城。李建成又奉命从东路向西合围。唐军会集长安城下,共有兵马二十多万。李渊于七月起事,以“义兵”作号召,三个多月时间,兵力竟扩充了六七倍。

屈突通见唐军绕道西进,忙领兵来救。在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附近被刘文静挡住。他转而南下,在潼关又碰到了王长谐的阻击。到了十月,唐军终于攻克长安。屈突通还想东奔洛阳。但他部下将领的家属都在长安,不肯随他东去,屈突通无法,只好投降了。

李渊实现了他打江山的第一步计划。



第十五回

骁果造反杨广殒殂
照搬故事李渊登基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十一月，唐公李渊进入西都长安。按原先的计划，奉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皇帝，遥尊杨侑的祖父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定当年为义宁元年。封自己为唐王、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实际上把整个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封长子李建成成为唐世子，次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四子李元吉为齐公。其余官佐将领都有封赏。

那时协助代王留守京师的刑部尚书卫文升已经故去，由左翊卫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骨仪作代王的辅佐。当李渊起事的时候，阴世师和骨仪派人到李渊的老家成纪（在今甘肃静宁以南）掘了李家的祖坟，把李氏家庙也烧了。这时李渊捉住阴、骨两人，便以“贪婪苛酷、抗拒义师”的罪名，将他两人斩了。还有个马邑郡丞李靖，过去跟李渊有私仇，这次李渊乘机报复，准备将他斩首。李靖抗议说：“公兴义兵，为的是平定暴乱，为什么要以私仇屈杀壮士呢？”李靖是名将韩擒虎的外甥，很有文才武略，他小时候，韩擒虎曾抚着他的背说：“这小子将来是个将帅之才！”李世民听说过李靖的才名，向父亲求情。李渊把李靖放了。李世

民便将他收罗到自己的幕府当中。又有隰（xí 席）城（即西河）尉房玄龄也来投奔李世民，做了记室参军。

李渊在长安颁布了《约法十二条》，把隋朝的一些烦苛的法律都废除了，因此长安民心安定，附近的郡县官员纷纷归附。

李密眼见李渊占据关中，未尝不眼热。但他被粮食迷住了，又去袭破了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打开仓门，任凭老百姓随意搬取，十天之中，义军就增加了十万人。附近起义军窦建德、朱粲等都和李密取得了联系。

王世充由于屡次剿灭南方的起义军，越来越得到炀帝的信任。这时炀帝便派他率兵来救东都，封他为右翊卫将军。王世充来到洛阳。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让东都所有军队都归王世充指挥。王世充在洛水边扎营，跟李密的义军隔着洛水对峙。接着，两军展开鏖（áo 敖）战。王世充败多胜少，最后只好坚壁不出。不久，李密军中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变故。

原来翟让把瓦岗军领导权自动让给李密，自己甘当副手之后，李密统领全军，声势越来越大。翟让自己倒不觉怎样，而他原来的亲信部下却嫉妒起来，觉得翟让是吃了亏，少不了常常在翟让面前嘀咕。翟让的哥哥翟弘就说：“做天子该你自己做，干吗让给别人？你若是不愿意当，我来当好了！”司马王儒信也劝翟让收回军权，自己做大家宰。翟让性情豪爽，听了只是大笑一阵，并不在意。但那李密却是个精细人，他早就担心翟让自动让权，翟让的手下人会不服，常常秘密派人侦察翟让的动静。听了谍者的报告，他心中十分不安，说不得要时时提防。从此，瓦岗军中就出现了裂隙。

翟让有个大缺点，那就是贪财，而且脾气暴躁，因此不得人心。有

一次他邀元帅府记室邢义期赌博，邢义期不愿来，翟让火了，竟打了邢义期八十杖，引起许多人的不平。左长史房彥藻攻占汝南（今河南汝南），把战利品全部交给主帅李密，翟让也不高兴，他对房彥藻说，“你前次攻占汝南，大得宝货，都送给了魏公，一点儿也没给我。你可别忘了，魏公还是我立的呢！”这可能是翟让的一句气话，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密不能不感觉到这句话里的威胁意味。房彥藻跟左司马郑颋（tǐng 挺）共同劝说李密，要他除掉翟让。房彥藻说：“翟让贪愎（bì 必）不仁，根本不把主帅看在眼里，长此下去，一定要作乱！”郑颋说：“他的部下也有许多人反对他，应该早早下手。”李密还有些犹豫，说：“现在安危未定，前途如何还难预料，这时互相诛杀，怕是以后无人再来投顺。”房、郑二人说：“毒蛇螫手，壮士解腕，为的是顾全大局。如果让他先下了手，那时可就后悔也晚了！”李密听了默默点头。

不久，瓦岗军又打了个胜仗，王世充龟缩到洛阳城里去了。李密设了个庆功宴，请翟让参加。翟让根本没想到李密会杀他，坦然地带着哥哥翟弘、侄子翟摩侯和瓦岗寨老伙伴单雄信、徐世勣、王儒信等到帅营赴宴。

李密和翟让、翟弘及裴仁基、郝孝德等重要将领坐在上席，其余将佐下席相陪。卫士们则站在将领们身后。李密回头对自己的卫士说：“现在是自己弟兄们饮酒，不用你们伺候，你们去休息吧！”李密的卫士们都出帐去了，身后只留下一个名叫蔡建德的亲随。房彥藻对李密说，“今天是庆功宴，天气又特别冷，是不是请翟司徒的部下也用些酒食御寒呢？”李密说：“请翟司徒决定吧！”翟让对自己的卫士挥挥手，说：“好，你们去吧！”房彥藻于是把翟让的卫士都领到帐外去了。



这里将领们边饮酒边谈论。酒酣耳热，李密站起来，说：“大哥，小弟新近得到一张良弓，请大哥给赏鉴一下。”说着，一使眼色，蔡建德便走出帐去，拿了一张弓走了回来。翟让站起身，从蔡建德手中接过弓来，看了一下，接着便两臂用力，将弓拉满。就在这时，站在他身后的蔡建德突然拔出刀来，朝翟让后背斫去。刀从右肩头砍下，直劈到左胁，翟让大吼一声，扑倒在地上。李密事先在帐后埋伏的将士这时也一拥而入，翟弘、翟摩侯、王儒信三人立刻被杀。徐世勣跃起朝帐外窜出，迎面一个军士朝他砍了一刀，斫中头颈，徐世勣倒在地上。军士还要再砍，王伯当远远看见，连忙喝止。单雄信看逃不出，只好跪在地上求告。李密把单雄信扶起，又让军士把徐世勣放到床上，亲自给徐世勣敷上伤药。并大声对将领们说：“我和君等同起义兵，为的是铲除暴乱。翟司徒专行暴虐，凌辱部下，因此给予惩处。现在所诛的只限于翟氏一家，诸君并无关系，请大家安心！”

翟让所部听到主将被杀的消息，便要散去。李密先派单雄信去抚慰，接着又亲自进入翟让营中，对将士进行安抚。随后又任命单雄信、徐世勣、王伯当等瓦岗寨老人充当这部人马的统帅。这样，军心才安定下来。然而这件事故终究给瓦岗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这是隋大业十三年冬天发生的事情。转过年来的三月，在江都又发生了一件比这更惊人的变故，那就是隋炀帝杨广被他的亲信宇文化及和他的禁卫骁果军杀死了。

炀帝于大业十二年秋，在宇文述的建议下来到江都。他的荒淫奢靡似乎比以前更甚了。他在江都离宫设了一百多房官室，每一官室里住着一位“主人”。这些宫室都有华丽的陈设，“主人”也个个是绝代的美



女。炀帝带着肖后和妃姬等轮流到各个宫室里去做“客”，一天一换。每到一处，自然是大张盛宴，笙歌采舞，往往一次宴席就有上千名从姬参加。

当年冬天，宇文述病死了，他的三个儿子仍然得到皇帝的宠幸：长子宇文化及任右屯卫将军，是骁果军的重要将领；次子宇文智及任将作少监，江都宫的修缮就是他负责的；三子宇文士及更被炀帝招为女婿，把南阳公主许配给他。那时炀帝把朝政全托付给虞世基，自己过着花天酒地、腐朽糜烂的生活。

虽然虞世基封锁消息，但炀帝偶尔也能从宫人们口中听到一些关于战乱的议论。何况东都被困多时，越王杨侗不断派人到江都告急求救，虞世基想瞒也瞒不住。炀帝亲派王世充率兵去救，东都仍没解围。接着西都长安又告急了。东、西两都是隋廷的根基，不少随驾官员的家属留在两京。局势越来越紧，自然要引起官员们的惊惶。还有那些骁果军都是关中人，他们背井离乡，想回又回不去，军心很不稳定。炀帝自己现在也好像成了个流亡皇帝，他在酒余之后，常常屏开随从，穿上幅巾短衣，拄一根竹杖在花园里独个儿走来走去，看看这儿的假山水池，又看看那边的竹林花圃；从这一殿里出来，又走进另一处楼阁内，似乎对这一切都恋恋不舍，要抓紧时间看个够似的。

炀帝又迷上了占卜，常常占候卜相，预测吉凶。夜间坐在楼台上，仰观星斗，越看越发现他的处境不妙，他断定那代表皇帝的紫微星总是被别的星座侵犯。有一次他揽镜自照，左看右看，回头对肖后说：“我的头颅长得不错，不知将来谁把它斫掉！”肖后惊疑地问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炀帝苦笑着说：“贵贱苦乐的滋味都尝一尝，又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话虽然这么讲，他还是怕真的有人斫他的头颅。他见中原已乱，不敢北归，便想迁都到丹阳（隋时以南京为丹阳郡），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他派人过江修建丹阳宫，准备一待宫室建好便迁过去住。

那些关中来的骁果随驾到江都一年多了，本来就想念乡土亲人，又听说那边战乱频繁，不知家人存亡，心中十分焦虑。现在听说皇上干脆不回去了，要在南方定居，更加不满。骁果将领郎将窦贤竟率所部私自潜逃，被炀帝派兵追上，将窦贤和逃军全都处死。其他骁果将领司马德戡、元礼、裴虔通等聚在一起商议，觉得长此下去，不是被准备叛逃的骁果杀死，便是因骁果逃亡而受炀帝怪罪。他们商量的结果，决定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鼓动骁果叛乱，把炀帝杀死。

司马德戡散布流言，说炀帝听说骁果们多要回关中去，准备了许多毒酒，想借犒军的机会把骁果一网打尽。骁果们信以为真，互相传告，大家都有了谋反的念头。举事那天，司马德戡聚集了几万骁果，在东城放起火来。炀帝在宫内看到火光，又听到外边喧嚷，问是什么事。值班的元礼、裴虔通回答说是草坊失火，人们正在救火。不久，骁果们围住皇宫，元礼开宫出迎。宇文化及捉到炀帝，挟到前殿。司马德戡和裴虔通执刀站在炀帝身旁。炀帝问：“你们要干什么？”又问，“我有什么罪？”骁果郎将马文举说：“陛下违弃宗庙，一味地巡游，到处骚扰百姓。而且对外勤于征讨，对内骄奢淫逸，使多少丁壮死于刀矢之下，多少妇孺填于沟壑之中。弄得民穷财尽，盗贼蜂起。你不但不知省悟，反而专任佞谀的小人，不肯听从忠良的谏诤，如今又想迁都丹阳，使骁果们抛弃祖宗的坟墓，怎么能说无罪？”炀帝叹口气，说：“我实在是对不起百姓，可是你们这些人，跟着我享尽了荣华富贵，有什么资格来谴责

我？”

这时炀帝的十二岁的儿子赵王杨果正在炀帝身边，吓得一个劲儿地哭泣。裴虔通烦了，随手一刀，将杨果杀死，鲜血溅到炀帝的御袍上。炀帝的脸色煞白，知道难逃一死，对裴虔通说：“天子自有死法，不能加以锋刃，取毒酒来吧！”马文举等不肯。炀帝只好解下自己的丝带，交给马文举。两个骁果走上前来，用丝带缠到炀帝脖子上，两人一齐用力，炀帝挣扎一阵，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杨广三十五岁弑父杀兄，做了十四年皇帝，把他父亲杨坚创建的一个繁盛强大的隋家江山弄得支离破碎，终于覆灭了，最后连个“长城公”也没当成。他的那个“炀”字，还是李渊追谥他的。

炀帝死了，皇后和宫人拆下床板，钉了个棺材，把炀帝和赵王杨果盛殓了，暂厝（cuò措）在江都宫西院的流珠堂。文帝的四子蜀王杨秀被他哥哥杨广囚于骁果营，这时也被宇文化及杀害。隋氏宗室、外戚等不论长幼，全被处死。大臣虞世基、来护儿等同时遇难。

宇文化及借皇后的名义，立秦王杨浩为傀儡皇帝，自己和弟弟宇文智及做了仆射，宇文士及为内史令，然后下令返回长安。大队仍然沿大运河水路北上，一切依照当初炀帝南下时的编制程序。不过这时御营中坐的不是炀帝，却换成宇文化及了。

宇文化及从江都出发，要回京师长安，这中间还隔着个东都洛阳。那时东都留守的越王杨侗正和王世充等坚守洛阳，跟李密的瓦岗军交战。听到了江都传来炀帝被弑的凶信，官员们便奉越王杨侗即位做皇帝，改元皇泰。封王世充为郑国公，仍让他掌握军权。又封大臣段达为陈国公，元文都为鲁国公。

长安这边，自然也得到江都的消息。那唐王李渊，假惺惺地痛哭流涕，对他这位表弟皇帝的被害似乎十分悲痛。然而过了不久，却又使人逼那小皇帝杨侑禅位，一切重复着小皇帝的祖父杨坚当年篡周的故事，好像历史的重演。就是那禅位的诏书也仿佛三十八年前周主宇文阐逊位诏书的翻版。李渊当然也要三让两辞，也拣个“甲子”日举行禅让大典，在太极殿（即大兴殿）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唐，改元武德，就以当年——大业十四年为武德元年。至于跟着来的大赦、告天、尊祖、封赏等，都是照例文章，此处不再赘述。



第十六回

北上魏郡化及亡命
西奔长安李密途穷



宇文化及带着炀帝的后妃宫嫔和文武百官，还有骁果将士五万人，沿着大运河，朝西北方向缓缓前进。一路上，宇文化及作威作福，无形中他倒成了“皇帝”。他是这样想的：到了长安之后，就把傀儡皇帝废除了，自己登上宝座。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威信，途中就发生了两起反对他的兵变。就连他那弑帝的同党司马德戡也反对他。幸而察觉得早，那些反对他的人都被他处死了。

这一天来到了洛阳东边的滑台（即白马，今河南滑县），军中带的粮食已经快吃光了。宇文化及听说滑台以北的黎阳有个粮仓，现在被瓦岗军占着，就想去抢粮。他把辎重留在滑台，让刑部尚书王轨守着，自己带三万人去打黎阳。

黎阳守将是徐世勣。他听到宇文化及要来，考虑到自己兵力不足，便放弃了黎阳城不守，却去守住仓城，保护粮食。一面又派快马，去洛阳城外的金墉城，报告主帅李密知道。李密亲自率两万人马来救，派秦叔宝和程咬金先行。

宇文化及进了黎阳，发现粮食不在这里，便又去进攻仓城。徐世勣

坚持守住。宇文化及率领的骁果军几次扑上城头，都被徐世勣指挥瓦岗军打了下去。宇文化及在城下督阵。忽然背后一支军马杀来，当头两员大将，一个手使长槊，一个挥舞开山大斧，正是瓦岗军勇将秦叔宝和程咬金。宇文化及也是员有名的战将，他驱马迎上去截住秦、程二人厮杀。攻城的骁果也分出一部分兵力来对付援军。宇文化及力敌两员猛将渐渐地有些支持不住，全仗骁果人多，双方勉强战了个平局。这时天色暗了下来，秦叔宝长槊一挥，瓦岗军援军中钲声响亮，将士们缓缓退了下去。宇文化及也停止攻城，在仓城外扎下营寨。接着探兵来报，说瓦岗军援军驻扎在黎阳城西边的清淇（qí其，即古朝歌，今河南淇县），中间隔着条淇水。夜间，宇文化及看看仓城，城头上燃着烽火；再望望遥远的西方，那边也显露着闪闪的火光：这自然是瓦岗军联络的信号了。

第二天，宇文化及又去攻城。仓城深沟高垒，徐世勣仍不出战；援军却又渡过淇水，来骚扰化及军的后路，使他不能专心攻城。宇文化及急了，调集全军回过头来攻打援军，但援军也不恋战，又撤到淇水彼岸去了。宇文化及勒马河边，见对岸黄色军旗上写着个“李”字，知道李密亲自率兵在此，便和李密隔水对话。李密大声说：“你家本是匈奴皂隶破野头（‘破野头’是宇文化及原来的姓），投靠鲜卑，冒姓主人宇文家的姓氏，这段历史你以为人们不知道吗？”宇文化及说：“知道又怎样？”李密说：“你家受隋廷的大恩，累世富贵，满朝没有人能比得上。主上无德，你应该以死相谏才是，可你反行弑逆，意在篡夺，这是天地所不容的大恶，人神定要共诛之，你还想有好下场吗？”宇文化及沉默半晌，说：“既然来打仗，就不用说废话！”李密冷笑一声，说：“像你这种庸愚的蠢才，竟也想当帝称王，实在是太不自量了！”宇文化及气得火

冒三丈，但又不得过河，只好回去再攻打仓城。

双方僵持了几天，李密有些担心，因为他实际上是夹在洛阳隋军和宇文化及的骁果军之间，如果敌人来个前后夹攻可就糟了。就在这时，从东都来了个名叫盖琮的使者，带来皇泰主的诏书，要招降他。

原来宇文化及来到的消息在洛阳引起了恐慌，官员们怕宇文化及跟李密合流，共同来攻打洛阳。骁果军的勇猛在隋军中是出名的；听说宇文化及在江淮还搜罗了一些排稽（zé 责）兵，多是些亡命之徒，凶悍异常。因此东都十分震动。有个叫盖琮的人献计，提出招降李密，要他不跟宇文化及妥协，继续争斗，这样两虎相争，必定一方破败，另一方也将疲惫不堪，那时乘其虚弱再来收拾他，岂不是事半功倍吗？大家赞成盖琮的建议，皇泰主便封盖琮为通值散骑常侍（门下省官员），并派他带着招降诏书去见李密。

盖琮来到清淇，见到李密，呈上诏书。李密见到后十分高兴，这样就解除了后方洛阳对他的威胁，他可以专心对付宇文化及了。他马上写表派元帅府记室参军李俭随盖琮去洛阳见皇泰主。杨侗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让他先讨平宇文化及，然后再入朝辅政。

李密知道宇文化及军粮缺少，便假意跟他讲和，答应只要他肯退兵，就送给他三千五百车粮食。宇文化及攻打黎阳的目的就是为了夺粮，如今有粮食到手，倒也不一定非跟李密打仗不可，他还要西进长安跟李渊争夺京都呢！这些天军中缺粮，将士们三尺肠子空着二尺半，如今听说粮食有了着落，便敞开肚皮，把剩下的一点儿粮食两顿就吃光了。宇文化及一心盼着李密的粮食运来，但左等右等，渺无踪影。派使者去问，

使者也没了下落，宇文化及才知道上了李密的当。他急了，要跟李密拼命。他指挥全军渡过永济渠，在童山下跟瓦岗军展开战斗。战斗从辰时打起，直打到酉时，几乎打了整整一天。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那李密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昏坠于马下；他的左右也被杀散。正在危急中，一匹黄骠马驰来，马上一员金盔金甲的大将，正是秦叔宝。只见他奋起神威，挥舞长槊，连连把阻挡他的骁果军将挑于马下。他来到李密马前，拉过李密，放在自己的鞍后，然后又冲杀了出去。

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斗，几乎是两败俱伤。黎阳又被徐世勣攻占了。宇文化及只好退到汲郡（今河南汲县），去征集老百姓的粮食。谁知城里早已十室九空，剩下的人家连自己也没有饭吃，又哪里有粮食来劳军？留守滑台的王轨等人收不上军粮，又怕宇文化及责罪，索性向李密投降。接着大将陈智略、樊文超等，各率所部骁果和排猎兵也投降了李密。宇文化及只好率领剩余的一万人马挟持着肖后和宫人等，逃到魏郡（今河南安阳）去了。

李密见宇文化及狼狈逃跑，知道他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便让徐世勣在黎阳监视他，自己率大军班师，准备进入洛阳去见皇泰主。不料走到温州（今河南温县），却听到洛阳传出来的消息：王世充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大臣元文都和卢楚等人，把皇泰主送到尚书省幽禁起来，自己把持朝政。李密知道当初招降自己王世充并不怎么同意，如今他掌握了大权，李密怎么肯再去自投罗网呢？于是他回到了金墉城，准备让疲惫的军队休整之后，再作决定。

但王世充却瞅准了机会，正同盖琮当初所预料的那样，李密和宇文化及都受到了致命的伤损，想出击瓦岗军。然而过去隋军屡次败于瓦岗

军，士气不振。王世充想出个办法，让左军一个名叫张永通的卫士，假说他曾三次梦见周公，周公让他告诉王世充急讨李密，定能成功，不然的话，军中将发生疫病，将士们都要病死。洛阳城中原有个周公庙，而王世充统率的士兵里又有许多迷信的人，他们听信了妖言，不少将士主动地向王世充请战。王世充见军心可用，便决定选精兵两万多人，马两千多匹，攻打李密的瓦岗军主力。隋军的旗帜上都写上“永通”两个字，以求得周公的保佑。

李密的劲卒和良马在跟宇文化及的战斗中伤亡了许多，剩下的也疲劳不堪，弓矢甲仗等也需添补。在这种情况下与隋军战斗是相当不利的。可是李密过去在与隋军的几次交战中常常获胜，因此不把王世充放在眼里，而且最近又大败宇文化及，不免骄傲起来。在准备应敌的军事会议上，老将裴仁基建议说：“王世充统大军前来，他放下防守力量便虚弱了。我军可以扼住他东下的重要通路，却派出三万将士绕路去攻东都。等王世充回救，我军便撤回；王世充再出，我军就又逼他。如此三番两次，王世充疲于奔命，那时我军全面出击，定可取胜。但李密部下大将们却不赞成裴仁基的办法。他们认为洛阳城池坚固，瓦岗军久攻不下，如今王世充倾巢出战，正是消灭他的机会，因此，将领们以单雄信为首，纷纷要求迎战。还有那新从宇文化及麾下投降过来的骁果军陈智略、樊文超，想借这个机会立功，也要求打头阵。于是李密决定整队迎击。他留下王伯当守金墉城，自己率领大军来到偃师（今河南偃师），在偃师城北和北邙（máng 忙）山两处设营，准备跟王世充决战。

第二天隋军赶到。王世充先遣几百骑渡过通济渠攻打偃师城北单雄信的兵营。李密在北邙山上看到，派裴行俨和程知节（即程咬金改名）

去协助单雄信。裴行俨走在前边，遇上隋军，不慎被流矢射中，坠于马下。程知节后边赶到，抡起大斧杀开隋军，把裴行俨救上马往回跑，隋军从后边追来。一名隋军将领用长槊来刺。程知节一闪身，长槊刺空。程知节顺势拽住槊杆，用力一拧，槊杆竟一折两段。程知节另一只手里的大斧横掠，那名隋军将领大叫一声落于马下。其余的隋军不敢再追，眼看着程知节两人一骑驰回北邙山去了。

这时天色已晚，两军只是稍稍接触，还没进行大的战斗。而李密素来瞧不起王世充，竟不设壁垒，只打算第二天全力相搏，把隋军消灭。王世充远远观察瓦岗军在北邙山的营地。见军营幕帐都在山麓，便派了二百名骑兵，让他们从侧面悄悄沿着溪谷，潜登北邙山顶，作为伏兵。

天明之后，王世充带上一个长的黑瘦、面貌很像李密的军士，然后统军向北邙山进攻。李密亲自指挥迎敌。两军在北邙山下结成方阵，将对将、兵对兵地厮杀。一时喊杀声震天动地，山鸣谷应。战斗正酣的时候，王世充把身边那个黑瘦军士绑在了马上，牵过阵前，命人大声叫喊：“李密被活捉啦！”两方将士都信以为真。隋军越战奋勇；瓦岗军却以为主帅真的被擒，一时不知所措。这时号炮又响，隋军伏兵从北邙山顶直冲下来，先放火烧了李密的大营，然后扑向李密阵后。瓦岗军立刻溃败。李密无法，只好率军退到洛口，而那主战的陈智略等人却在阵前投降了。

王世充乘胜攻破偃师。留在城中的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人都做了俘虏。王世充接着又驱向洛口。洛口守将是瓦岗寨的邴元真。他对李密当初火并翟让一直耿耿于怀；这时见李密失败，便偷偷派人去和王世充联系。李密让邴元真监视敌人，等到隋军半渡洛水时，便发起反攻。但邴元真既已跟王世充相通，自然不肯听从了，结果直到王世充全军渡

过洛水，李密方才发觉。而偃师城北的单雄信，却又不来救应。这时李密才后悔当初诛杀翟让是太过分了。

李密率领残兵败将逃出洛口。正如俗语说的那样，“兵败如山倒”，各地几十万瓦岗军竟很快就溃散了。瓦岗军大业十二年起兵，两年时间，虽然没攻下东都，但纵横山东，事实上已成了附近各地义军的盟主。却不料北邙山一败，竟然瓦解，这是李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这时王伯当已经弃了金墉城，退保河阳。李密只好也退到河阳去。李密召集会议，还想南据黄河，北守太行山，东连黎阳，整顿兵马再图大举。但诸将却灰心了，大家说，军心已散，怕是难以再聚了。李密急了，拔出剑来便要自刎。诸将赶忙抱住，把剑抢下。大家一齐痛哭起来。最后还是李密想到一个出路，那就是到关中去投奔李渊。

瓦岗军的名字在历史上消失了。李密统率着剩下的两万人马，西入长安……



第十七回

李渊原刘文静败薛举
折城薛仁果援秦

长安城里，皇帝李渊（他死后庙号高祖，史书上便以“唐高祖”来称呼他）正遇着盘踞陇右（今甘肃一带）的薛举、薛仁果（gǎo 搞）父子的挑战。

薛举原是金城郡（今甘肃兰州）的富豪，做过金城校尉。还在李渊晋阳起兵以前，他就占据金城拥兵反隋了。嗣后他陆续攻占了陇西（今甘肃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平（今青海乐都）等地。他在上邽建都，自称“秦帝”，成了西北方面的一个王朝。

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六月，李渊建唐刚刚一个月，薛举亲自率领大军来争夺泾州（今甘肃泾川）。李渊派次子秦王李世民为大元帅，纳言刘文静为元帅府长史，吏部侍郎殷开山为行军司马，率八总管五万大军前往抵御。

秦、唐两军相遇于高墻（zhī 只，今陕西长武县以北）。李世民认为秦军后方遥远，军粮补给比较困难，因此秦军的战术肯定要打速决战。而唐军则正相反，身后就是本土基地，用不着为给养担心，最好是打持久战。所以李世民深沟高垒，关门避战，任凭秦兵在营外怎样挑战，就

是不出。

双方对峙了几天，不料李世民突然患了疟疾，忽寒忽热，实在支持不住，只好退到豳（bīn 宾）州（今陕西彬县）疗养，把前线军事的指挥交给长史刘文静代理。他临走的时候嘱咐刘文静和殷开山说：“薛举大军深入，粮少兵疲，利在速战。我们只要坚守住，时间一长，他们的斗志便松懈了，那时我们再来反攻。此期间任凭薛军怎样挑战，千万不要应战。”但那时唐军新定关中，连打胜仗，将士们普遍存在着骄傲情绪。而刘文静和殷开山对当时的军事形势和双方兵力的优劣心中无数，结果当秦军又来骂阵的时候，终于忍耐不住，答应了将士们请战的要求，率军在长武城西南的浅水原布阵，与秦军展开战斗。

唐军布成方阵，前后照应，跟秦军主力在一望无边的草原上厮杀。陇右是牧区，养了许多良马，所以秦军中骑兵占了优势。不过唐军斗志正旺，大将刘弘基、李安远等骁勇异常，不断把秦军将领杀下马来。眼看着秦军就要支撑不住，突然号角“呜呜”响起，一支几千骑兵的秦军直扑唐军的阵后。刘文静赶忙分师抵御。然而骑兵速度快，霎时间便冲入唐军阵中。只听得喊杀声、马蹄声、兵刃撞击声和受伤士兵的哀号声响成一片。唐军阵势大乱，刘弘基和李安远都在混战中受伤被俘。刘文静和殷开山只好指挥残兵且战且走，结果这一仗，唐军的兵力损失了六成，可以说是自兴师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李世民无力反攻，只好带病回到长安去请罪。刘文静和殷开山也受到了革职的处分。

到了八月，薛举又派遣儿子薛仁果进攻宁州（今甘肃宁县），想乘胜直捣长安，全部占领关中。高祖李渊仍派李世民率兵御敌。这时薛举得病暴死，薛仁果继位为秦帝，屯居在折塘城（今甘肃泾川东北）。李世民

则率唐军仍然在高墻扎寨。李世民吸取了上次战败的教训，坚壁不出，任薛仁果怎样挑战，李世民一概不理。秦军多次进攻，唐军深沟高垒，严密防守，秦军始终未能得手。

唐军中有些将领沉不住气，接二连三地向李世民请战，李世民不肯答应。有些老将背后议论，说这位秦王究竟年轻，打一次败仗就把胆子吓小了。李世民知道后只是微微一笑，全不在意。日子一天天过去，草原上的茂草也由青变黄，渐渐地枯萎了。两军在这里竟对峙了六十天。

秦军后方离得远，军粮运输不及时，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军心不免动摇；再加上薛仁果轻狂自负，对那些跟他父亲一同起兵的老将们毫不尊重，一味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动不动就叱责辱骂，结果大将牟君才、梁胡郎先后率领所部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认为反攻的时机到了。他仍然选择浅水原为战场，先派行军总管梁实领一支五千人的小部队在浅水原扎营。

折墻城里的薛仁果得到消息，立即派大将宗罗睺（hóu 侯）率大军赶来，想先把这支小部队吃掉。梁实却仍然采用老办法，扎住营寨，坚守不出。秦军连续攻打了几天，唐军虽然有一些伤亡，但秦军初来时的那股锐气却也慢慢耗去不少。接着，唐军开来了援军，领兵的是右武侯大将军庞玉。宗罗睺这次不等唐军扎营，便亲自领兵来攻，两军在浅水原上激战。那边的梁实也从营寨里杀了出来。宗罗睺两面受攻，有些手忙脚乱。突然，仿佛从天边滚来一阵惊雷，马蹄声震得草原也在颤动，原来是李世民率领他在太原亲自训练的精骑两千人杀奔过来了。后面则是几万人的唐军大队，漫山遍野都是唐军的旗帜。李世民带着精骑几十人首先冲入秦军当中。他身穿亮银铠甲，跨下一匹白龙马，手舞钢枪，就

像一朵白云一样在秦军阵中杀进杀出。宗罗睺遭到猝然袭击，乱了阵脚，指挥也不灵了，急忙带领残卒向折墠城败退。

李世民集合了唐军队伍，命令由庞玉统帅大军，随后赶赴折墠城，他自己则仍然率领那两千精骑，乘胜追击。他的舅舅、大将窦轨拉住他的马缰说：“宗罗睺虽然败退，但薛仁果还占据着坚城，你只带两千人去追击，孤军深入，太危险了，还是跟大军一齐去吧！”李世民笑笑说：“舅舅放心，我心中有数。现在形势就像劈竹子一样，不可失去势头。”说着便率领两千骑兵，直向折墠城奔去。

事前，李世民从牟君才的降兵中找到几个熟悉地形的当地人，追击时便由他们带路，从小道绕到折墠城南的泾水岸边，切断了宗罗睺的归路。等到宗罗睺率领残军赶到泾水时，只见唐军骑兵已沿河边列成阵势，当先一员白甲白马的年轻将军跃马横枪，威风凛凛，正是唐军主帅李世民。秦军这时已经毫无斗志，没人敢上前去跟李世民交战，竟呐喊一声四外逃散了。

到了晚间，唐军主力赶到，全军渡过泾水，把折墠城团团围住。守城的秦军士兵纷纷出城投降。薛仁果一看大势已去，第二天率领剩下的一万多将士也投降了。李世民进城受降。接着又派人去接收了薛家父子原先控制的郡县，陇右地区划入了唐朝的版图。这个地区的平定，使唐王朝的后方安全得到了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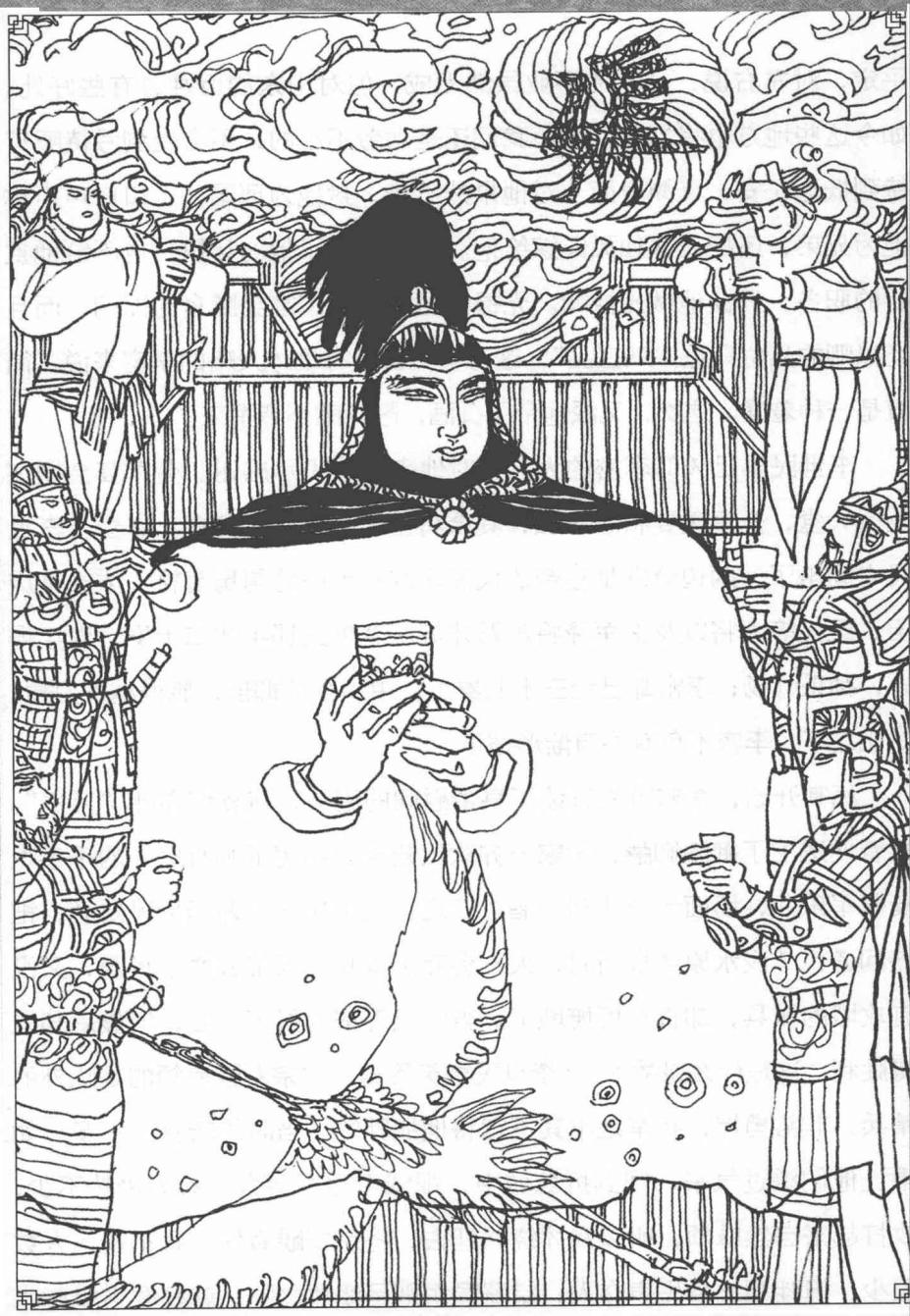
一切善后处理完毕，唐朝大军凯旋。来到幽州，见从长安赶来代表皇帝劳军的李密正在城外迎接。

原来李密北邙山之战一败涂地，只好来投李渊。那时他还有兵马两万。在入关途中，不断有李渊派出的使者赶来迎接慰问。李密心头稍稍

平定，对左右说：“我的事业虽然无成，但对山东的百姓总有些好处。如今这些地方也将划归朝廷，我们还是功劳不小的，不会受到亏待吧！”待到抵达长安，李渊表面上对他果然不错，封他为邢国公，口口声声称他为兄弟，还把表妹独孤氏嫁给他。但却夺去了他的兵权，也不给他重要的职务，只让他做光禄卿。光禄寺是负责邦国宴会膳食的衙门，而且光禄卿的品位只是“从三品”，这对一个自负有雄才大略的李密来说，简直是一种羞辱。这次，又派他带了御酒，赶到豳州劳军来了。

李世民早已久仰李密的大名，对他来迎劳表示感谢。劳军宴会摆在州署大堂，全军重要将领参加；其余将士也都分到了酒食。宴会上李世民中间坐了，两边分别是皇帝的代表李密和世民的舅舅窦轨。依次是庞玉、梁实等大将以及秦军降将牟君才等。李世民那年才二十岁，青年得意，神采飞扬；李密却已经三十七岁了，由于心情抑郁，显得越发黑瘦。对比之下，李密不免有些自惭形秽了。

酒宴开始，李密首先宣读了皇帝慰问的诏书，将领们齐呼“万岁”。接着便送上了御酒御膳，大家一齐欢饮起来。廊庑下则有军中的乐手吹奏着军乐曲，场面十分热烈。酒过三巡，庞玉执壶来为李世民斟酒，把盏问道：“浅水原会战当时，大王舍弃了步兵，只带领两千轻骑，又没有攻城的械具，却直奔折墪城下。当时我等都为殿下担心，但最后却取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李世民微笑答道：“宗罗睺率领的是陇外的精兵，非常勇悍，我军是出其不意将他战胜的，当时的斩获并不多。如果让他们缓过气来，回到折墪城中，跟城中守军会合，兵力仍然不少，攻打起来自然麻烦，所以我才绕路赶去，将宗罗睺截住。我军骑兵人数虽少，但胜利之余先声夺人；宗罗睺军则是溃败之师，就好像当年淝水



之战，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一旦溃退，‘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一样，宗罗睺哪里还敢陷阵呢！出征的秦军溃散，守城的也便丧胆，薛仁果就只好投降了。”窦轨在一旁笑着说：“当年苻坚叫‘秦’，如今薛家父子也叫‘秦’，名号一样，下场也相同，也算是天缘凑巧吧！”在座的将领们听了一齐哄笑起来。

李密默默点头，对李世民的分析非常折服。又联想起自己，北邙山一战，难道不也走的是苻坚的覆辙吗？想到这里不由得悔恨不已。

这时军乐声忽然一变，角声响亮，鼓声阵阵，急骤激昂，恰如千军万马在草原上奔驰厮杀；接着一队勇士跳了进来，每人左手执盾，右手挥刀，表演了丰富多姿的舞蹈。原来这是将士们自编的大舞，称为《秦王破阵乐》，表演的正是浅水原大战的故事。李密目睹这样的场面，对李世民不禁又增加了一层佩服。

李密随大军回到长安，光禄寺奉旨大设庆功宴，这又是光禄寺卿李密的事情，琐琐碎碎，忙了个不可开交。当初李渊在晋阳时，写信跟李密联合，李密以盟主自居。如今主客易势，李密懊恼透了，对王伯当说：“想不到如今竟落到这个地步！”王伯当冷眼旁观，很为李密不平。

那时魏征也随李密来到长安。他给高祖李渊上书，说山东地区虽然大部归了王世充，但徐世勣仍然坚守在黎阳，不肯降服，应该设法招抚。李渊便封魏征为秘书丞（负责经籍图书的秘书省官员），让他带着自己亲笔写的诏书去招降徐世勣。徐世勣也有投唐的意思，见到魏征带来的诏书，便和长史郭孝恪（kè 客）商议。徐世勣说：“这里的民众土地当初都归魏公李密所有。如果我们直接献给唐帝，那是自以为功来邀取富贵，我耻于做这种事。”郭孝恪问：“那么你想怎么办？”徐世勣说：“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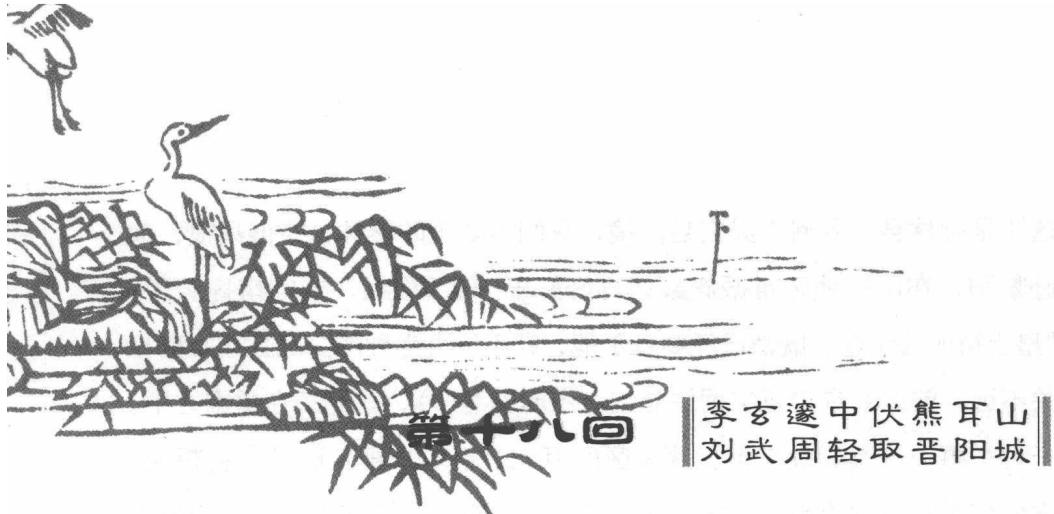
把黎阳所辖郡县的土地、人口以及全军的兵马数造册送给魏公，让他自己去献吧！”于是郭孝恪带着图册来到长安，交给李密。

李渊听说徐世勣的使者来了，却不来上表十分奇怪。后来李密带着郭孝恪来见，郭孝恪讲了徐世勣的意思，李渊大加赞赏，立即封徐世勣为英国公，任命为黎州（即黎阳）总管，并赐姓为“李”。封建王朝总是把皇帝的姓氏看得很尊贵，赐予跟皇帝一样的姓乃是一种殊荣。李渊又封郭孝恪为宋州（今河南商丘）刺史。不过当时宋州不在黎阳徐世勣的辖区，这是预先封官，目的是要他们去开辟地盘。同时还命令，虎牢关以东地区新得的州县不必由朝廷选派地方官，由徐世勣和郭孝恪自行任命。

徐世勣绕了一个弯儿，大得皇帝赏识，下文中再提到他时，便该称他为李世勣了（有的史书为了避讳李世民的“世”字，称他为李勣）。但那交图册的李密，却没得到丝毫好处。李密甚至怀疑，世勣来这一手，是不是有意邀宠，而出自己的丑呢？

李密不甘屈辱，决心离开长安。他去见皇帝，说：“臣虚蒙荣宠，安坐京师，无可报效。听说山东臣旧时的麾下大多对王世充不服。臣请往山东去收抚他们。那时凭借国威，平定世充想也不难。”李渊同意了。并答应李密的请求，让贾闰甫和王伯当做他的助手。

李密又匆匆地走了，他这次来长安，住的时间不到两个月。



李玄邃中伏熊耳山
刘武周轻取晋阳城

李密投唐时，带来两万人马。此次到山东去，高祖李渊拨还给他一万人。李密率军东去，出了潼关，刚走到一个叫稠桑（在今河南灵宝以北）的地方，就有御使从背后追来。皇帝的诏书让李密把兵马暂交给王伯当，徐徐东行；要他单骑回京，有要事商量。

原来在李密军中有个叫张宝德的军官，是李密的亲信部下。他深知李密的为人，料定他这次东去，决不肯返回，自己跟着他也得不到好下场。于是偷偷跑了回来，给皇帝上书，说李密非叛变不可。李渊这才变更了主意，召李密回来。他怕李密生疑，所以才不召还全军，只叫李密一人回来。

李密好不容易离开长安，怎肯回去？他跟王伯当、贾闰甫商量。李密说：“本来说得好好的，突然中途生变，肯定是有人在皇上面前说了坏话，只怕此次回去凶多吉少。”王伯当说：“皇上并没召回大军，也许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李密说：“不然，李渊的为人，面上一套，背后一套。看他外表对我多么亲热，一口一个‘兄弟’叫着，却又派我做光禄卿，是想羞辱我。此次中途反悔，怕是他料知我不甘蛰伏，要想害我。

这儿是桃林县（今河南灵宝县）境，我们不如袭破桃林，掠得兵粮，前赴黎阳，在山东地区重振旗鼓，再好好干一番事业。”贾闰甫摇头说：“皇上待明公不薄，既然已经委身于他，就不该再生异图。况且这儿离潼关不远，前边又有史万宝据住熊州（今河南洛宁），我们正在重围之中。一旦举事，唐军朝发夕至，我军区区万人，岂堪一击！而且一称叛逆，谁能相容？所以为明公着想，不如且奉旨回京。朝廷毫无佐证，想也不会把明公怎样。”李密发怒说：“难道还让我在他矮檐下低头吗？他不曾杀我，正说明这是王者不死，吉人天相。就算是他李唐平定了关中，而山东也要归我所有。这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岂肯轻易错过！你是我的心腹，情同手足，想不到竟跟我如此分心，实在可恨！再有二意我就先杀了你！”贾闰甫垂泪说：“眼下海内分崩，强者为雄。明公在奔亡之中，谁还肯再听驱使！而且自从翟让被害之后，许多人都说明公弃恩忘义，恐怕没有人再会把兵权拱手送予明公了吧！我自与明公在瓦岗寨聚义，荷蒙殊恩，所以才肯直言奉告，希望明公三思。只要明公能够逢凶化吉，我贾闰甫一死又何足惜呢！”

李密听贾闰甫又提杀翟让的旧事，恼羞成怒，拔出刀来便要砍贾闰甫。王伯当在一旁拉住，再三恳求，李密才放了他。贾闰甫出了营帐，骑上马不辞而别，独自奔熊州去了。

王伯当也不同意在此处此时起事，但李密不听劝阻，王伯当只好慨然地说：“我俩以义相交，生死不变。我王伯当与你同归于尽就是了！可惜的是死得毫无价值！”

李密把朝廷派来的使者杀了，跑进桃林县对县官说：“我奉诏返还京师，请贵县暂为安置我的家人。”县官答应了。李密选了几十名精壮的

士兵，穿上妇人的服装，戴上面幕，把刀剑藏在衣裙下面，由李密亲自领着进了县衙。李密一声号令，士兵们脱下妇人衣服，取出刀剑，杀死县官，占据了县城。接着便派人驰往襄城（今河南临汝），让那里的瓦岗旧部张善相统兵来接应。

镇守熊州的唐右翊卫将军史万宝听到桃林传来的消息，立即跟行军总管盛彦师商量对策。史万宝说：“李密乃是骁贼，又有王伯当帮他，恐怕势不可当。他会不会来攻熊州呢？”盛彦师说：“放心，放心，他志在山东，攻占熊州有什么用处？给我五千人，我拿他的人头来见你！”史万宝问：“你有什么好办法？”盛彦师笑着说：“兵不厌诈。现在不是讲出来的时候，等我的好消息吧！”

盛彦师率领五千将士来到熊州城南熊耳山的一处峡谷。他把弓箭手藏在山顶，谷底则埋伏了刀盾手。他的部下问：“李密声言要去黎阳，将军不在大路上截击他，却跑到深山里等谁呢？”盛彦师说：“李密要去黎阳投徐世勣是不错的。但黎阳在洛阳以东，他从大路走要经过洛阳，王世充岂肯放他过去？而山东瓦岗军未投降王世充的，除了徐世勣外，便是襄城的张善相了。我估计李密一定要先绕路奔襄城，再去黎阳。熊耳山是桃林往襄城去的必经之路。我们在这里等他，岂不是正好以逸待劳吗？”

果然，第二天李密率军进入熊耳山，中了盛彦师的埋伏。待战斗结束，盛彦师打扫战场，发现李密和王伯当都被乱箭射死了。盛彦师割下李密和王伯当的首级，送到京师。李渊则把首级转送到黎阳，并把李密复叛的经过通知了李世勣。李世勣将李密和王伯当的首级供起来，礼拜痛哭，并上表给李渊，请求归葬。李渊答应了，让盛彦师把李、王二人

的尸体送到黎阳。李世勣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以君臣之礼为李密戴孝，全军缟素，把李密和王伯当安葬在黎阳山上。

李密的死讯传开，有的人悲伤，有的人惋惜，却也有人哈哈大笑。这大笑的人便是那被李密逼得亡命河北（此处所说的“河北”泛指黄河以北地区）的宇文化及了。

那时宇文化及和兄弟宇文智及被李密战败，挟持肖后和百官、宫人等逃到魏县。许多骁果和从南方带来的排骑兵逃跑了，他的兵力越来越少。而且魏县地处一个“三角”的中心，南边是黎阳的徐世勣，西南是洛阳的王世充，北边则是河北的窦建德。他在这个三角中心里丝毫没有向外扩展的余地。兄弟二人只好每天以酒浇愁，让宫女为他们奏乐歌舞，说不得还要对那些无辜弱女进行侮辱侵凌。一次酒醉之后，宇文化及埋怨智及：“当初都是你极力主张谋反，抬出我来领头。如今可好，不但大事无成，空负个杀君的罪名，为天下所不容，怕是脑袋也要搬家了。”宇文智及反唇相讥：“这话你早时为何不说？那时你耀武扬威，自比为皇帝，怎么还来怨我？如今势败，却说这丧气话，我看你干脆把我杀了去投降窦建德吧！”

提起窦建德，宇文化及又想起一件事来。原来窦建德在河北、山东一带起兵反隋，逐渐把各地的起义军收集到自己的麾下，成了这一地区的霸主。他的驻地在乐寿（今河北献县）。有一天，乐寿乡间飞来五只大鸟，并且有上万只小鸟跟随着，待了一天才走。窦建德认为这是上天降瑞于他，于是便在乐寿称王，定国号为“夏”，年号“五凤”，定当年（即唐武德元年）为五凤元年。

如今宇文智及提起窦建德，宇文化及想：既然别人都纷纷称王称帝，

自己为什么不能过过当皇帝的瘾？于是他把傀儡皇帝秦王杨浩毒死了，自己在魏县做起皇帝来，定国号为“许”，年号“天寿”，又把当年定为天寿元年。他的部下已经不多了，那就把从江都挟持来的隋廷百官都放出来，要他们“官复原职”。

转过年来，宇文化及想起自己还有一种重要的“武器”，那就是从隋宫掠来的大批珠宝。他拿出一些来，派人收买附近的农民军。头一个上钩的正是那首举义旗的王薄。王薄跟宇文化及合兵，攻占了聊城（今山东聊城）。宇文化及又精神起来，他认为他的这个“武器”威力无穷，说不定还能够东山再起呢！

宇文化及的蠢动引起窦建德的注意。俗话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河北已有了个“夏王”，怎么能再允许有个“许帝”？窦建德于当年闰二月，亲自率兵攻打聊城。宇文化及连战败北，只好在聊城坚守。又是那个王薄，打开城门迎入夏军，把那个许帝宇文化及活活擒住了。

窦建德进城，先去拜谒肖后，又供了炀帝杨广的灵位，素服吊祭。收缴了传国玺和皇帝的卤簿仪仗。慰问被挟持的隋廷百官。然后把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其死党一个个枭首示众。

当时隋宫的宫女被掠来的有一千多人，窦建德一个不要，全都发给路费遣送她们回家。骁果军还有万人，或去或留，也听凭他们的自愿。一时间欢声雷动，人人称颂夏王的恩德。

不久，突厥可贺敦义成公主听说肖后在窦建德处，打发使者来接。窦建德便派一千名骑兵，保护肖后到突厥去了。南阳公主不肯同去，出家做了尼姑。

至于南阳公主的丈夫宇文士及，倒也逃脱了杀头的命运。他跟李渊

是老相识，二人在隋文帝时曾同在殿内省（负责宫廷供奉的衙门）做官，交情不错。宇文士及跟哥哥到魏县后，李渊派人送手书召他。他也派家僮到长安献上一枚金环，暗示“近期即还”的意思。窦建德大兵杀来时，他便跑到长安投奔李渊去了。遗憾的是他从此与妻子南阳公主分居两地，再也未能团聚。

窦建德从聊城班师回到乐寿，征尘未洗，又得知易州（今河北易县）的宋金刚纠集了一万多人，威胁着窦建德的后方。窦建德便又亲自出征，率大军赶往易州。宋金刚战败，只好带着残兵四千人越过太行山，到山西投奔刘武周去了。

刘武周眼瞅着李渊父子纵横关中，创立了基业，也眼红起来。他起初有顾虑，因为他知道突厥始毕可汗和李渊关系不错，始毕可汗曾派五百骑兵和两千匹良马支援李渊。自己虽然把汾阳宫的宫女送给始毕可汗，换回一些马匹，但比起始毕和李渊的交情来，似乎还差一筹。不过前不久始毕可汗死了，他的弟弟俟利弗设继位，称为处罗可汗。处罗可汗比他哥哥更为贪婪，李渊没能满足他，他便对李渊不满。刘武周看这是个机会，就派人带着珍宝去见处罗可汗，和突厥拉上了关系。这样，刘武周便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南下，跟李渊争地盘了。

宋金刚在各地起义军中也算一员猛将，刘武周对他的来投，格外地高兴。为了笼络他，封他为宋王，西南道大行台，又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宋金刚也是个势利小人，马上把自己原来的妻子休了，跟刘武周的妹妹结了婚，两人成了郎舅亲戚。

刘武周有了得力助手，立刻拨给他三万人马，让他去攻打晋阳。

晋阳是李渊的发祥地，由他的四儿子齐王李元吉镇守。这个李元吉

是个花花公子，跟他的两个哥哥不一样，倒有点儿像隋炀帝杨广，整天花天酒地。如今宋金刚来攻，他便慌张起来。榆次（今山西榆次）是晋阳东边的门户，守将派人来求救。李元吉派车骑将军张达率本部兵去支援。张达嫌兵少，不肯听命。李元吉火了，把张达骂了个狗血喷头，威胁说，如果再去就军法从事。当夜，张达就去宋金刚营中投降，并设计于第二天赚开榆次城门，迎接宋军入城。晋阳城中的留守李元吉不去组织抵御，却连夜带领妻妾家小逃回长安。晋阳城便轻易地落入刘武周手中。

刘武周和宋金刚分兵南下，又连续攻陷了绛州、龙门等地，直接威胁着潼关。与此同时，东方的窦建德攻克了黎阳，俘虏了正在那里的李渊族弟淮安王李神通、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以及李世勣父子和魏征等人，把他们一起带回洺州（今河北邯郸东北），并在那里建立新都。

李渊面对紧急的局势，亲自下手诏，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他打算知难而退了。这时秦王李世民上表说：“太原是王业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又是富庶的地方，为京师所依赖，怎么能轻易丢弃呢！请给臣三万精兵，必定讨平武周，收复汾、晋！”李渊见表大喜，下令将关中所有精锐军队都交给李世民，并亲自送他到华阴，在长春宫为他饯行。

第十九回

宋金刚阻军滞柏壁
李世民挥师定河东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十一月，天寒地冻。秦王李世民率精兵三万来到龙门的黄河西岸。他勒马站在岸边，观看大军井然有序地踏着坚冰过河。在他身旁，一边站着大将殷开山和刘弘基，一边站着秦叔宝和程知节。

刘弘基被薛仁果俘获后，乘夜间逃了回来。而秦、程二将则是刚刚投效不久的。他俩原在李密军中。李密被王世充打败，他俩和裴仁基等一起做了王世充的俘虏。王世充封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程知节为将军。但他二人看王世充狡诈阴险，不愿做他的部下。程知节性情爽直，对他尤为反感，便对秦叔宝说：“王公气度浅狭，好大妄语，动不动就赌咒发誓，简直像个乡间的巫婆，哪里有点儿拨乱救世的王者风度啊！”秦叔宝说：“听说唐主的二公子秦王李世民英俊有为，礼贤下士，我们去投奔他吧！”两人商量好之后，借一次出征的机会，带领亲信数十骑，跑出阵列，下马对王世充遥拜了两拜，说：“我等蒙公厚待，很想报答。只是看明公性好猜疑，喜欢听信谗言，生怕日久之后遭受不测，只好与明公分手了。还望明公从此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多多珍重！”说罢飞身上

马，带领数十骑绝尘驰去。王世充愣了半晌；部下都怕秦、程的勇猛，竟无一人敢去追赶。

秦、程来到长安，投入李世民帐下。李世民早就听说二将的名字，立即封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秦、程二将的叛逃在王世充军中竟成了“传染病”，不久，骠骑将军李君羨、征南将军田留安也率部下投降唐军。还有少年将军罗士信也率部下一千多人降唐，李渊封他为陕州道行军总管。接着又有左龙骧将军席辩、杨虔安、李君义等纷纷出降。王世充急了，只好颁布严峻的法令，凡一人叛逃，全家问斩。又让五家为保，有一家逃亡，其余四家受刑。出征将领的家属留居宫中做人质……那么这样做的效果又如何呢？——留待下文再讲。

却说唐军从冰上渡过黄河后，在龙门东南的柏壁扎营，跟宋金刚对峙。柏壁山高谷深，唐军依靠山势，在多处扎下营寨。宋军攻打一处，别处便来接应。宋军连续攻打多日，一点儿也没占到便宜。而唐军却又派遣小股的骑兵，数十骑为一队，不时地出来袭击宋军。等到宋军大队赶来，唐军小队却又跑回营里去了。弄得宋金刚火冒三丈，但毫无办法。

当时除驻柏壁的唐军主力外，河东还有两支唐军，一支由西河公张纶和真乡公李仲文领着坚守浩州（今山西汾阳），另一支是永安王李孝基和独孤怀恩、唐俭等率领的滞留在山西南部地区的部队。这两支部队人数不多，但浩州地处晋阳到灵石的西线当中，阻碍了刘武周军粮的南运，刘武周只好一面另开辟东线的通路，一面亲自领兵来攻打浩州。而另一路李孝基率领的唐军则配合柏壁的唐军主力，攻打夏县（今山西夏县）的刘军将领吕崇茂。

有一天，李世民亲自率领几十骑亲兵外出侦察。他来到距宋金刚大

营不远的一个山头上，派出几个小队分头侦察去了，自己和剩下的一名军士在山头上等着。由于连续作战，李世民十分疲劳，倚树坐在那儿竟不知不觉睡着了。军士打了几个呵欠，也躺在那儿睡了过去。不久，一队巡逻的宋军从山下走来，直奔这个山头，眼看睡梦中的李世民即将成为俘虏。幸好这时一条花蛇追赶一只田鼠，从军士脸上跑过，把他惊醒了。军士坐起来一看，宋军的红色盔缨已在树丛间时隐时现，眼见就到眼前了。军士急忙扯起李世民。李世民爬起来揉揉眼睛，不慌不忙地从马鞍边摘下雕弓。这时宋军已发现了他们，呐喊着冲了上来。李世民认镫上马，弯弓搭箭朝跑在最前面的一员将领射击，只听弓弦一响，那员将领便双手一扬，倒了下去，箭簇从前胸直透过后背。李世民又连射两箭，又有两名宋军被射死。李世民趁宋军惊慌的机会，带着军士纵马沿山路跑去。宋军在后边追赶。李世民边跑边射，终于逃了出去。回到大营，却又有些后怕起来，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大意了。

他带领出去的将士捉回来一个俘虏。俘虏供称，宋金刚接到夏县吕崇茂的求救信。派大将尉迟敬德和寻相去援救夏县的宋军已经出发好几天了。李世民听说后，便要亲自带兵去夏县。帐下殷开山和秦叔宝也争着要去。李世民便拨给他二人三千人马，嘱咐说：“尉迟敬德已去了几日，不知那边情形如何。如果孝基有失，你二人可在中途埋伏，打宋军的伏击。”殷、秦二人领令，一面率兵出发，一面派出谍骑探听消息。大军走到夏县北面的美良川，谍骑回来报告说，攻夏县的唐军受到尉迟敬德和吕崇茂的两面夹击，已经溃败，李孝基、唐俭等将领都被俘去。殷开山和秦叔宝商量，就在美良川设伏。美良川是一道峡谷，大路从谷底通过。谷两边山坡上长满了松树，虽然眼下是冬令季节，但松林仍然浓

荫覆地。唐军就藏在林中，偃旗息鼓，等候宋军的到来。

尉迟敬德和寻相押着俘虏回大营，全军进入了美良川。突然山坡上号炮一响，唐军像几股洪流从上冲杀下来，把宋军拦腰切成几段。当头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一匹黄骠马，手使双锏，正是大将秦琼秦叔宝。尉迟敬德见了大吼一声，挥舞双鞭迎了上去。尉迟敬德身穿铁甲，骑的是乌龙驹。两人一黄一黑，战到了一起，只听得双鞭双锏的撞击声“当当”连响，山谷间都发出回音，声势格外惊人。那边寻相抵敌殷开山，一个使槊，一个使斧，同样战了个势均力敌。双方将士也混战到一起。只是宋军遭受突然袭击，未免惊慌失措；而唐军先声夺人，自然占了便宜。眼看宋军将士渐渐不敌，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尉迟敬德只好撇开秦叔宝，保着囚车夺路而逃。唐军人马不多，不敢穷追。当下清点战果，共杀死宋军一千余人，但被俘的李孝基等人却没救下来。

不久，李世民又得到情报，高祖派将军秦武通从长安出兵攻打蒲州的王行本。王行本向宋金刚告急，宋金刚又派尉迟敬德和寻相去救蒲州。这次李世民亲自带三千人埋伏在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山中。等到宋军进入伏兵圈内，唐军又是几路冲出。那尉迟敬德奋起神威，独骑跟五员唐将交战。他舞起双鞭，像是刮起一阵黑旋风，五员唐将竟无法近身。李世民在一边见了，不禁连声喝彩。这时他身边的刘弘基弯弓搭箭，想瞅空射死尉迟敬德。李世民把刘弘基拦住了，并下令全军将士不许放冷箭，要活捉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见宋军已经败散，不敢恋战，向寻相打个招呼，两人杀出重围。而大部分宋军不是战死便是做了俘虏，只有几百骑跟着他俩冲杀出去。

唐军连打两次胜仗，有的将领想趁热打铁，跟宋金刚来一次决战。李世民不同意，他分析说：“刘武周的精兵猛将都在宋金刚这里。他军中没有存粮，只能运来一点儿吃一点儿，所以他们利在速战。我军粮食充裕，就应该闭营养锐，不跟他拼命，时间一长，他们的锐气便消磨了。那时不用打他，他便得自己退走。我们再乘胜追击，还不是稳操胜券吗？”

众将听了连连点头。李世民又派程知节带五千人绕路进入浩州，协助张纶和李仲文打退刘武周，切断敌方的粮道。

程知节来到浩州，会同李仲文，与围城的刘武周交战，六战六捷，刘武周只好撤围回了晋阳。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乘胜杀了出去，来到汾水河边，渡过了汾水。

这时东路粮道正有刘武周派遣的大将黄子英押运粮食南下。樊伯通突然杀过河来。黄子英以为这儿是自家的后方，放松了警惕，结果仓促应战，连连失利，只好扔下粮食逃走。樊伯通把粮食烧掉，又占领了介休、平遥之间的张难堡（今张兰镇），把刘军东、西两路的粮道全部切断。

这时已到了武德三年的四月。春夏之交，正是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宋金刚在柏壁跟李世民僵持了五个月，始终找不到跟唐军主力决战的机会，硬攻唐军营寨又攻不下，加上军粮缺乏，后来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将士们的锐气已经消挫殆尽。这天，又接到黄子英部被歼，军粮全部损失的消息，宋金刚万般无奈，只好决定退兵。他让尉迟敬德打先锋，自己率大军居中，派寻相在途中埋伏，准备打唐军的伏击。

待到李世民得到消息，宋军主力已撤走两天了。李世民立刻组织追击。他自率精骑作前锋，让后边接应的部队分成几部，分别由秦叔宝、



殷开山等大将率领，前后联络接应，以防遭到伏击。果然追到霍邑，寻相的伏兵出来截击，李世民亲自冲锋，与寻相厮杀。后边刘弘基又率军赶来，加入战斗。宋军毫无斗志，一触即溃，寻相只好逃走了。李世民乘胜直追，一昼夜竟赶路二百里，而且路上还要边走边战。行至灵石以南的高壁岭，刘弘基赶上来拽住李世民的马缰，说：“大王追击敌人，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是大王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不应该这样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再说士卒们也已饥疲，我看暂时在这儿设营，等后军赶到，军粮运来之后，再继续进军也不晚。”李世民说：“兵贵神速，战机更是稍纵即逝。眼下宋军业已丧胆，正是歼灭他们的良好机会。如果这时放过，敌人经过休整再去攻他，将会事倍功半。至于我个人，我只知竭忠为国，别的算不了什么！”刘弘基听了只好松开马缰，李世民又策马前进了。终于在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的大队。

三年前李世民初次带兵，就是在雀鼠谷战胜魏刀儿的，所以对这儿的地形比较熟悉。追上宋军之后，他一面布置人指挥后面各军次第进入山林，包围宋军；一面亲率骑兵向宋金刚中军冲去。宋军大队人马拥塞在谷中，调动不灵，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宋金刚连续组织八次抵御，都被唐军攻破。唐军后队又源源开来，来到之后立即按照李世民预先的部署加入战斗，把宋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宋金刚见无法再战，只好率剩余的两万人逃到介休城去了。这一仗打了整整一天，宋军被斩、俘的达三万多人。

当天晚上，唐军在雀鼠谷西原宿营，由于行军太快，军粮在后面不曾运到，全军只有一只羊可以吃。这时李世良已经两天没吃一点儿食物，三天没脱卸盔甲了。他下令把那只羊煮了，和全军分食，事实上他只喝

了一碗羊汤。

天亮之后，将士们吃了点儿野菜野果，就又向介休进军。这时宋金刚已缓过气来，将全军两万人开出介休西门，列成长阵，从南到北，长达七里，摆出拼命的架势。李世民率军出了雀鼠谷，遇到一支来援的唐军，统兵主将却是李世勣。原来李世勣不愿跟随窦建德，终于率部脱离黎阳，来到长安。李渊恢复了他总管的职位，派他来河东支援。李世民见了李世勣，十分高兴，就让他打头阵。李世勣亲自率军，杀向介休城下，跟宋军展开激战。打了一会儿，李世勣按照李世民事先的安排，装作不能支持的样子，挥军退却。宋军全线追杀，渐渐离开介休城下。突然，号炮声响亮，李世民率领精骑从侧面杀入宋军阵后。大将殷开山、刘弘基、秦叔宝等驱马当先，所到之处，宋军将领纷纷落马。宋金刚看势不好，想退回城去，但退路已被李世民堵住了，只好拍马落荒而逃。李世民率领骑兵在后边猛追。宋军一路溃散，后来宋金刚身边只剩下几百名骑兵，总算逃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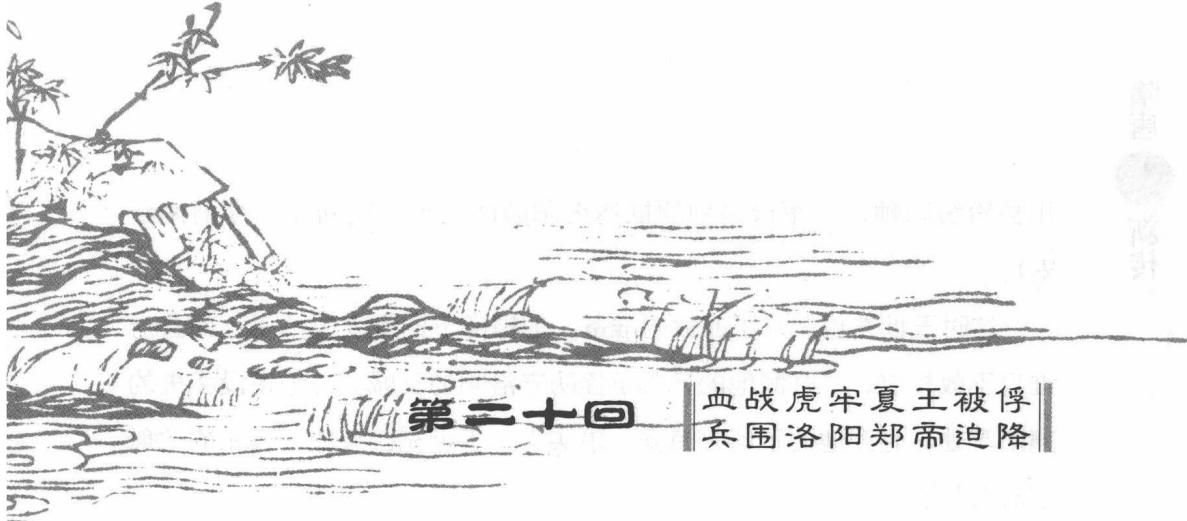
李世民这时已离介休六十里，来到了张难堡。堡里的樊伯通听得声音，到城墙上观看，见城下军队打的是唐军的旗帜。正惊疑间，李世民驱马过来，摘下头盔，露出面目。城上守军齐声欢呼。樊伯通连忙打开城门，放唐军入城。李世民的卫士告诉樊伯通快备饭，说秦王和将士们已经饿了三天了。

唐军饱餐了一顿，收兵返回介休。不料尉迟敬德和寻相绕了回来，会合城里的宋军，又在城上坚守。唐军将士们便要乘胜攻城，这次倒是李世民不肯了，他说：“介休已是孤城，不必硬攻，守军一无援兵，二无粮草，可以说服他投降。”于是派任城王李道宗和记室宇文士及入城劝

降。尉迟敬德起初还不肯答应，后来李道宗说：“刘武周起兵时，不称王不称帝，却接受突厥的‘定杨可汗’的封号。如果他真的成功，中国岂不成了突厥的附庸？将军帮这样的人打天下，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子孙后代吗？”一席话说得尉迟敬德汗流浃背，立刻答应投降归顺。第二天，他和寻相迎接李世民进城。李世民封他为右一府统军。他随降的八千人马，仍然归他统带。

屈突通对李世民说，投降的宋军应当编散，不宜原封不动地交给尉迟敬德。李世民笑笑说：“对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我认为尉迟恭（尉迟敬德名恭，敬德是他的字）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公尽可放心！”屈突通想想自己也是降将，便不再说什么。

刘武周和宋金刚的军队已经溃散，无力再战，只好放弃晋阳，逃往突厥去了。唐军收复晋阳，李世民入城，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河东各地也次第平定。五月，李世民调李仲文镇守晋阳，自己率大军班师。高祖李渊带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从征将士俱有封赏。到了六月，又降旨派李世民再督兵马，东攻洛阳。



第二十回

血战虎牢夏王被俘
包围洛阳郑帝迫降

按照李渊的意图，他本来是想先去攻打窦建德的，原因是他的胞妹同安公主和堂弟淮安王李神通在黎阳被窦建德掳去，他要发兵去救他们。李世民说：“窦建德在王世充的北面，如去征他，劳师袭远，为兵法所忌。眼下王世充众叛亲离，易于攻取。不如先跟窦建德讲和，让他送还我姑姑和神通叔，而我大军可以集中力量破郑。”

这“郑”便是王世充的国号。原来一年前的四月，王世充废了皇泰主杨侗，自立为帝，国号“郑”，年号“开明”。改封杨侗为潞国公。六月，裴仁基和儿子裴行俨想谋杀王世充，再立杨侗为帝。不幸事情泄露，王世充杀了裴仁基父子，把杨侗也缢死了。原瓦岗军投降王世充的人愈加不安，以致后来唐军东征时，许多李密旧将纷纷倒戈投降，任凭王世充防范得多么严密，也无济于事了——这是后话。

却说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意见，一面派人去河北跟窦建德讲和，一面发布敕令，派李世民总督各路军马，东征洛阳。不久，使者从河北回来，不出李世民所料，窦建德不但答应跟唐朝和好，还把同安公主、李神通、魏征等统统放了回来。而这边，东征大军却一路势如破竹，沿途

州县纷纷归顺，大军很快地便抵达洛阳城西七十里的新安（今河南新安）。

这时王世充也做好了迎敌的准备。他被部下的叛变搞怕了，简直对谁也不敢相信，只好派他的兄弟子侄防守洛阳的五城。外地还没丢失的襄阳等处，也派他的子侄去镇守。事实上，王世充已经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李世民派罗士信作先锋，包围了慈涧（今名磁涧）。慈涧位于洛阳和新安之间，是洛阳西面的屏障。王世充得到消息后，亲自带三万人马去救。路上却跟李世民碰上了。原来李世民让罗士信围了慈涧后，自己又率一小队轻骑去前边侦察地形，意外地跟郑军遭遇。李世民只有一百人，而对方却是三万大军，军力悬殊太甚。郑军见前面来的是一个小队唐军，呐喊一声便来冲杀。李世民一边指挥队伍撤退，一边摘下雕弓，连续发箭。前边的郑军被射倒了，但后边的士兵见唐军人少，又涌了上来。李世民左手挽弓，右手持刀，纵马左右冲杀。随来的卫士多是李世民亲自训练的精骑，个个勇猛异常。此处刚好又是在山路上，道路险厄，郑军大队人马布展不开，李世民等这才能勉强支撑。郑军中一员将领名叫燕琪，过去见过李世民。这时见来的竟是唐军主帅，觉得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大声喊着挺枪朝李世民冲杀过去。李世民勒马让过，燕琪马打盘旋，又转了回来。这时郑军一些步兵纷纷攀上岩壁，准备绕截唐军后路。李世民不敢恋战，用刀磕开燕琪的长枪，从他身边冲了过去，率领部下迅速撤退。燕琪还在后边急追。李世民挽弓搭箭，瞄准燕琪便射，只听“嗖”的一声响，燕琪就倒在马下了。

李世民回到新安大营，守营士兵见他尘埃满面，血染袍铠，竟没认

出来，不许他人内，李世民摘下头盔，露出本来面目，这才回到营中。

第二天，李世民亲率五万步骑兵进军慈涧。不料罗士信赶来报告说，王世充昨天到慈涧后，半夜又回洛阳去了，慈涧已经是空城。李世民进慈涧稍歇之后，便移营于北邙山，又派各部包围住洛阳各门，切断洛阳通往外地的道路，正式开始了对洛阳的包围战。

但洛阳城池高大坚固，守军曾在瓦岗军攻城时坚守过一年多，很有防御经验。他们在城头上安上大炮，里边装上五十斤重的大石块，可以发两百步远（古制一步五尺）。城头上还设置了一种叫“八弓弩”的大弓，箭杆像车辐那么粗，箭镞像只大斧头，两个人拉着放，竟能射出五百步。唐军发动多次进攻，都被郑军打退。

八月的一天，王世充在洛阳城西北面的青城宫列阵，似乎要跟唐军决战。李世民从北邙山大营调来一部军马，也列成阵式，跟郑军隔着瀍（chán 缠）水对峙。由于双方都不肯率先渡河，所以只是彼此相望，空耗了半天。王世充终于首先骑马来到河边，隔河喊着要求李世民跟他对话。

李世民自己不出面，却派宇文士及作代表。王世充大声说：“隋室已经倾覆了，你李唐在关中称帝，我王郑在河南为王，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世充不曾发一兵一卒西侵。如今秦王忽然统兵前来，是何道理？”宇文士及笑嘻嘻地说：“你懂得什么叫天命吗？现在天命佑唐，四海归附，只有你阻滞大唐的声威，妨碍天下的统一，所以才来讨你。”王世充又说：“我辈连年厮杀，生灵涂炭，何不息兵讲和，各保本境，使百姓不受战乱之苦，造福于民。秦王以为如何？”宇文士及说：“古人说‘以战止战。’这几年你从江都北来，做了多少恶事，杀了多少百姓，还说什么

造福于民！你要战便战，要降便降，休得费话！”王世充听了无话可说，默默退回军中。这时天色慢慢暗了下来，双方各自收兵。

唐军七月围城，这时已是九月。王世充想，洛阳虽未陷落，但长此被围攻，何时才是了局？他也曾调河南所辖的州县发兵来洛阳解围，但大多数的州县官吏和驻守将领看王世充大势已去，又不满他的为人，竟纷纷向唐军投降。李世民更不另派人接收，就命原来的官员各守本职，只是城上换上了大唐的旗号。这样一来，投降的人更多了，后来洛阳差不多成了一座孤城。王世充又想出一个主意，派人秘密去收买唐军中的降将，要他们叛唐。这一计策效果也不大，只有刘武周部下降将寻相等几个人被王世充收买，叛离唐军。

寻相和尉迟敬德是好朋友，他们是一起在介休投唐的。如今寻相叛逃了，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和兵部尚书殷开山怕尉迟敬德也逃跑，竟把他囚禁起来，然后去见李世民。屈突通说：“尉迟恭骁勇绝伦，如让他跑了，实是后患，不如把他杀了吧！”李世民说：“敬德和寻相不同，他如果想跑，岂是你们能拦阻的？”吩咐立刻把尉迟敬德释放，请到卧帐中，对他说：“大丈夫不会因一点儿小误会而耿耿于怀。有些人目光短浅，不识将军的气度，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对你是绝不怀疑的。不过你如果觉得在此不如意……”说着命侍卫捧出一盘金银，接着对尉迟敬德说，“这点儿薄礼就作为送你的川资，以表我们共事一场的情分吧！”尉迟敬德来时的满腔愤懑一下子化为乌有，他倒身便拜，流泪说：“敬德仰慕大王风采，其实并无去意。今天又蒙如此厚爱，敬德发誓终生追随大王，万死不辞。只是这厚赠实不敢受。”李世民把尉迟敬德扶起，笑着说：“将军如愿屈留于此，也不妨收下这点儿薄礼。”尉迟敬德坚决不肯，李

世民最后只好说：“我给将军暂时保留着，留待他日作将军立功的赏银吧！”

过了两天，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带五百名骑兵登上洛阳城外的北魏宣武帝的陵墓侦察地形，被郑军谍卒发现，飞报王世充。王世充率领一万军兵冲杀出来，围住了宣武陵所在的山头。那瓦岗寨上有名的“飞将”单雄信挺着长槊，跃马直奔李世民。尉迟敬德怒吼一声，舞起双鞭，截住厮杀。单雄信虽然勇猛，但尉迟敬德志在拼命，左手鞭挡开单雄信的长槊，右手鞭“噗”地击中单雄信的后胯，竟把单雄信打落马下。趁着郑军抢救单雄信的机会，尉迟敬德保着李世民，带领五百精骑，杀出了重围。这时屈突通闻讯率大军来援，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又返身杀回。双方激战，郑军大败。王世充只带百余名亲兵跑回洛阳。这一仗杀死郑军一千余名，活擒大将军陈智略，他部下的六千名排稽兵也做了俘虏。唐军打扫战场，李世民笑着对尉迟敬德说：“想不到将军这么快便以行动做了回答。”回营后，就把那一盘金银赏给尉迟敬德。敬德这才收了。

十一月，王世充看看外援断绝，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派使者到河北向窦建德求救。这时窦建德已跟李渊和好，而他以前和王世充为争夺黎阳等地曾发生过战斗，因此不肯答应。但中书侍郎刘彬说：“现在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的局势。现在唐兵伐郑，从秋到冬，眼看唐兵一天天增多，郑地一天天减少，如果一旦唐兵灭郑，乘胜北来，我们夏国也就危急了。不如跟王世充解除旧仇，发兵去救他。我军从外部攻击，郑兵在内部接应，打败唐兵料也不难。那时再慢慢地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对策。王世充已经疲惫，如果可取便取了他，合并两国的兵力再西图关中，乘唐军师老兵疲，一鼓胜之，天下不

就归于大王手中了吗？”窦建德被刘彬说活了心，一面答应发兵救他，一面派礼部侍郎李大师去见李世民，请唐兵撤围。李世民把李大师扣下，不予答复。

十二月，王世充派他的侄子代王王琬和亲信大臣长孙安世到河北窦建德处请求早日发兵。不过当时天寒地冻，窦建德按兵不动，直到转过年来（武德四年）的三月，才发书给李世民，要求唐军撤回潼关，退还从郑取得的土地；同时亲率大军，出师援救洛阳。夏军十余万，号称三十万，一路攻占管城（今河南郑州）、荥阳等地，直抵汜水，在虎牢关东边的板渚扎营，威胁唐军的侧翼。

唐军营中，李世民召集文臣武将商讨对策。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唐军出师洛阳已经过了半年多，坚城仍未攻下，如今窦建德大军又来，锋锐气盛，唐军腹背受敌，形势不利，不如暂时退兵，休整后再来。另一种意见是，河南各地州县都已降服，只剩下洛阳孤城，王世充勉强支撑，势不能久，如果此时撤围，新附州郡势必再落敌手。至于窦建德所率的部众大多是新降他的起义军，人数虽多，但战斗力并不强。唐军可以分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深沟高垒，只围不战；而主力大军则赶赴虎牢，与窦建德决战。倘若能把窦建德打败，洛阳便只好挂白旗投降了。

李世民采纳了后一种意见，派屈突通辅佐齐王李元吉继续围困东都，自己则率领三千五百骁骑首先奔赴虎牢关，大军随后跟进。那时窦建德的大营在虎牢以东二十里。李世民带五百名骑兵去侦察。他在沿途分段留下骑兵，让李世勣、程知节、秦叔宝率领，埋伏在途中几处险要的地方。最后只剩下尉迟敬德和他两个人，跑到窦建德大营三里外的地方，

驻马观看。一队夏军的巡逻兵望见，以为是唐军的斥候兵，不以为然。李世民却大声喊起来：“喂，你们认识我吗？我就是秦王！”挽起弓来向夏军巡卒射去，领头的将军应声落马。夏军营中大惊，将士们纷纷出营追来。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按辔徐行，等前边的追骑将到，李世民便引弓射击，一箭射中一个，竟是箭无虚发。有的追近了，尉迟敬德便挺起长槊返杀回去，一支长槊像蛟龙般奔腾翻跃，夏军将领土卒非死即伤。追兵稍稍退却，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却又不走，引诱夏军再次追来。如此三次，把夏军引入埋伏。李世勣、程知节和秦叔宝从三处山林中杀出，夏军不战而溃。这一仗唐军五百人竟斩首三百级。夏军骁将殷秋、石瓒做了俘虏。

李世民给了窦建德一个下马威。回虎牢以后，便给窦建德写信，责备他不该反复无常，要他赶忙收兵回去，还不算晚。

唐军大队抵达虎牢后，李世民沿汜水扎营，阻住夏军西进的道路。双方交战了几次，夏军有败无胜，士气大挫。谋士凌敬建议，不再直接去救洛阳，而绕路山西，攻打唐境的河东州郡，威胁关中，这叫“围魏救赵”之计。唐兵如果回救，洛阳之围也就不战自解了。窦建德觉得凌敬这个主意不坏，想要采纳。王世充派来的使者王琬和长孙安世听说后，向窦建德苦苦哀求，又用重金收买了窦建德帐下的将领，让将领们反对凌敬的意见。于是窦建德决定继续与唐军交战，打开虎牢，去救洛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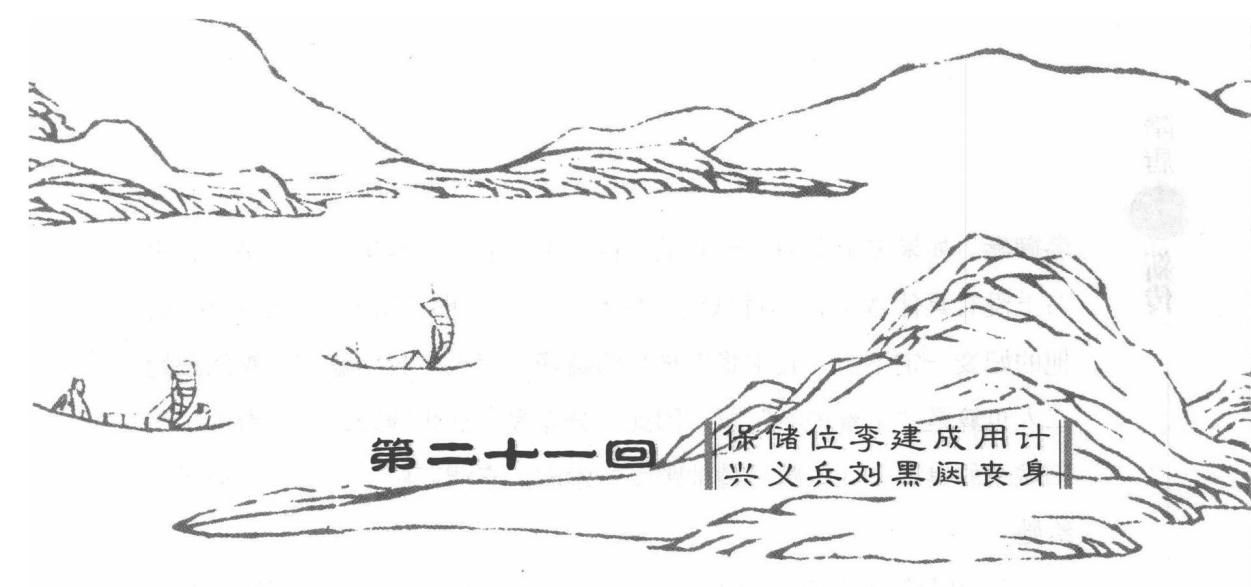
五月戊午这天，窦建德全军在板渚至鹊山之间列阵，长二十里，一面敲着鼓一面前进。唐军先是坚守，等到午时已过，夏军又饥又疲的时候，突然分兵出击。一队队骁勇的骑兵在猛将尉迟敬德、史大柰（nài）奈、秦叔宝等带领下，像一支支利箭，直刺入夏军阵中；然后又从阵后

杀将回来，战场上到处招展着唐军的战旗。夏军全线崩溃，窦建德在乱军中被长槊刺伤，藏匿在牛口渚的草丛中，被唐将白士让捉住。

李世民用囚车押着窦建德和王琬、长孙安世等人来到洛阳城下招降。王世充在城上，窦建德在城下，相对而泣。李世民又放长孙安世进城，告诉王世充夏军的败状。王世充没有办法，只好投降了。

李世民进城后，一面查封府库一面安民，又把王世充死党段达、单雄信等十余人斩于洛水边。

七月，唐军班师，将俘虏王世充、窦建德和隋朝的乘舆等物献于太庙。李渊因为窦建德背约反复，将他斩了。又要斩王世充。王世充说他投降时秦王曾许他不死。李渊便赦他为庶人，发遣到四川。王世充一家住在廨（xiè 谢）舍里，等着朝廷派人押送。忽然有一天，一伙人闯进廨舍，把他和他的哥哥王世恽杀死了。这伙人为首的叫独孤修德，是新派的定州（今河北定县）刺史。他的父亲独孤机原是隋廷的大臣，在洛阳被王世充杀害。独孤修德便杀了王世充替父亲报仇，然后去朝廷自首。李渊只给了他一个免职的处分，不久，又派他到别处做官去了。



第二十一回

保储位李建成用计
兴义兵刘黑闼丧身

秦王李世民东征时，高祖李渊曾许他便宜行事，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不必奏闻。因此，李世民在班师回洛阳之前，对从征有功人员都颁给赏赐，赐物中也包括一些洛阳城外的官田。一天，一批妃嫔从长安来了，这些人是李渊派来供选取洛阳宫人的隋朝的妃嫔。这些妃嫔们想借这个机会捞一把，有的向李世民索取宝货，有的替她的亲戚求官。李世民一概拒绝，他说：“宝货都已清点造册，想要的话将来跟皇上要去。至于官爵，只应授给有功的人员，其他不相干的人不应领受！”这些妃嫔们碰了钉子，自然对李世民产生怨恨。其中有个张婕妤（jié yú 捷余，妃嫔名号），随带了一份李渊的手诏，要李世民把洛阳东郊的二十顷肥沃官田赐给张婕妤的父亲。原来这张婕妤便是当初晋阳宫中陪侍过李渊的炀帝宫嫔。李渊起兵时把她和另一名宫嫔尹氏一起带在军中。李渊当皇帝后，大选妃妾。建成、世民兄弟的生母窦氏早已经死了，李渊追封她为太穆窦皇后，便不再另选皇后。但按照他和大臣们商量制订的宫廷制度，唐朝皇帝可以选贵妃、淑妃、德妃等四名夫人；昭仪、昭容等九名贵嫔；婕妤、美人、才人等二十七名世妇；宝林、御女、采女等八十一

名御妻。如果加上皇后，一共是一百二十二名。李渊实际上有多少，史书上没有具体数字，不过从他前后有二十二个儿子和十九个女儿来看，他的妃妾一定不少。其中张氏被封为婕妤，尹氏被封为德妃。李渊跟她二人也算是“患难夫妻”了，因此十分宠爱。这张婕妤的父亲看中了洛阳城东的良田，让张婕妤替他跟皇帝索取。李渊答应了，写了一道手诏给她。

李世民接到父亲的手诏，让记室查了一下，这二十顷良田都已经赐给淮安王李神通了。李世民把张婕妤找来，告诉她田已有主，等以后再说。张婕妤很不高兴，质问道：“难道圣上的诏书抵不上殿下的一纸命令？”李世民沉着脸说：“事情有个先后，如果婕妤早把父皇的诏书拿来，自然这田归你。可如今这田已赐给淮安王，总不能从王爷手里要回来，再送给令尊大人吧！”张婕妤满面怒容，气呼呼地拂袖而去。她是个刁钻的女人，回长安后对李渊不如实讲田已赐出的情况，却诬蔑李世民怎样抗旨不遵，故意把田给了淮安王。李渊耳朵软，听了后信以为真，对在座的裴寂生气地说：“我这个儿子在外边久握重兵，藐视皇命，早已不是我原先那个儿子了。”张婕妤是裴寂介绍给李渊的，裴寂当然向着张婕妤，不肯替李世民辩解。

裴寂介绍给李渊的另一个美女尹德妃也不是个贤淑的女人。她的父亲尹阿鼠仗着女儿在皇帝面前得宠，在长安城里耀武扬威起来。他的家奴也仗势欺人，竟擅自规定骑马的人经过尹府门前都须下马表示恭敬。那时李世民已经班师回来，李渊封他为天策上将，准他开天策府，自行设置官员属吏。李世民在天策府中设了个文学馆，聚集了十八名著名文人，号称“十八学士”，其中以房玄龄、杜如晦最有名。有一天，杜如晦

骑马从尹阿鼠门前经过，不曾下马。尹府豪奴把杜如晦从马上拖下来，不问青红皂白便是一顿乱棍，竟将杜如晦的手指打断了一根。杜如晦负痛回到秦王府，告诉了李世民。

这边尹阿鼠事后得知家奴打的是秦王天策府文学馆的首席学士杜如晦，也吓了一跳。他怕秦王去告诉皇帝，便急忙进宫找到女儿，让尹德妃来个恶人先告状。尹德妃便又哭哭啼啼，诉说秦王府的官属怎样仗势欺人，无故殴打尹府的僮仆。耳软心活的李渊又信以为真，派人把李世民召来，劈头就叱责说：“你的僚属这般蛮横，竟连我妃嫔家也要凌辱吗？”李世民刚想申辩，李渊却不许他讲话，只是说：“对待官亲犹且如此，对黎民百姓更不需说了。这伙人聚集在你的天策府里，不做好事，我要放他们到外地做官，不许他们留在京中为非作歹！”于是下诏调杜如晦为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长史。

当初李渊晋阳起兵，不但是李世民的主意，而且几年来东征北剿，天下也是靠李世民打下的。其实李渊最喜欢的也是他这第二个儿子，因此在任太原留守时把家眷留在河东，只把李世民带在身边。唐军打下长安，李渊当了皇帝，那时就想立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推辞说，长幼有序，他前边有大哥建成，自是应当由建成来做太子，主持东宫。李渊见李世民推辞，便也算了，后来终于册立李建成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

几年过去了，李建成起初也还曾出兵征伐，立下一些战功。但他喜好声色犬马，常常跟四弟齐王李元吉出城游猎，飞鹰走狗，寻花问柳，骚扰百姓。李渊对太子很不满意，便与大臣裴寂、封德彝等商议，准备废去李建成，立李世民为太子。这封德彝便是跟杨素一起替隋文帝建仁寿宫的那个官儿。投唐后他善于投李渊的所好，取得了皇帝的欢心，这

时竟作了中书令。他一辈子见风使舵，看皇上的眼色行事，皇上怎么说他怎么答应。至于那裴寂，跟李世民却有点儿隔阂。原因是武德二年，刘文静家宅不宁，找了巫人厌胜，被人告发，说是诅咒皇上。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好朋友，因此向李渊求情。而裴寂却调唆李渊，终于把刘文静杀了。因此李世民很瞧不起裴寂。裴寂因为这个，便悄悄传出风去，有意让李建成知道废长立幼的事。李建成惶恐不安，去找李元吉商量。他们外结私党，内赂妃嫔，让她们在皇帝面前多说李建成的好话，对李世民则造谣中伤。

李渊晚年添了那么多妃嫔，说不得儿子和女儿也多了起来。男孩生下来便要封王，几年工夫，小王爷就多了十七个；封为公主的女儿数目也差不多。这些有子女的妃嫔们见李渊的年纪大了，说不定哪天便“龙驭宾天”，自己的命运就要由新皇帝来主宰。因此也愿意讨好太子，以保证她们将来的地位。

却说有一天，李渊在宫中设家宴。一时熙熙攘攘，莺莺燕燕，百来个妃嫔围绕着老皇帝，敬酒布菜，十分热闹。李世民在一旁侍宴，见了这般情景，不由想起生母窦皇后，那时含辛茹苦，养育他弟兄成人，如今却见不到眼下这般盛景了。想到这里不禁垂下泪来。李渊正在兴头，见儿子这样大煞风景，也很不高兴，酒宴便不欢而散了。李渊回宫后，一些跟太子勾结的妃嫔们便嘁嘁喳喳，这个说：“海内太平，陛下正宜享乐，秦王殿下却故意扫陛下的兴，不知是何居心？”那个说：“秦王宴上流泪，实是憎厌妾等，陛下万岁之后，臣妾母子怕没有好下场啦！”还有的竟哭泣起来，一齐说：“只有皇太子仁孝，陛下将臣妾母子托付给他，才能保全！”那些小王爷、小公主们，见到母亲流泪，也跟着一齐哭

号，一时弄得老皇帝也伤心叹气，终于决定不再废立太子，而且对李世民渐渐疏远，却跟建成、元吉亲密起来了。

这时天下基本平定，继窦建德、王世充之后，唐军又平定了南方的肖铣。但窦建德这个起义军领袖在河北颇得人心。因为他建立了夏政权之后，仍然保持着农民的勤俭本色，吃的是粗糙的粟米饭。他的妻子曹氏也不穿纨绮衣服，更没有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迁都洛州以后，又致力于劝课农桑，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因此河北的百姓听说窦建德被唐廷杀害，十分悲愤不满。以刘黑闼为首的一些窦建德故将便又聚众反唐。首先袭破漳南县（今山东武城东北）。各地纷纷响应。先后又击败了淮安王李神通和李世勣，年仅二十岁的唐名将罗士信也在一次战斗中战死。后来还是李世民率兵出征，于武德五年七月，打败刘黑闼，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李世民班师不久，刘黑闼又回到山东，再次组织起义。

这时魏征正任左春坊洗马（东官司经局的官员），他和太子中允（左春坊主官）王珪对太子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只是因为年长才位居东宫，没有大功就不能镇服海内。现在刘黑闼又起。不过他兵马不满万人，资粮也十分匮乏，如率大军去击他，正如摧枯拉朽一般。殿下应该乘这个机会请兵出征，以便取得功名，同时也好结纳山东、河北的豪杰，将来为殿下所用。”李建成听了魏征和王珪的话，便去向李渊请求领兵出征。李渊答应了。李建成又采纳了魏征的剿抚并用的策略，终于在武德六年的正月，将刘黑闼打败杀死了。

李建成借出征的机会，收募各地骁勇将士两千人，派他们做东宫卫士，分屯在东宫的左、右长林门，称为“长林兵”。李建成还推荐东宫宿

卫官杨文干出任庆州（今陕西庆阳）都督，要他私自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组织自己的私人军队。

按说李建成身为皇太子，一旦李渊去世，皇帝宝座自然会稳稳当当地落在自己手中，只是个时间早晚而已。但他却又很担心，因为他二弟秦王李世民不但才能出众，功劳盖世，而且天策府里养着许多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假如李世民要跟他争天下，那是很难抵挡的。想来想去，只有把李世民杀死，才能永绝后患。他怕自己势单力孤，便拉拢四弟齐王李元吉，让他跟自己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他给李元吉许愿，将来他当皇帝后，不立皇太子，而封元吉为皇太弟，让他做皇位的继承人。李元吉信以为真，便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要害李世民了。

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夏天，高祖李渊去宜君（今陕西宜君）新建的仁智宫避暑，让李世民和李元吉陪侍同去，派李建成留守长安。

宜君在长安以北一百八十里，风景秀丽，气候凉爽，是个避暑的好所在。仁智宫便建在山林深处，地点十分僻静。李建成觉得这是举事的好场合、好时机。他想通知杨文干从庆州带兵突袭仁智宫，把李世民杀了，然后逼着高祖禅位。

李建成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郎将尔朱煥和校尉桥公山拿着书信，带一部分兵甲去往庆州，召杨文干起兵。尔、桥二人走到豳州，越想越害怕，这事若是办成了，当然能够加官晋爵；可若是一旦办不成，那可是灭九族的后果。两人于路上商量，最后决定还是去仁智宫向皇上自首。两个人折往宜君，把李建成给杨文干的信交给了高祖李渊。

李渊看了李建成手写的信，气得怒火中烧。立刻下诏宣李建成到仁智宫来。内使到长安传诏，李建成知道大事不好。考虑再三，觉得这时

公然起兵太没取胜的把握，只好到仁智宫去请罪。

庆州在仁智宫西北，两地相距也是一百八十里，快马加鞭一天便可赶到。虽然尔朱焕和桥公山已来自首，但不知李建成是否还有别的阴谋？杨文干会不会还来突袭？当天晚上，李渊把李元吉留在仁智宫，自己带着禁卫和李世民到南山露营，防止发生变故。同时派司农卿（掌管仓储的司农寺的主官）宇文颖赶往庆州，宣召杨文干到仁智宫来。但李元吉却偷偷嘱咐宇文颖，要他向杨文干讲实话，告诉他千万不要来仁智宫。

李渊在南山临时搭起的御营里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便穿好衣服走出帐外，见次子李世民正统帅禁军在帐外巡逻。李渊很感动，便找一块大石坐下，把李世民叫到身边，叹口气，说：“早日我想立你为太子，你却不肯。如果那时你做了太子，哪里会有这些麻烦？”李世民笑笑，说：“儿臣没做太子，皇兄还这般不容。倘使儿臣真的做了太子，皇兄能甘心吗？怕要更早地发作了。”李渊想想也不由点头。他仰望星斗，慢悠悠地说：“隋文帝的几个儿子为了争位，拼得你死我活。没想到我大唐也出现了这种事，实在令人寒心！”李世民说：“儿臣并没有与皇兄争位的想法，只求皇兄不排挤儿臣就行了。”李渊一拍大腿，决断地说：“不，我的主意已定。看看杨文干那边怎样。如他拒不来见，你便带兵去讨。回来后我就废了建成，立你为太子。”想了想，又说：“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杀自己的儿子，我要把建成贬到四川去，让他当蜀王。四川偏僻，兵力弱，谅他也做不了大事。他若是安分守己，你就保全他。如他敢反抗，你取他也不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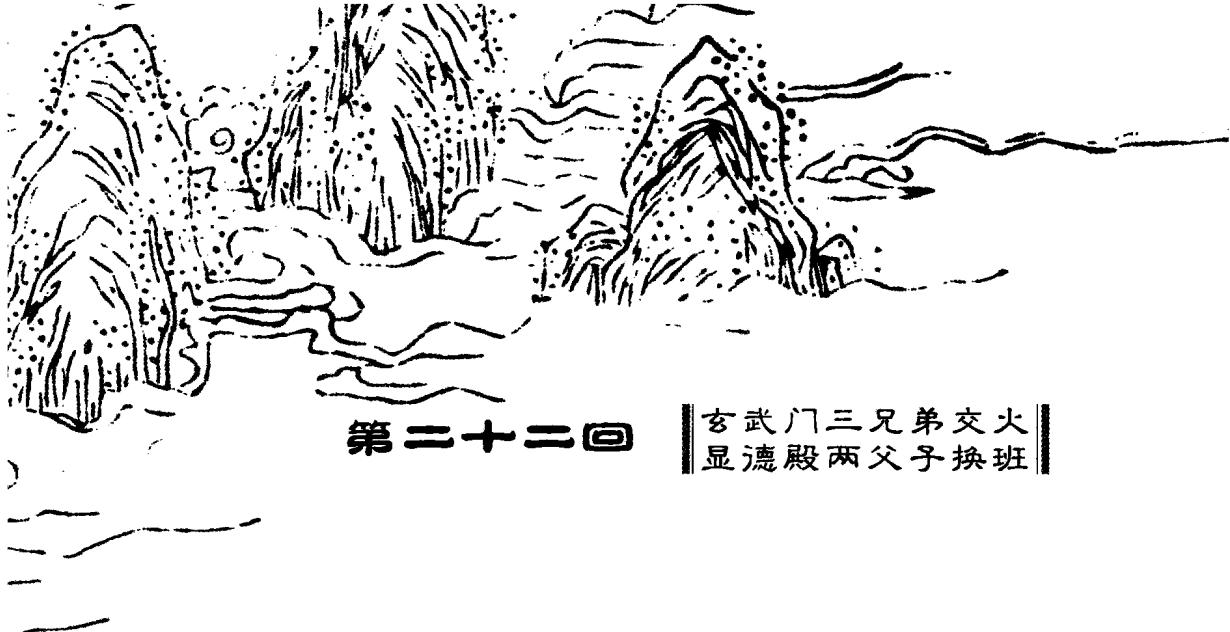
第二天，李建成只带十几个人赶到仁智宫，拜见高祖。李渊把那封信扔给他，李建成只是一劲儿叩头。李渊怒气不息，吩咐殿中监陈福把

李建成看押起来。

那边宇文颖到了庆州，见到杨文干，遵照李元吉的嘱咐把实情都对杨文干说了。杨文干听后，说：“既然这样，那就一不做、二不休，起兵反了吧！”于是点起他自召的兵马，南下宁州（今甘肃宁县）。守城官员猝不及防，竟被杨文干攻克。

杨文干纵兵劫掠府库，还想向长安进军。但这时秦王李世民亲自率兵杀来了。叛兵闻风溃散，有几员将领索性把杨文干杀了，拿他的首级去向李世民请功。宇文颖也被活捉。

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便这样结束了。



第二十二回

玄武门三兄弟交火
显德殿两父子换班

李世民率兵去宁州之后，尹、张二妃和李元吉换着班儿在李渊面前为李建成说好话。还有一些随驾的妃嫔，个个都替太子求情。她们说，太子并不是反对皇上，只是对秦王府那样庞大的势力担心，所以才想裁抑秦王，这也是为宗庙社稷着想。外边又有裴寂和封德彝替李建成游说。李渊那耳软心活的老毛病又来了（这一点他简直跟隋文帝杨坚一模一样）。他终于改变了主意，仍派李建成回守京师。

李世民讨平杨文干，把宇文颖捉了回来。一问，这里边还牵扯着齐王李元吉，可是主谋李建成已经没事了，李元吉也就不能追究，就此不了了之，只是把宇文颖斩了。至于李渊答应李世民立他为太子的事，却也不曾再提。

此后李氏三兄弟表面上仍然跟从前一样，有来有往，好像从来不曾产生过芥蒂。有一次，高祖李渊到城南打猎，太子、秦王、齐王三兄弟随行。李渊让他们弟兄比赛骑射。李建成有一匹烈马，生得十分雄壮，跑起来异常迅速。但这马有个毛病，那就是前腿太软，跑着跑着会忽然一蹶倒地。李建成让侍卫把马牵来，对李世民说：“这匹骏马能跳越数

丈宽的山涧，行走如飞。二弟善骑，你试试看。”李世民接过马缰，骑到马上。恰好这时围猎的士兵赶出一只梅花鹿。李世民双脚后跟一磕马腹，纵马追了上去。这马果然神骏，跑起来宛如腾云驾雾一般。但正当它快要追上猎物的时候，突然前蹄蹶失，把李世民从马背上掀翻。幸好李世民久经战阵，这几年差不多一年中有半年时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就在这马翻倒的一瞬间，他松开马缰，纵身一跃，直挺挺站立在数步之外。他冷笑一声，心里明白，这是他大哥李建成故意要用这匹烈马来伤害他。他把马从地上拉起来，又骑上去。如此翻跌了三次，李世民连根汗毛也没损伤。他骑马转了回来，把马交还李建成的侍卫，却回头跟一旁站着的宇文士及说：“想用这匹马来杀我！可惜死生有命，白费心机！”

李建成的侍卫把这话告诉了李建成，李建成就去找尹德妃和张婕妤，让她们在皇上面前说什么“秦王自己说，我有天命，还要做天下主哪，怎么能马马虎虎就死了呢！”李渊听说又火了，立刻把李世民召来，瞪起眼睛叱责说：“天子自有天命，不是你有能耐便可以求得的。你想要当天子，我还没死，你也太急了点儿吧！”李世民知道这又是后宫那些妃嫔们说了坏话，便赌气地摘下王冠，跪在地上说：“儿臣不想辩白，只是请父皇将儿臣发下法司案验，查一查儿臣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说那番话的？如果查实，儿当死罪！”李渊拍案喝道：“你还敢巧辩？……”一句话没说完，中书令封德彝匆匆走了进来，原来刚刚来了紧急边报，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两部联合，入侵幽州。李渊经这一吓，怒火也消了，想想这三个儿子，谁能当元帅去打退突厥呢？恐怕还是得靠这个二儿子李世民。李渊亲自走下位来，扶起李世民，把王冠给他戴好，亲切地说：“我们的家事是小事，国事为重。朕要派你和元吉

去讨突厥，我儿好自为之，勿负朕望。”

李世民和李元吉来到豳州，在五陇坂跟突厥对阵。李世民要率百骑出阵跟可汗对话，让李元吉同去。元吉连连退缩说：“敌虏声势这么大，怎么能轻出呢？万一失利，后悔就晚了！”李世民仰面一笑，说：“那你就在这儿看着吧！”李世民在跟突厥可汗的对话中，利用两可汗的矛盾，说之以理，动之以势；又赶上连雨天气，突厥兵的弓矢筋胶多被雨水泡解。突利可汗便派他叔叔思摩到唐营中议和，愿意跟李世民结为兄弟。颉利可汗自己势单，也只好收兵回去了。这一次李世民不费一矢，不损一卒，便退了敌兵，充分显示了他大智大勇的军事才能。

也许李世民当初推让不做太子是真心实意的，但事情发展到今天，已不是做不做太子的问题，而关联到他的身家性命了，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他想：洛阳是他征服的，洛阳附近州郡的官员也大多是他任命的，其中不少人跟天策府里的李世勣、秦叔宝等人有交情。再说洛阳又形势险要，如果一旦发生变故，到那儿去足可以自保。那时镇守洛阳的工部尚书温大雅就是李世民的人，李世民便又增派天策府车骑将军张亮和王保等一千多名心腹将士去到洛阳，协助温大雅用金帛财物收买山东各地的豪杰，以备将来应变。不料这件事被齐王李元吉的部下探知，李元吉向李渊报告说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押往京师审问。张亮一口咬定没有其事，而李元吉又提供不出确凿的证据，大理寺还是把张亮放回洛阳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武德九年六月。有一天夜间，李建成约李世民到东宫饮宴。酒过三巡之后，李世民的肚子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在座的淮安王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西宫（西宫又称弘义宫，在宫城外的西

部，是李世民的住处），李世民竟吐起血来。李神通找来御医，给他服了药，血才渐渐止住。李渊听到消息，亲自到西宫看视，当场给李建成下了道手诏说：“秦王素不能饮酒，今后不许尔等再夜饮。”但他心里也明白，李世民吐血绝不是患了什么疾病，其中的缘由老皇帝很清楚。他对李世民说：“首先提出大谋，又南征北战削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初我要立你为嗣君，你坚决推辞，才立建成为太子。现在他在东宫已经九年了，年龄又那么大，我实在不忍心废他。看你弟兄似不相容，同处在京师里，朝夕见面，免不了发生纷争。你本是陕东道大行台，我把您派回行台去，住到洛阳，陕州以东的州郡都归你管理，给你建天子旌旗，你就到洛阳去吧！”李世民听了心里自然高兴，但还要作出依依难舍的样子，流着眼泪说：“父皇年事已高，儿臣理当时时奉侍，不愿远离膝下。”李渊信以为真，劝解说：“如今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又不远，我若是想你随时可以到洛阳去，你不要为这个愁苦了。”

消息传到李建成和李元吉耳里，不觉大吃一惊。如果让李世民回到他多年经营的洛阳，那不啻是放虎归山。将来要是有什么变动，他挟着半国的兵力，部下又有那么多勇将，谁还能够制伏他？只有把他留在长安，才有机会处置。于是他们指使一些人给皇帝上书，说“秦王的左右听说要去洛阳，一个个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看样子这一去便不再回来了。”李建成又唆使裴寂等老臣对李渊陈说利害，说这样做会引起国家的分裂。李渊想想也有道理，就又一次变了卦。

李建成、李元吉见计谋得逞，乘机让尹德妃、张婕妤等在皇帝面前加紧进谗。同时又想削弱李世民的力量，收买秦王天策府的将领。他们首先看中的是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因为敬德的勇猛是全军有名的。还

是在东征洛阳的时候，李元吉和尉迟敬德都在军中，李元吉听说敬德能“避槊”“夺槊”，心里不服，要跟尉迟敬德比武。尉迟敬德拆去槊刃，拿一杆槊杆跟元吉对打。李元吉认为这是尉迟敬德看不起他，一上来便舞槊向敬德咽喉刺去，敬德一闪身避开了。元吉第二槊直刺敬德的心口，敬德槊杆一磕，把来槊挡到一边。元吉第三槊又刺将过来，直奔敬德的下阴。元吉这三槊，刺的是上、中、下三处要害，这哪里是比武？简直就是拼命。尉迟敬德冷冷一笑，一伸猿臂把元吉的槊杆抓住，用力一拧，元吉只觉握槊的虎口剧痛，那槊早已被尉迟敬德夺了过去，远远抛开了。李元吉羞得满脸涨红，但他也不得不佩服尉迟敬德的武艺。所以他这时便提出了收买尉迟敬德的主意。李建成听了李元吉的话，派一名心腹将领带一车金银珠宝去送给尉迟敬德，还附了一封亲笔信，企图收买他。尉迟敬德拒不收礼，给李建成回信说：“敬德是蓬户人家出身，隋末离乱之时沦入匪地，实在是罪不容诛。幸蒙秦王赐以再生之恩，现在仍然名列天策府。敬德不是负义之人，对秦王自应杀身以报。而臣对殿下，并无寸功，因此不敢谬当重赏。如果和殿下私自交往，便是对秦王二心不忠。图利忘忠之人，对殿下又有何用呢？”尉迟敬德把信交给来使，打发他走了之后，便去告诉李世民。李世民笑笑说：“将军心如山岳，即使积金到斗，将军也不会动心。不过他既然送来了，你收下就是了，何必避嫌推辞呢？而且和他接近，得以知道他们的阴谋，不是更好吗？”尉迟敬德扯着虬髯，愤愤地说：“敬德是个粗人，做不得两面三刀的事情！”李世民哈哈大笑，说：“那么将军却要留神，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尉迟敬德回到府中，夜间，他安卧在堂上，把重门洞开，等着刺客。果然李元吉派的一名刺客来了，看到这种情形，知道尉迟敬德已有准备。

他忌惮敬德的勇猛，在外边逡巡了半天，几进几退，终于不敢进去，悄悄地溜走了。李元吉不死心，又去皇帝面前进谗，把尉迟敬德押下诏狱（处理皇帝亲自交办案件的审判机关），准备杀害他，李世民去见皇帝，据理力争，李渊只得把尉迟敬德释放了。

李建成又以金帛收买右二护军段志玄，也遭到拒绝。他们知道天策府的谋士中，房玄龄和杜如晦最有智计，就向皇帝进谗说他二人行为不端，把他们驱逐出天策府。还有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勇武过人，李建成便向皇帝推荐他出任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把他派往遥远的南疆。程知节不肯赴任，去找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被他们除尽了，目的不过是图害大王。知节决死不走，希望大王早作决计。”李世民也见对方咄咄逼人，再不设法便将不保，于是召集天策府的文官武将商讨对策。这时有警报传来，说突厥骑兵又侵入边塞。李建成推荐李元吉统兵出征。李元吉借皇帝的名义，调天策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人从征。夜里，东宫的官员率更丞王胫（chī吃）偷偷来向李世民报告，说太子准备在昆明池为齐王饯行，请秦王参加，预先埋伏壮士，把秦王杀死，谎称是得病暴卒。对尉迟敬德等秦府将领，也将全部坑杀。

李世民去告诉皇帝，揭发了李建成等人的阴谋；并密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李渊听了半信半疑，愕然半晌才说：“明天我亲自查问，你早一些入朝。”同时又通知太子、齐王和大臣裴寂、肖瑀、陈叔达等参加。

当天夜里，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等人率领将士埋伏在宫城北门——玄武门下。第二天黎明，李建成和李元吉并骑进宫，走到临湖殿，发觉情形有异，李建成便要驰回东宫。却见李世民从墙后走出来唤他。李元吉

张弓射李世民。但他惊惶之中，两臂脱力，三次拉弓都未拉满，箭箭射空。那边李世民的雕弓却张开了。李建成在一边见了，以为李世民要还射元吉，刚刚张嘴喊了声：“四弟小心……”却见李世民手腕一偏，“噌”的一声响，那支狼牙箭劈空而来，正中李建成的咽喉。李建成哼也没哼，便倒栽到马下了。

这时呐喊声起，尉迟敬德率七十骑精卒飞驰过来。李元吉驱马便跑。尉迟敬德紧紧追上，弓弦响处，李元吉后背中箭，直穿前心。尉迟敬德下马，割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东宫的禁卫听到警报，赶来救援。长林兵和天策兵在玄武门前展开激战。长林兵多，在薛万均、薛万彻兄弟率领下，猛攻玄武门，还鼓噪要进袭秦府。在这紧要关头，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赶来。长林兵见主人已死，一哄地逃散了。

李渊得知凶讯，也已无能为力。肖瑀和陈叔达劝他即立李世民为太子。李渊叹口气，自我解嘲地说：“好吧！这本来就是朕的夙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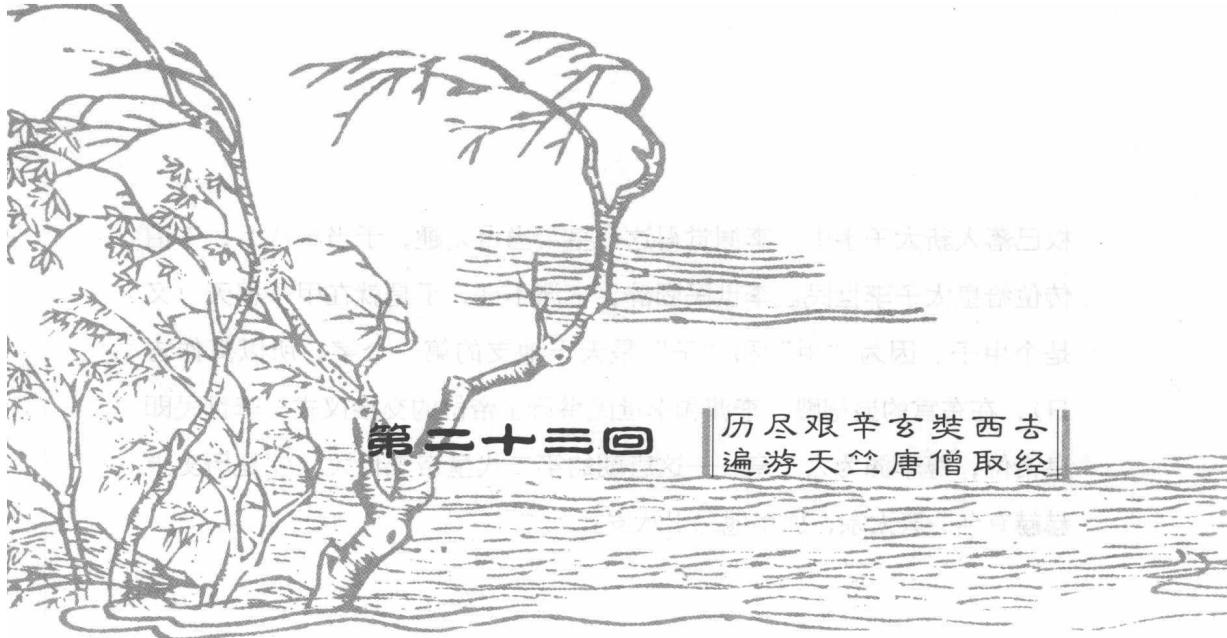
秦王府的将领怕留后患，把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统统杀害了——这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的事情，史书上称之为“玄武门之变”。

以前，东宫洗马魏征给太子建成出谋划策，劝太子早除秦王。这时秦王左右把魏征捉了来。魏征神色如常、毫不畏惧。李世民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坦然地回答说：“先太子如果早听魏征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李世民很看重魏征的才能，便把他放了，任命他为詹事主簿（东宫詹事府官员）。又把发配到冀州的王珪、韦挺、杜淹等也召了回来。对以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官员都不再追问。

天策府撤销了，天策府的官员都成了东宫的属吏。事实上，朝廷大



权已落入新太子手中。李渊觉得这个皇帝当得无趣，于当年八月，下诏传位给皇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固辞，李渊不许，于是就在甲子那天（又是个甲子。因为“甲”和“子”是天干地支的第一个字，所以算作吉日），在东宫的显德殿，李渊和李世民举行了帝位的交接仪式。李世民即皇帝位，尊李渊为太上皇——这唐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那年他二十八岁。



第二十三回

历尽艰辛玄奘西去
遍游天竺唐僧取经

李世民做了皇帝，改元“贞观”，定明年为贞观元年。册立王妃长孙氏为皇后。立皇子李承乾为太子。那年太子八岁，由于生在西宫承乾殿，便以“承乾”作为他的名字。追封已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赐谥“隐”，因此又称为“隐太子”；封齐王李元吉为刺王。并以礼改葬。改葬那天，太宗亲自哭送出宜秋门外。东宫和齐王府的旧日僚属都参加了葬礼，送到墓地。

太宗接受了隋亡的教训，励精图治，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时期。他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史书，他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在读了《尚书》之后，曾经赋诗抒发感想。诗中写道：“寒心睹肉林，飞魄看沉湎（miǎn免）。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既承百五末，兢兢随岁转。”他是用古代“昏主”的败亡，兢兢业业地来惕厉自己的。

隋唐以来，佛教盛行，僧尼达十几万人。太史令傅奕反对佛教，曾于武德四年给高祖李渊上疏，主张沙汰僧尼。以后又屡次上书。武德九

年，傅奕再次上疏，历数佛教的流弊，并与百官在朝堂上展开争论。高祖终于下诏命有司对僧尼加以甄别，“庸猥粗秽者，勒还乡里”，并取消了一些寺庙。太宗是赞成傅奕意见的，他即位后，便又对佛教采取了一些更严厉的限制。

就在这时，在长安有一个名叫玄奘的和尚，他自己对佛经也有一些疑问，觉得难以解释。佛教起源于迦毗（pí皮）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创始人为释迦牟尼。佛教后来盛行于印度，于西汉时传到中国。玄奘想，要弄通佛理，最好的办法是到佛教的发源地去。但朝廷对僧人既已有所限制，而西行要越过的关塞要津又不许人们随意通行。玄奘曾向有关衙门申请“过所”（即通行证），没得到批准。但求知的欲望鼓舞着他，他并不灰心，一面学习中亚和印度各国的语言文字，一面等待机会。

玄奘是洛州缑（gōu勾）氏县（今河南偃师）人，俗家姓陈，名祎，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名。玄奘生于隋开皇二十年，到贞观元年已是二十七岁。这个青年僧人终于等到机会了，贞观元年的秋天，长安附近的农田受灾，朝廷通知百姓可以外出“随丰就食”。玄奘趁机混入灾民群中，出了长安，开始了他孤身的万里长征。

明代作家吴承恩以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为题材，写了一部神话小说《西游记》。在这本书里，唐僧（即玄奘，因他是唐朝的僧人，所以西方各国称他为唐僧）在他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的保护下，战胜了妖魔险阻，取得了“真经”。但这只是神话小说，事实上玄奘取经的路上，许多时间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也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僧人，并没有齐天大圣来保护他。

那年八月，玄奘从长安出发，来到凉州（今甘肃武威）。从这儿再往

西走，就需要有衙门发的“过所”了。凉州都督李大亮对关口的盘查很严，玄奘出不了凉州，便接受当地佛教信徒的邀请，在凉州的佛寺里讲经。凉州是当时内地和西域各国的交通要道，有一些到内地通商的西域商人，把玄奘的声名传嚷开，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唐僧”要出国去“取经求法”。李大亮听到这个消息，派人把玄奘找来，逼着他返回长安，否则就要押送他回去。幸亏当地佛寺的慧威法师支持他，偷偷派两名徒弟领着他乘夜摸出城关，来到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

从瓜州再往前走，便是险要的玉门关了。那儿山势险峻，雄关高峙，还有一条湍急的疏勒河。从那时起过了大约一百年后，中唐有一位叫王之涣的诗人，曾写了一首题为《出塞》（又名《凉州词》）的诗，道出这儿的形势。那诗道：

黄河远上白云间（黄河像丝带般蜿蜒于白云之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一片孤城独峙于万仞高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羌笛传送着《杨柳词》的哀怨），
春风不度玉门关（就连春风也不肯吹过这玉门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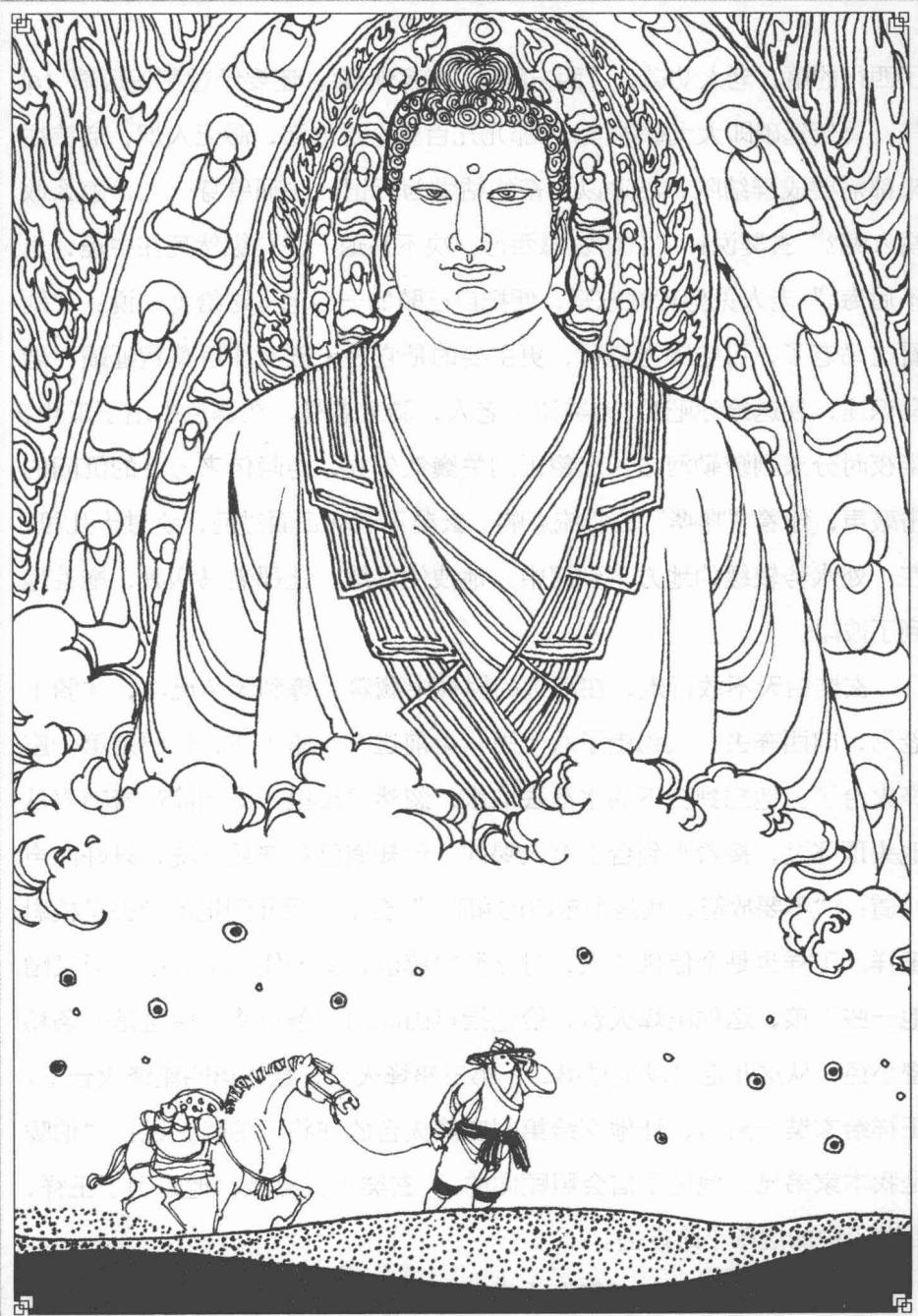
玉门关以外，还有一连串五座烽火台，都是西行必经之地。而这时瓜州已得到李大亮的追捕逃僧玄奘的牒文。牒文上写着：“有僧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幸好瓜州刺史独孤达信奉佛教，不来难为他，只是叫他快快离开。

那时从凉州送他来的两名小和尚已经回去了，玄奘只好自己准备起程。但他缺少向导，十分为难。他在寺院门口徘徊，遇见一个叫石磐陀的西域人来进香。石磐陀见玄奘虽然年轻，但法相庄严，十分崇敬。石磐陀还有一个上年纪的朋友，他们带了果饼跟玄奘一起用饭。玄奘谈到

了西行的事。老人劝道：“西方路远，道路险恶。还要经过莫贺延碛（qì 气，莫贺延碛即大戈壁沙漠）。那儿几百里全是沙海，渺无人烟，商旅往来都需要成群结队，沿途以人畜的枯骨为标记。法师单身一人，怎么敢闯入呢？”玄奘说：“贫僧发愿西行，决不东退一步；纵然死在中途，也不后悔。”老人见他意诚志坚，便把自己骑的一匹老马送给他，说：“别看这马老了，可它脚力还行，更主要的是它曾十五次往返莫贺延碛，老马识途，就送给你吧！”玄奘谢了老人，骑上老马，在暮色中出了瓜州，半夜时分来到疏勒河边。远望玉门关巍然耸立，隐隐传来刁斗的沉闷的击敲声，伴着“哗哗”的急流声响。玄奘不敢从正面过河，绕过十几里，在一处水势较缓的地方下到河中。他拽住马缰，让那老马泅渡，拖着他到了彼岸。

玄奘白天不敢行走，在河边的树林中藏着，等到天色已晚，才骑上老马，向西奔去。大约走了八十里，见前边有一座小堡，这便是第一座烽火台了。他想到台下的水池去取水，忽然黑影里一支响箭带着哨声从他头顶飞过，接着听到台上有人喝问。他知道已被守兵发现，只好高声叫道：“不要放箭，我是个走路的和尚。”台上守兵开门把他带去见校尉王祥。王祥也是个信佛的人，对玄奘很尊敬，留他住下来。第二天又赠他一些干粮，送他出烽火台，给他指点山间的一条小路，说这是一条秘密小径，从这儿走可以绕过第二、第三座烽火台，直达第四座烽火台下。王祥给玄奘一封信，让他交给第四座烽火台的守将王伯陇，说：“伯陇是我本家弟兄，他见了信会照顾你的。”玄奘十分感激，他告别了王祥，沿着山中的这条小路走去。

这时已是暮秋，山间花草枯黄，落叶飘零，一群群雁队在空中排成



“人”字形向南飞去。玄奘遵照王祥的指点，一人一骑在寂静的山中蹒跚前进。有的地方还能隐约看出樵径的痕迹，有的地方则需要从棘丛中穿过。夜间，他把行囊打开，铺在草地上露宿。清早醒来，行囊上覆着一层厚厚的严霜。玄奘对这一切困难毫不放在心上。第三天，果然来到第四座烽火台下。他和王伯陇见了面。王伯陇热情地款待了他，除了给他备足食物外，还送给他一个小小的指南针，这是进入沙漠后必不可少的工具。

王伯陇也指给他一条小路，可以绕过第五座烽火台，直达莫贺延碛边上的野马泉。王伯陇嘱咐他：“你在野马泉要装足人畜的饮水，进入沙海后要走十来天，如果没水可就难活了。”玄奘对王伯陇谢了又谢，向野马泉走去。他在那儿把盛水的皮囊装满，便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大沙漠。

沙漠里全是黄澄澄的浮沙，脚踩上去，陷到鞋帮；一步一步格外艰难。老马背上驮着水袋和行囊，玄奘就无法骑了，只好牵着马在沙地上走。虽然已是秋末，但沙漠反射着日光，还跟盛夏一样地炎热。有时一阵干风吹来，刮起一阵黄色的沙雾，沙粒打在脸上，十分疼痛。沙漠并不是平展的，也有沙丘和沙谷，根本没有路径，全仗着有王伯陇送他的指南针，指点着他向前进的方向。

夜半过后，沙漠白天吸收的阳光热气散尽了，气候一下子又变成了严冬。玄奘只好把行李铺在老马身边，借着老马的体温来取暖。

他在沙漠里走了两天，大约走出了一百里。不料在打开皮囊喝水时，不小心把水囊打翻了，一囊水倒在沙上，“吱吱”地马上全部渗入沙中，沙上只留下一点儿湿漉漉的水渍。前途还长着呢，没有水怎么办？也许只有再回野马泉取水这唯一的办法吧！他懊丧地往回走，走了几里路猛

地想起：“我是发誓要一直走到天竺国（即印度）的，决不后退一步。好吧，哪怕是死了也要西进！”于是他又扭回头来，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了。

没有水，干粮也无法下咽，他忍着饥渴又走了两天。渐渐地浑身越来越乏力了，嘴唇上暴起了一层层的皮，喉咙也疼痛起来，每迈一步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忽然，他看到沙漠远处有一株株树影，似乎还有水波在荡漾。“绿洲！”玄奘欢呼一声，不知力气又从哪儿一下子生了出来，他急急地朝“绿洲”奔去。然而他怎么走也走不到，只仿佛看到那些树儿在向他招手，而它们自己却一步步朝后退去。啊，他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绿洲，只不过是在沙漠里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罢了！

玄奘筋疲力尽了，一下子倒在沙地上，昏睡过去。半夜里，他被凉风吹醒，挣扎着爬起来继续蹒跚着前进。走着走着，突然，老马昂起脖子嘶鸣，大鼻孔一张一阖地吸气，竟挣脱缰绳狂奔起来。玄奘在后面一边喊一边追。他终于发现，识途的老马到底找到了真正的绿洲，那儿是一片碧绿的草地和一汪明澈的清泉。人和马一齐伏到泉水里，“咕嘟咕嘟”把肚子灌饱了。

玄奘装上水又走了五天，才走出了莫贺延碛，来到了伊吾（在今新疆哈密）。但这也还只能算是玄奘西行的第一站。

伊吾是个小国，它西边还有个高昌国，国都在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高昌国王麹（qū 曲）文泰听说伊吾来了个中土大唐的高僧，便派使者到伊吾把玄奘请到了交河。麹文泰笃信佛教，跟玄奘研讨佛经，对玄奘的博学十分佩服。他想把玄奘留在高昌，玄奘不肯，麹文泰便资助了他御寒的衣服装备，三十四骡马，还有二十五名从人，陪伴他西行。

又给沿途二十四个国王写了信，让他们在玄奘路过时加以照顾。玄奘十分感动，写了篇《谢高昌国王启》送他。在文章里他既表示了对国王的感谢，也重申了自己的决心。

玄奘一行人风餐露宿，来到了凌山（今新疆汗腾格里峰）。凌山是天山支脉，乃是一座雪山，高七千米，终年积雪，上有亘古不化的冰川。玄奘一行人用了七天的时间才翻越凌山。不幸的是偏遇上了一次雪崩，从人中有的人死了，有的逃了回去，马儿也死了许多。玄奘身边还剩下不到十个人。但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朝前走。

玄奘带着从人，经热海（中亚伊塞克湖）来到了碎叶城（中亚托克马克），正碰上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在打猎。玄奘呈上鞠文泰写给可汗的信，可汗很高兴，派人一直把他送过了铁门关（今阿富汗巴达克山），送的人才回去。玄奘转向南行，把高昌派的人也打发回去，他又成了孤身一人。他一路上备尝艰辛，终于在从长安动身的十个月后，进入了天竺北部的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

嗣后，玄奘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印度次大陆，访问了几百所大小寺院，和那里的僧人们探讨佛教经义。

玄奘停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庙宇是摩揭陀国（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当时这座寺庙已建立好几百年了。经过历代的修建，规模十分宏大，是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伽（qié 茄）蓝”（梵语，指僧众所住的园林，后泛指佛寺）。这庙里有许多有名的学者，收藏了大量的佛经以及天文、地理、医药、技艺等书籍。住持人戒贤法师已年近百岁，是当时印度的著名佛学权威。他听说东土大唐的玄奘法师要到寺里来留学，极为兴奋，派出二百多名僧侣在寺门口迎接，闻讯自动赶来的施主

(不出家的佛教徒)有一千多人，大家捧着香花，把玄奘迎入寺中。玄奘当天便拜戒贤为师。戒贤因为年纪大，已经多年不讲学了，这次特地为玄奘开讲《瑜伽论》，历时十五个月才讲完。玄奘在这所庙里，一住五年。那年他已三十六岁了。他辞别了戒贤到各处游学，又花了五年时间，于四十一岁时再回那烂陀寺。

那时摩揭陀国乌苌(cháng 常)王朝的国王叫戒日，是有名的雄主。戒日王慕玄奘的名气，在曲女城召开了一次研讨佛经的盛大的辩论会，请玄奘来主持。这会是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举行的，戒贤法师派那烂陀寺的僧众一千人随玄奘前去。另外与会的还有十八国的国王、佛教僧侣和其他教派的教徒共五千人，而来听会的百姓竟达五万多。庙外几十里内到处是人们乘骑的大象和轿舆，各种旗、幡、幢、盖星罗棋布。玄奘是论主(即主讲人)，他提出的辩论主题是《制恶见论》。连续十八天，人们只听他宣讲，没有一个站出来反驳，结果辩论会成了报告会。玄奘法师的名字传遍远近各国。

戒日王非常高兴，他说，他早就听说天竺东北有个大国叫摩诃支那，国中有个秦王，还听过西域的乐师演奏的《秦王破阵乐》。同时，他还告诉玄奘一个消息，在印度北邻的吐蕃(bō 播，吐蕃即西藏)国国王松赞干布，刚刚娶了摩诃支那的文成公主。戒日王“呵呵”笑着说：“松赞干布的福气真不小啊！”

玄奘听了一面对文成公主为民族和睦作出的贡献感到敬佩，一面又不禁油然地产生了思乡之情。要知道，他离开故国算来已经十五个年头了。



玄奘要回大唐，戒日王舍不得放他走。有个鸠摩罗王提议在他国内建一百所寺院，由玄奘来做总住持。但被玄奘婉言谢绝了。最后戒日王提了个要求，请玄奘在参加了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以后再走。那时距下一届无遮大会的举行还有一年多。玄奘无法再拒绝，只好答应，就又在印度住了两年。

贞观十七年春天，玄奘辞了戒日王，带着他多年收集的佛经 657 部以及一些热带和亚热带的花草树木的种子，踏上了归途。戒日王送给他几只大象和马匹，还派出了护送的人员。大象驮着经卷，人们骑着马，按说应该比来时快多了，但他却走了差不多两年。原因是远近的人们早都听说了他的名字，所经之处的寺院纷纷请他讲经，就这样耽搁了时间。

贞观十八年秋天，玄奘来到了阗（tián 田，今新疆和田）。由于他当初是私自出国的，不知现在回去能否得到朝廷的谅解。他在于阗暂住下来，给太宗写了道表文，陈述了自己出国的原因和经过，等候朝廷处理。他托商队把表章带往长安，呈给皇帝。太宗看了非常高兴，亲自写了敕文，吩咐玄奘“速来与朕相见”。又令燉煌（今甘肃敦煌）官司于流沙

(指敦煌以西的白龙堆沙漠)迎接;鄯善(今新疆若羌)于沮沫(今新疆且末)迎接。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回到长安,受到朝野僧俗的热烈欢迎。当时太宗住在东都洛阳,下诏让玄奘去洛阳跟他见面。太宗详细询问了玄奘周游各国的见闻,很感兴趣,让他记录下来,还要让他做官。玄奘不肯从政,只愿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太宗便让他住到长安的弘福寺里,一边翻译一边讲学。贞观二十二年,太子李治为他母亲新建了一座慈恩寺,让玄奘去当寺主。以后李治又在寺内建了一座大雁塔,收藏玄奘带回的经卷。

玄奘遵照太宗的嘱咐,把他十七年来所亲自经历的一百一十国和听到的二十八国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出产品品,包括一些神话传说等等,详细口述,由他的门徒记录下来,写成一部《大唐西域记》。全书十二卷,于贞观二十年写成。比如他记载瞿萨旦那国的蚕桑就是从中国传入的。在卷二的《印度总述》中,记载了印度的“族姓”制度,说全印度人分为四“流”,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戌陀罗。事实上,这是印度的四个阶级。说他们“清浊殊流,姻媾不杂”。直到今天,印度还保留着“种姓”的残余,仍有被歧视的“贱民”存在。记载得最详细的还属他居住多年的摩揭陀国,光这一国便占了两卷的篇幅。其中《那烂陀僧伽蓝》(即那烂陀寺)记载得尤为详尽,连寺四周的景物都一一罗列。公元1197到1203年,这一带接连发生过两次战争,战火把那烂陀寺夷为平地,后人无法查考。1915年印度的考古工作者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中《那烂陀僧伽蓝四周》这一章的记载,找到了那烂陀寺的遗址,进行发掘的。

那还是玄奘回长安不久，正在弘福寺里译经。有一天，玄奘在寺庙的院里散步，遇见本寺的知客僧法觉。玄奘想起在曲女城听戒日王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结婚的事，便向法觉打听。法觉笑道：“这事竟传到印度去了？说起来真还挺有意思，让我说给法师听听。”

原来吐蕃是藏族聚居的地方。藏王又称“赞普”，意为“雄强的男子”。松赞干布大约生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他十三岁的时候，国内大贵族发动叛乱，他父亲老赞普论赞弄囊中毒身死。少年松赞干布依靠中小贵族和自由民的支持，用了三年时间，剿平了大贵族的叛乱，巩固了吐蕃王朝的统一。松赞干布是个文武全才，他不但精通骑射、击剑等武艺，还善于吟诗作歌，深得藏民的敬爱。他热心接受周围各族的先进文化，派贵族子弟到天竺留学。这些人回来以后，参考梵文和古和阗文制定了藏文字母，藏族从此有了文字。松赞干布还招募别族的学者、技工和医生到吐蕃来，为他效力。至于他最倾心的，自然还是生产、文化都比较先进的唐朝。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一批使者，带了礼物到长安朝见太宗，表示聘问（古代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太宗很高兴，很快就派遣行人（专门负责聘问的官员）冯德遐携带国书和礼物，随吐蕃使者一道去吐蕃答聘。

松赞干布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唐使。在跟冯德遐的谈话，以及看到唐朝赠送给他的礼物后，他对汉族的经济和文化更加羡慕。贞观九年，他正式向唐朝的皇家求婚，但没得到允准。贞观十四年，松赞干布派他的宰相禄东赞到长安，再次提出婚姻的请求，并献给太宗一千两黄金和许多珍宝，这时，太宗认识到吐蕃是唐朝西境的重要力量，要保证西部疆域的安宁，跟吐蕃建立友好关系是很必要的，他准备答应松赞干布的

请求。

太宗前后生了二十一个女儿，那时这些公主中有的年龄大些，已经出嫁；有的年纪还小；而几位适合结婚年龄的又不愿意到高寒的边远地区去吃苦。太宗很为难。有一次对他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说：“吐蕃赞普来求婚，可是我那几个不懂事的小女子都不愿去。她们就不明白，有时一桩婚姻就顶得上十万雄兵呢！”李道宗说：“陛下指定一个，她还敢抗旨吗？”太宗说：“婚姻嫁娶，最好是自愿，否则，整天啼啼哭哭，反倒不好了。”

李道宗回府把跟皇帝的谈话对家人说了。他的女儿很识大体，问道：“既然这桩婚姻十分重要，女儿前去怎样？”她的话令父母大为吃惊。但女儿很欣赏太宗讲的“一桩婚姻顶得上十万雄兵”那句话，她觉得自己如果能够为唐蕃的友好和平作出贡献是很大的幸福。但她又怀疑，远僻地方的人是不是太粗俗？因此她要出三个难题，来使如果能够圆满地答上，她就愿意远嫁到吐蕃去。

李道宗去回明太宗。太宗大喜，立即封道宗的女儿为文成公主。道宗又去通知了禄东赞。禄东赞接受了挑战，准备应答公主提出的难题。

文成公主出的第一道题，是拿来一块内中有一道曲曲弯弯小孔的绿松石，要客人把一块绸带从孔中穿过去。石中的小孔不是正直的，而绸带又是软的，这若是像用线引针那样是无论如何穿不过的。禄东赞在馆驿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苦苦思索。无意间看到一只大蚂蚁，叼着一条虫子钻进石缝中，他受到启发，便让从人捉了一只最大的蚂蚁。第二天，他当着李道宗的面，把一根细丝线拴在蚂蚁腰上，将蚂蚁放进石孔的一端，在另一端放一点儿芳香的食物。蚂蚁闻到香味，便沿着孔道蜿蜒曲

折地爬了过去，把丝线也带到另一边去了。这时禄东赞再把绸带跟丝线接好，轻轻一引，绸带顺利地穿过了石孔。

文成公主的第二道难题是拿来一根两端一样粗的木头，要禄东赞指出哪一端是根部，哪一端是梢部。对这道难题，禄东赞连想也没想，他让人把木头放进流水里，指着说：“在前边的一端是根部，因为根部紧密沉重，所以在水流中冲在前面。”

现在只剩下第三道难题了。这道题，是在广场上聚集了三百名美女，文成公主就在这三百人当中，要吐蕃使者辨认出来。

禄东赞在馆驿里已经住了好多天了，跟驿丞交上了朋友。他托驿丞拿金珠送给文成公主的侍女，打听到公主的形态和容貌。到解题那天，禄东赞在三百美女面前走来走去，只见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有的眉开眼笑，有的装腔作势，他知道这些人是觉得好玩，故意做出来的，都不是公主；只有一位仪态大方的姑娘，面容庄重，神态严肃，目光深沉，形态容貌也跟从侍女那儿打听到的一样，于是禄东赞就把彩箭插在这位姑娘的衣领上，领着她走出人丛。这时藏使团的所有人员都走了上来，围绕着公主一面甩着长袖跳舞一面唱歌。那歌词是禄东赞早先就写好的：

小臣有话禀，公主请细听：
欣欣我藏疆，到处结祥云。
巍巍藏王宫，诸宝所建成。
松赞干布王，菩萨所化身。
英俊又庄严，种姓甚高尊。
.....

这是向公主介绍他们的藏王的。接着又唱起了赞美吐蕃国土的歌：

山中树木郁葱葱，大地满种五谷盈。

无边无界地滋生，遍地欣欣俱向荣。
五金宝藏齐繁兴，牛羊马匹日益增。
如此快乐和繁荣，藏疆全备可欢庆！

文成公主听了这悦耳动听的歌声，不但不觉得粗俗，反而认为十分可爱。她启开嘴唇微笑了，把衣领上的彩箭拔下来，交给父亲江夏王，表示她接受了吐蕃赞普的聘礼。

太宗为文成公主进藏作了妥善的安排。他先派将作监的官员带着工匠到吐谷浑（在今青海省境内）边境修建一座行馆，让文成公主和随从人员在进藏前先在这儿休息一个阶段，以适应高原气候和藏族的生活习惯。又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奁（lián 连），包括一尊释迦牟尼佛像，珍宝珠玉做成的饰物，绣着狮子、凤凰、树木、花草的锦缎垫披，各类图书和作物的种子，以及日常生活用具，还派出了大批工匠。钦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送亲特使，率三千名羽林军作警卫。贞观十五年正月，送亲队伍离开长安。长安城的居民纷纷赶往金光门外相送。大路两旁拥塞着几十万人，送行的行列排出二十里外。人们挥舞着香花和彩带，祝愿他们的“女儿”一路平安。

文成公主一行人西行来到行馆，在这里休息了三个月，转而向南进发。他们路过青海湖。这时正是暮春，湖上盘旋着各种各样的鸟儿，在送亲队伍的上空飞来飞去，好像也在跟公主告别。公主登上湖边的石山，翘首东望，热泪潸潸地流到腮边，她在想念慈祥的母亲，因为她知道，今生今世再也没有跟母亲见面的可能了。江夏王走过来，抚摸着女儿的头发，用目光鼓励着她。公主明白父亲的意思，她毅然地拭干眼泪，挥挥手要队伍继续前进。



队伍经过百南巴（今青海玉树县南），公主见这里土地平坦，河流纵横，但当地居民却不会种植别的庄稼，田里只有疏疏朗朗的青稞。公主便让随来的农工教给居民种植大麦和燕麦。又让石匠装置上水磨，教给居民利用水利的技术。公主在这儿住了二十天。她走了之后，当地居民在山上竖立了一尊公主的石刻像，作为对她的永久纪念。

在畜牧地区，汉族工匠教给居民从乳里提炼乳酪，制作酥油。在有一些地区，则教给人们栽桑养蚕……总而言之，公主在她的行途中，一路撒下了科技和友好的种子。

松赞干布听说公主进藏了，便率领军队亲自赶来迎接。他看到他娶的是一位仪态大方、俊爽娴雅的美丽的女子，高兴得连嘴也合不上了。而公主见这位英俊的藏王神采丰逸，却又异常剽悍，自然也暗暗心喜，松赞干布换上汉族王子的衣冠，以子婿礼拜见江夏王李道宗，然后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不久，李道宗便别了女儿、率领军队回朝复命去了。这边松赞干布陪着公主，慢慢向国都逻些（今西藏拉萨）进发。公主进城那天，逻些城里万人空巷，夹道欢迎大唐来的公主，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松赞干布见到这种情景，对来迎接的大臣们说：“我父祖没有通婚上国的，现在我得到大唐公主，实在是荣幸。应该为公主筑一座新城以夸示后代。”于是，他下令建筑一座完全仿照唐朝格局的宫室，让公主和她带来的侍女居住。以后又为她建造了小昭寺。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供奉在大昭寺里。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能够在大昭寺见到这尊佛像。

逻些城东南不远有个叫泽当的地方。这儿紧靠雅鲁藏布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松赞干布便在这里建一座新城，让公主定居。

后来这儿以生产细氆氇 (pǔ lǚ 普鲁)、花围裙而闻名远近，那纺织的技艺便是公主带来的织工传流下来的。

今天，在拉萨布达拉宫的宫殿墙壁上保存着蔚为壮观的两组壁画。一组记述着禄东赞运用智慧争取到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的故事。而另一组画，则说的是一位叫金城公主的姑娘像文成公主一样，嫁给藏王尺带珠丹的经过。尺带珠丹是松赞干布的五世孙；金城公主则是唐宗室雍王李守礼的女儿，唐中宗李显的养女。景龙四年（公元 710 年）正月，就像是七十年前文成公主下嫁一幕的重演，金城公主携带锦缯 (zēng 增) 数万匹和各种工匠，由左卫大将军杨炬护送，前往吐蕃跟尺带珠丹结婚。中宗率百官亲自送行到长安以西八十多里始平县的百顷泊，设帐摆宴饯行。还命群臣写诗留念。诗句有：“帝女出天津，和戎转罽 (jì 计，毛毡) 轮。”“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戎王子婚礼，汉国舅家慈。”中宗还下诏改始平县为金城县（今陕西兴平），宿营地命名为恰别里。同时还特赦了县里的一切囚犯，免去这个县百姓赋税钱粮一年。

金城公主像文成公主一样，也在西藏地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古迹……



第二十五回

出奇兵李靖破颉利
敢直言魏征谏太宗

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讲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

贞观十九年，太宗在东都洛阳接见了取经归来的玄奘之后，便亲率大军东征高丽。在此以前，对唐朝威胁最大的异族势力系北方的突厥。李渊晋阳举事，曾派刘文静向突厥借过兵，而突厥也曾支持过刘武周、刘黑闼反唐。李渊为了笼络突厥，不得不向始毕可汗称臣。后来始毕的弟弟颉利可汗和儿子突利可汗也曾多次入侵，骚扰边境。太宗即位那年，他八月初九登基，突厥颉利可汗却乘隙于二十八日偷袭进来，竟直抵长安城下。当时长安城内兵力不多，因此人心惶惶。太宗临危不乱，他扣押了进城窥探虚实的使者，只率领六骑出了玄武门到渭水边上跟颉利隔河相对。他义正词严地责备颉利违约，使颉利无话可说。而同时唐军队伍严整，一路路出城列阵。颉利不知虚实，不敢贸然攻城，只好像在幽州那次一样，又一次知难而退了。

嗣后，太宗训练了大批骑兵，准备跟突厥在草原上决战。这不仅是为了雪他父亲李渊向突厥称臣的耻辱，也是巩固北疆所必需的步骤。贞观三年冬天，突厥发生内讧。太宗见是机会，便派李靖、李勣、柴绍、李道

宗、卫孝节、薛万彻为行军总管，率十万大军，分兵六路，由李靖统一指挥，北征突厥。这六位总管中，李靖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是太宗在初进长安时从李渊刀下救出来的。李勣是瓦岗军李密的旧将徐世勣，投唐后赐姓李，改名李世勣，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他为了避“世”字讳，便又单叫李勣了。柴绍是太宗的姐姐平阳公主的丈夫，而李道宗则是太宗的族弟、文成公主的父亲，这两人是国戚宗室。还有那薛万彻，本来在隐太子李建成部下做车骑将军，玄武门之变，他和哥哥薛万均统率长林兵猛攻城门，还要去攻打秦王府，只是见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的首级赶来，长林兵一哄而散，薛氏兄弟才逃亡山中。不久被太宗派人召回，仍然加以信任。从这几个人这次的委派上，正好可以看出太宗在使用人才方面掌握着一条“任人唯贤”的原则。

贞观四年三月，李靖率三千骑兵，夜袭定襄（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南）。颉利不曾防备，只好逃走。唐军追到阴山，突厥再败。颉利假意求和，想取得喘息的机会。李靖看破他的计谋，和李勣选一万精骑，穷追不舍。匡道府折冲都尉（地方府兵中的高级军官）苏定方率两百名骑兵作先锋，乘着浓雾急进。等到雾散之后，发现突厥大帐就在一里之外。苏定方虽然只有二百人，但他毫不畏惧，乘突厥未曾发觉便急驰杀入。颉利不知唐军来了多少，只得向铁山（在阴山北）逃去。不料李靖等大军已封住碛口（在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突厥兵见被包围，纷纷投降。颉利可汗逃到沙钵罗，被唐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捉住，做了俘虏。

李靖把颉利押到京师，告俘于太庙。太宗历数颉利的五条罪状，但又为了顾念渭水之盟，把他释放了。所有捉到的突厥俘虏，一个不杀。并在突厥属地设置了定襄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委派突厥酋长为将军，

负责管理。还允许约万名突厥人在长安定居。

接着，唐军又打败了吐谷浑。灭了高昌。伊吾等国自动归附。贞观十八年，唐军攻克焉耆（今新疆焉耆）。二十二年灭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唐朝在西域建立了著名的安西都护府，即龟兹、于阗、疏勒（今新疆喀什）、碎叶（中亚托克马克）四镇。安西四镇是巩固边防、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军事要冲。碎叶城中汉胡杂居，后来的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里。

由于唐朝军事上的成功，大唐的版图扩大了，许多民族便尊奉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但那东方的高丽，却出了个名叫泉（姓）盖苏文（名）的大臣。他杀了高丽国王高建武，取得了政权，把高丽官员杀了一百多人，又去进攻半岛南半部的新罗和百济。新罗和百济派使者向唐朝求救——这就是太宗东征的原因。

贞观十九年三月，太宗亲率大军开赴辽东。陆路统帅是李勣，他经过辽西走廊，攻下了盖牟城（今辽宁盖县）；水路由张亮率领，由河南道的莱州（今山东掖县）出发，渡过渤海，攻占了卑沙城（今辽宁海城），还有一部分船队开进了鸭绿江，到了五月，李勣大军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太宗亲临军中督战，历时一个月，才将辽东城攻克。六月，再攻占白岩城（在辽阳以东）。嗣后唐军进逼安市城（在盖县东北）。这时泉盖苏文派高延寿率二十万高丽军来这里协助防守。唐军奋勇进攻，但高丽军顽强守御，双方多次激战，唐军终未能将安市城攻下，战争成了胶着状态。

有一次战斗，青年将领薛仁贵穿白色铠甲，骑着白马，手使方天画戟冲入高丽军阵中。所到之处，高丽军纷纷后退。太宗在高冈上观战，对薛仁贵的骁勇十分赞赏，派人骑马赶上去问：“先锋白衣小将是谁？”薛仁贵边杀边回答说：“薛仁贵！”这次战斗结束以后，太宗召见薛仁

贵，见他果然勇武骁健，便封他为游击将军，赐给金帛。后人便敷演了一本《薛礼征东》的书，编造出一些荒唐的故事。今天在辽宁省凤城县的凤凰山顶有两块大石交叠，从山下望去，好像一个大石孔。后人便附会说那个比一间房子还大的石隙是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射出来的“箭眼”，把凤凰山称为“天山”。其实薛仁贵倒是真的在新疆的天山打过仗。不过那是在大约十五年后的唐高宗显庆年间，薛仁贵当时做铁勒道（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行军副总管。天山下有一个叫“九姓”的部族来侵扰，薛仁贵领兵拒战，连发三矢，射杀对方首领三人。对方惧而投降。于是军中流传着一首歌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却说唐军在安市城下连续攻打了八十八天。这时天气渐渐冷了，草枯河冻，军粮补给困难。太宗被迫下令撤军。这一仗唐军共取得十座城池，兵员的伤亡也不大，但物资却损耗了许多，高丽也未征服。大军班师，渡过辽水的时候，太宗越想越觉得此行得不偿失，不禁懊恨地叫着魏征的字说：“如果魏玄成还活着，一定会劝阻我这次出征。”于是派使者到魏征墓前以少牢之礼祭奠他（古代以牛、羊、猪三牲致祭的称太牢，多用来祭天地或君主。仅以羊、猪二牲致祭的，称少牢，用以祭王公大臣。）并命令把已经扑倒的御书石碑重新扶起来。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要想说明白，还得从玄武门之变讲起：

那时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哥哥和弟弟，做了皇帝，对朝中大臣作了新的任命和安排。原先跟随李建成、李元吉的东宫和齐王府旧人，有的官位并不高，如魏征在李建成为太子时，仅是东宫左春坊六局之一的司经局的官员，负责管理东宫的书籍。太宗做太子后，任他为自己的詹事主簿（东宫辅导官员）；待到登基做了皇帝，立即升他为谏议大夫。

谏议大夫是门下省的重要官员，是皇帝的侍从顾问，负规讽皇帝得失的责任，应该说是皇帝的近臣。有些秦王府的旧人不服，觉得他们自己追随太宗多年，地位反不如当初反对太宗的人，便去找皇帝评理。太宗笑着说：“卿等随朕立功，朕自然不会忘记。但处理国家政事，一定要用人得当，谁是贤才，谁能办事，就该委以重任。也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政务，也使天下人心归心。所以不能以亲疏、先后来分高低大小。如果真才，尽管是原东宫、齐府的人，也该重用。”众人听了表示心服。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又提出：“那魏征原随李密，后跟窦建德，再辅佐太子，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他又有什么真才实学呢？”太宗回答说：“不错，那三个人都失败了，但他们失败的原因里，有一条就是不肯听从魏征的意见啊！”众人这才无话可说。

这话传到魏征耳朵里，魏征十分感动。他去见太宗，建议说：“河北道有些官员将领是征刘黑闼时故太子和齐王的安排。如今陛下虽然已经明令天下，过去一概不究。但听说这些人仍然惶惑不安。臣的愚见是，应该派人到这些地方去宣抚，将陛下大公无私、一视同仁之意向他们晓谕。这样方能安定人心，有利大局。”太宗听了连连称好。接着便说：“那就派卿去吧，你是最懂得我的心意的。”并亲自写了一道手敕，让魏征持去作证。

魏征领旨之后，第二天便带了副手和随从人员出发了。他们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见大路上有一队士兵押着两辆囚车迎面走来。走近一看，囚车里押着两员武将，魏征认得其中的一员是前太子李建成的禁卫军官太子千牛李志安。再一问，另一员乃是齐王的护军李思行。他们是被地方官抓获解送京师的。押解犯人的士兵继续朝前走了。魏征目送着

这队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内心十分不安，他跟副手说：“皇上有诏，原东宫、齐府的僚属概不究问。如今却又执送李志安等，人们听了，怎不生疑？我等再往晓谕，人家还肯相信吗？”副手说：“那就赶写一份表章，赶快送往朝廷吧！”魏征说：“那样旷日持久，与我等的使命不利。我想便宜行事，就在这里把李志安放了。”副手吓了一跳，说：“大夫以前曾在东宫，这样做不怕有嫌疑吗？”魏征慨然地回答：“我不能考虑本身的嫌疑而置国事于不顾。况且皇上既以国士来待我，我怎敢不以国士来回报呢？”说着纵身上马，追上押送犯人的军官，把太宗的手敕给他看了，下令将李志安和李思行释放。并写一份证明材料让这军官拿了回去交差。这件事传了开去，河北道那些心怀疑惧的官员便都安下心来，纷纷给太宗上书，表示忠诚。太宗太喜，魏征回来之后，太宗日益亲近他，常常把他唤到寝宫里，跟他不拘形迹地谈话。魏征也就将心中的一切想法和意见毫不保留地倾吐出来。君臣相得益彰，不久，太宗便提升他为尚书右丞（尚书省的高级官员），仍兼谏议大夫。

那时，朝廷规定男子十八岁成丁，征兵的年龄为十八岁到二十一岁。右仆射封德彝分管兵部工作（按：唐代尚书省有左、右两仆射，左仆射分管吏、户、礼三部，右仆射分管兵、刑、工三部）。他看到成丁的男子人数不多，便建议皇帝下诏，征身体强健的未成丁的十六岁以上不足十八岁的男子入伍。太宗同意了，命令封德彝起草诏书。封德彝把诏书写好了，由于尚书右丞是他的助手，需要连署，他便把魏征找来，要他签名。魏征看完诏书之后不肯签字，说他认为这个做法不妥当。封德彝冷笑着说：“这可是圣上的旨意。”魏征不理会他的威胁，理直气壮地说：“圣上的旨意我也反对，我不但是尚书右丞，还是谏议大夫，圣上叫我知

无不言，见了圣上我自有话说。”封德彝悻悻地去告诉太宗。太宗召见魏征，问他为什么反对。魏征说：“国家法律规定，十八岁才能应征，怎能任意降低年龄？”太宗解释说：“这次新规定，只征那些个大体健的，个小体弱的不征。年龄降低些怎么就不行呢？”说着挥挥手，不让魏征再说，只是告诉他：“你下去找封仆射，把名字签上吧！”

魏征回到尚书省，闷闷不乐。封德彝拿着诏书走来，幸灾乐祸地说：“你也太气盛了，圣上的话怎能不遵呢？抗旨可是‘大不敬’啊！来来来，把名字署上吧！”魏征还是拒绝，说：“这名字我是不签的，如果一定要连署，请稟明圣上撤了下官的职，另委派一名尚书右丞吧！”

封德彝把魏征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皇帝，太宗火了，把魏征找来，责备说：“征兵是国家大事。战乱之后，壮丁不足，所以才酌减年龄，不这样就不能征足兵额。你如此固执己见，反复阻挠，却是为何？”魏征说：“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训练有方，足可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凑数呢！”太宗怒气稍息，解释说：“据封德彝奏报，民间时有隐瞒年龄的事，明明身躯壮大，却说年龄不足，逃避兵役。”魏征说：“各州县都有人丁户籍，如果隐瞒，地方官自会知道。”太宗冷笑一声，说：“难道地方官就那么诚信可靠吗？”魏征正色说：“各地守宰是协助陛下共治天下的，而陛下却怀疑他们是否诚信，这不符合陛下的教导。陛下常说：‘朕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其实陛下自己就已经失信好几次了。”太宗愕然问：“朕什么时候失信过？”魏征说：“陛下即位之初，曾下诏免去所有百姓欠官家的债务，但有司却仍然追索秦府的旧欠，理由是秦府的债欠不属朝廷。臣以为，陛下是以秦王升为天子的，秦府的财物不就是官物吗？为什么还要追索呢？”太宗点点头，说：“你再接着



讲。”魏征继续说：“陛下曾降敕，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免赋一年，百姓十分欢悦。接着却又降敕，减免从明年开始，今年照常征收。如此朝令夕改，百姓便会怀疑，明年是否还有变化呢？臣以为，如要臣民诚信，请从陛下开始。”

太宗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但最终还是转怒为喜，说：“朕以前认为你人虽正派，但很固执，对政事不甚通达，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实在是很精辟。你说得不错，号令不信，百姓不知何从，又怎能治好天下呢！这件事确实是朕的过错。”于是撤废了征集不足十八岁男子的诏书，并赐给魏征金瓮一只，作为他直言的奖励。

至于那封德彝，为这事碰了一鼻子灰，郁郁不乐。他善于耍两面手法，从协助杨素修筑仁寿宫开始，一直是以窥测皇帝或上官的脸色行事的，投唐后谄媚高祖，依然受到宠信。就在废立太子的事情上，他也观风使舵，依违其间。所以太宗并不喜欢他。只是由于即位之初，因此仍保留他的职务。此后不久，有一次宴会上，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封德彝听了，讨好地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是无法比的。”太宗反驳说：“戡乱用武，守成靠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你说文不及武，这话错了。”封德彝只好顿首谢罪。又有一次太宗让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迟迟不报。太宗问他，他说：“不是臣不尽心，实在是没发现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各取所长，世上哪里有什么奇才？正是你自己认识不清，反而轻视了天下士！”封德彝羞惭地退了下去。他知道在这位新皇帝面前，他那谄媚逢迎的老一套吃不开了。他郁闷成疾，于贞观元年死去。

人们常常把魏征和封德彝当做忠诚与奸猾的两个典型。



第二十六回

谈明暗诤臣论治道
信兆卜皇斋杀无辜

有人诬告魏征包庇犯罪的亲属，太宗让御史大夫（掌监察的官员）温彦博调查，结果并无其事。温彦博对皇帝说：“事虽无存，但空穴来风，都因为魏征不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所以才被人诽谤。他也有可责备之处。”太宗同意温彦博的话，让温彦博转告魏征，嘱咐他“今后要注意行迹”。魏征听了温彦博的转告之后，去见太宗，说：“微臣听说：‘君臣同心，是为一体。’如果上下都考虑形迹，怕担嫌疑，又怎能做到一心为公？臣不敢奉诏。”太宗突然醒悟，说：“是朕说错了。”魏征再拜说：“臣幸得奉事陛下，只是希望能让臣做一个良臣，而不使臣成为忠臣。”太宗惊讶地问：“难道良臣和忠臣不一样吗？”魏征说：“是的，观古代的稷、契、皋陶，他们辅佐君主，上下同心，励精图治，结果君臣俱享尊荣，国祚长久。这些便是良臣。而龙逢、比干虽然忠心耿耿，面折廷争，但已身蒙受祸诛，社稷终于不保，只留下忠直的空名。这些便是忠臣。因此臣以为，良臣、忠臣是有区别的。”太宗连连点头称是。又问：“为君主的，怎样做是明君，怎样做是昏君？”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竟不知道。梁武帝偏信

朱异，直到侯景打到宫阙，才大吃一惊。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百姓纷纷揭竿，他还蒙在鼓里，如果人君能够兼听，权臣便不能壅蔽，下情得以上达，自然便是明君了。”

太宗很赞赏魏征的话，并打了个比方，说君主好像玉石，良臣却似巧匠。玉石虽美，还靠巧匠雕凿，才成宝器。古代历来都是臣卑君尊，拿君臣关系这样打比方的恐怕太宗还是第一人。因此，魏征听了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他打破一切顾忌，在太宗面前真的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魏征生得比较矮小，容貌平常，在英武魁伟的太宗面前，显得有些委琐。但他争论起来，却慷慨激昂，而且从来不看皇帝的脸色，即使在太宗盛怒之时，他也敢犯颜直谏，常常使殿堂上的其他大臣替他捏一把汗。有时太宗火了，大声叱责他，他也敢大声抗辩。别的大臣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当初跟太宗一起打天下的老臣也不例外。如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谋士，立下许多功劳，后来任宰相（尚书左仆射）多年。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却老是怕有“满盈”的思想，在皇帝面前讲话吞吞吐吐，越到后来越不敢直言。有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造房屋，这项工程没列入朝廷计划。房玄龄看到了负责施工的少府监窦德泰，随便问了一下。窦德泰却去报告了皇帝。太宗很生气，把房玄龄召来训斥说：“你只管南衙的事情就得了，朕在北门少有营造，跟你有什么关系？”房玄龄赶忙谢罪。魏征这时正在一旁，便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要责备玄龄；也不明白玄龄为什么要谢罪？”太宗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魏征说：“玄龄身为大臣，是陛下的股肱耳目，如果宫廷有所营造，怎么不可以让他知道呢？而且这项工程，是利是害？用了多少役工？需要多

少费用？如果建得对，他应该全力协助陛下建成；如果不妥，就当奏明圣上停建。这才符合‘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但玄龄明明无罪，陛下却加以责备，这是臣所不明白的。而玄龄既然自知问得不错，却又要在陛下面前谢罪，这也是臣不明白的。”一席话说得太宗和房玄龄都很惭愧。

一来二去，皇帝对魏征的直言敢谏虽然欣赏，却也不知不觉的产生了一种顾忌，做事常常要考虑会不会遭到魏征的反对。有一次魏征进宫，见皇帝的车驾仪仗已经备好，像要外出的样子，但很快又撤除了。魏征见到太宗便问：“外面备了车驾，是陛下要外出的吧，怎么又中止了呢？”太宗笑着说，“起初是想到南山游玩的，怕卿反对，所以中辍啦！”又有一次，有人送给太宗一只善于捉鸟的雀鵙鹰，太宗很喜欢它。常常在御园里让它捉鸟。那天太宗正玩得高兴，魏征来向皇帝奏事。太宗匆忙中把鵙鹰藏进怀里。魏征奏事的时间很长，等他退出以后，太宗把鵙鹰从怀里掏出来一看，早已经憋死啦！

魏征总是当着大臣们的面跟皇帝争论，有时让太宗在大臣面前下不了台。有一次散朝，太宗气哼哼地回宫，自言自语地说：“我非宰了这乡下佬不可！”长孙皇后问他要杀谁。太宗说：“又是那个魏征，当着廷上的大臣羞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换了朝服出来。太宗很惊奇，问她：“你穿上朝服干什么？”长孙皇后说：“魏征能够直颜犯上，不考虑个人安危，这是连臣妾也不如他的。臣妾跟陛下是结发夫妻，曲蒙恩宠。但臣妾每次向陛下进言，也须先观察陛下脸色，不敢冒犯威严。而魏征与陛下只是君臣关系，却能如此忠直，正是所谓的‘主明臣直’，魏征之直也是由于陛下开明的缘故，因此，臣妾不敢不贺。”太宗听了不

由转怒为喜。

魏征的面折廷争，不但太宗有时受不了，那些跟太宗关系密切的近臣更看不惯。八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天晴气朗，月明星稀，太宗找来十几名大臣在丹霄楼的平台上饮酒赏月。太宗高兴地说：“几年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都是众卿的功劳。来、来，大家干此一杯，为众卿庆功！”众人站起来把酒喝干。太宗继续说：“‘安不忘危’，古有明训。所以朕登基以来，常怀畏惧之心，唯恐陨越。也希望众卿居功不骄，小心谨慎，忠于国事，使我大唐天下得以长治久安。”大臣们连声称是，酒宴上渐渐活跃起来。

座中有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晋阳举事的参加者。他喝了几杯酒，冷眼见到对面桌上坐着魏征和王珪，不由想起魏征对待皇帝的态度，他认为魏征太过分了。而王珪和魏征一样，都是故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官员，现任谏议大夫，也以敢谏闻名。长孙无忌越想越来火，便借着酒劲说：“王侍中、魏大夫，我们原先不是仇敌吗？那时谁能想到今天竟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饮酒呢？哈哈哈！”这种讽刺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魏征也变了脸色，但他不好说什么。太宗赶忙出来打圆场，连说：“无忌醉了，无忌醉了。”吩咐宫人把长孙无忌扶进屋去，长孙无忌却还在摇头晃脑地争辩：“谁醉了？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太宗跟到屋里，责备他说：“他俩都是大臣，你怎么这样说话！”长孙无忌愤愤地说：“魏征每每当众侮辱陛下，我实在看不下去。我一点儿也没醉，只是想出出这口气罢了！”

太宗回到平台上，对王珪和魏征说：“长孙无忌酒后失言，二卿不要放在心上。你们秉心为公，朕是晓得的，来，喝酒，喝酒！”待到席散

之后，太宗把王珪和魏征留下喝茶，婉转地对魏征说：“以后殿上议事，你不一定当场坚持，有些话事后再对我说，不也行吗？”魏征说：“如果当场不坚持，诏令下去，再改就麻烦了，而且那样更有损朝廷的威信。舜帝曾告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就是要臣子不要当面答应，背后又说反对的话。若是臣面从陛下，背后又再反悔，岂不是口是心非吗？”太宗听了，对王珪说：“人们常说魏征傲慢，可是他心口如一，正直无私，我觉得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呢！”太宗和王珪大笑起来，魏征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但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贵族出身的皇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他的“开明”也好，“从谏如流”也好，最终目的还是维护他封建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在他做了十几年皇帝之后，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渐渐地趋向奢侈腐化。他修复了隋炀帝在洛阳建的宫室，一面告诫群臣要记取隋炀帝失败的教训，一面却又搬进去居住。他东征时攻克洛阳，把隋宫的宫女三千人都放了；却又在玄武门之变后，霸占了弟媳——齐王李元吉的杨妃。他还曾打算选大臣郑仁基的已经订婚的女儿入宫为充华（九嫔之一），只因为魏征谏阻这才作罢。但终于把已故大臣武士彟的十四岁的女儿选为才人（妃嫔称号），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媚娘”——那便是后来的则天皇帝了。

贞观十一年，魏征给皇帝上书，请太宗注意“十思”，第一条便是“见可欲，则思知足”。就是劝告皇上，看见合意的东西，应该知足而戒滥取。《十思疏》从十个方面给皇帝指出求治的大道理，并引用了水能“载舟覆舟”的著名的比喻。太宗非常感动，把疏文放在案旁，随时取过来阅读。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因病去世了。太宗非常悲痛，让魏征陪葬昭陵。昭陵本是太宗为自己修的陵墓，准备他死后葬在那里。以前他已经把长孙皇后葬到那里了，现在又让魏征预先来陪葬。太宗亲自给魏征写了碑文，让石匠刻了，立在魏征墓前。还对左右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了，朕失去一面镜子了。”

但到了当年七月，魏征生前推荐的大臣侯君集因助太子谋反被诛，连累到魏征，又有人告发魏征曾把他给皇帝的谏词让起居郎褚遂良看过。起居郎是史官，专管记载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的，这种史书称为《起居注》。按规定皇帝对自己的《起居注》是不能看的。贞观十六年，太宗曾向褚遂良索看，被褚遂良拒绝。现在太宗听说魏征的谏词褚遂良都知道了，对魏征大为恼火，于是下令推倒了他给魏征题写的墓碑——只是到贞观十九年他从辽东战场回来，想到魏征的种种好处，这才又下令将石碑重新树起，并致以少牢的祭礼，也算是表示自己的歉意吧！

太宗还在太极殿东边建了一座纪念功臣的凌烟阁，把一些辅佐他开国、治国的功臣图像放在阁里，其中有些人已经故去了，有些却还活着，这些功臣里便有魏征。其余的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李靖、屈突通、刘弘基、殷开山、柴绍、程知节，秦叔宝、李勣、段志玄等二十四人。太宗常常踱到凌烟阁里，面对功臣的图像，缅怀他们创建的业绩，对逝者寄托自己的思念。

太宗晚年——这里所说的“晚年”只是就他做皇帝的时间而言，其实他死时才只有五十二岁——很不愉快，一是太子李承乾怕他弟弟魏王李泰争夺他皇储的地位，竟学他父亲的样子，想发动一次宫廷政变。不

料事情败露，太子被废为庶人，同谋的侯君集等被杀。魏王李泰本来经太宗允诺，许他继位太子，但他又怕另一个弟弟李治争夺，去故意吓唬他，结果倒是李治当了太子。李治性情懦弱，并不合太宗的意。

二是太宗猜忌的心理逐渐严重，已不像对待魏征时那样有度量。动不动就对大臣问罪，轻的贬黜，重的杀头。除侯君集外，大臣刘洎(jì季)、张亮等都因小故而被害。最可笑可叹的是他在贞观二十二年(他死去的前一年)，竟无缘无故地将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君羨杀死。原来那年太白星多次在白昼出现。这本来是天体运行的一般现象，而太史却占卜说：太白昼见主“女主昌盛”。民间又流传着一本叫《秘记》的书，内中说：“唐三世以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古代皇帝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都以为自己得为皇帝是“天命”所归，但又怕“天命”跑到别人那里去，于是太宗便疑神疑鬼起来，他要把这个“武王”扼杀在摇篮里。李君羨之所以无辜被杀，就倒霉在他的官衔“左武卫将军”和爵号“武连县公”上，他又是武安县(今河北武安)人，是宫城北门“玄武门”的守将。好家伙，一连串他占了四个“武”字，这兆卜还不应在他身上吗？可他是个男的，怎么会牵连到“女主”之忌里去呢？偏偏他小时候父母盼他易于养活，给他起了个女孩儿的名字，叫做“五娘”。“五”“武”同音，就这样，李君羨先被贬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任刺史，后又借故杀掉。这是唐太宗的一个悲剧，但正说明这位英主在晚年为了维护他李家王朝，已经到了几乎丧失理智的地步了。

太宗杀了李君羨，还不放心，又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说是真的吗？”李淳风回答：“这个人已在陛下宫中，是陛下宫眷。今后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的子孙殆尽，那兆头已成了。”太宗十分恐慌，准备

在宫中来一次大清洗。而李淳风却又说：“天之所命，人力不能违抗。”于是太宗只好勉强作罢。这两则故事，有名有姓，都载入正史。但今天我们看来，其中不但有唯心成分，而且颇有虚诞附会的地方。不过史官们既然那么“姑妄言之”，我们也便“姑妄听之”。不过用它来表现太宗晚年的心灵状态，倒还算比较恰切的。

贞观二十一年四月，太宗得了风疾，瘫痪在床上。十一月，病体稍愈，但也只能三天一上朝。为了治病长寿，他大量服用方士炼制的“金石”药物，结果病却越来越重，终于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与世长辞。临死时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托孤，遗诏令皇太子李治继皇帝位——李治是太宗的第九个儿子，由于他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所以得以做了皇帝。李治死后的庙号为“高宗”，史书上便这样称呼他。

太宗死后，葬于昭陵，谥为“文皇帝”，“太宗”是他的庙号。至于太上皇李渊，则早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便去世了，葬于献陵，庙号“高祖”。



武才人削发感业寺 王皇后遭陷太极宫

唐高宗李治二十二岁登基，改元“永徽”。他遵照大行皇帝（皇帝刚死，还没有谥号和庙号的时候，称“大行皇帝”）的遗诏，将后宫太宗名下的宫眷，除指定的几个妃嫔外，其余全部送到尼庵出家。这是太宗为了避免“女主昌盛”而采取的最后措施。武媚娘是“才人”，算是第三等的宫眷，自然在被遣之列，

二十六岁的武媚娘被送到京师的感业寺，削去头发，穿上僧服，从此伴着古佛青灯，夜半钟鼓，打发着凄凉寂寞的岁月。落到这种地步，是这个争强好胜的女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她是武士彟的女儿。武士彟原是并州的一个木材商人，后来认识了太原留守李渊，弃商从政，做了司铠参军。在李渊晋阳起事时，武士彟协助李渊捉住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立了第一功，成了开国功臣。他虽然不善于打仗，但作后勤工作还是很胜任的。李渊当皇帝后任命他为工部尚书。他的夫人死了，李渊替他保媒，娶了关中贵族杨士达的女儿作续弦。武士彟前妻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杨氏来后又生了三个女儿，次女便是武媚娘。“媚娘”是进宫后太宗给她起的名字，她原来的名字叫武

则天。

武士彟死于荆州（今湖北荆州）都督任上。太宗派李世勣去主持丧事，把武家老小和武都督的灵柩送回并州。武则天的异母哥哥武元爽、武元庆待则天母女很不好，在这种矮檐下的生活养成了武则天反抗、报复和谲（jué 决）诈的性格。她的母亲有个堂妹，原是齐王妃，齐王李元吉被害后，她被太宗接到宫中，做了太宗的妃子。杨妃对武家姊妹很好，常常派人送些礼物去，表示关怀。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她是太宗的戎马夫妻，一向感情很好，因此皇后死后太宗十分伤感。杨妃为了安慰他，劝他从民间选几个美女来充实后宫。太宗就让杨妃操办这件事。杨妃乘机把她的外甥女武则天选入宫中；被太宗封为才人，并赐名媚娘。才人在后宫中的阶位是正五品，列为第三级，这足以说明皇帝是很喜欢武则天的。

武则天于贞观十一年进宫，那时她刚刚十四岁，天真娇媚，因此一度博得太宗的欢心。但太宗终究是个英主，他注意妃嫔的外貌，也注意她们的修养。武则天少年丧父，异母哥哥待她不好，因此没有机会读多少书，这就影响了她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何况她年龄一天天大了，天真娇媚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淡退，而这时又另有一位新的才人徐惠进入宫中。徐惠比武则天小三岁，据说她生下来五个月便会说话，四岁时就能读懂《论语》《诗经》，八岁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曾仿照《离骚》的笔法写了一篇《小山篇》，其中词句：“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胡为兮独往？”使看到的人无不惊诧。她不但会写文章，还十分美貌动人，太宗听说后把她召入宫中，封为才人。她进宫后手不释卷，跟皇帝谈话温文典雅，做起文章来更是文不加点，构思精巧。她

还有一个长处，便是颇有已故的长孙皇后的作风，对太宗做得不对的地方，常加以谏劝，使太宗看着她便如面对前妻。贞观末年，太宗要遣将再征高丽，又要在西域用兵，徐惠上疏谏阻，疏文说：“东戍辽海，西讨昆丘，士马罢耗，漕饷漂没。捐有尽之农，趋无穷之壑；图未获之众，丧已成之军。故地广者，非常安之术也；人劳者，为易乱之符也。”太宗要大修翠微宫和玉华宫，并准备安排她到翠微宫居住，她又上疏说：“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藉水，无构筑之苦，而工力和僦（jiù 旧），不谓无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太宗是喜欢纳谏的人，想不到魏征死后却又有这样一个小女子做他的“镜子”，自是恩宠倍加。她入宫不久便拜为婕妤，后来再升为充容，而那武则天呢，十几年过去了，依旧是个才人。

太宗死时，遗诏让徐充容留居宫中。她思念皇帝，时常哭泣，有病不肯服药，说“愿追随先帝于地下”。终于在太宗死后的第二年病故了，那年她二十四岁。高宗李治很感动，尊谥她为贤妃，送她到太宗的墓地昭陵陪葬。

至于武则天，她当然不像徐惠那么“傻”，她还要寻觅出头的机会。她把希望寄托在李治身上。说起来男女之间的情爱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李治自第一次见到武则天，便为她所倾倒，而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岁的小王子。后来李治逐渐长大，有了王妃、侧妃，做太子时王妃又成了太子妃，但他对武才人始终不能忘情。每次遇到，总是用一种热烈的目光注视着她。

武则天何等聪明，自然看穿了李治的心思，少不了眉目传情，加以逗引。然而李治实在是太懦弱了，他怕他的父亲，不敢越雷池一步，因

此，他和武则天的关系只能保持在互相爱慕的阶段。

如今武则天在感业寺，朝夕盼望的是有一日忽然天降诏书，李治选她进宫，册封她为皇后，那时她将施展出平生的抱负，把天下治理得富饶强盛……突然一声钟响，打破了她的幻想，晚祷的时候到了。她懒洋洋地随着众尼进入佛堂，坐在蒲垫上，半阖着眼睛呢喃地诵经，而脑子里却继续着方才的美梦。

有时她也不禁灰心，因为李治现在是皇帝了，天下佳丽可以任凭他挑选，偌大的神州又会有多少年轻秀丽的美女呢，自己不就是十四岁时进宫的吗？然而今年她已经二十七岁了，眼看就要成为“徐娘”，即使李治见了，还会用以前那样的目光来看自己吗？

她睡不着觉，爬起来写了一首诗：

看朱成碧思纷纷，
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
开箱验取石榴裙。

这诗的水平比起徐惠的诗来是差多了，然而却道出了一个失意女人的心声。

她在寺里住了两年，慢慢地心灰意冷了。永徽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庙里突然热闹起来，原来这天是太宗去世两周年的忌日，皇上要到庙里进香。武则天那半僵的心房又跳动起来。别的尼僧都在忙忙碌碌地修饰佛堂，她却怔怔地待在一边，不知干什么才好。不久，便听到寺里钟鼓齐鸣，寺主让众尼排列在山门里外，等候迎接圣驾。武则天站的位置正在山门下面，她抬起头来仰望山门门楣上“敕建感业寺”五个大字，认

出这是太宗的御笔，蓦地一丝希望又涌上心头，今天会不会是她人生转折的又一个关头呢？

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看到皇帝的仪仗队走了过来。原来皇帝是先到昭陵去拜谒了陵墓，然后再来感业寺进香的。武则天远远看见李治穿着素服，骑在一匹白马上，款款走来。李治在山门前下马，撩起袍服走上台阶。武则天盯盯地瞅着他，希望他能看到自己。然而那前后几列数百名尼僧，一色的灰色僧袍，光光的头顶，短时间皇帝又哪里去辨认呢？

武则天没精打采地随着众尼做法事，回到住处，一时间觉得万念俱灰。忽然房门推开，寺主老尼走了进来，说皇帝宣召她去相见。武则天心头“怦怦”直跳。她随住持走进方丈室，见李治坐在禅床上，似乎比以前胖了些，她顾不得多看，急忙屈膝跪下，两行热泪已不由自主地奔涌出来了。

李治起身，把武则天扶起，一边用袍袖给武则天拭泪，一边说：“你受苦了！朕无时不记挂着你，只是朕要守制三年，不便宣你进宫。如今还有一年便可服满，你且先把头发蓄起来，明年今日，我们便可相聚了。”又告诉她，已经吩咐住持，对她另眼看待，不必茹素，也不再穿僧服。武则天一边听一边点头，似乎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她只等了半年，便得以二进皇宫，那是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武则天已经二十九岁了。是王皇后要她回宫的。高宗封她为昭仪。昭仪是九嫔的首位，当时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王皇后和萧淑妃。

说起来武则天能顺利回宫，真是多亏了王皇后。如果她也像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那样，抱着个醋坛子不放，高宗怕也要费一番手脚。然而王

皇后的确在吃醋，不过对象不是武则天，而是萧淑妃。原来王皇后不曾生育，而那萧淑妃却生了个男孩，名叫素节。萧淑妃本来就得到高宗的宠爱，如果她的儿子立为太子，那么“母因子贵”，王氏的皇后宝座便不稳当了。因此，她求她的舅舅柳奭（shì 式）联络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大臣韩瑗（yuàn 院）、于志宁等，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立燕王李忠为太子。李忠的母亲姓刘，在宫中地位不高，人又老实。王皇后立她的儿子为太子，李忠母子必定感激她。皇后的另一招便是支持高宗召武则天回宫，想利用她去夺萧淑妃的宠，她自己来个坐山观虎斗。

年近三十的前宫旧人的重返在宫中自然引起一番轰动，有的嘲笑，有的鄙视。武则天冷眼看着这些，她毫不畏惧，更不悲观，她有对付这些的自信。同时，她已经看出皇后和淑妃之间的微妙关系，她自然站在皇后一边。她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对王皇后百般奉承，千般感激，慢慢地王皇后倒真的把她引为知己了，常常在皇帝面前夸赞武昭仪，说不得又要贬损萧淑妃几句。这样一来二去，高宗对萧淑妃疏远了，武昭仪在头脑简单的皇帝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完美的形象。

日子一天天过去，后宫三个女性的明争暗斗又有了变化。王皇后发现，她在跟武昭仪联合之后，是把萧淑妃打下去了，然而她的同盟者武则天却比萧淑妃更加可畏，她已经造成了引狼入室的后果，因为皇帝对武昭仪的恩宠远远超过了萧淑妃。她现在唯一仗恃的，便是外廷的那些大臣了。她知道大臣们是拥护她的，她舅舅柳奭由于她的关系，已经做了中书令。柳奭跟太尉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褚遂良等掌握朝政，大权在握，所以王皇后稍稍得以放心。

而武则天，这个时期事实上是在孤军奋战，她只能紧紧地抓住皇帝，除了他之外，不论外廷或内宫，她都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然而事在人为，她要先从内宫下手。王皇后为人持重，举止傲慢，又有些吝啬，因此不能笼络人心。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有时进宫看视女儿，也摆出一副国太的架子，对宫人太监呼来喝去，招致了一些人的怨恨乃至仇视。武则天看到这种情景，立即加以利用。她对宫监们总是和颜悦色，十分体贴；更把皇帝赐给她的财物大方地赏给他们。这样，武则天逐渐地得到宫监们的好感，刚进宫时那种冷嘲热讽、流言飞语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充耳的是一片赞扬声。有些皇后宫里的人更被武则天收买作了耳目，随时把皇后和魏国夫人的一举一动报告武昭仪，以邀功求赏。她对萧淑妃当然也在监视。萧淑妃失去宠爱，心中不满，少不得在背后言语间会流露出来。武则天听了宫人的密报之后，一一记下。等到汇集多了，便在皇帝面前一下子抖搂出来，某月某日，萧淑妃在什么地方，当着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一件一件，时间地点人证，全都清清楚楚。高宗火了，派人把萧淑妃召来，加以责问。萧淑妃目瞪口呆，在事实和人证面前她无法否认。于是高宗降旨，把萧淑妃打入冷宫，贬为庶人。但对王皇后，高宗却还念着结发夫妻的旧情，尽管渐渐疏远，却还没给她什么处分。

永徽四年，武昭仪临产了，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说来也怪，武则天侍奉太宗皇帝十二年，从未生养；而跟高宗仅仅一载，便生贵子，这无疑是她的前程增添了一份保证。这是高宗的第五个儿子，起名李弘，生下来便封为代王。

又过了一年，永徽五年，武则天再次临盆，这次生的是小女孩。小女孩长得十分可爱，刚过百天，便会伸着小手要人抱抚。而且很少啼哭，

总是咧着小嘴，两个圆圆的小酒窝里盛满了笑意。高宗很喜爱她，要武则天带她住到太极宫里，每天下朝回来总要来瞧她几眼。有一天，王皇后到太极宫找高宗请假，因为她母亲魏国夫人要庆五十大寿，她准备回家参加庆典。她来时高宗不在，武则天也不在屋里。王皇后转身往外走，忽然听到侧室里传来婴儿的“呀呀”声，奶声奶气，分外动听。王皇后不曾生育过，因此格外喜欢小孩，便不由自主地走进去，把小女孩抱起，逗弄一阵才走了。过一会儿武则天回来，乳母把王皇后刚刚来过的事告诉了武则天。武则天眼珠转了转，借个因由把乳母打发出去，自己来到小女孩床前。她咬着牙齿，双手颤抖着伸向女孩的喉咙。可是小女孩又笑了，两只小手伸向她的母亲，这是女儿要求妈妈爱抚的表示。然而这两只小手伸到半空便无力地垂下去了，因为她母亲的手已经扼住了她的喉咙。小女孩脸上的笑意没了，她由于窒息而慢慢停止了呼吸。

武则天倚在床边，她不敢再看女儿，只是喘息了一阵便悄悄溜了出去。她坐在花坛边上，等皇帝走来的时候，她早已面色镇静如常了。

高宗习惯地去看望女儿。他一掀被子，便大叫起来：“谁杀了我的女儿？谁杀了我的女儿？”他问乳母：“方才谁来过了？”乳母战战兢兢地回答：“只有皇后来过。”

高宗当然不会怀疑武则天，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嘛！于是“谋害小公主以泄私愤”的黑锅便让王皇后背上了。任凭王皇后赌咒发誓，皇帝总是不信。



第二十八回

独霸大内后妃遇害
垄断朝廷重臣丧生

武昭仪抱着小女婴的尸体号啕大哭。她哭得那样悲伤，就是铁石人儿也会感动。她的这番痛哭倒有一半是真心实意，她甚至可怜起自己来，为了她在宫中的地位，竟不惜亲手杀死自己的骨肉，难道还不够悲惨的吗？

那另一半当然是假的，是做给皇帝看的。果然高宗中计了，开始考虑废后的事。不过要废立皇后不是小事，得跟大臣们商量。前不久，高宗想封武则天为宸妃——唐制宫眷中没有这个称号，是高宗专门为武则天想出来的——就因为大臣们反对而没实现。而在大臣中，太尉（三公之一，正一品）长孙无忌不但身任宰相，而且是顾命大臣，又是皇帝的亲娘舅，他那一关如果通过，其余的大臣便不在话下了。

有一天，高宗和武则天带了十车金銀財寶和彩緞布匹到太尉府去了。长孙无忌和长孙夫人在府门迎接，行礼拜见。武则天热情地握着夫人的手，一口一个“舅妈”地叫着。高宗和舅舅、舅母也很亲热。说起来高宗对他的这位亲娘舅确是十分信赖的，当初太宗去世以前，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托孤。太宗咽气时，二十二岁的皇太子李治竟抱着舅舅的脖子

大哭起来，把舅舅看成最亲的亲人。那长孙无忌便也以不但是大臣，而且是长辈的身份来处理皇上家的事。他已经从宫监那里听到风声，说皇后把武昭仪的小女儿掐死了，不过他不肯相信。他这个人虽然性情鲁直，心胸也有些狭隘，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还不糊涂。他已料定皇上和武昭仪此来，八成是为皇后的事，他只作不知，哼哼哈哈地以装聋作哑来对付。

武昭仪问：“舅舅有几个儿子？”长孙无忌回答：“四个。”长孙夫人抢着说：“大的叫冲儿，现任秘书监；还有三个在家闲着呢！”武昭仪忙说：“把表弟叫来见见面。”三个少年被唤出来了，跪下拜见皇帝。武昭仪笑着对高宗说：“给三位表弟封个官儿吧？”长孙无忌急忙拦阻：“陛下和昭仪休要施恩，他们还小呢，正在读书。”高宗却理会，扭头对身后站着的内侍说：“传朕的旨意，封他们三个为朝散大夫（朝散大夫只是官衔，并无具体职任，这类官员称为散官，又名阶官。朝散大夫官阶为从五品下）。”三少年只好再次跪下谢恩。

皇帝把收买的手段用过了，这才谈到正题，说王皇后怎样险恶、嫉妒，为了跟武昭仪争宠，竟杀害了昭仪的女儿，这种女人怎能容她伴驾？长孙无忌听了，垂着眼皮说：“这事是谁亲眼看见？请容臣将他交付刑部，仔细审讯。”接着又说：“王皇后向来娴雅善良，不会作出这种事情来，定是有人陷害，陛下不可轻信。”武昭仪一听变了脸色，但也不好说什么，大家不欢而散。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跟长孙夫人是旧相识，武则天让杨氏去跟长孙夫人说情，碰了钉子。又有个礼部尚书许敬宗，是个善于钻营的人，他窥测方向，知道皇上要立武昭仪为后，竟主动跑到长孙无忌那里做说客，

受到了长孙无忌的斥责。武则天看此计不成，便又生一计。有一天，皇后宫中的一个宫人到皇帝那儿密报，说皇后怨恨皇上，跟她母亲魏国夫人正在使“厌胜”之术，诅咒皇上早死。高宗见这宫人是皇后的近侍，不由不信。便带了内侍监的宦官去到皇后宫中，由那告密宫人指点，从皇后睡床下面的砖下挖出一个小木偶，上面写着皇上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而木偶的七窍和心口全都插着铁针。皇帝一见差点儿气疯，皇后也差点儿吓傻。高宗不管跪在地上哭喊“冤枉”的王皇后，立即命令：不许后母魏国夫人再进皇宫。

其实这种栽赃诬陷的手法并不新鲜，当初杨广和杨素陷害蜀王杨秀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一套伎俩。可是高宗李治孤陋寡闻，哪里想得到这些，他终于下决心不顾大臣们的拦阻，要废去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了。第一步是把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柳奭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接着在朝堂上宣布：皇后阴毒，且无子息，而昭仪贤德，因此要废去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后。褚遂良首先反对，他说：“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时，拉着臣的手说：‘朕的佳儿佳妇，今天都托付给卿了。’这是陛下在场听到的，言犹在耳。皇后并无过错，怎可轻废？因此臣不敢屈从陛下，上违先帝遗命。”高宗恨恨地说：“王氏诅咒寡人，这还不是大罪吗？”褚遂良说：“陛下必要易后，请再择天下名门望族的淑女，何必定立武氏呢？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的，难道能尽掩天下人的耳目吗？万代之后，人们又会怎样议论陛下呢？还望陛下三思！”褚遂良这话说得太露骨了，高宗气得脸色发青，嘴唇直哆嗦。褚遂良也觉得话有些过火，便跪在地下，将手中的笏板放到殿阶上，叩头说：“臣冒犯陛下，罪该万死！现还陛下笏，求陛下开恩，放

臣回归故里。”

那时高宗患了高血压，常常头晕脑疼，因此在御座的后面挂了张珠帘，让武则天坐在帘内，随时替皇帝出主意，坐在帘内的武则天听了褚遂良的话，竟然大声呵斥：“怎么还不赶快捕杀此獠！”高宗刚要降旨治褚遂良的罪，长孙无忌连忙求情，说褚遂良是先朝顾命大臣，不可加刑，高宗这才气哼哼地一挥袍袖，宣布散朝。

对这件事，朝臣们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反对派，除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外，侍中韩瑗和吏部尚书来济（隋名将来护儿的儿子）都上表反对。第二种是赞成派，礼部尚书许敬宗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他不但各处游说，还在朝堂上公开扬言：“一个乡下佬多收了十斛（hú 胡，量器，古代以十斗为斛，后又以五斗为斛）麦子，还要换换老婆。天子更易皇后，又有什么了不起！”又有个中书舍人李义府，得罪了长孙无忌，外谪为壁州（今四川通江）司马。他讨好皇帝，上表请皇上废王立武，高宗大为高兴，不但让他恢复原职，还赐珠一斗，不久为中书侍郎。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至于第三种，只能称之为中立派，比如左仆射于志宁，在朝堂上便一言不发。还有那司空（司空是三公之一，正一品）李勣，德高望重，他如果讲话是有一定分量的。高宗曾私下问他，让他表明态度，他却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去问外人！”这话看似中立，实际上等于赞同。于是高宗不再犹豫，先外贬褚遂良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把这个最坚决的反对者撵出京师，接着于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十一月初一，由司空李勣捧着皇后的玺书和绶印，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并在当天，让武则天到肃义门门楼上，接受百官和在京各族酋长的朝贺。



以前册立皇后并没有这种仪式，这也是武则天想出来的，她要借这个机会抖一抖威风。当她站在门楼上，看到下面黑压压跪着一大片文武官员和各族酋长，向她叩头致敬的时候，不由得微微笑了，因为五年前她在感业寺里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王皇后被贬为庶人，囚到冷宫跟萧淑妃做伴去了。两个人以前是仇敌，如今真个应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那句话，白白便宜了尼姑庵里的武才人。王皇后格外地悔恨，自己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结果害人反害己。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只好怨命罢！

那改称武后的武则天，踌躇满志，一时也没想起这两个“庶人”来。有一天，她回到母亲府里去。那时武则天的母亲已封为荣国夫人，武则天寡居的姐姐封为韩国夫人，哥哥武元庆为宗正少卿（宗正寺的副主官，掌皇族的事务），武元爽为少府少监，堂兄武惟良为司卫少卿，武怀运为淄（zī 兹）州（今山东淄博）刺史，真个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皇帝给荣国夫人在京师建造了华丽的府第，武则天常常回府探视母亲，一是为了显示荣耀，二是为了让她母亲为她探听外边的消息。武后走了之后，高宗闲待着无聊，忽然想起王皇后和萧淑妃来，旧情未忘，想去看看她们。他踱到冷宫，见这是一座僻处宫城一隅的旧宫室，宫门上锁，只留一个小洞用来递送饭食，高宗伏身从小洞往里一看，只见潮湿阴暗的屋子里似有两个人影卧在那里，不觉有些恻然，便问：“皇后、淑妃在哪里？”那两个人影闻声站起来，走到小洞前面，王皇后哭着说：“妾等得罪，已为宫婢，陛下为何还用旧称？”那萧淑妃却愤愤地站在一旁，不肯跟皇上说话。

昔日的金枝玉叶如今已形同乞丐，鬓发凌乱，面容憔悴，哪里还有

以前花枝招展的模样！王皇后又说：“陛下若是念往昔之情，放妾等出去，使妾等再见日月，妾等终生不忘。更望将这座宫院更名为回心院。”高宗伤感地说：“你二人不必过分悲伤，朕自有处置。”说完摇摇头，回宫去了。

武则天回来之后，早有她的心腹宫监把皇上探视冷宫的事向她报告。武则天意识到王、萧二人的存在仍然是个潜在的威胁，便派心腹宫监去冷宫假传圣旨，将二人害死。王皇后听了宫监宣读的假诏书，还要“谢恩”，说：“愿大家（指皇帝）万岁。昭仪既已承恩为皇后，我死自是本分！”那萧淑妃却大声咒骂：“阿武这个妖精，竟狠毒到这个地步！愿下辈子我托生为猫，阿武为鼠，我要生生地扼死她！”

宫监们把王、萧二人各杖一百下，又断去手足，放到酒瓮里用酒泡着，这当然是武后的主意，说要这“二姬骨醉”！王皇后和萧淑妃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忍着极大的痛苦活了几天，才先后死去。不过武则天听宫监讲了萧淑妃临刑前的话，倒也心惊，竟下令宫中不得养猫。亏心到这个地步，却也让人可笑可叹。她还下令给王皇后改姓，把“王”字改为“蟒”；萧淑妃的“萧”字改为“枭”。蟒、枭是恶兽、恶鸟，这里也含有诅咒的意思。

不几日之后，武皇后却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变成老鼠，让一只大猫追逐着。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也许是由于她总念念不忘萧淑妃的咒言的缘故。有时她还梦见王、萧二人披头散发、鲜血淋漓地向她索命，吓得她不敢再住在太极宫，而搬到蓬莱宫去住。但还是常做噩梦，后来索性常住东都洛阳了。不过她杀鸡给猴看的目的却已达到，六宫妃嫔们看皇后这般歹毒，一个个吓得缩首噤声，再也没有人敢出来

反对她了。

除掉王、萧二人，消灭了隐患，武则天下一步便把目光盯在东宫太子的位子上。太子是皇储，将来是要做皇帝的。已立的太子李忠不是她亲生的儿子，她怎肯甘心？那许敬宗已升作中书令，他猜透了武后的心思，便上表说：“永徽之初，未有嫡子，才以李忠代替。如今日光既已普照，爝辉自应退息，否则，枝干反植，裳衣倒袭，岂是长久之计？皇太子乃是国家根本，今皇太子出自庶支，如果窃据储位而自怀疑惧，恐怕也不是宗庙之福。愿陛下熟思。”高宗召见许敬宗，对他说：“皇儿李忠自己已经提出要让位了。”许敬宗道：“他既然愿做太伯（按：太伯又作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周太王想要幼子季历继位，太伯便和弟弟仲雍避居江南。后来成了春秋吴国的始祖），陛下就早些成全他吧！”于是高宗下诏，改封原太子李忠为梁王，兼梁州（今陕西汉中）刺史。立武后生的儿子代王李弘为太子。武后并让高宗改元，定下一年为显庆元年。

宫中的事情处理清爽，武则天下一步便要对付朝廷中反对她的大臣了。显庆元年，韩瑗上书为褚遂良鸣冤，说褚遂良是为谗言所诋毁，是皇帝无故弃逐旧臣。武后看表后便让许敬宗和李义府诬告韩瑗、来济和褚遂良图谋不轨。高宗不管真假，便把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岛南端的崖城镇）刺史，来济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让他们离开朝廷，到远远的海边待着去。褚遂良和柳奭虽已贬谪，但这次又把褚遂良降迁到爱州（今越南清化）做刺史，柳奭改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刺史。这样一来，朝中反对过武则天的重臣基本上只剩下长孙无忌一人了。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武则天终于得到了陷害长孙无忌的机会。有一个叫李奉节的人上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比为奸，阴谋不轨。高

宗派许敬宗审讯。许敬宗乘机把长孙无忌牵连进去。高宗起初不相信他舅舅会反对他。许敬宗便以隋炀帝宠信宇文述父子，后来却被宇文化及杀害一事来说明在紧要关头，亲信的人也会反目成仇。他又捏造了韦季方的口供，不由那庸懦的皇帝不信，终于下诏贬长孙无忌为扬州都督，却又不让他到扬州赴任，而送他到黔州（今四川彭水）那偏远的山区去。不久，许敬宗又大肆株连，派人到黔州逼长孙无忌自尽。派人到象州杀死了柳奭。派人到振州去杀韩瑗，但使者去时韩瑗已死，使者还要打开棺木，验明死者确是韩瑗本人，才算作罢。长孙、韩、柳三家的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和他们有关系的亲属、朋友也一个个贬的贬、逐的逐、杀的杀。从此以后，宫中和外廷全都成了武则天的天下。



武则天在没当上皇后以前，对高宗还是颇为尊重的，就是在有所请求或进谗言的时候，也往往是旁敲侧击，婉转地表示出来。但日久天长，皇帝那庸懦的性格已为武则天所掌握，她便渐渐地凌驾于皇帝之上，后来几乎到了她说一便是一，不许皇帝反驳的地步。高宗慑于閔（kǔn 捆）威，成了个典型的怕老婆汉子，武则天愈发可以为所欲为了。

高宗也试着反抗过，麟德（高宗经常改换年号，他在位时共用年号十四个，“麟德”是他的第四个年号）元年（公元664年），高宗把西台（即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找来，让他起草一份诏书，将武则天的后位废掉。上官仪把诏书写好后，早有武则天的心腹宫人跑去向武则天报告。武则天怒气冲冲地赶来。高宗想把诏书收起已来不及。武则天把诏书抢到手，瞪起眼睛看了一遍，恶狠狠地把脖子伸到皇帝面前，嚷着说：“你杀了我算啦！杀呀，杀呀！”高宗久处积威之下，对武则天的撒泼毫无办法，只得吞吞吐吐地说：“这并不是我的意思，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他就这样用一句话嫁祸于人。那武后岂肯轻易罢休，便又指使许敬宗诬陷上官仪勾结前太子李忠，图谋叛逆，结果上官仪被害，家属没人

宫中为奴，又连累前太子李忠也丧了性命。

高宗觉得这个皇帝当得没滋味：朝堂上议事，他不能自作主张，总是要扭头去听听珠帘后面的皇后的意见。后来他索性借口头痛，眼睛也有毛病，干脆不去上朝，把朝政都交给武则天去处理。不过平心而论，武则天虽然为人狠毒，害人不择手段，但在处理政务上，她却并不糊涂。那时由于继承了“贞观之治”，社会上生产发展，国内也比较安定，只有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发生过一次陈硕贞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军事方面，边境也甚为平定，唐廷不但消灭了西突厥，还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征服了高丽。那时唐朝与外邦的陆路、海路交通都十分顺畅，特别是通过西域抵达西方的丝绸之路，使中国与一些外邦的文化、经济都得到交流。这些，不能不说武则天起了一定的作用。

武则天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早先被她掐死的那个不算在内）。她的大儿子李弘排行第五，做了太子。以下李贤封为沛王，李显封为英王，李旦封为豫王。女儿封为太平公主。李旦是高宗最小的儿子，因为以后再也没有哪个妃嫔敢给皇帝生小孩了。

皇子们一天天长大，慢慢地成了人，有了自己的府邸。他们生逢盛世，终日锦衣玉食，无忧无虑，自然要想办法消遣。那时盛行一种叫做“斗鸡”的游戏，双方各选出一只大雄鸡，让两鸡相斗取乐，有时还要用来赌博。小王爷们未能免俗，也常常斗鸡。尤其是英王李显养的鸡最有名，总是取胜的时候多。沛王府里有个年轻的修撰（修史的官员）名叫王勃，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檄英王鸡文》。这文章写得生动有趣，风传一时。这本来是游戏文学，纯粹是开玩笑的性质。不料被高宗看到。这位皇帝对大事迷迷糊糊，这样的小事却忽然认真起来，说这是挑拨诸

王不和，命令沛王李贤把王勃辞退。

王勃字子安，龙门人。他祖父王通是隋朝有名的学者，人称“文中子”。王勃生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岁便能写文章。十五岁时给右相刘祥道上书，议论朝政，得到刘祥道赏识，向朝廷推荐。但由于他还是个少年，不宜做官，便封他为朝散郎（与朝散大夫一样，也是散官，阶位是从七品上）。两年后，高宗封禅泰山（帝王到泰山祭祀天地，称为封禅），王勃奏《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建造乾元殿，他又奏《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的才名，招他到沛王府担任修撰。却不料一篇戏文，竟被驱逐。

王勃从沛王府出来，遨游山水之间，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咸亨元年，朝廷选拔人才，沛王、英王、豫王三个王府同时征召王勃，但正赶上王勃生病，未能应召。病好后王勃到虢州（今河南灵宝）做了个参军（地方政府的中下级官吏）。他认识一个叫曹达的官奴，因犯了罪跑到他那里隐藏起来。王勃担心会犯窝藏罪，想去揭发，又怕人家骂他出卖朋友。后来他竟把曹达杀了灭口。结果事发被判死刑。幸好赶上高宗又改换年号（上元），大赦天下，得免一死。但他做官的父亲王福畤（zhì峙）却受了他的牵连，被贬为交趾（今越南河内）令。

上元三年（公元676年），王勃到交趾去探望父亲。他租一叶扁舟，沿赣江南下，在九月九日重阳这天来到洪州（今江西南昌）。船泊码头，他听人们喧喧嚷嚷地说滕王阁有诗文盛会。王勃一听不由心痒，便打听了滕王阁的地址，慢慢走了过去。

滕王阁在章江门外的赣江边上。阁楼高高耸立，翠绿的琉璃瓦下面，覆盖着鲜红的廊柱和阁檐。看样子刚刚经过修缮，因而越发显得宏伟华

丽。这阁原是高祖李渊最小的儿子滕王李元婴修的。李元婴曾做过洪州都督，在这儿修建了这座楼阁，用来观赏赣江景色，因此名为滕王阁。后来这阁楼残旧了。不久前阎伯屿来做洪州都督，把阁楼重新修缮。今天一是庆祝重阳佳节，二是借这个机会举行诗文大会，选拔人才。

王勃从摆列在江边的轿马当中挤过去，来到阁门口。守卫见他没拿请柬，不许他进去。旁边一个张罗迎接客人的中年官员走过来，原来是都督府的长史。他见这个年轻人不过二十六七岁的年纪，瘦削身材，眉清目秀，神色飘逸，宛如临风玉树，便不敢小看，先询问名字。那时王勃的名气已经不小，长史也听说过，便把他让了进去，送他到最边上的末座坐下，却又关照他说：“今日盛会，阎都督的爱婿吴子章公子已拟就了一篇佳作，少时即当宣读，务请先生届时多多指教。”王勃一听便明白了，阎伯屿今天举办这什么“诗文大会”，不过是给他女婿扬名而已，“选拔人才”云云，当然也是假话。他冷笑一声，且不说什么。

这时酒宴还没开始，厅堂下面有一班歌舞伎在表演。当时乐坛上琵琶流行，出现了许多弹奏琵琶的名家。王勃爱听琵琶，便合上眼睛静静听着。忽然，他听到琵琶伴奏声中，一个歌女曼声歌唱：

东皋薄暮望（薄暮时分站在东皋远望），
徙移欲何依（百无聊赖只有徘徊彷徨）。
树树皆秋色（每一棵树木都染着秋色），
山山唯落晖（个个山头挂上夕阳的余光）。
牧人驱犊返（牧人驱着牛羊从山上下来），
猎马带禽归（禽鸟挂在猎手的马上）。
相顾无相识（四顾周围没有人是我的相识），

长歌怀采薇（只有念着《采薇》跟古人交往）。

王勃猛然睁开眼睛，这是他叔祖父王绩写的诗呀！王绩自称“东皋子”，蔑视礼教，常常纵酒高歌。王勃生下来时他已去世，王勃没见到他，但却深受他的影响。今天，面对着豪门耍弄“诗文大会”的把戏，王勃想：如果叔祖王绩遇上这件事，又会怎样呢？

一会儿酒宴开始，过了三巡，主宾席上站起一个年约五旬的官员讲话。王勃旁边坐的客人告诉他，说话这人便是阎都督。这时阎伯屿重申了诗文大会的宗旨。那长史便拿了纸笔，请在座的客人写文章。大家早都得到关照，没人肯接，眼看就剩下末席的王勃了。只要这个年轻人不接笔，那么吴子章公子便可以坐下假惺惺地默写出求人代作的文章，然后名正言顺地戴上洪州文学博士的桂冠。但突然出乎大家意外，那谁也不识的年轻人竟站起身把纸笔接了过去。厅堂上立时响起“嘁嘁喳喳”的私议声，互相询问：“这不知好歹的年轻人是谁？”

阎伯屿很不高兴，这种节外生枝，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远远望去，见那年轻人似乎弱不禁风，想也做不出什么出色文章，只是讨厌他白白耽搁了时间。但今天是诗文大会，又不能不许人应试。他气得“哼”了一声，退到阁后的小屋里休息去了。但他还是不放心，便打发身边的记室去外边看看，那年轻人都写了些什么。

不一会儿，记室跑回来报告年轻人写的开头几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伯屿捻须冷笑：“我以为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老生常谈。”那记室接着又报告下文说：“都督阎公之雅望，棨（qǐ启）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chān掺）帷暂驻。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

青霜，王将军之武库。”阎伯屿不由笑了，心想，这年轻人颇有心计，他什么工夫把今天宴席上的贵宾都打听出来了呢？看来这小伙子不简单。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阵的喝彩声、赞美声，阎伯屿有些坐不住了。那记室立刻跑出去又看，不一会儿跑回来报告说：“下面接着写的是：‘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听记室念到这两句，阎伯屿猛地站起来，说：“好！”他问记室：“知道这年轻人是谁吗？”记室出去找到长史。长史跑来告诉阎伯屿说：“他名叫王勃。”阎伯屿一听，颓然坐下，复又站了起来，兴奋地说：“原来是他，我们失礼了。”

那王勃把听琵琶构思好了的长文写了好几张大纸，真个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最后是八句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高高的滕王阁临着江渚），
佩玉鸣鸾罢歌舞（在玉佩鸾铃声中停歇了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早晨画栋间飞来南浦的白云），
珠帘暮卷西山雨（傍晚珠帘卷起了西山的细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闲云和潭中水影伴着悠悠红日），
物换星移几度秋（景物变换斗转星移过了多少春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阁中的帝子滕王如今又在何处）？
槛外长江空自流（只有槛杆外面的滔滔江水空自奔流）。

王勃把最后一个“流”字写完，轻轻放下笔，微笑着抬头一看，不知什么工夫，满座客人都挤到他的身边了。他抱拳拱手，连说：“献丑了，让诸位父老、大人见笑。”阎伯屿挤上来握住王勃的手，向大家介



绍：“诸位知道这位才子是谁吗？他就是当今文坛‘四杰’之一的王勃王子安啊！”众人这才一齐惊呼：“怪不得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

阎伯屿吩咐重整杯盘，把王勃让到上座。王勃文章中提到的宇文刺史、孟学士、王将军也来陪着他，大家开怀畅饮。但阎伯屿却也不再提文学博士的事，只是邀请他明天到都督府叙谈。酒席散时已是夜间。王勃回到船上，见一轮半弯的上弦月高挂半空，映着江水，泛出千条波纹。回忆方才滕王阁上的情景，不由有些得意，便慢慢默诵文中的词句。当默记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两句时，不由黯然神伤，想想老父被自己牵连，远谪交趾，自己怎么还有这些闲情逸致来逞能斗胜？明天都督府的约会又有什么意思？想到这里，立刻吩咐船家开船，连夜离开了洪州。

可惜的是，就在他前往交趾途中，乘船过南海，不慎落水。虽经人救起，但由于他的心脏病因惊悸而发作，终于不治，死时才二十七岁。但他的诗文却长留人间。后来大诗人杜甫就曾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肯定了王勃等“四杰”在文学上的成就。

王勃的死讯在各地传开，人们无不为他的夭亡而惋惜。这噩耗传到另一位“四杰”骆宾王的耳中时，差不多已是一年半以后了。

骆宾王那时正在长安的狱中。他当时任侍御史（谏官），因被人诬告在任长安主簿时受贿，被捕入狱。他是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跟王勃、卢照邻、杨炯（jiǒng 窘）齐名。他七岁时就作了一首《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长大后，他曾做过道王李元庆的府属，后又以奉礼郎（太常寺官员）的身份参加薛仁

贵的征西军，写了一些边塞诗。以后又参加李义的军队。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到长安任主簿，又调侍御史，就在这时遭到诬陷。

他蒙冤入狱，亲身遭受了狱卒的迫害，亲眼见到监狱里的黑暗，对当时的政治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武后残暴造成的。入狱不久，听到了王勃的死讯。他二人虽没见过面，但彼此神交已久，而相似的命运的不幸，仕途的坎坷，又引起他的共鸣。如今比骆宾王小十一岁的王勃先他而死了，他听着狱墙外秋蝉正在“知了、知了”地唱着，似乎还不知道秋天已经降临。他悲愤地对着蝉儿说：“你成天‘知了、知了’地叫，你可知道王勃兄弟为什么早死？我为什么无辜入狱？而秋风又会给你带来什么？”

他以秋蝉自喻，写了一首《在狱咏蝉》诗：

西陆蝉声唱（秋蝉在声声高唱），
南冠客思深（囚徒的乡思更深）。
那堪云鬓影（那堪见蝉儿的翼影），
来对白头吟（却为囚徒的苦境哀吟）。
露重飞难进（秋露沉重蝉儿难以高飞），
风多响易沉（西风咆哮鸣声渐渐消沉）。
无人信高洁（没有人相信清白高洁），
谁为表予心（谁能为我一表寸心）？

第二年，高宗改元“调露”，又一次大赦，骆宾王得以出狱。他随裴行俭西征突厥，回来后任临海（今浙江临海）县丞，不久也便辞去。

他郁郁不得志地又过了四年，武则天当女皇的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李勣（即徐世勣）的孙子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声讨武则天，骆宾王



认为这是他报仇的机会，便急急赶了去，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并起草了那篇著名的《讨武曌》(zhào 照，这是武则天为自己新起的名字造的字)檄》……

且慢！我们是不是讲得太远了点儿？比如说，武则天是怎么当上女皇的呢？这些还不知道。那就让我们回过头来补叙吧！



第三十回

悲切切苦吟《黄台曲》
气昂昂壮书《讨武檄》

武则天对自己的皇帝丈夫可以颐指气使，但别人欺负他可不行。龙朔三年（公元 663 年），右相李义府依仗他拥立武则天的“功劳”，在典选中出卖官爵，大肆贪污受贿，弄得怨声载道。高宗听人说了，就从容地问他：“卿的儿子和女婿行为不谨慎，有人告他们，我替你掩盖过去了，你要告诫他们注意些才好。”李义府立刻脸红脖子粗，气呼呼地问：“谁告诉陛下的？”高宗说：“我告诉你就是了，你何必问是谁说的呢？”李义府不肯认错，竟大咧咧地径自走了。高宗很生气，告诉了武则天。李义府以为他是武则天的“功臣”，毫不在乎，一点儿也不收敛。武则天终于下令逮捕了李义府，由刑部尚书刘祥道会同御史台、大理寺的官员，三堂会审，将李义府和他的儿子、女婿俱都发配边远州郡。李义府忧愤发病，死于戍所。

武则天就是这样不讲情面，不要说李义府只有拥立她当皇后的一点儿功劳，就是她自己的儿子得罪了她也不行。她的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她的大儿子皇太子李弘仁孝谦谨，对父亲很尊重，对大臣们也能做到礼贤下士，很受官员们的拥护。那时武则天已自称“天后”，高

宗也沾光当上了“天帝”。天后独霸朝纲，而太子有些事情看不惯，常常忤旨，这样就逐渐失去了天后的欢心。

有一天，太子李弘在宫中路上碰见两个女人，俱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她俩看见太子来了，低着头闪在路旁。太子仔细一看，好不容易才认出是他的两个姐姐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太子向姐姐行礼问好，公主们却惶惶地跑开了。原来这两位公主都是肖淑妃所生。肖淑妃死后，武则天把她的两个女儿幽禁宫中，不许她们出嫁。太子从宫监口中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去找父亲高宗。高宗也心疼这两个女儿，她们都已经年过三十了，老养在宫里又算什么？但他又怕武后怪罪，不敢做主。太子李弘拍拍胸膛，说：“这件事父皇降旨就行了，一切由儿臣来办！”当天，太子便找到上翊卫（禁军）未婚将领权毅和王遂古，把两个姐姐许给他们。一切都定当了，才去禀报武则天。武则天气得眼睛都红了，盯着她的这个大儿子看了半天。但婚事已经定出去了，无法再悔，只好简简单单地把两公主打发出宫了事。可是事隔不久，太子李弘却暴殂于东宫，患的什么病也不公布。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地怀疑：可能是他母亲下的毒手吧！——这是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的事。

六月，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

那时高宗和武后常住东都洛阳，便叫太子在长安留守。朝廷的大事要报告武后，有些例行的公务便由太子处理。二十一岁的李贤挺能干，处理事情也很公正，朝臣们对他大加称颂。他还组织人注释了范晔的《后汉书》，献给高宗。高宗亲手写了诏书加以奖励，说他做的是正经事。

有一个叫明崇俨的人，自称会仙术，他把一粒瓜子埋到土里，很快就会出芽、生叶、长瓜，把瓜摘下来分给大家吃，汁味甘甜。他还会画

符念咒，因此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封他为正议大夫（散官，正四品上）。李贤听说后，讪笑说：“这哪是什么仙术，不过是幻术罢了！”明崇俨听说后便去告诉武则天说，太子李贤的长相不好，乃是薄命，不堪继承大位。而英王李哲（原名李显，因跟他哥哥的名字“贤”同音，改名李哲。）长得跟太宗皇帝相似。还有相王李旦，也是福相。从他二人中选一人当太子，国祚才能长久。

武则天疑心很重，她见到李贤献给高宗的注释的《后汉书》，心想，他为什么不注释别的书，却偏偏选中这本呢？想来想去，悟出道理，原来后汉时期外戚专权，可能他这是一种“讽谏”吧！于是她也选了两本书赐给太子，一本是《孝子传》，一本是《少阳正范》。这后一本书是她组织“北门学士”们编写的。“少阳”是东宫的方位，而“正范”则指的是应该怎样做事。书里边标榜“忠孝”二字，但许多地方含沙射影，多所指责，李贤看了心中不安。不料有一天，那个会仙术的明崇俨夜间被人刺死了。这本来恰好可以证明“仙术”根本不灵，而武则天却认为这是太子派人干的，越发对李贤怀疑起来。李贤知道母亲对自己不满，又想到哥哥李弘无缘无故地死去，哪里还有什么心思上进？索性沉湎歌舞，追逐声色，过一天算一天吧！

有一次，武后的宫奴在东宫里竟搜出几百件旧甲仗，而宫奴赵道生又一口咬定明崇俨是太子李贤派他去杀的。这件案子的结论便是太子犯了谋反罪。

高宗是最喜爱他这个儿子的。他听到消息后，不顾病体虚弱，拄着拐杖去见武后，替儿子求情。武后反倒拿“大义灭亲”的大道理，把皇帝好一顿教训，非要杀了李贤不可。最后高宗竟苦苦哀求，武后这才开

恩，将李贤免去死罪，废为庶人，幽禁起来，以后又押往巴州（今四川巴中）。东宫的官员，说不得也要有一些人受到牵连。武后还把从东宫搜出来的一堆破旧甲仗拿到洛阳的天津桥上公开焚毁，以表明她处理太子这件事是多么公正无私，大义灭亲。

李贤当了五年太子，就这么窝窝囊囊的忽然间变成了“庶人”。他在巴州住了四年，时时想念远在两千三百里外的父皇。他偶尔也从监守的人那里听到点儿京师的消息，知道他那五十六岁的父亲已经在一年前——即弘道元年（公元683年）的十二月逝世了，他的弟弟李哲继位做了皇帝。他万分悲痛，无法到陵前亲自哭拜吊祭，只能在后院插几根树枝作香，向东北方向拜了几拜，痛哭了一场。

不久又传来消息，他弟弟李哲（史书上称为中宗）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又被废掉了。不过遭遇比他强些，没作庶人，还有个庐陵王的称号。说起李哲被废的原因来，也不过为了一句气话。那时中宗李哲把他的王妃韦氏册为皇后，又想封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为侍中。中书令裴炎不同意，李哲很生气，随口说：“我就是把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怎样？”裴炎去向天后报告，一句赌气话成了罪证，皇帝也就此下台。

下一个皇帝该轮到李贤最小的弟弟李旦了〔史书上称为睿（ruì 锐）宗〕。奇怪的是这一朝的年号却不是皇帝的，而称之为“天后光宅元年”。据说李旦这个皇帝是住在别殿里的，根本不过问政事，一切朝政全由皇太后武则天独自处理，当然那珠帘也早已撤掉不用了。

李贤想想他兄弟四人的遭遇，有的死了，有的废了，有的作了傀儡，又谁知那个傀儡皇帝的下场又会怎样？而造成这一切恶果的不是别人，竟是他们的生身母亲！人们常说，人世间最崇高的爱是母爱，可他们从

母亲那里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李贤忍不住愤懑，便写了一首《黄台曲》，以寄托自己的悲思和对小弟弟的怀念：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

他们三兄弟已经被“摘”了，他多么担心他的四弟再被母亲“四摘”而“抱蔓归”呀！

他这首诗写好后就随手扔掉了。过了些日子，一个叫丘神勣的左金吾将军来到巴州，把李贤领到一间小屋里，逼他自杀。李贤问为什么。丘神勣便把李贤手写的《黄台曲》拿出来给他看。李贤明白了，这是监守人员拾到了，报告给他的母亲。他长叹一声，接过丘神勣手里的宝剑，往脖子上一勒，倒在了血泊中。

这件事还有个“尾声”，那就是天后怪罪丘神勣，说只遣他去巴州责问，没让李贤自杀，于是把丘神勣贬为叠州刺史。同时恢复李贤的雍王称号，并在明福门致祭。举祭那天，武则天眼泪一串串落下来，似乎伤心到了极点。

然而丘神勣并没到叠州去，而是很快地又成了左金吾将军。至于庐陵王李哲，则被安置到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

上回书提到的徐敬业扬州兴兵，打的就是匡复庐陵王的旗号。

徐敬业是唐朝开国元勋徐世勣的孙子。徐世勣十七岁参加瓦岗寨义军，后来投到秦王李世民麾下，跟随太宗皇帝，屡建功，封为英国公，赐姓李。高宗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他的一句话起了很大的作用。高宗总

章二年（公元 669 年），他八十六岁时病故。他的儿子李震嗣英国公的爵位，不久也死了，由李震的儿子李敬业袭爵英国公。

李敬业小时候追随祖父从军，素以勇敢著称，曾历任太仆少卿，眉州（今四川眉山）刺史。因有人告他贪赃，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司马。他不去上任，却跑到扬州闲居。那时扬州聚集了一些被贬的官员，大家聚在一起，发泄对武则天的仇恨。他们抨击这老太婆的专政，同情中宗和两个已故太子的遭遇，更为诸武用事而愤愤不平。那时武则天贬斥和杀害了不少李唐的亲王和贵族大臣，却把门第寒微的武家子弟封以高位。她的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更把持了朝政。李敬业等人终于决定起兵讨武。他们用计杀了扬州长史陈敬之，释放了狱中的囚犯，招募兵卒，设立了三府：一是匡复府，二是英公府，三是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恢复原来的姓氏，称徐敬业，以英国公的身份兼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他又找到一个面貌很像雍王李贤的人奉为领袖，来号召民众参加讨武。

那篇著名的《讨武曌檄》便是骆宾王的杰作。檄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列举了武则天的罪恶，大意说：“那非法窃据帝位的武则天，本性并不和顺，出身也很低贱。以前曾做过太宗的低级宫嫔，借伺候皇帝更衣的机会入侍，后来又以淫秽扰乱东宫。偷偷隐瞒和兄弟的私情，暗中图谋得到高宗的宠幸。别的妃嫔一进宫就遭到她的嫉恨。她巧耍口舌暗进谗言，狐狸弄姿迷惑君主，终于窃据了皇后的宝座，陷害君主干了禽兽般的勾当。再加上她心肠毒如蛇蝎，性情狠似豺狼，亲近奸邪，残害忠良，杀死姐姐和哥哥，毒害君主的母后，真是人神所共恨，天地所不容。甚至于包藏祸心，阴谋篡夺帝位。皇上的爱子被幽禁于冷宫，武

家的贼族却委以重任……”

檄文的第二部分宣扬徐军的声势，说他们“铁骑成群结队，战车首尾相连。班马长嘶有如北风呼啸；剑气冲天可与南斗相平。悲愤呼号，能将山岳摧颓；怒声叱咤，可使风云变色。以这样的军队来对付敌人，什么敌人不能摧垮？以这样的军队来建立功业，什么功业不能建成？”

第三部分则是号召所有官员将领都来响应徐军，反对武则天。最后满怀信心地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来作结。

这篇檄文有理有据，气势磅礴，流传出去之后，人们不管是不是同情徐军，但对这篇檄文却大加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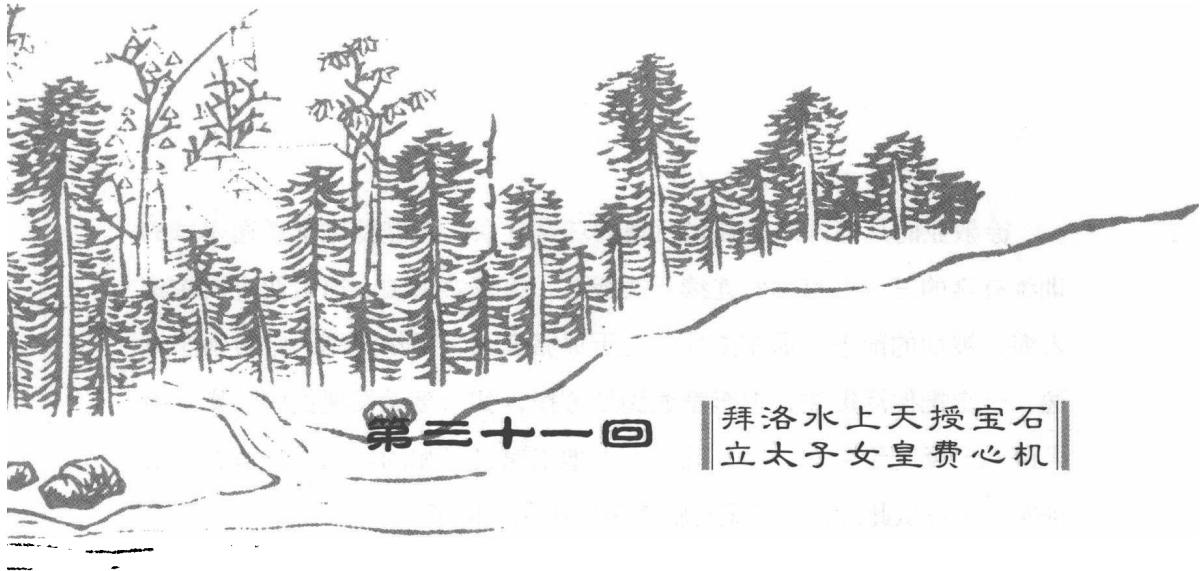
檄文传到洛阳，武则天让内侍读给她听。内侍越读越心惊：如果她怒火发作，殃及池鱼，自己岂不要倒霉？于是内侍的声音发抖了，一边读一边偷看武则天的脸色。武则天看出他的心思，笑着说：“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写的！”内侍一听，这才放心大胆地读下去。

武则天听完之后，笑了笑，说：“文章写得真不错！知道这是谁写的吗？”内侍回答：“听说是一个叫骆宾王的人的手笔！”武则天说：“这么好的文才，却不在朝中，这就是宰相的过错啦！”

武则天召集朝臣，商量对策。宰相裴炎提出：“徐贼之所以能够蛊惑人心，以臣看来，主要是他抓住‘先帝的坟土还没干，幼小的孤苦皇子托给何人？’这两句。以臣愚见，太后春秋已高，何不退居后宫，安度晚年，而还政于皇帝。那时徐贼无所借口，便不攻自破了！”

武则天看了看裴炎，哼了两哼，不再理他。却派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率兵三十万，征讨扬州。同时削了徐敬业祖父徐世勣的官爵，掘毁他的坟墓。

徐敬业的几万人乃是临时召集的乌合之众，怎能抵住李孝逸率领的训练有素的三十万官军？连续几次战斗，徐军被击破。徐敬业企图东逃入海，被他的部下王那相杀死。至于那骆宾王，虽然武则天曾吩咐李孝逸，一定把他活捉住，但李孝逸到处查找，却一直没发现他的踪影。有人说他已经死于乱军之中；又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是真是假？无法证实。不过从此却再也不见有骆宾王的作品问世了。



第三十一回

拜洛水上天授宝石
立太子女皇费心机

徐敬业失败了。武则天把裴炎株连进去，杀头抄家。有两个大臣觉得裴炎冤枉，替他求情，武则天将他二人罢免，用来儆戒那些再敢提让她退位的官员。

然而她为了收买人心，却又故意作出还政于皇帝的姿态。天后垂拱二年正月，武则天下诏归政给他的第四个儿子睿宗李旦。可是李旦并不傻，他知道如果真的接收了政权，死期也便不远了，他的三个兄长的遭遇不就是现成的榜样吗？于是奏表固辞。武则天也便顺水推舟，在朝堂宣布：“皇帝不肯奉诏是因为自己年轻，让皇太后再协助他几年吧。”就这样，一幕滑稽戏便落下了序幕。

我们说是“序幕”，因为“正戏”还在后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让人找来一块白石头，在上面凿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派一个叫唐同泰的人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封唐同泰为游击将军。把那块大石头封为“宝图”，命令新建一座明堂，供奉那块石头。还打算兴师动众地祭奠洛水，以扩大神赐明言的影响。她命令各州的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等，都要在拜洛水前十天到东都聚齐，以便参加祭洛大典。

同时给自己上个尊号叫“圣母神皇”。不久，又把那块大石头更名为“天授圣图”，表示这是上天特意“授”给她的。称洛水为“永昌洛水”，因为“永昌”是石头上的两个字。还要封洛水神为“显圣侯”，从此不许任何人在洛水里捕鱼，害得一些渔民丧失了生计。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山神为“天中王”，称为“神岳大都督”。从此不许任何人上嵩山砍樵放牧，又使多少樵夫牧民无法生活。

“明堂”建在洛阳乾元殿的旧址上，由白马寺的和尚怀义监工。怀义本名叫冯小宝，长得魁梧俊俏，原来是洛阳市一个卖药材的小贩。后来千金公主（高祖的女儿）把他介绍给武则天，做了男宠。这种男宠又称“面首”，指的是强壮俊美的男子。“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那年武则天已经六十三岁了。但她保养得好，看上去也就像是四十多岁。她不甘寂寞，因此选中冯小宝做她的男妾。由于宫禁严密，冯小宝出入不便，武则天便让他剪去头发，扮成僧人，取个法名叫怀义，让他落脚到白马寺。以后怀义便可以用到宫中作法事为由，自由出入后宫了。怀义来去都乘坐舆马，跟着十几个太监做侍从。走到大街上如果行人躲让不及，立刻被打得头破血流，地方官员却不敢过问。一些朝贵遇到他也要跪接拜见。就连武承嗣、武三思这样的权臣也还要看在武则天的面上对他尊敬三分。

洛阳宫城的布局是朝堂在南面，官院在北面。怀义每次出入宫中走的都是北门。有一天他忽然高兴起来，要从南门走出。一行人咋咋呼呼，正走在朝堂院中，遇见了宰相苏良嗣。苏良嗣早就看不惯怀义的行为，便假装不认识他，故意喝问：“什么人敢闯朝堂？”怀义坐在步辇上大咧咧地说：“苏老相国，连咱怀义和尚也不认识啦？”苏良嗣喝令校尉：

“把这个私闯朝堂的人拖下来，给我打！”两个禁军校尉过去把怀义从轿上拽下，左右开弓连打了几个嘴巴。怀义捂着肿胀的腮帮子，“哎哟、哎哟”叫着跑回后宫，向武则天哭诉。武则天却笑笑，说：“阿师自当在北门往来，南衙是宰相们的地方，你不要去招惹他们！”

垂拱四年（公元 688 年）十二月，新的明堂建成了。明堂是古代皇帝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祝、选士、教学等大典，常在这里进行。古乐府《木兰辞》中就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诗句。但武则天建的这座明堂与众不同，它共分三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最下一层是方形，四面分别刷上青、红、白、黑四种油色，表示一年的四季。中层是正十二边形，象征十二月和十二个时辰。第三层再分为二十四等边，这代表二十四个节气。最上边是表示天体的圆形屋顶，由九条玄龙捧着；而在圆顶当中，傲然立着一只高一丈的铁凤凰，外边用金叶裹住，远远望去，金碧辉煌，十分壮观，不用说，这就是“圣母神皇”的象征了。

十二月己酉是拜“洛授图”的正日子。那日天气晴朗，洛阳城几十万居民几乎倾城而出，赶到洛阳城南的洛水边上，观看这旷古难逢的祭洛大典。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还有那奉诏赶来的各州都督和刺史，以及当时在东都的各民族的酋长，随着天后武则天和皇帝睿宗李旦，聚集到洛水边的祭台下面。武则天缓步登上祭台，在仙乐悠扬声中，对着那块白石头“宝图”拜了三拜，随后李旦也拜了。太常寺卿宣读了祝文。然后文武百官及其他参礼的人员，再在台下行礼。最后由太常寺官员把“宝图”抬放到受图亭上，送往明堂安放。

僧怀义因修明堂有功，封为左武卫大将军、梁国公。把明堂命名为

“万象神宫”。

这一切便都是我们所说的“正戏”，是为武则天自己当皇帝而进行的表演。公元690年，侍御史傅游艺首先提出改国号的倡议，武则天假装不准，却把傅游艺提升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宗戚，包括沙门（即和尚）、道士等六万多人纷纷上表，就连那皇帝李旦也上表请他母亲赐他姓“武”。还有人说他亲眼看见吉兆：有一只凤凰从明堂飞入正阳宫，又落到左台的梧桐树上，很久以后才向东南方向飞去。还有人说他看见几万只红色的雀儿飞集在朝堂上，这当然也是一种祥瑞……

当这些表演达到高潮的时候，武则天这才俯允众人的请求，在则天楼上接见群臣，即皇帝位，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定年号为“天授”。立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对她娘家的子侄也都封王——那年武则天已经六十七岁了。

在她下诏宣李唐宗室齐集东都参加祭洛大典的时候，有些人忧心忡忡（chōng充），怕武则天使的是一网打尽的计策。那时距离高祖开国已经七十二年。高祖生了二十二个儿子，太宗的儿子是十四个，还有太祖的兄弟、侄子等，这些人大都封为藩王，散居全国各地。这些王爷们谁个不是三妻四妾？那么生育繁殖起来，七十年的时间，又会有多少个龙子龙孙出世？武则天对这些人是小心提防的；而这些人对一个外姓妇女主掌他们李家的天下也不能不耿耿于怀。因此，有个越王李贞（太宗第九子）便和几个王爷商量，打算起兵反对武则天。但约好了举事的日期，那几位王爷却又因害怕而反悔，按兵不动，只有李贞的儿子琅琊王李冲接应他。他父子当初原以为武则天暴虐，只要他们这里登高一呼，定会震动天下，四方响应。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武则天虽然心狠手

辣，但她这是用来对付上层统治集团的，而在朝政上，她还任用了一些正直能干的官员，因此社会安定，生产发展。老百姓对皇上家的你争我夺并不关心。李贞父子估计错了形势，起兵二十天，便被大将军丘神勣等击破，李贞父子及全家都被杀害。武则天还趁这个机会大杀李氏宗室。原来跟李贞密谋的韩王李元嘉等人不消说了，就是对这件事毫不知情的一些王公贵族也株连进去，大人被杀害，孩童被发配岭表（指五岭以南的两广一带，又称岭南）。

为了杀人，武则天重用了几个酷吏。最著名的便是来俊臣、周兴和索元礼。还在宫城门上，设立了告密的铜匦（guǐ 轨，匣子），任何人都可以投书密告。查实了自然有赏，诬告的也不受惩罚。于是密告之风盛行，很短的时间内洛阳的监狱里便人满为患了。

来俊臣等人都是无赖出身，只图讨得女皇欢心，根本不管什么是非曲直。只要有人被告发，便去抓来，先不问案，而是施以酷刑。一案之中，又反复罗织株连，逼得“犯人”忍刑不过，只好乱攀。于是无端兴起了许多谋反大案。而武则天只要听到“谋反”二字，便神经过敏，信以为真，任凭这些酷吏去冤枉好人。

来俊臣因害人有功，做了御史中丞；周兴也累迁为秋官侍郎。他们总结了害人的经验，编写了一部《罗织经》，里边介绍了许多怎样网罗无辜，编造反状；怎样构陷布置，大事株连的办法。他们打算陷害某人，便布置几个党羽，同时密告，不由女皇不信。他们还展开了发明酷刑的竞争，而且这些酷刑都加上一些名称，什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定百脉”、“喘不得”、“失魂胆”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把“犯人”手足展开绑在车轮上，让车轮旋转。称为“凤凰

晒翅”。把“犯人”的腰拴在木柱上，却拖着“犯人”肩上的木枷用力前引，称为“驴驹拔橛”。让“犯人”跪在地上，双手捧枷，而狱吏则在枷上不断加砖，这叫“仙人献果”。把“犯人”绑在高处，用重物牵着枷尾，使人在空中折转，称作“玉女登梯”。至于以醋灌鼻、悬石垂头等，更是“家常便饭”。许多“犯人”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折磨，只好屈服了。

有一天，周兴到来俊臣家做客，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谈害人的心得。忽然家人给来俊臣送来一份文件，来俊臣看过后放在一边，不动声色地对周兴说：“小弟遇见一个死硬的囚犯，用了许多刑法都不肯招承，周兄可否教我？”周兴扬扬得意地说：“这个好办，你找来一口大瓮（wèng，口小腹大的缸），四面用炭火围上，把犯人放进瓮中烤着，还怕他不招吗？”来俊臣点点头，吩咐家人照周兴所说的准备好，然后对周兴说：“丘神勣谋反，状子牵连了仁兄，方才有内状让弟推问，那么就请兄进入这瓮中吧！”周兴作茧自缚，赶忙叩头招认，亲自尝到了受诬告的滋味。这便是成语“请君入瓮”的典故。后来丘神勣被杀，周兴发配岭南。由于他害人太多，还没走到戌所，便在途中被仇家杀死了。

武则天任用酷吏，几年间，诛戮李唐宗室贵戚几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更是数不胜数。到后来她自己也有些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人“谋反”？所以当同平章事（参与宰相事务的官员）狄仁杰等七人被诬告时，狄仁杰让儿子向武则天申诉，便得到了赦免。又有人诬告皇储李旦谋反，武则天也不深究。最后，来俊臣、索元礼等人逐渐失去武则天的宠信，终于找个借口把这些酷吏杀掉了。

武则天一年年老了，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妇。她虽然自信得天独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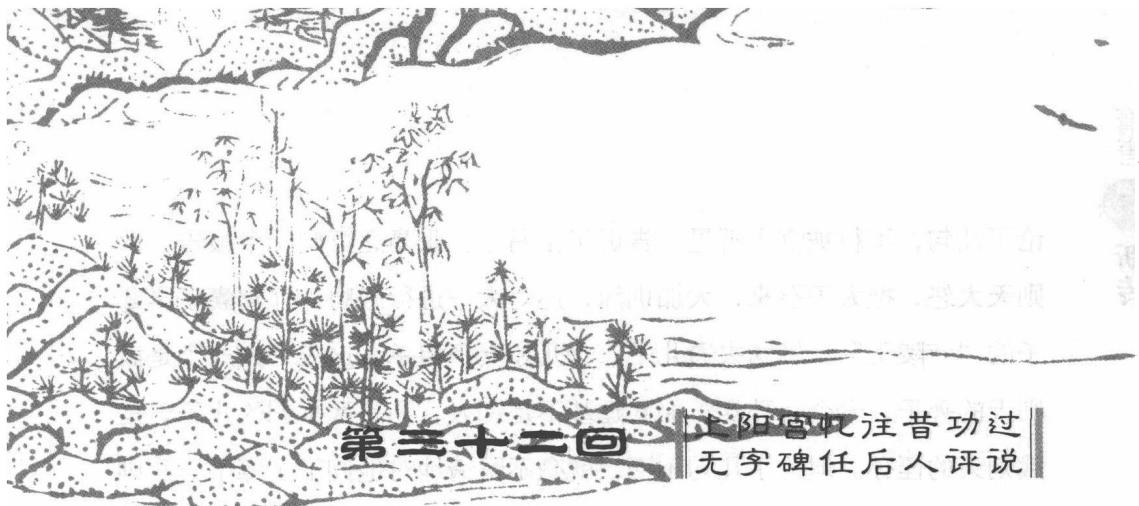
厚，是“圣母”来到人间，而且那年她那脱落了牙齿的嘴巴里又长出几颗新牙，但她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不管是视力和听觉，不管是行动还是睡眠，都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异。尽管她一百个不愿意，她也必须考虑谁来接替她的问题了。

武则天是大周朝的女皇帝，她姓武，而且为武氏修了宗庙，尊她父亲为“忠孝太皇”，因此从本源上说，她应该立武氏子弟为皇储，才能继承她武家的事业，接续武氏的香火，她的两个亲哥哥（同父异母）武元庆和武元爽，当初对待她母女很刻薄，她怀恨在心，待做了皇后以后，就借故把哥哥迫害致死，家属发配岭南。但后来年纪大了，亲生儿子有的被她杀死，有的流放在外，身边没有可依靠的心腹，眼看李家根深本固，不易动摇，于是又想起武家的子孙。她把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都招了回来，安置在身边。还有一些武家的子弟亲属，也都给予爵赏，光封王的就有二十余人。她想拿他们和李唐的宗室分庭抗礼。

武周圣历年（公元 698 年），武则天已经七十五岁了。她找来同平章事狄仁杰，说打算立武承嗣为太子，问狄仁杰有什么看法。狄仁杰反问她：“姑侄关系和母子关系哪一个亲近？”又说：“陛下立了儿子，千秋万岁之后，母亲能够配食太庙。如果立了侄子，可没听说有哪一代皇帝把他姑母祔（fù 付）祭于太庙的。”武则天有些动心，但口里却说：“这是朕的家事，和你无关。”狄仁杰争辩说：“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所有的事情都是陛下的‘家事’。而且元首和股肱（gōng 公）义同一体。陛下既然让臣做宰相，怎么能说与臣无关呢？”他还劝武则天把庐陵王李哲从房州召回来，母子团聚。

又有一天，武则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大鹦鹉折了双翅。武则天很喜欢鹦鹉，因为“鹉”跟她的姓同音。她找狄仁杰来给她圆梦。狄仁杰说：“鹦鹉是陛下的姓，两个翅膀乃是陛下的两个儿子。如果陛下启用二子，鹦鹉的两翼便重振了。”

那时武则天的男宠怀义和尚已死，她又找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面首。有个叫吉顼（xū 须）的官员对二张说：“你弟兄这样贵宠，靠的不是德业才能，将来主上归天，你们何以自处？应该及时建立点儿功业，将来好有立足之地。”二张向吉顼问计，吉顼便教他们在女皇面前劝她把庐陵王召回。将来一旦庐陵王继位，他俩便有拥立之功。二张去跟武则天说了。武则天看各方舆论都这样，终于下诏把庐陵王召回。皇储李旦又表示愿意让位给哥哥。武承嗣憋气窝火，竟病死了。当年，武则天立她的第三个儿子李哲为皇太子，并恢复他原来的名字：李显。改封李旦为相王。



第三十二回 | 阳宫妃注功过
无字碑任后人评说

武则天在宫内新设了一个叫控鹤监的机构，以安置他的面首张昌宗、张易之等人。并把张昌宗、张易之、张昌期、张昌仪、张同休等张氏弟兄另外封了官职。这些人本是市井无赖，只凭着生了个漂亮脸蛋儿，便平步青云。他们在老祖母般的女皇面前，撒娇装痴，涂脂抹粉，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但武则天却就喜欢这个，对他们倍加宠幸，似乎一日也离不开这两个“粉头”。二张小人得志，少不得飞扬跋扈，为非作歹。但却没人敢管。一时间，他们的威风似乎比诸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就连女皇的侄子武三思也得巴结他们。武三思曾向武则天说，张昌宗乃是王子晋的后身。王子晋又名王子乔，相传为周灵王太子，善于吹笙，后来仙去。这本是《列仙传》里的神话人物，但武则天却让张昌宗穿上纱质羽衣，拿一只笙吹着，跨乘一只木鹤，让朝臣们欣赏。张昌宗的确生得漂亮，他扮演的王子晋还真有那么点儿神气，于是一些文官们便纷纷写诗赞美，向女皇讨好。而那年近八旬的女皇也咧开嘴巴笑了。

这种把肉麻当有趣的表演，不少人看不惯，但不敢讲。太子李显的儿子邵王李重润、女儿永泰郡主和郡主的女婿魏王武延基在一起偷偷议

论了几句，不料被宫人听见，告诉了张易之。张易之再向女皇报告。武则天大怒，把太子召来，大加训斥，还对太子进行威胁。那窝囊了半辈子的“庐陵王”只好回去逼儿子、女儿和女婿自杀。这三个人一个是武则天的孙子，一个是孙女；那武延基不是别人，乃是武承嗣的儿子，是武则天的侄孙。但为了几句闲话，就毫不留情地对他们下了毒手。武则天为了庇护张家兄弟，对自己的亲人都这么狠，那么反对二张的朝臣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

武周长安四年（公元 704 年），女皇病了，住在洛阳迎仙宫长生院。她不许别人服侍，只留张昌宗和张易之在身边。这时，洛阳街头忽然出现了一些传单，贴在闹市街上，说张昌宗弟兄要谋反。侍臣奏报女皇。武则天本来一听“谋反”二字就要神经质地跳起来；这次却一反常态，说这是诽谤，要有司查捉造谣的人。不久，又有个许州（今河南许昌）人杨元嗣上告，说张昌宗曾找一个叫李弘泰的术士看相。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造一座佛寺，求佛祖保佑他将来当皇帝。这回来真格的了，武则天不得不派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武则天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更名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韦承庆和御史中丞宋璟审理。可那张昌宗预先得到消息，先向女皇坦白了这件事。韦承庆便想按自首处理，判张昌宗无罪，只追究李弘泰一人。但宋璟不同意，他认为既然张昌宗知道那是妖言，为什么当时不把李弘泰执送有司？虽然说这件事已向女皇奏明，但张昌宗也还是包藏祸心，应该先收入狱中，仔细审理。左拾遗（谏官）李邕（yōng 庸）和司刑少卿桓彦范上书支持宋璟的意见。

那宋璟是个忠直的硬汉子，在朝廷很有威望，女皇平素也看重他。如今他既坚持要把张昌宗下狱，又有主证旁证，女皇也很不好办。她想

出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派宋璟到扬州去推按一桩冤狱，宋璟不肯奉诏，他说：“推按州县的狱情，由监察御史去就行了，用不着派御史中丞。”女皇又让他去幽州调查都督屈突仲翔的贪赃案子，他说：“这种事应该派侍御史去，我是中丞，不是军务大事不应当出使。”女皇再派他做同平章事李峤的副使，去安抚陇（甘肃）蜀（四川）。他还是不肯奉诏，说陇蜀并无变故。女皇只好召他去，温言劝他。他却毫不畏惧地说：“臣知道张昌宗分外承恩，臣也知道言出祸随，但义激于心，臣虽死无恨！”他这么说，武则天倒不好怪罪他了，只好答应让张昌宗到御史台受审。宋璟谢了恩，匆匆赶回御史台。不久，张昌宗果然到了。宋璟刚刚开始审问，门上来报，有中使来宣旨，原来是女皇特赦免张昌宗。中使把张昌宗带走了，宋璟悔恨地说：“我先把这小子的脑袋击碎就好了！”

女皇的病越来越重了，后来竟卧床不起，不再接见朝臣，连几个宰相也有一个月未能跟女皇见面了。所有奏章统由二张处理。女皇下什么敕书诏令，则由一个叫上官婉儿的婕妤代笔。这上官婉儿便是上官仪的孙女。当初上官仪替高宗起草废武后的诏书，作了高宗的替罪羊。他被害后家属没入宫中为奴，那时婉儿还是一个年幼的女童。她天分好，又用功学习，十四岁就会作诗。武则天就封她为女官，让她代笔草拟敕诏。这上官婉儿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少不了也要趁机弄权。这样一来朝政越来越不成样子，大臣们人心惶惶，无所适从。

那时宰相狄仁杰已经病故了，杨再思和李峤庸庸碌碌，同平章事的还有天官侍郎崔玄𬀩和凤阁（即中书省）侍郎张柬之。他俩见二张这么闹下去，说不定会乘女皇弥留之际假传诏旨，篡夺政权。于是跟司刑少卿桓彦范、尚书右丞敬晖和相王府司马袁恕已商量，说服了右羽林卫大

将军李多祚和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武卫将军薛思行等，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在玄武门（这是洛阳宫的北门，不是长安的玄武门）等着太子李显来问女皇起居的时候，悄悄跟李显说了。李显也感受到了二张的威胁，便点头答应，并约定了举事的日期。

癸卯那天，张柬之、崔玄𬀩、桓彦范和薛思行带五百名羽林军来到玄武门，由李多祚和驸马王同皎去东宫请太子。他们左等右等，太子也不来。原来这个一向庸懦的太子，怕他的母亲，把苦胆都已吓破了，竟变卦不干了。王同皎急了，说：“将相们不顾身家性命，是为的殿下的社稷。难道殿下还要把他们送入鼎镬（huò 荻，古代的一种大锅）之中吗？那就请殿下自己去制止他们吧！”说着，把太子扶到马上，来到了玄武门。

张柬之等见太子来了，便率领羽林军进入玄武门。禁卫们见是八十岁的白发苍苍的老宰相领头，后面又跟着羽林军的几位将军，便谁也不来过问。政变军队一路没遇到抵抗，顺利地来到女皇居住的迎仙宫。这时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在廊庑下晒太阳，商量一旦女皇归天，下一步该怎么办。忽见张柬之等匆匆走来。张昌宗还要耍威风，站起来呵斥：“圣上刚刚睡着，休来打搅！”张柬之冷笑挥手，羽林军的两个小校走上来，一刀一个，把两颗涂着脂粉的脑袋砍掉了。

宫人们惊叫着跑进寝殿长生院，把女皇惊醒了。武则天挣扎着爬起来问：“谁在作乱？”张柬之行礼说：“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的命令将他们诛杀了。因怕走漏消息，所以不曾启奏。惊扰了陛下，臣等万死！”武则天见太子站在张柬之身后，便哼了一声，说：“原来是你呀！好吧，既然把那俩小子杀了，你就回东宫吧！”说着又躺了下去。

太子转身就要退出，桓彦范阻止他，面对武则天说：“太子怎么还能回去呢？当年天皇以爱子托付陛下，如今太子年龄已长，还久居东宫，这不合天意民心。我等群臣是不忘太宗皇帝和天皇的恩德，这才奉太子以诛贼臣。何况陛下圣体欠安，何不趁此传位于太子，以顺天人之意呢？”武则天的眼珠翻了两翻，看看榻前站的文臣武将，见其中有右羽林将军李湛，便说：“你不是李义府的儿子吗？朕待你父子不薄，想不到杀张易之的竟是你！”李湛听了惭愧地低下头。武则天又对崔玄𬀩说：“张柬之是狄仁杰推荐给我的，你可是我自己亲自提拔的，想不到你也在那里！”崔玄𬀩理直气壮地说：“臣这样做，正是报陛下的大德！”武则天看大势已去，也便不再做声，这也就算是默许了吧！

宫中的事情已了。张柬之又派出羽林军逮捕张昌期等人和二张的党羽。将张昌期、张昌仪、张同休都押到天津桥斩首。把张昌宗和张易之的首级也拿来悬挂示众。丙午那天，中宗李显复位（因为他二十一年前曾做过两个月的皇帝，这次又做了皇帝，所以称为“复位”）。改元“神龙”。大赦天下，唯张易之的同党不赦。凡是以前周兴、来俊臣制造的冤狱，一律清雪。接着，将武则天移居到上阳宫（就是隋炀帝建的洛阳宫），派李湛率羽林军宿卫。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并废去“周”朝，恢复原来的国号“唐”。

政变是正月发生的。经过了一春、一夏、一秋，眼看到冬季。上阳宫的花草树木都已凋零了，又落过了两场大雪。在此期间，武则天的病有时好些，有时坏些。中宗皇帝带着韦皇后每十天来探望一次。有时皇帝还要谈谈朝廷里的事，武则天总是挥挥手，阻止他说下去，因为她已经自知无能为力了。

遇到晴朗天气，病情好些的时候，武则天就让宫人把她抬到外边，看一看上阳宫的景色。这座宫殿是隋炀帝杨广修的。殿阁巍峨，富丽堂皇，然而那杨广今又何在呢？她想：自己又何尝不如此！当初用尽心机，甚至亲手掐死了自己生的小女儿。当然，那小小婴儿的形象已经在记忆里模糊了，但现在想想这件事，却又引起她的一阵心酸。

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她还是以一种满意的心情来回顾自己一生的：她注意维护国土的完整，高宗时失去的安西四镇（时为公元650年），是在她手里收复的（658年）；她训练了强大的军队，隋文帝、隋炀帝、包括唐太宗在内都没能征服的高丽，是她派军队去征服的；她注意为国家发现人才，一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还亲自出题把进士们召到殿堂上来考，开了殿试的先例。她选任的一些大臣如狄仁杰、宋璟、姚崇等，都是当代的有声望的人物，这些人辅助她把国家管理得兴旺发达，并井有条。但她又不得不以遗憾的心情追思那些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头抄家的无辜者，还有她自己枉死的儿孙和亲人。

当然，如今这些都已成了过去。她打算死后跟丈夫李治葬到一起。李治的陵墓叫乾陵。建在长安以西的乾州（今陕西乾县）的梁山上，是光宅元年武则天下令修的。陵墓占了整个山麓，设有内外两层城墙，墙内有献殿、下宫等建筑。司马道的两侧矗立着许多石雕：石马、石人、珍禽、祥兽，还有代表外邦六十一国酋长们的石像。在陵园大门前面有一座“述圣纪碑”，是记载高宗皇帝业绩的。碑高二十二尺五寸，共七节，因此又叫“七节碑”。七节的含义是代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碑文是武则天亲自撰写的，当然要把她丈夫的文治武功颂扬一番。由中宗李显书写，著名的石工刻凿。如今她的一生也将结束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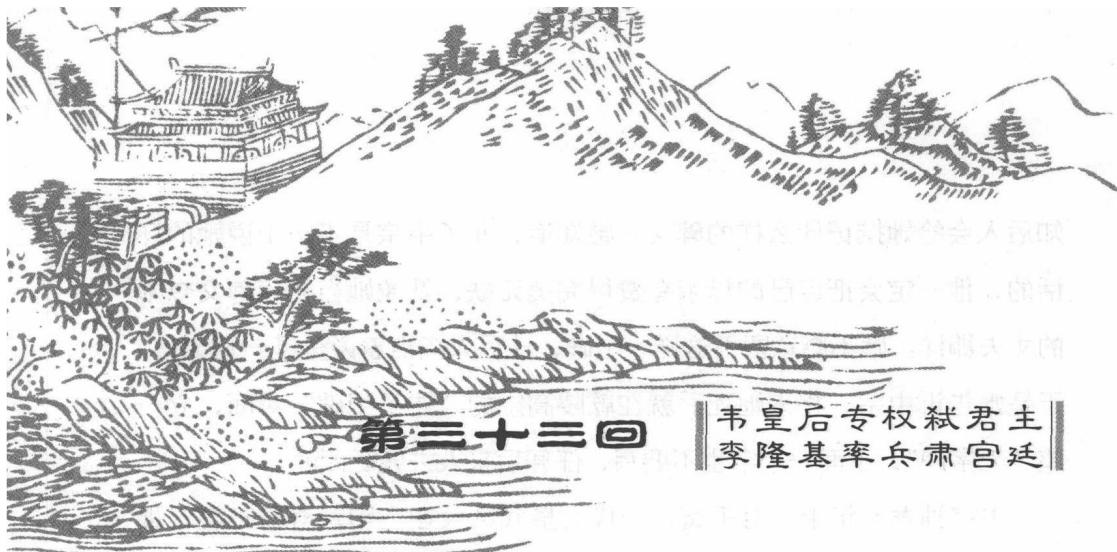
知后人会给她撰记什么样的碑文。她知道，儿子中宗是不至于说她的坏话的，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母亲夸赞得完美无缺，就像她当初写碑文夸她的丈夫那样。她不愿意留下这样一个碑，让后人指点着说全是一通谎言。于是她告诉中宗，将来她死后就在乾陵高宗的“述圣纪碑”对面，立一座“无字碑”，上面一个字也不要写，任凭后来人去褒贬评说。

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壬寅，一代女皇武则天在上阳宫寿终正寝。那年她八十二岁。她临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冬月的寒风在殿外呼啸。她遗下一份诏书：“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她最后终于还得承认她是一个女性。

遗诏还说：“王、肖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皆赦之。”她这是在清理五十年前的旧债。

一千多年过去了，那碑身上雕着两条飞龙，碑顶刻着八只螭（chī吃，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头的“无字碑”依然站在梁山山麓的草丛中，迎送着朝阳夕晖、春风秋雨。碑身上依然光秃秃不着一字，保留着原来的模样。但这些年来评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女皇帝的“有字”的文章诗词却已多得无法统计。有的说她对历史的发展有功，有的说她是个“妖淫凶狠”的暴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像武则天死前预料的一样。然而在中国古代那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她从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尼姑，挣扎拼搏，居然做了皇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于她这人的性格，又是那样复杂，很难给她下一个准确的评语。说真的，谁又曾真正地了解她呢？

郭沫若同志在咏乾陵诗里说：“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今元？”事实确实是这样。



第三十三回

韦皇后专权弑君主
李隆基率兵肃宫廷

武则天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弘聪明练达，通晓事理，但被母亲毒死。其余三个就都不像母亲，而像他们的父亲高宗了。尤其这位中宗李显，那个庸懦的劲头儿，似乎比高宗还厉害些。他被贬为庐陵王，居住房州时，怕他母亲害他，一听说朝中有使臣来到，便吓得要自杀。王妃韦氏劝他说：“不就是一个死吗，你忙什么呢？”李显事后对韦氏非常感激，竟许诺说：“将来一旦复位，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我决不干涉。”

待到李显真的复位做了皇帝，自然要实践自己的诺言，不但把韦氏册为皇后，韦氏的族人也都入朝做了高官。那时“二张”虽然死了，但诸武的地位仍然未动，李显还顾念亲情，把他那个表兄武三思封为德静王、司空，将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崇训。

武三思通过儿媳安乐公主结识了宫中执掌制命的婕妤上官婉儿，和她私通，并把她引为同党。上官婉儿常常把宫中的事情偷着告诉武三思。武三思自己也常到宫中来。有时武三思和韦后玩双陆（一种棋类游戏，可以用来赌博），中宗皇帝竟坐在一旁替他们清点筹码。不久，武三思跟韦后也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而中宗有言在先，对韦后的事一概不闻不

问。

武三思企图独揽朝政，但那时拥立中宗复位的宰相张柬之等人在位，武三思想除掉他们，就撺掇皇帝封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𬀩等五人为王，但却免去了他们的职务。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功臣的封赏，而实际上却是贬斥他们，夺了他们的权，使武三思一党可以专政。

有个叫宋之间的诗人，诗作得不错，却是个无耻之徒。以前投靠张易之，吹捧谄媚，当了少府监丞。张易之被诛后，他和弟弟宋之逊作为逆党，贬往岭南。他俩偷偷跑回来，藏到友人驸马都尉王同皎（就是在政变中扶太子李显上马的那个人）家里。王同皎对武三思和韦后的事很气愤。常常跟亲近的人议论。宋之间偷偷听到，就派他侄子宋昱去向武三思密告。武三思使人捏造王同皎要谋反的罪名，矫诏将他杀死。又乘机诬告张柬之等“五王”都参与了这件事，把他们五人贬为远方州郡的刺史，赶他们离开京师。过了些日子，又再贬为州司马（州郡的佐官），几个月的工夫，这些宰相一级的大臣，竟一贬再贬成了地方上的小吏。武三思还怕他们日后回来，仍然是个威胁，就偷偷让人在天津桥张贴揭露韦后丑行的榜文，激怒皇帝，却诬称是张柬之等派人贴的。这一次“五王”连小吏也做不成了，分别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最后，武三思为了斩草除根，竟派大理正周利用去将他们杀死了。武三思见大敌已去，便扬言说：“我不知道世上什么是善人，什么是恶人；我只知道我所善的便是善，我所恶的便是恶。”于是帮他害人的大理正周利用升为御史中丞；而卖友求荣的宋之间兄弟也都做了京官，封为朝散大夫。

宋之间又名少连，字延清。二十岁便考中进士，跟沈佺（quán 全）期是齐名的诗人，也同样的无耻。但他俩在唐朝近体诗的开创上却有着

一定的贡献。郑振铎先生说：“七言诗开始流行于唐初，至沈、宋更有所谓‘七言律’。‘七言律’的建立对于后来的影响是极大的。沈、宋的最伟大的成功便在于此。”下面试举沈佺期的“七言律”《独不见》一首为例：

卢家少妇郁金堂（卢家少妇的居室里郁金花香），
海燕双栖玳瑁梁（海燕双双栖息在玳瑁梁上）。
九月寒砧催木叶（深秋的捣衣声伴着西风落叶），
十年征戍忆辽阳（忆起丈夫十年前远征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白狼河北久已不来音信），
丹凤城南秋夜长（只守着长安城南这秋夜漫长）。
谁谓含愁独不见（任凭愁肠百结而不得相见），
更教明月照流黄（又那堪明月照着黄色的幔帐）！

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张易之、张昌宗的走狗，写了许多吹捧“二张”的诗和一些没价值的应制诗。沈佺期被贬谪以后，又被召回，拜为起居郎（即记录皇帝《起居注》的官员），不久又和宋之问、杜审言（大诗人杜甫的祖父）等同做了修文馆学士。最后病卒于中书舍人任上。

宋之问却没当上中书舍人，尽管中宗当时也有这个打算。原来宋之问起初曾投靠过太平公主（高宗和武则天的女儿）；后来见安乐公主（中宗和韦后的女儿）得势，他又转去向安乐公主献媚，因此为太平公主所嫉恨。当中宗打算升他为中书舍人的时候，太平公主讲了他的坏话，不但没捞着升官，反而贬为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玄宗李隆基即位以后，把他流配岭南，最后赐死桂林（今广西桂林）。

宋之问后期命运多舛（chuǎn 喘），仕途坎坷，诗里那种歌功颂德、

献媚取宠的词句没有了，而代之以真实感情的流露。如他流配途中写的《题大庾岭北驿》便是发自肺腑的作品：

阳月南飞雁（十月南飞的大雁），
传闻至此回（据说到此就要北回）。
我行殊未已（我的行程却没有终止），
何日复归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归来）。
江静潮初落（江水平静，浪潮始落去），
林昏瘴不开（树林间笼罩着一片瘴霭）。
明朝望乡处（明晨过岭时回望故乡），
应见陇头梅（但愿能见到陇头的红梅）。

宋之问有个外甥叫刘希夷，也是个进士。他曾写过一首歌行体诗，题目叫《代悲白头吟》。其中有个联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之问大为欣赏。那时刘希夷的这首诗刚写好不久，还没传出，宋之问就要刘希夷把这两句让给他，准备用到自己的诗里。刘希夷不干。宋之问恼了，就让仆人用装上泥土的袋子压在刘希夷头上，使刘希夷窒息而死。刘希夷死时才只有二十八岁。

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是悲叹时光易逝的。虽然情调有些低沉，但也含有劝人惜阴的意思。作为一个青年人，能写出“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这样的句子来，也很不简单。而且这首诗语言流利，音节铿锵，更难得的是通俗易懂。不过《唐诗三百首》和今人的一些“诗选”里都不见选入，因此，略费一些篇幅，把它录下来以飨读者：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人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旧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

诗中说“宛转蛾眉能几时？”是指青春易逝，应该珍惜。但又有几人理会得？就拿安乐公主来说吧，她比她姐姐永泰公主（永泰郡主后追赠公主）幸运多了。永泰公主跟丈夫、弟弟说了“二张”几句闲话，就被祖母逼迫自杀。而安乐公主却依仗父母是皇帝、皇后，卖官鬻（yù 玉）爵，肆意横行。什么屠夫小贩，只要交足了金钱，便可以弄个官当当。她家的豪奴也敢抢掠民间子女，霸占为奴婢，真是无法无天到了极点。

安乐公主是韦后最小的女儿。当初中宗被贬为庐陵王，安置到房州。韦后在路途中生下她，脱下衣服来做襁褓，因此起个小名叫“裹儿”。她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因此，中宗和韦后格外宠爱她，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员对她也百般巴结。她想办什么事，需要皇帝下诏，她就自己把诏书写好，却将内容部分用手掩住，不给皇帝看，只让皇帝签署。昏庸的中宗竟然笑着从命。因此对安乐公主，无人敢惹。

那时朝廷已经在景龙元年迁回西都长安。中宗和韦后生的儿子李重润，十九岁时因议论“二张”被逼自杀了，皇家没有嫡子，只好立中宗的庶长子李重俊为皇太子。安乐公主觊觎帝位，竟缠着父亲要他废了太子，而立自己为皇太女，将来继皇帝位，学她祖母的样子，也来做做女皇。中宗虽然没答应，但也不加怪罪。安乐公主认为太子是她做女皇的障碍，便跟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欺侮凌辱他，有时竟呼太子为“奴”。

太子李重俊忍无可忍，便跟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等起来反抗。他们领了三百多名羽林军，先杀向武三思的王府，把武三思和武崇训捉住，历数他们的罪恶，将他们一刀斩了。接着又杀进宫去，冲进肃章门，找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那时她们早已闻讯，跑到玄武门城楼上躲避。中宗和韦后也赶来了。中宗对楼下太子带的羽林军说：“你等本来是朕的宿卫将士，怎么跟李多祚造起反来？你们把反贼杀了，我自然赏你们富贵。”羽林军将士们听了立刻反戈，将李多祚、李思冲杀了。太子见事不好，带着亲侍跑出宫去，藏进终南山。但由于亲侍中有人出卖，终于被害。

驸马武崇训死了，安乐公主改嫁武延秀，依然像以前那样横行霸道。后来连宰相也出自她的门下，中书令宗楚客便是其中的一个。宗楚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进士出身。他原来投靠武三思，做了兵部尚书。武三思死后，他又投入安乐公主门下，终于官居宰相。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有个叫郎岌的老百姓给皇帝上书，说韦后和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让皇帝把郎岌杖毙。又有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表说：“皇后淫乱，干预国政。而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人也图危害宗庙社稷。”中宗把燕钦融召来，当面询问。燕钦融慷慨直言，把韦后、安乐公

主的丑事和不法勾当和盘讲出。中宗听了默然不语。宗楚客在一旁见了，怕燕钦融再说出他的事来，竟矫诏让侍卫把燕钦融投在殿廷的石阶上，折颈而死。中宗虽然不曾责备宗楚客，但面色很难看。宗楚客知道皇帝已经生了疑心，赶忙去报告了安乐公主。公主又和韦后商量。安乐公主建议，索性害死父亲，让韦后临朝，立她为皇太女，将来传位于她。韦后同意了，找来跟她私通的光禄少卿杨均，在中宗吃的饼里放了毒药。当年六月，中宗李显中毒死亡，卒年五十五岁。

韦后考虑到她这时便做女皇，时机还不成熟，便让后宫生的十六岁的温王李重茂做了傀儡皇帝，自己学她的婆婆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韦氏宗族都封给重要职位，以把持朝廷政权。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宗楚客等人认为相王李旦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千方百计想把他除掉。

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叫李隆基，封为临淄王，任职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即州长史），这时正在京师。有一部分羽林军称为“万骑”（太宗时称“百骑”，武则天时称“千骑”，中宗改为“万骑”，但这只是一种称呼，不是指一万人），由韦后的兄弟韦播做统领。韦播为人暴虐，常常殴击万骑将士，因而人人怨恨。万骑果毅（武官名）葛福顺、陈玄礼认识李隆基，去向他诉苦。李隆基鼓动他俩杀死诸韦，以整肃朝廷，他俩同意。李隆基又联络了刘幽求、钟绍京等人。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因为跟安乐公主不和，知道韦后等将不利于哥哥相王，也派她的儿子卫尉卿薛崇暕（jiǎn 简）来告诉李隆基。于是这些人便准备发动一次宫廷政变。万骑果毅李仙凫对李隆基说：“这样的大事是不是应该先禀告相王？”李隆基回答说：“我等做这件事，为的是江山社稷，事成是相王的福分；

事败了也不连累他。如果我等预先禀报了我父王，他依从了便是参与了危事；如果不依，岂不破坏了我等的大计？”大家听了都同意，决定自己干。

六月庚子那天晚上，天上的流星不断坠落，显得夜色更加浓暗。二更的时候，葛福顺率心腹万骑直入羽林营，把统领韦播、韦璃从床上拖起来，一剑刺死。葛福顺对惊起的万骑说：“韦后毒死先帝，危害社稷，我等今晚要把姓韦的全都宰了，拥立相王以安定天下。”在场的万骑将士俱都欣然听命。于是葛福顺等率这些将士去跟李隆基等会合。内苑总监（管理花木的官员）钟绍京也率领御苑花木工二百多人拿着斧锯等工具参加。葛福顺带兵攻玄德门，李仙凫攻白兽门，李隆基勒兵于玄武门外。一时皇宫内喊杀声震天。万骑军一面攻打城门一面喊：“杀韦后，立相王！”许多守门的羽林军听了，竟杀了将领，开门接应。顷刻，三座门都被攻破。皇宫中到处是羽林军，也分不清谁是造反的，谁是保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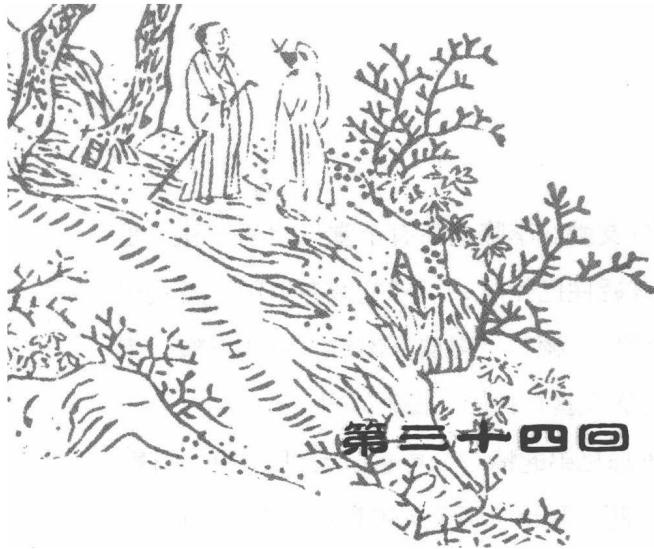
韦后在宫中闻警，知道大事不好，匆忙中披上衣服跑往飞骑营，想投她的弟弟飞骑营将领韦琼。还没跑进营门，营门便开了，飞骑将士蜂拥而出。一个小将看见韦后，顺手一刀，韦后的脑袋便掉了。小将捡起来送给李隆基请功。安乐公主那时还没睡，正在对着青铜镜晚妆描眉。听见外面吵嚷，刚要让官监去查问，一伙军士拥进来，一刀砍下，安乐公主便躺到血泊之中了。驸马武延秀跑得快，竟逃到了肃章门外，但被守门的羽林军拦住，照样做了刀下之鬼。上官婉儿这时已升任昭容。她听宫人说是相王的儿子李隆基攻宫，便率领宫人秉烛出迎，拿一张诏书的底稿给李隆基看，说当初是她草拟诏书，立温王为帝，以相王辅政的，不过韦后不肯。她想拿这点儿没实现的“功劳”来表明心迹。可惜的是

李隆基不买她的账，挥挥手，一个万骑将领的刀便向她砍去了。

天亮了，官门、城门全都关闭，搜韦氏的余党。宗楚客化装成小贩，骑一匹青驴逃到通化门。守门的兵士揭下他的斗笠，说：“嗬！这不是尚书大老爷吗？”砍下他的脑袋挂在城门楼上。还有那些平素依仗韦氏势力的官员，一个个都被捉住杀死。至于韦氏宗族，更是满门被诛杀。可怜那些妇孺包括襁褓之中的小儿，全都死于非命。

过了两天，太平公主传少帝李重茂的敕命，让位于相王。李旦做了皇帝，仍以少帝为温王。这位睿宗也是第二次做皇帝了，第一次他只担了个空名，事实上是母亲武则天的傀儡。不过这次他这位皇帝有实权了，即位之初，就追复了故太子李重俊的位号，并为敬晖、张柬之、桓彦范、袁恕已、崔玄𬀩、王同皎、李多祚等人昭雪，恢复了他们的官爵。并立李隆基为皇太子。

不过这位武则天的小儿子李旦一点儿不像他的母亲，他并不留恋帝位。当初他哥哥庐陵王李显被召回时，他让位给哥哥。这次他做了真正掌权的皇帝，干了一年多却又够了。景云二年，睿宗降诏传位于太子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倒是他的妹妹太平公主野心不小，依仗哥哥的势力横行起来。朝中七个宰相，竟有五人出于她的门下。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李隆基降诏，迫使她自杀。直到这时，以武则天为首的包括她的丈夫、儿子、女儿、兄弟、侄子、媳妇、孙子和孙女们构成的一台纷纷扰扰的大戏剧才算落下了帷幕。



第三十四回

聚后宫皇子情义重
画旗亭诗人比高低



李隆基二十八岁当了皇帝，年号“开元”。由于他死后的庙号是“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史书上便称他为“玄宗”。又因庙号中有个“明”字，又称为“明皇”。

李隆基是睿宗的第三个儿子。大哥李宪，又名成器，武后曾立他为皇太孙。后来中宗即位，改封为宋王。李隆基讨平了韦后和安乐公主，使父亲睿宗即位。睿宗在确立东宫皇储时有些为难，如果按常规来讲，李成器不但年长，而且是嫡子，并做过太孙；但李隆基却在建立王朝中立了大功，所以睿宗迟迟决定不下来。李成器看出父亲的心事，便主动上表请辞，说：“皇储是天下公器，太平时自然以嫡子为先，但国难时则应以有功者居首，这是为了社稷安定的缘故。如果付授不当，便会使海内失望。因此儿臣冒死恳辞，并请陛下立三弟为皇嗣，以从天心人愿。”他还亲自去见父亲，流着泪诚恳地让位。睿宗很感动。大臣们也认为李成器过于忠厚老实，不如李隆基能干。于是睿宗终于决定立李隆基为太子，不久又逊位给他。

睿宗有六个儿子，最小的李隆悌幼年夭亡，其余兄弟五人是在危难

中长大的，因此彼此维护，十分友爱。李隆基还有个堂兄叫李守礼，是故去的太子李贤的儿子。李贤被贬住巴州时，李守礼留在宫中，备受祖母武则天的折磨，动不动就要杖责一顿，打得皮开肉绽，遍体伤痕。李隆基弟兄非常同情他，偷偷给他送衣食，并加以安慰鼓励。

现在李隆基做了皇帝，他不忘兄弟的情谊，更感激大哥的让位之德，便在皇宫外面建了五座王府，让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从兄李守礼居住，因此，人们便称之为“五王府”。那时李成器封宋王，老二李成业为申王，老四李范为岐王，老五李业为薛王，李守礼为豳王。李隆基把他们全都留在京中，弟兄们经常在一起欢聚。每天早上，玄宗上朝的时候，这五王便在侧门朝见，弟兄们互相问候。玄宗下朝之后，他们在宫禁之中不再论君臣的大礼，而是跟家人一样无拘无束地相处。他们一起用餐，一起讲论诗赋，一起下棋博弈。有时候还要击球、斗鸡。再不就是来个丝竹乐大合奏，有的吹笛子，有的弹琵琶，有的吹笙，玄宗本人对音乐就是个行家里手。宫里玩腻了，他们就带上一小队“万骑”，跑到郊外去行围打猎。他们并骑站在龙首原上，俯瞰着彩带般的渭水，映着金碧辉煌的皇家宫院，不禁豪情满怀，引吭高歌。

有一天。玄宗让四弟李范去找堂兄哥李守礼，准备出城游猎。李范回来说：“守礼说午后要下雨，今天别出去了。”玄宗看看天色，万里无云，哪儿有落雨的征兆？便问：“他怎么知道的？”岐王说：“守礼哥小时候常常挨祖母的打，身上有许多伤疤。天好时伤疤没有感觉；一到要变天气，他的伤疤便要胀痛，所以他能预知阴晴。”玄宗让弟弟把李守礼找来，脱下衣服一看，胸背和屁股上的疤痕累累，玄宗用手抚摸着，不禁流下泪来。

有一次老五李业病了。玄宗正在朝堂上议事，一个上午的时间竟打发太监去探问了十次。下朝后又跑到薛王府，亲自给弟弟煎药。这时一股风吹来，炭火燎着了玄宗的胡须，左右急忙来救，玄宗却说：“但愿薛王饮了这杯药病就好了，我烧一点儿胡须何足惜呢！”

李成器等人也很识大体，一个个都安分守己，尤其是大哥李成器，对朝廷上的事一字不问，绝口不谈，在外面也不滥交朋友，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后来大臣们认为“五王”常居宫中不合体制，玄宗只好分派他们出任外州刺史。但还是常常让他们把州事托付给州长史和司马，宣他们进京来聚会。

玄宗的内部宗亲和睦安定，而在外廷之中，也注意选用贤臣。他重用姚崇和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十分干练。把国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人们把他俩跟太宗时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相比，说“前有房、杜，后有姚、宋”。把玄宗开元这二十多年比同于太宗“贞观之治”的时期，称之为“开元之治”。

姚崇字元之，曾在武后和睿宗时期两度当过宰相。玄宗即位，他当时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玄宗准备任他为相，他却提出“十事”让皇帝表态，不然不肯奉诏。

姚崇问：“自从‘垂拱’（武后年号）以来，朝廷以严峻的刑法管理天下；臣请求以仁恕为圣政之首，可以吗？”玄宗回答：“这正是朕有希望于公的。”问：“朝廷在青海败师，时时总想报复。臣请求三十年不求边功，可以吗？”答：“可以。”问：“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重任常常出于阉人（指太监）之口。臣请求以后中官不干预公事，可以吗？”答：“这件事朕考虑已久了。”问：“武氏诸亲窃据权要，继之以韦庶人（指

韦后，因她被杀后废为庶人）、安乐、太平两公主用事，班序混杂。臣请求以后皇亲戚属不再任台、省官，可以吗？”答：“这是朕的素志。”问：“过去一些佞臣，触犯刑律，皆因得宠而免予处分。臣请求今后刑法一视同仁，可以吗？”答：“对这种事朕也切齿痛恨。”问：“过去一些豪家戚里，向皇家贡献财物以取媚，一些公卿和地方镇守也学样，臣请求租赋之外，一律杜塞。可以吗？”答：“朕愿意这样做。”问：“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观、玉真观，费资百万，劳民伤财。臣请求今后不再建僧寺道观，可以吗？”答：“朕每次见到这些庙宇，心里就不安，怎么会再建造呢？”问：“先朝轻视大臣，有时横加凌侮。臣请求陛下对大臣相待以礼，可以吗？”答：“本来就该这样，有何不可？”问：“自燕钦融直言被害，从此谏臣箝口。臣请求凡是官员，都可以触龙鳞、犯忌讳，可以吗？”答：“朕不但能容之，还能行之。”问：“汉朝时吕禄、王莽等外戚乱天下，而我朝更甚；臣请求陛下书之史册，把不许外戚专权作为万代的法准。可以吗？”玄宗默然许久，沉痛地说：“这件事真是令人刻骨难忘的呀！”于是姚崇再拜舞蹈，三呼“万岁”。旁边听的人也感动得流泪。

有一次，姚崇为几个低级官员晋级的事去请示玄宗。他连奏了三次，玄宗却仰视殿顶，不理睬他。姚崇只好退出。玄宗的近侍太监高力士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来奏事，应该当面表示可否，不理人家好吗？”玄宗说：“朕任命元之任宰相，如果有国家大事，自当来奏闻与朕共议；像郎吏这样官吏的升迁，他决定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麻烦朕呢！”高力士把这话告诉了姚崇。姚崇很高兴，也很感动。

开元三年，山东地区蝗虫成灾，许多地方的庄稼受害。但农民迷信，

认为飞蝗乃是“天虫”，不但不敢捕杀，反在田边地头设祭，焚香膜拜，求他们离去，结果蝗虫越来越多。州县官员报到朝廷，姚崇派御史任捕蝗使，分头到各地领着农民杀蝗。御史们教百姓在田旁挖掘长壕，里边装上柴杖，等蝗群遮天蔽日飞来时，处处举火。一时田间烈焰腾空，飞蝗扑入火中，便被烧死。但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是个腐儒，他不肯接待御史，反上表说：“消除天灾应以仁德为之，当初刘聪（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国君）就除蝗不成而为害更甚。”姚崇给他写信说：“你说要以仁德救灾，是要对害虫讲仁德。有人还说，有德的守臣，蝗虫不入其境。请问你境内有蝗虫没有？如果坐视害虫食苗，忍而不救，那么由此而造成灾年，不知作刺史的该不该负责任？”倪若水怕负责任，只好派出官吏领着农民捕蝗，结果光汴州一个州就得蝗十四万石，大大减轻了灾害。

玄宗有姚崇、宋璟这样的大臣替他管理国家，他就可以腾出充裕的时间来从事他爱好的音乐歌舞了。以前，公家乐工属于太常守。玄宗就在梨园（宫中一处种植了许多梨树的园子）里另招募了三百名乐工，亲自指导他们歌舞演奏，称之为“皇帝梨园子弟”。玄宗的确是个好的导演，他还善于击羯（jié 结）鼓，有时也参加演出。但在舞台上其他演员很为难，因为他是皇帝，却又扮成别的角色，不知该怎么称呼他。玄宗便说：“你们就叫我老郎吧！”从此，“老郎神”竟成了皇帝的艺名。

玄宗还在宜春院聚集了一批宫女，教她们唱歌。有一个叫许和子的姑娘，歌声高亢优美，唱得格外出色。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设宴，让朝中的大小官员都参加，结果来了一千人。官员们一边吃酒一边欣赏舞台上表演的鱼龙百戏。但有的官员们不愿看，就在下面嘁嘁喳喳谈起话

来，人多嘈杂，闹闹嚷嚷，秩序很乱。玄宗在楼上很不高兴，打算停止宴会。高力士说：“不如把许和子找来，她一唱歌场上就肃静了。”玄宗便命许和子来歌唱，并让名乐手李謨替她吹笛伴奏。许和子出来了，站在楼口伴随着李謨的笛音高唱起来。会场上立刻肃静无声，只有许姑娘那高亢优美的歌声在楼前的广场上回荡。突然“乓”地一响，原来许和子的歌声太高，伴奏的李謨竟把笛子吹裂了。

由于宫廷的提倡，音乐歌舞在民间也大为流行，许多地方出现了民间的歌舞团体和平民音乐家。那时科举制度很重诗赋，文人们为了进入仕途，纷纷学习写诗，掀起了唐朝诗歌发展的高潮。而一些优秀的诗篇也便被歌手们编成曲子到处演唱。反过来也使这些好诗得以流传。

有一天，在长安街上一家卖酒的旗亭里来了三位客人。他们坐下后，要买酒菜，互相一问，却谁也没有带钱。他们尴尬地大笑，站起身要走。掌柜的知道他们：其中年长的名叫王之涣，其次一位叫王昌龄，最年轻的叫高适，都是有名的诗人。掌柜的知道他们仕途不得意，囊中羞涩，便答应给他们赊账，三人这才重新坐下。酒菜上来，三人边饮边谈。不久，旗亭中又来了几个衣饰华贵的客人，还带来几名歌女。王昌龄猜歌女们一定要唱曲，便对王之涣和高适说：“我们弟兄三人，平时分不出高低，今天便凭这些歌女唱曲来比一下，唱谁的诗多谁便算老大，如何？”王之涣和高适都点头同意。一会儿，果然有一个歌女站起来唱了：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是王昌龄的《闺怨》。王昌龄高兴地用筷子在壁上画了一道。接着

第二个歌女站起来，她唱的是高适的《别董大》：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原来董大是一位有名的琴师，跟高适认识。有一次路遇，高适听说董大要离开长安，想给他饯行，却又身边无钱，只好写诗送他。那情景却又跟今天“无酒钱”的场面十分相似，三人不禁互相看看，笑了起来。高适拿起筷子，也在壁上画了一道。

第三个歌女唱的又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王昌龄画完道后对王之涣说：“老兄一首还没有呢，今天怕当不成老大了。”王之涣不慌不忙地指着歌女中一个长得最美的姑娘说：“等到她唱的时候，如果不唱我的诗，我就一辈子不跟你们比。但她若是唱我的诗，你们可就要拜我为老师啰！”王昌龄和高适笑着应诺。

轮到那个最美的歌女唱了，她轻轻启唇，唱了一首绝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果然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得意地问王昌龄和高适：“怎样？”一句话未了，那歌女竟又唱了王之涣的一首《宴词》，接着便唱出了王之涣的那首著名的《凉州词》（诗文见第二十三回），博得旗亭中所有客人的一片喝彩声。王之涣在连画三道之后，也情不自禁地跟王昌龄、高适一同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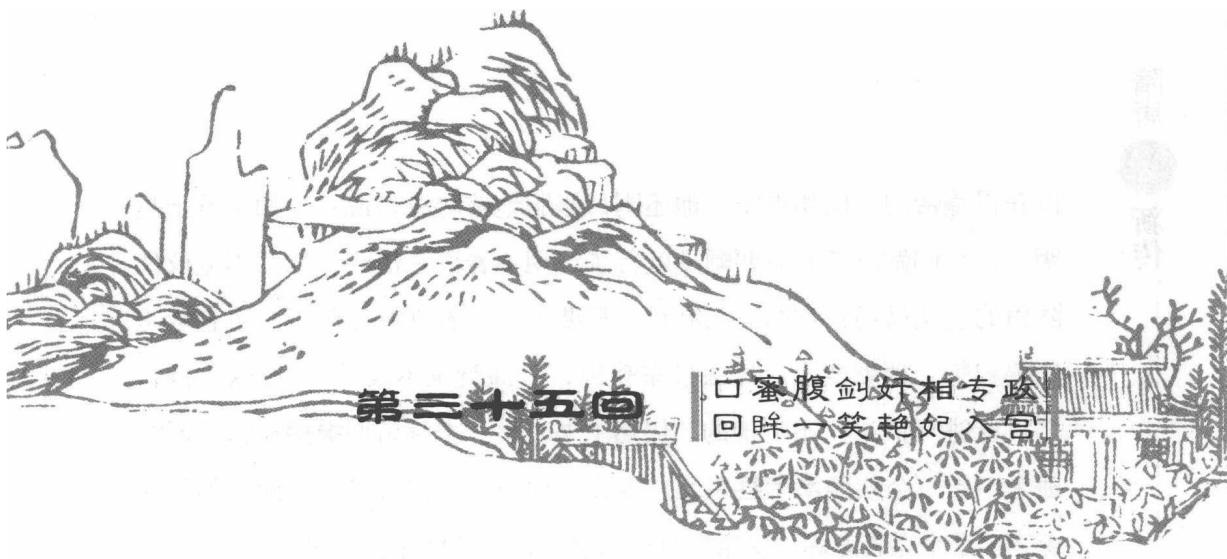
掌柜的告诉歌女，这三位便是他们所唱的诗歌的作者。歌女们高兴地过来见礼，说：“真是有眼不识神仙。”——这便是传说中的“旗亭画壁”的故事。

还有一个关于诗歌的有名传说：长芦（今河北沧州）民间有一个叫何满子的歌女，她因犯罪要被处死，临死前在刑场上唱了一首歌，自述身世，表示悲愤，题目就叫《何满子》。可惜的是这首歌如今已经失传。不过在当时流传还是很广的。大约在何满子死后一百年，唐朝的皇帝是文宗李昂。他宫中有一个姓孟的才人。孟才人远离家乡，深居宫中二十年，郁郁不得志。有一次她在皇帝跟前唱《何满子》的时候，触景伤情，感怀难平，唱完后便倒地不起。文宗叫御医诊断，御医说，孟才人的肠子已经断了。因此人们便把《何满子》这首歌又叫《断肠词》。后来诗人张祜曾写诗吊祭孟才人，诗的题目叫《宫词》：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因为张祜这首诗非常朴素、含蓄，寥寥二十字，便道出了宫女们的辛酸，讲出了宫女们的心里话，传入宫中后，曾为宫女们广泛传唱。和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欣赏这首诗，写一首诗赠给张祜，其中就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的句子。



史书上说：“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所以在开元盛世，李隆基做了二十多年太平皇帝。后来姚崇故去，宋璟年老致仕回家，而皇帝也五十多岁了，即将进入老年时期。这时候，他早已把青年君主那种蓬勃向上的朝气消磨得差不多了，更糟糕的是，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他选用李林甫做了宰相，从此，宣告了“开元之治”的结束。

李林甫是唐朝的宗室，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为人阴险狡猾，残暴毒辣，但外表却丝毫也不显现出来，反而使人觉得他一团和气，语言可亲，因而人们称他为“口蜜腹剑”。那时玄宗已变得贪图安乐，急于政事，而另外两个宰相张九龄和裴耀卿，性情耿直，看不出皇帝的好恶，大事小事都去向皇帝唠叨，使玄宗厌烦。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终于罢了张、裴二人的相职，让李林甫独揽朝政。

李林甫在朝内和宫禁中都遍置心腹，不管宫廷内的大事小情，他很快便知道。就是皇帝的一点点喜怒哀乐，他也及时掌握，加以利用，

以获得皇帝的信任和恩宠。他还明目张胆地威胁谏官说：“如今圣上是明主，我们做臣子的只要顺从就行了，用不着说三道四。你们不见仪仗队里的立仗马吗？吃的是三品料，只要老实待着就算尽职了。可它若是嘶鸣起来，那就要立刻斥去拉车耕田，后悔就来不及了。”补阙（谏官名）杜琎（jìn 进）不听他的，仍然上书言事。李林甫便撺掇皇帝，贬杜琎为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令，让他当小县官去了。从此，朝廷中谏官们个个噤若寒蝉，皇帝的耳边清静了，但耳目却也蔽塞了。

李林甫对那些不肯依附他的大臣，都千方百计地排挤出去。他更讨厌那些新进的年轻进士。因为这些人往往年轻气盛，思想单纯，疾恶如仇，很不好驾驭。所以有一年科考，他竟指示考官一个也不录取，而骗玄宗说“野无遗贤”。诗人杜甫就赶上参加这次考试，结果失望而归。

那时后宫中武惠妃得宠，她生的儿子李瑁封为寿王。李林甫巴结武惠妃，愿意做李瑁的保护人。武惠妃想让儿子当太子，李林甫便串通驸马都尉杨洄诬告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等有异谋，终于将三个皇子杀害。不过李瑁却也没当上太子，玄宗立的是忠王李玙。原因是李玙在皇子中年纪最大，孝谨好学，而武惠妃这时刚好死去，玄宗便把李玙改名为李亨，让他做太子主持东宫。

公元 742 年，改元“天宝”。玄宗设置了十个节度使，负责边境地区的军政要务，后来事实上便成了这些地区的土皇帝。有个胡人安禄山做了平卢节度使，辖区在河北道北部，治所营州（今辽宁朝阳）。安禄山长得肥胖高大，内心跟李林甫一样奸诈，但外表却装出一种憨厚的样子，让人看了误以为他缺少心计。有一次见皇太子，他故意不下拜行礼。左右责备他，他却装出一副傻样子问皇帝：“臣不识礼仪，太子是什么

官？”玄宗说：“朕百岁以后，就将帝位传给他。”安禄山仿佛恍然大悟似的说：“微臣愚蠢，只知有陛下而不知有太子，真是该死！”这才给太子叩头。他还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对玄宗说：“臣生于番戎，过受陛下的恩宠，而臣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愿以身代替陛下死吧！”由于他装得特别像，竟使玄宗感动不已。

安禄山也跟李林甫一样，收买后宫的宫监和嫔妃，替他传递宫中的消息，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玄宗越来越喜欢安禄山了，不时把他召到京城。李林甫投皇帝的所好，对安禄山也屡加称颂。

不过李、安二人虽然同是奸猾狡诈的家伙，但比起来，李林甫究竟是老奸巨猾，胜安禄山一筹。安禄山原先依仗玄宗的宠爱，对李林甫不理睬。李林甫便约安禄山来见面。安禄山来了，正在跟李林甫谈话，这时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𫟹（hóng 洪）来请示事情，见了李林甫竟跪下行礼。御史大夫是主掌刑法典章、纠正百官罪恶的御史台主官，官阶正三品，职位很高。他见了李林甫还这么恭敬，不能不使安禄山大吃一惊。殊不知这正是李林甫事先布置好，故意做给安禄山看的。李林甫能揣摸安禄山谈话的意思，安禄山心里想的话还没出口，李林甫就替他说出来了。安禄山越发折服，竟以李林甫为神。李林甫有意拉拢他。有一次在中书省见面，天气很冷，李林甫便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披在安禄山身上。安禄山对李林甫很感激，亲热地称之为“十郎”。安禄山在范阳，派使者去京师奏事。使者回来以后，安禄山首先便问：“十郎怎么说？”如果使者传达的是李林甫说的好话，安禄山就大为高兴。如果使者说：“十郎要你好生检校（jiào 较，检校的意思是查核、察看）。”安禄山便失望地反手拍打床栏，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安禄山是个大胖子，肚子特别大，走起路来蹒跚，好像十分笨拙。但在皇帝面前跳起《胡旋舞》来却又真个快捷如风。玄宗曾问他：“你肚子为什么这样大？”安禄山笑嘻嘻地回答：“只有一颗赤心啊！”玄宗在长安给安禄山建造府第，派太监去监工，吩咐说：“好好地布置，安禄山眼孔大，别让他笑话我。”结果府第建设得富丽堂皇，其规模、设备超过一些王府。

然而玄宗对安禄山的宠幸莫过于让他给皇帝的爱妃杨贵妃做干儿子了——这还要从杨贵妃是什么人来谈起，

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死了，玄宗皇帝十分伤感。那时，后宫佳丽三千人，玄宗竟没有一个中意的。因为那些妃嫔、宫女不过是皇帝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罢了。玄宗皇帝一共生了三十个儿子，二十九个女儿。这些大大小小的近六十个儿女，有时连他这个当父亲的也认不清楚，常常叫错了名字。然而孩子们的母亲的地位却并没因为有了子女而提高。皇帝不爱她们，仍然只是把她们当做“工具”。

开元二十八年，玄宗过生日，习惯上称之为“千秋节”。妃嫔、儿女和文武大臣们照例要给皇上贺节。行礼是一批一批进行的，玄宗心情不快，只是勉强应付着。轮到儿女们来向他贺节了，忽然，他眼前一亮，发现站在他第十八子寿王李瑁身边的一个王妃装束的女子是那样的美丽动人。她生得丰腴而不显肥胖，个头不高却身材苗条。特别是那双眼睛，似笑非笑，似乎能说出话来，顾盼之间，光彩四射。五十五岁的老皇帝怦然心动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合他心意的女人。

他迷迷茫茫地接受儿女们——包括王妃和驸马们的祝贺，一双开始昏花的眼睛总盯在那女人身上。人们行完礼走出去了，玄宗目送着那女

人的情影。也许那女人是觉得老皇帝呆愣愣的样子有些滑稽吧，走着走着竟扭回头来嫣然一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引白居易《长恨歌》句）。老皇帝的魂灵儿在这回眸一笑中飞走了。

玄宗问高力士：“在李瑁身边那个女子是寿王妃吗？”高力士回答说：“是的，寿王妃姓杨，叫杨玉环，是陛下和武惠妃替寿王选的妃子。如今已经五年了。奴才记得她是十七岁入寿王府的，今年二十二岁。”玄宗点点头，抚着胡须沉思。他在想：为什么当初自己不曾发现寿王妃竟这般美貌呢？

然而这女人今天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儿媳。民间也偶尔有老公公跟儿媳私通的事，人们称之为“扒灰”，是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丑事。那么当皇帝竟可以“扒灰”吗？不过玄宗又一想，他们老李家对这种事好像不大在乎，比如说：他的祖母武则天当初就是太爷太宗李世民的妃妾，后来让祖父封做皇后了。既然老辈可以子纳父妾，自己把儿媳收来做妃子又有何不可？这样一想，他就把高力士找来，让他去办这件事。高力士给皇帝出主意，说这么直接把王妃宣进宫来怕人议论，不如表面上让杨玉环到庙里去当女道士，暗中接她入宫。玄宗同意了。高力士便去动员杨玉环“出家”。杨玉环青年夫妻，正在恩爱，哭哭啼啼不肯答应。高力士没法，只好说明这是皇上的旨意。这么一说就等于把事情挑明了。摆在寿王和王妃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一条是依从，一条便是抗旨，而那抗旨的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杨玉环终于被迫自己请求“出家”了，她“出家”的地点是道观太真宫，是宫廷的庙宇之一，因此杨玉环的道号便叫“太真”。她坐上一乘轿子，由内侍和羽林军护送，但却没进太真宫，而是出了长安城的春明



门，直奔骊山。那里有一座温泉，叫做华清池，事实上是一座叫温泉宫的离宫（天宝六年玄宗扩建后改名华清宫），皇帝这时正在那里等他的儿媳。“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长恨歌》里就是这样写的。

也许杨玉环当初被逼进宫是不得已，但过了不久她便发现这正是她的幸运。不错，她跟寿王是少年夫妻，年龄般配；然而李瑁生下的时候，母亲武惠妃正在得宠，李瑁也就必然地得到许多特殊照顾，从小就过着悠游的岁月，因而他除了酒色嬉玩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爱好。所以杨玉环在寿王府觉得单调、苦闷，因为她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通晓音律，能歌善舞，却面对着一个成天酒气熏人的王子，生活里缺少乐趣。但她来到年龄超过她一倍多的皇帝身边之后，却发现这老皇帝多才多艺，不但调教出那么优秀的“梨园子弟”，就是他自己也常常手拍着檀板，歌一曲太子宾客（东宫官员）贺知章推荐给他的诗人李白的诗歌。杨玉环最爱听的是那首《乌夜啼》：

黄云城边乌欲栖（黄昏的城边乌鸦要归巢了），
归飞哑哑枝上啼（它们在枝头上哑哑鸣啼）。
机中织锦秦川女（在机房里织锦的秦川女子），
碧纱如烟隔窗语（隔着朦胧的窗纱听到她的自语）。
停梭怅然忆远人（她停住梭子，思念远方的亲人），
独宿空房泪如雨（独宿在空房里忍不住泪下如雨）。

每听到这里，杨玉环便会忆及她自己的身世。她父亲杨玄琰在她幼年时便故去了。她家姊妹四人，她排行最末。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母亲便把她送给叔父杨玄珪抚养。尽管叔父和婶母对她不错，但寄人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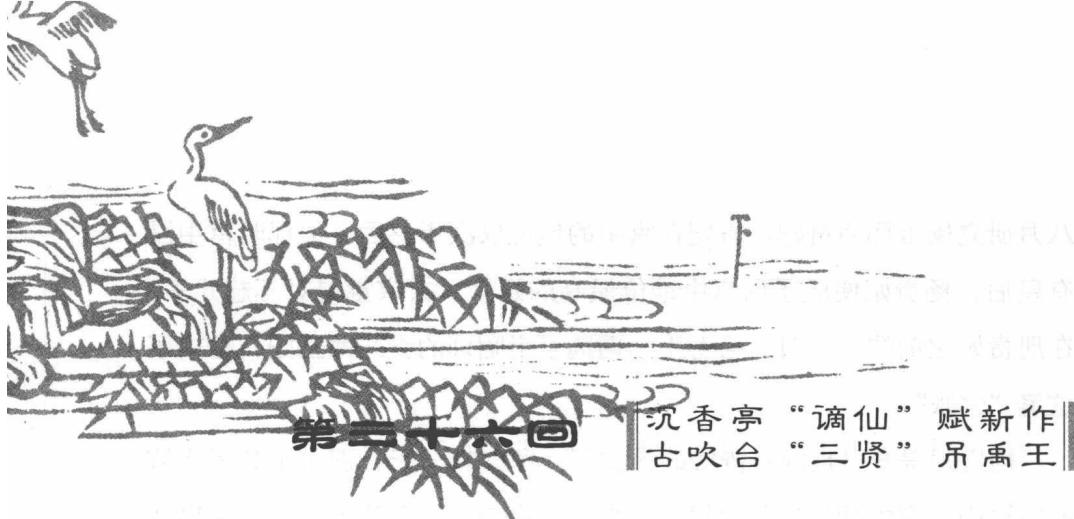
处处要看人眼色，因而对“独宿空房泪如雨”有着深切的体会。何况精于音乐的皇帝用他那略带苍老的嗓子唱得格外悲凉。杨玉环不禁潸然泪下。这时皇帝便会放下檀板，把她搂在怀里，用衣袖替她擦去腮上的泪痕，柔声地安慰她。她依偎着皇帝，不由地涌起一种幸福和感激的感情。是的，她发现皇帝的的确确是她的知音。他能够体贴她、理解她，而更主要的是，皇帝是那么真情地爱着她，这种感情是她在寿王身边从来感觉不到的。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恨歌》）这种爱情的表达无疑是真诚的，如果李隆基懂得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曾忘记他是一个掌握着国家命运的皇帝，那么也许就不至于导致后来发生的大悲剧。可惜的是皇帝在爱情的海洋里沉没了，他“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长恨歌》）。把国政完全交给像李林甫那样的奸相。他封杨玉环的叔父杨玄珪为光禄卿，杨玉环的堂兄杨铦（xiān 先）为鸿胪卿（负责外交事务的鸿胪寺的主官），杨锜（qí 其）为侍御史，杨钊（即杨国忠）为金吾兵曹参军。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分别封为韩国、虢（guó 国）国、秦国夫人。这三个女人跟她们的妹妹一样，一个个姿色出众，她们常常出入宫禁，说不得也跟皇帝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从此杨家兄妹权势骤显，气焰冲天，无论台省或是州县，要想办事顺利，那就到这几位的府中去请托，只要他们或她们到皇帝那儿去一说，就没有办不成的事。真个是“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长恨歌》）。

但杨玉环在宫中，还是女道士的身份。直到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玄宗认为人们对杨玉环曾是寿王妃这件事已经忘却了，这才于当年

八月册立杨玉环为贵妃。贵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但那时宫中没有皇后，杨贵妃便成了后宫中地位最高的妃嫔。玄宗觉得对不起儿子，在册贵妃之前的一个月，给寿王李瑁选了韦昭训的女儿做王妃，结束了这笔“欠账”。

杨贵妃得宠已是内外皆知的事实了。所以有一天，那善于装呆卖傻的安禄山到宫中朝见皇帝时候，又来了一次表演。那天杨贵妃坐在皇帝身边。安禄山进来后先去给杨贵妃行礼叩头，然后再朝拜皇帝。玄宗问他：“你为什么先拜娘娘？”安禄山回答说：“按胡人的风俗，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玄宗开玩笑说：“那么你方才是拜见母亲啰？”安禄山趁机说：“如果娘娘愿意收我这个粗笨的儿子，臣愿意终生孝顺。”杨贵妃觉得挺好玩，便欣然答应。玄宗更来凑趣，还要让贵妃给安禄山来个三朝（生下第三天）的洗儿礼。三个夫人也来送小儿的小衣小帽，尽作姨娘的情分。于是大家嘻嘻哈哈，喧闹一场。接着，玄宗便在安禄山已经担任的平卢、范阳两节度使的职位上，再让他兼任御史大夫。做了京官，安禄山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常来长安了。



第三十六回

沉香亭“谪仙”赋新作
古吹台“三贤”吊禹王

就在杨玉环册立为贵妃的那一年——天宝四年，唐代两个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在兖州（今山东兖州）分手了。

那还是前一年秋天，他们在洛阳相遇。李白那年已经四十四岁了，杜甫比他小十一岁。他们互相闻名已久，自是一见如故。而同行的又有诗人高适。高适已不是“旗亭画壁”时那么年轻，也已经四十一岁了，唯有他的贫穷潦倒依然如故，为了喝酒，把棉袍也当给店主人了。

李白由于贺知章的推荐，一曲《乌夜啼》被玄宗皇帝赏识，下诏宣他进京。那还是三年前——即天宝元年的事。李白满怀抱负，要作一番事业。一听宣召，便欣然就道。他在诗里曾写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长安后，玄宗很高兴地接见他。但并没让他做朝廷某一部门的官员，只任命他当了翰林供奉。这个官职是玄宗时才设立的，任务是在宫中应制。“应制”又叫“应诏”。由于玄宗喜欢文艺，他选一些擅长作诗的人成立了一个翰林院。闲来无事，他便把他们召入宫中，出个题目叫他们作诗，这就是“应制”。皇帝让你咏梅花，你写牡丹就不成。这些御用文人，写诗只是为了应景，遵命而作，这就是翰林供奉的

职务。可以想象得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好诗来的。

贺知章曾经把李白尊崇为“谪仙人”，他终究与众不同，就是应制之作也有好诗写出来。比如有一天，兴庆宫沉香亭畔牡丹花开了。玄宗、杨玉环由高力士和杨国忠陪着，在亭子里赏花。牡丹花开得十分艳丽，映衬着杨玉环的桃腮粉面。玄宗看得十分高兴，便吩咐把李白宣来，要他写诗。恰巧李白这天跟他的一些诗酒朋友如贺知章、张旭等人在酒楼饮酒，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听内侍来宣召，不得不去。他踉踉跄跄步入沉香亭，给皇帝和娘娘行过礼。玄宗看他那醉态可掬(jū 驹)的模样，不禁好笑，便叫着李白的字说：“太白，你且坐下。今天牡丹盛开，你替朕写一首牡丹诗。”李白谢了座，在太监搬来的一个锦墩上坐下来。一边望着亭外一圃圃颜色缤纷，竞相开放的牡丹花，一边构思。忽然一阵风来，送来浓烈的香气，那是从杨玉环的身上传出来的。李白斜眼一看，那名义上还是女道士的杨娘娘，果然生得花容月貌，真可以说是绝代佳人。他想起不久前曾有幸目睹杨玉环的舞姿。那是玄宗创作的《霓裳羽衣舞》，由一些著名的乐师奏曲，玄宗亲自击羯鼓。那看起来似乎有些丰腴的杨玉环，穿上白纱制成的舞衣，扮成仙女，随着乐曲旋转起伏，舞步竟是那样轻盈，像一朵白云在飘来飘去。于是李白的第一句诗便有了：“云想衣裳花想容”。

锦墩有些矮，李白坐在墩上，双脚便伸了出来。玄宗在上面看到李白的两只靴子，不但很旧了，有的地方竟开了绽，便随口问道：“太白，你的靴子怎么破成那样？”李白羞红了脸，连忙站起来回答：“臣有一双新靴，是专为进宫时穿的。今天来得仓促，未曾换上。”一句话说得在座的人都笑起来。玄宗忍着笑问：“朕给你的俸禄呢？难道连双靴子也买

不起吗？”李白说：“俸禄都让臣买酒喝了。”玄宗抚着胡须，点点头，说：“朕记得你在《将进酒》中的诗句：‘钟鼓馔（zhuàn撰）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你还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怪不得你要穿破靴子了。哈哈哈！”皇帝高兴地大笑起来。李白只好尴尬地陪着笑。

玄宗扭头对高力士说：“你去拿一双新朝靴来，让太白换上。”高力士答应着去了，不一会儿，便提来一双新靴子，递给李白。李白接了，先向皇帝道谢，然后坐在锦墩上脱旧靴。古代的靴子都有个高腰，脱起来费劲儿，更加李白酒后无力，脱了几次也未脱下。他见高力士还站在旁边，便把脚一伸，对高力士说：“帮我脱下来！”

高力士是内侍省的主官，挂着右监门卫将军的官衔。玄宗不理朝政，高力士事实上就是皇帝的代表，像李林甫、安禄山、王铁、杨国忠等人都要巴结他。而一个小小的翰林供奉竟敢支使他脱靴，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但当时李白酒气熏人，也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高力士在皇帝面前又不好发作，只好忍着气替李白把两只靴子脱下来。

李白穿上新靴，站起来走到几案前，见案上铺着锦笺，墨池里墨已研好，一支精致的御笔放在旁边。李白脱下笔帽，在墨池里泼了几下，发现墨汁有点儿稀淡。见杨国忠正站在案旁看他写字，便随口吩咐道：“把墨再研浓一点儿！”

杨国忠当时官阶不高，是度支员外郎（度支是户部的一个司，负责全国的财政收支），官阶仅有六品。但他掌握着财政实权，又是杨玉环的堂兄，能说会道，很会看皇帝的眼色行事。皇帝用钱要找他，因此，他常常随侍在皇帝身边，其实当时也已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了。而今天，

李白竟让他研墨，这实在是奇耻大辱。但他也跟高力士一样，暂时忍着，拿起御墨研了起来。

李白把笔蘸得饱饱的，在锦笺上龙飞凤舞，写下了那三首著名的《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云一般的衣裳，花一般的容颜），
春风拂槛露华浓（春风拂槛，牡丹花上露珠灿灿）。
若非群玉山头见（若不是曾在群玉山头见过），
会向瑶台月下逢（也将会在瑶台的月下晤面）。

一枝红艳露凝香（红花上露珠儿凝着清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仿佛襄王为思念神女而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请问汉家宫阙谁能相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可怜那赵飞燕也还要倚靠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名花牡丹和倾国美人两两相映），
长得君王带笑看（看得君王脸上长挂着笑容）。
解释春风无限恨（愁恨都将像春风一样消释），
沉香亭北倚阑干（沉香亭北倚着阑干品评）。

李白一边写，杨玉环在一边读。等李白放下笔，杨玉环立刻把锦笺捧起来，呈给皇帝。她对李白的这三首诗非常满意。因为这诗写了花，也写了她，不是吗？“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这一联句使她多么陶醉啊！李白用“倾国”一词来夸耀她的美貌，使她欣喜不已。

李白退出去了，杨玉环也回宫了，玄宗和高力士、杨国忠还坐在沉香亭里。玄宗对高力士说：“李白的确有才学，朕想派他一个官职，一时想不起干什么合适。”扭头问杨国忠：“你看让他到户部怎样？”

高力士微微一笑，说：“李学士的诗实在做得好，可是他‘但愿长醉不复醒’，那样地好酒贪杯，做起官来不会误事吗？”杨国忠也在一旁说：“李学士的《将进酒》诗里还说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户部里用了这种挥霍大方的官员，国库可就危险了。”玄宗想想方才李白的醉态，也不由地随口说：“这人才学是不错，但却是一副穷相。”

杨玉环对《清平调》倒是爱不释手，时常拿出来吟唱。有一天让高力士看见了。高力士阴恻恻地一笑，问她：“娘娘，‘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一句怎么讲啊？”杨玉环得意地说：“那是用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来跟我比呢！可怜她只能倚仗穿上新妆，才有点儿像我。”高力士说：“娘娘知道赵皇后的下场吗？成帝归天之后，平帝即位，把她废为庶人，赵飞燕后来就自杀了。李白拿赵飞燕来跟娘娘比，娘娘不觉得丧气吗？”杨玉环一听，立刻柳眉倒竖，把李白写诗的锦笺扯得粉碎。说不得这个心胸狭隘的女人也要在皇帝面前说上李白的几句坏话。

李白哪里知道这些！他得罪了权贵，纯属出于无意，因为他性格狂放，跟他交往的人也大都是不拘形迹的文士墨客。那时在长安他最要好的朋友有七个，连同他在内被人称作“饮中八仙”，其中就有汝阳王李琎和曾做过宰相的李适之。跟这样的王公和大臣相处，李白也从不低三下四，而是平等相待，因此，他让太监帮他脱靴，员外郎帮他研墨，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他记得“饮中八仙”之一的被人称为“张颠”的张旭，有一次饮得酩酊大醉，狂喊奔走了一气之后，大叫：“快些研墨伺候！”那还是汝阳王李琎亲自替他研的墨呢！张旭写了几幅草书，汝阳王还要跟朋友们争抢……但李白忘了，李琎也好，李适之也好，他们跟李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然可以忘却贵贱，脱略形迹。但高力士和杨国忠这种势利场

中的人物，一向受人尊敬惯了，李白那样待他，他们又哪里能容得呢？只说他几句坏话，不给他更重的报复，李白还算是便宜的哩！

李白在冷衙门里待着，等着候补官职快要两年了，却依然是个翰林供奉。他有些心灰意懒了，初来长安时的那种想大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已经消磨殆尽。当初向皇帝推荐他的贺知章，已经以八十六岁高龄，告老回到家乡做了道士，把自己的家宅改成道院千秋观，还给他寄一首诗《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李白见了这首诗，不禁悠然神往，想起家乡中的妻子儿女，再想想自己的寂寞岁月，他已经感觉到皇帝是不会重用他的了，他这个“翰林供奉”跟那些“梨园子弟”们统统一样，不过是帝王贵族们的帮闲罢了。于是他把这种心情用诗表达出来。诗写好后是要给人看的，他便用了个《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作题目，呈献给另一个学术机构集贤院的学士们。

集贤院的负责人叫张洎（jì 忌），是位驸马，玄宗的女儿齐国公主的女婿。他庸碌无才，平时对李白就很嫉妒。收到李白的这首诗，便去送给皇帝看，说李白身在魏阙，心在江湖。说他诗里向往的是“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檐下啸。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说这才是李白的真正的志愿。

这首诗的末两句是两个典故：“严光桐庐溪”指的是东汉功臣严光严子陵，他帮助刘秀打天下，功成后不肯做官，归隐于家乡富春山的桐庐溪。“谢客临海峤”中的谢客指的是南朝宋时诗人谢灵运。他小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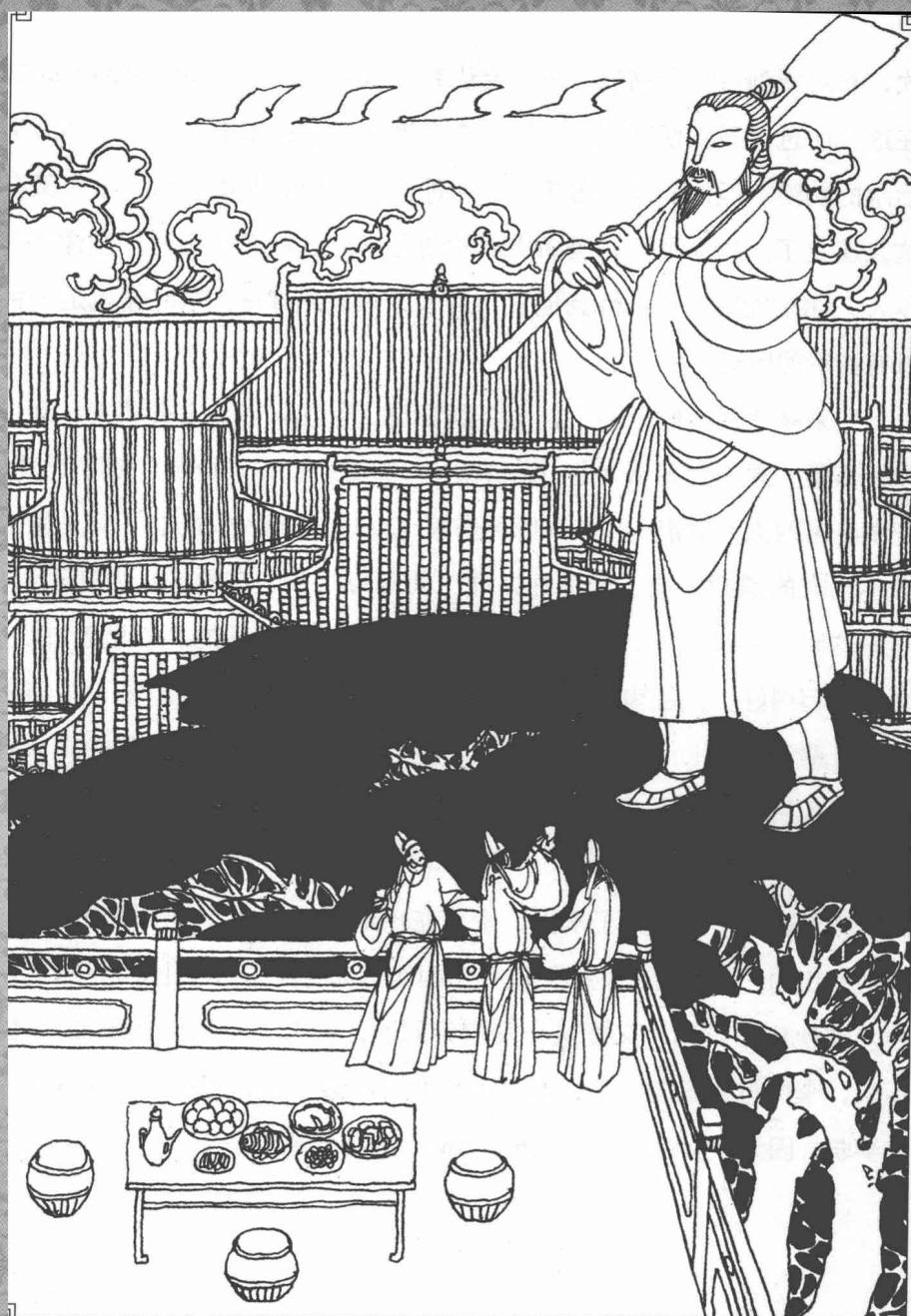
寄养于外家，族人名他为“客儿”，因称“谢客”。他喜欢游览，写了许多山水诗，其中有一首《登临海峤》，便是他游历临海（今浙江临海）的一座山时所写（峤qiáo 乔，尖而高的山）。张洎用这两句诗来证明，李白是不安于朝的。玄宗对李白已没好感，又加上杨玉环时常在耳边唠叨，说李白的谗言，便赏赐给李白一笔钱，打发他离开长安了。李白也察觉是有人在算计他，曾在诗里说：“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但他觉得手里有了一笔钱，正可以趁此到各地去游览，也还算因祸得福。于是他打点行装，东行出了潼关，来到洛阳，在这里遇到了杜甫和高适。

那时已是天宝三年秋末，天气一天天冷起来。李白见高适还没穿棉衣，便问他一句。高适随口说：“跟店主人换酒喝了。”李白找到店主人，把高适的棉袍赎了回来。两人虽是初识，但都是性情中人，因此，高适接过便穿，“谢”字也没说一个。李白更是不曾放在心上。

李白、杜甫、高适三人在洛阳游览了龙门石窟，看了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来近三百年历朝营造的几万座佛像，特别是那些“飞天”女神，她们栖身在石窟的洞壁上，千姿百态，制画精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儿还有前朝宰相褚遂良手写的“伊阙佛龛之碑”，原来已被推倒了，玄宗即位之后又竖了起来。

他们还去看了白马寺。这座庙在洛阳城东北二十里，当初李密瓦岗军和李世民唐军围洛阳时，两次以这儿作围城军的帅营，因而曾被战火焚毁了一部分，如今早已修葺如新。

在洛阳逛够了，他们联袂（mèi 妹）东下，首先经过杜甫的故里巩县（今河南巩县）南窑湾，稍事逗留，便又奔向汴州（今河南开封）的古吹台。据传说这是晋国名乐师师旷奏乐的地方。他们有时到汴州的酒楼狂



饮，有时便到古吹台高歌。古吹台边有一座禹王庙，据说大禹治水时曾在这儿住过，后人便建庙纪念他。李白等三人常去庙里凭吊，缅怀大禹治水的功绩。但他们却不曾想到，在他们成了历史人物之后，后人又在这儿建立了一座三贤祠，里面供着的便是李白、杜甫和高适的塑像——今天，你来凭吊古人；待到他日，后人又来凭吊你——这好像也是一种颇有诗意的历史规律。

后来高适跟他们分手了，他要到楚地（今湖北省）去看朋友。李白和杜甫便一同来到齐州（今山东济南）。李白在这儿，领受了紫极宫（即祀奉老君的玄元皇帝庙）高天师的道箓（lù录，道教的秘文），算是做了个不出家的道教信徒。杜甫却去拜访前北海（今山东潍坊）太守李邕。李邕这时已年近七十，告老致仕。他们是在洛阳相识的。李邕善书法，文章也写得好，跟杜甫是忘年之交。这次齐州重逢，一老一小，结伴游历，逛遍了历下七十二泉。至于大明湖中的历下亭，更是他俩常去饮酒做诗、观赏荷花的地方。杜甫曾写下一首《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记下他俩的友谊。

夏天过了，杜甫辞了李邕，南下兖州跟李白会合。李白是在这之前回到兖州的，他这时的住家便在兖州西南不远的任城（今山东济宁）。两个人在秋日里重逢，又度过一段携手同游的岁月，友情自然更加增进。不久，李白打算重游江东；而杜甫也准备西去长安，想在京师谋求个一官半职，因为他已经过了三十岁，却还一事无成哩！

第三十七回

命途坎坷十年困守
传播友谊共渡东瀛

杜甫来到长安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但那时李林甫做宰相，他百般给正规的常科考试设置障碍，一次一次地取消。杜甫一直得不到应考的机会。直到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做了三十五年皇帝的唐玄宗忽然想起要举行一次特考，下诏征集天下凡对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来京考试。他举办这次考试的目的，也还是想为自己的“帮闲”队伍输送点儿新鲜血液。杜甫高兴地应考了，同时来京参加考试的还有诗人元结。然而李林甫却是不喜欢新进人物的，他害怕一些有才能的年轻人进入朝廷，因此叮嘱主考官，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试题，让谁也回答不上；而阅卷时又吹毛求疵，结果应考的几百人，竟没有一人得中。对这种反常的现象，李林甫还要给皇帝上表祝贺，说“野无遗贤”——天下有才识的人士都已经聚集到朝廷里来了。年过花甲的皇帝竟然信以为真。结果这次考试便成了对杜甫的第一个打击，他多年的幻想破灭了。

对杜甫的第二个打击是他的父亲杜闲的病故。杜闲在长安以西的奉天（今陕西乾县）做县令，杜家的经济担子由这个县官挑着。如今他去世了，本来就比较贫困的杜家的生活，只能是更加贫困，而今后这一切

都要由杜甫来承担了。但杜甫一介书生，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他怎样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呢？说来可怜，杜甫过的竟是半乞讨的生活。那时的王公贵族，靠着父祖的余荫，承袭了爵位官俸，拿着现成的薪禄。虽然这些人在政治、军事上无所作为，却偏要附庸风雅，交往一些有名气的文人、画家、乐师，给这些名人一点点小恩小惠，来点缀和丰富他们那闲散无聊的岁月。他们对这类人表面上是当做“朋友”看待的，名之为“宾客”。杜甫那时已有诗名，所以他常常出入于贵族们的府邸，做了好几家的“宾客”。但他内心里是很痛苦的。他曾在一首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

朝扣富儿门（早晨敲扣富儿家的门环），
暮随肥马尘（晚上随着马扬起的尘土归来）。
残杯与冷炙（分得人家的一杯残肴冷酒），
到处潜悲辛（生活中到处是辛酸和悲哀）。

吃着这种“嗟(jiē阶)来之食”，杜甫心中不安，他便抽出时间来上山采一点儿草药，炮制出来，送给那些“主人”，算是把“赏赐”变成了“药价”。他曾自己说这是“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所以说他过的是半乞讨的生活。

时光一天天流逝，国事却越来越糟。那时杨国忠的地位更加显赫了，杨家姊妹们也一个个成了新兴的贵族，她们有钱有势，不但卖官鬻爵，还能干预朝政，因为老皇帝事实上是听命于杨贵妃和她的姐姐们的。“开元之治”取得的成就早已经消耗尽了，现在李家朝廷走的是下坡路。

杜甫在长安的穷困生活竟一过十年。他的身体消瘦了，染上了肺病和疟疾。然而这种不幸的境遇，却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底层，使他

深刻地了解、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那时统治者穷兵黩武，一队队被征来的壮丁通过长安城西的咸阳桥开赴西线战场。杜甫站在桥边，亲眼目睹了那种亲人送别、哭声震天的情景。诗人的心颤抖了，如果说在这以前，杜甫的诗作里也不乏佳作，但他那些震撼人心的作品却是从这首《兵车行》开始的，你听：“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一种多么悲凄的场面！壮丁们走了，家中只剩下妇女，农活忙不过来，结果是“千村万落生荆杞”，“禾生陇亩无东西”。而官家却并不因这家有壮丁出征而减免租税，依然是“县官急索租”，那么请问“租税从何出”？人们叹息着说：“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是呀，那些出征的壮丁又有几人能回来呢？“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只是到了天宝十一年，杜甫的老朋友高适来到长安，才使杜甫的生活中增加了一点儿乐趣。高适在古吹台跟李白、杜甫分手之后，又浪游了一个时期，才担任了封丘（今河南封丘）县尉。县尉是县令的属官，官阶从九品下，是官吏中最低的一级。但却要上拜长官，下压庶民。他在《封丘作》里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终于辞职不干了。后来到了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麾下，任左骁卫兵曹参军，执掌书记的职务。此期间，他到过边塞，写了不少边塞诗，很有价值，跟另一个擅长写边塞诗的岑参齐名，人们称之为“高、岑”。

天宝十一年，哥舒翰入朝，高适随他来到长安。恰巧岑参也在这里，他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里做书记的，上一年就随高仙芝到长安

来了。高、岑相约去拜访杜甫。旧友新朋的到来使杜甫喜不自胜。他还认识一个叫郑虔的诗人，当时任广文馆学士。又去约了储光羲和薛据，大家一起去慈恩寺的大雁塔游览。他们鉴赏了褚遂良书写的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撰的《大唐三藏述圣记》二通石碑。又登上塔顶，浏览周围的景色。诗人聚会，自然少不了写诗。后来除了薛据的诗失传之外，其余几人当时写的诗都传下来了。这些诗大多是写景的，如岑参的诗写着：“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便是他们在秋日登高时望到的情景。

然而如今的杜甫与众不同了，他看到的不只是景色，而是从中又深入了一层，看到了人。这儿有两种人：一种是高高在上吸吮着民脂民膏的统治者；一种是压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在塔上，遥望着太宗皇帝的昭陵，缅想着前人们口碑载道的“贞观之治”，再看看如今的皇帝和贵妃，他用讽喻的手法，把这些也写进《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诗里：

回首叫虞舜（借指唐太宗），

苍梧（舜的葬地，借指太宗墓）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借指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温泉的游宴），

日晏昆仑丘（借指唐朝将像日将落那样陷入危乱）。

如果说他这时用的还是借喻的手法，那么到第二年春天，他在曲江看到杨家兄妹游春的那种骄奢淫侈，便直截了当地在《丽人行》中表述出来了。那时，李林甫已经于前一年死了，杨国忠担任了宰相。杨家兄妹实际上垄断了朝政和宫廷。每年十月，玄宗和杨贵妃便住到骊山华清宫里去，把国家的事情都交给杨国忠去管。杜甫也曾见过那声势浩大的皇帝出幸华清宫的队伍，除了皇家的羽林军和仪仗队外，杨家五兄妹的

扈从，每家也组成一个大队。而且各家都分别穿着一色的衣服，五家便是五色，走起来色彩斑斓，前后交错，好像朵朵鲜花组成的长队。一路行来，音乐细细吹打，女侍们的脂粉放散着浓香，似乎这里已不是人间世界。队伍过后，小孩子常常会拾到一些遗落的钗簪环珥，有些还是夫人们显大方故意扔下来的呢！

杜甫在《丽人行》中，只是直接铺叙杨家兄妹在曲江游宴的场面，从他们身上的穿戴打扮到吃的珍馐美味，都给予了如实的描写，既不露油腔滑调，也不作漫画式的刻画。然而这种一本正经的描写却让读者更充分地感受到统治者是多么丑恶！后人评论《丽人行》时曾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在悲愤与忧愁中的杜甫，怀念他跟李白同游的那段日子。他们分手后杜甫回长安不久，便写过一首《春日忆李白》，向往着“何时一樽（zūn 尊，酒器）酒，重与细论文？”的日子。李白是“饮中八仙”之一。这些人聚会时杜甫还在洛阳。其中有的人他认识，有的没见过面。但他从李白口中了解了他们，于是便写了一首《饮中八仙歌》，生动有趣地对“八仙”个个加以描绘。他写贺知章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贺知章喝醉酒骑在马上，竟像乘船那样摇摇晃晃；一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落到井里，还在水底呼呼地睡大觉。说张旭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把张旭称为“草圣”——草书的圣手，充分表露了张旭癫狂不羁的神态。而对李白的描写则是人们久久传诵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对杜甫也很想念，曾写过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还写了一

首跟杜甫开玩笑的诗，题目叫《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诗里说他在饭颗山看到杜甫戴着竹笠站在日光下。他问：“分别以来你怎么这样瘦呀？”杜甫回答：“就为从前做诗太辛苦啦！”饭颗山是长安附近的一座山。李白跟杜甫不曾在长安相会过，因此这首诗写的并非实事，如果不是开玩笑便只能是梦中相会了。

李白这几年基本上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他到过扬州、苏州、淮安、会稽（今浙江绍兴）、金陵（今南京）等地。又曾北上边塞，亲眼见到安禄山的跋扈，然而皇帝对安禄山倒越加宠信。他预见到国家危急，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在战国时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旧址，仰天痛哭。天宝十年，他又来到扬州。有一天，他来到运河边上，见两岸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和尚。不一会儿，一条大船沿运河从南边长江方向开来。大船泊岸，两个和尚搀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和尚从船里走出来，顺着跳板登岸。人群里爆发出念佛号的声音，欢迎的人群敲起了锣鼓。老和尚双手合十，向人们频频答礼。李白问身旁的一个人：“这老法师是谁？”那人似乎很惊奇：“连他也不认识？他就是我们扬州的鉴真长老嘛！”李白又问：“他这是从哪儿来！”那人回答：“来处远啦，在崖州（今海南岛北部）哪！他这是第五次去日本，咳，又没去成！”

是的，这就是鉴真长老第五次东渡失败。鉴真俗家姓淳于，扬州人，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十四岁时在扬州大云寺出家，是智满禅师的弟子。后来他随著名法师道岸去长安、洛阳等地，从佛教的名师学习佛学经典。后回到扬州做龙兴寺、大明寺的寺主。

隋唐时期，中国和东邻日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经常派出“遣唐使”团到中国来。在使团中还有一些留学生，包括佛教僧人。由于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所以隋唐年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也是一座桥梁。日本国的统治者很重视佛教，他们派遣了日本兴福寺的荣睿和大安寺的普照两名年轻僧人到中国来修习佛学，同时也想从中国聘请高僧到日本去传教。

荣睿和普照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大安国寺学习，认识了鉴真的徒弟道航。他们从道航那里知道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已经给几万名僧徒授戒（即剃度为僧人）。便在他们学习十年期满的时候，顺路到扬州去，邀请鉴真东渡日本，到那儿去把佛教发扬光大，并传播中日人民友好的种子。鉴真答应了，他于天宝二年，准备带几名弟子随荣睿和普照乘船到日本去。这是他第一次东渡，那年他五十五岁。

但这时海上发生了海盗，有人诬告道航造船是和海盗联络，官府将道航和荣睿等逮捕。后来虽然查明是诬告，但仍然没收了船只，鉴真的第一次东渡便这样夭折了。

第二次出海，他们在海上遇到了风浪，船触礁沉没，他们困在荒岛上，后来被渔船发现救了回来。第三次、第四次也都没成功。这第五次是天宝七年出发的，为了躲避官府的干涉，他们一船三十五人，在扬州新河上船，东下至狼山（今江苏南通狼山镇），还没出海，便遇上风浪。只好到一个叫三塔山的小岛避风，停泊了一个月。起航后在署风山（今舟山群岛附近）又停泊了一个月。直到十月才又起航。结果偏又碰上风浪作对。他们的船失去控制，只好在海上随风漂流。那时正刮着东北方向的季候风，船在海上漂了十四天，竟然刮到了海南岛的振州（今海南

崖县)。

鉴真一行在海南岛住了一年，然后登上雷州半岛，沿着陆路返回扬州。由于鉴真法师在僧侣中有很高的名气，沿途许多寺院和地方官员都热烈地接待他，在许多地方逗留下来。不幸的是，鉴真因受南方暑热侵袭得了眼疾，竟致双目失明。而日本僧人荣睿也在端州(今广东肇庆)因病去世了。他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献出了生命。

鉴真第五次东渡是天宝七年，直到天宝十年才回到扬州。李白在运河边看到他的时候，他不但眼睛瞎了，身体也不好，而且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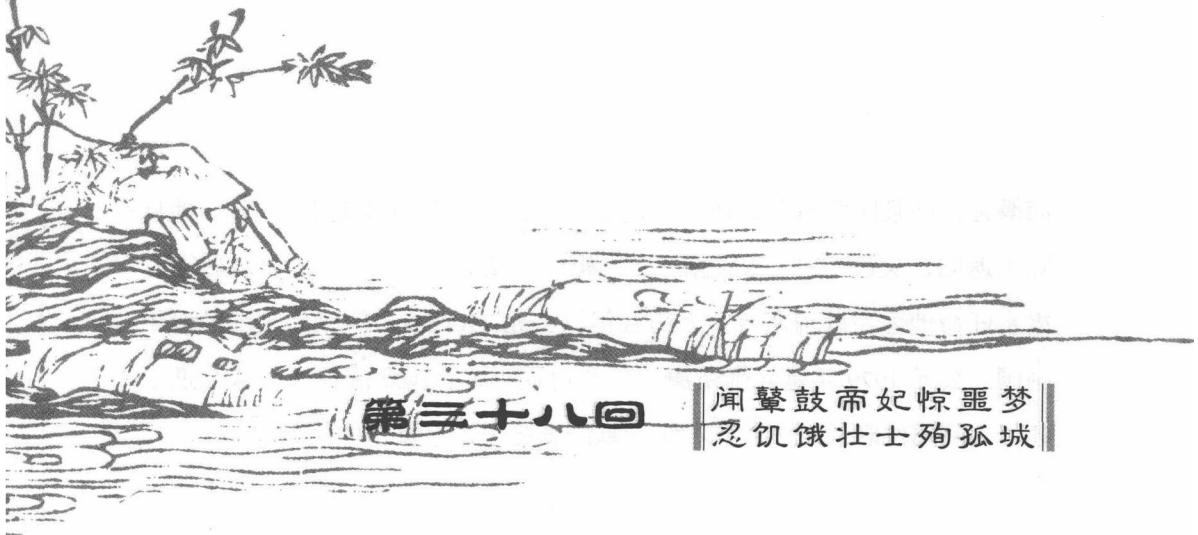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又派来了第十一次遣唐使。日本使臣在晁衡的陪同下，到扬州拜会了鉴真，再次发出邀请。晁衡是日本派来中国的留学生，本名叫阿倍仲麻吕。他学成后留在中国做官，任唐朝的秘书监兼卫尉少卿。这次有他这样一位从四品的京官来邀请，地方官不好再拦阻，鉴真终于在当年搭乘一艘遣唐使的大船，在他第六次东渡时到达了日本。他在日本受到王室和僧俗人等的热烈欢迎，为他在奈良新建了一座唐招提寺，请他做住持。他还为当时日本国最高统治者圣武上皇和孝谦天皇传了戒律。至于晁衡，在鉴真东渡后不久，也以唐朝使者身份随遣唐使回访日本。不料传来消息，他乘的那条船海上遇险，人们都以为晁衡淹死了。他的朋友李白写诗追悼他，诗的题目叫《哭晁卿衡》(“卿”字是李白对晁衡亲密的称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不过当时晁衡并没死，他乘的船跟鉴真五次东渡一样，也随风向南

海漂去，而且比鉴真漂的还远，竟到了安南的驩州（今越南荣市）。他从陆上返回，又赶上“安史之乱”，他辗转流离，两年多以后才回到长安。肃宗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大历五年（公元 770 年），他以七十高龄歿于中国。公元 1979 年是晁衡留唐一千两百周年，我国政府在唐兴庆宫遗址建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和纪念堂纪念这位中日友好的使者。



鉴真长老作为一粒传播友谊的种子，准备留在日本了，但他还带来四名弟子，他要征求弟子们的意见，问他们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打算回国。天宝十四年，在他到日本的两年之后，他向弟子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有两名弟子愿意留下陪伴师父；另两个则想回中国去。

但日本官员告诉他，暂时没有船去中国，因为中国发生了战争。鉴真关心地问：“谁跟谁打仗？”日本官员回答说：“听说是个叫安禄山的节度使在范阳造反。”

安禄山这些年，装呆卖傻，欺蒙住玄宗，做了平卢、范阳（治所幽州在今北京）、河东（治所在太原）三镇节度使，把辽阔的北方领土都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安禄山暗中招兵买马，作夺取天下的准备。他拥兵十五万人，而唐廷的中央禁军却只有十二万。安禄山在范阳以北修筑了一座雄武城，用来收藏兵器和军粮。他还大量招收少数民族的青年当兵，从中挑选了骁勇善战的八千人做他的亲军。他注意发展骑兵，有战马几万匹。还把一些汉将撤了，用胡人作带兵的将领。天宝十四年冬天，他认为一切准备都够了，便以“讨伐害国奸相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名，从

范阳兴兵，公开发动叛乱。

“渔阳（今天津蓟县，此处代指范阳）鼙（pí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玄宗怎么也不曾想到，他的心腹爱将安禄山竟会翻脸来夺他的江山。想当初他对安禄山是那样的信任，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还认作杨贵妃的干儿子，目的是让他替朝廷守卫住北部边境，阻止突厥和北狄等族的南侵；谁又料到南侵的竟会是安禄山自己呢！那时河北守将的告急警报像雪片一样飞向长安，使皇帝和贵妃犹如在做一场噩梦。

玄宗带着杨贵妃，从骊山的冬宫匆匆赶回长安。先把安禄山的儿子，现任太仆卿的安庆宗杀了，然后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正好这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在长安。玄宗向他问计，他认为可以到东都洛阳，用府库的财物征募壮勇，扩充兵力，然后打过黄河去，消灭安禄山。玄宗看他讲得很容易，便把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的官衔授给他，让他即刻到洛阳开库募兵。玄宗又派郭子仪为朔方（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使，让他守卫住关中的侧翼。任命儿子永王李璘（lín林）为山南（治所江陵）节度使，保住江南，不使叛军过江。任命儿子颖王李璬（jiǎo缴）为剑南（治所益州，今四川成都）节度使，保住京师的后路。再以高仙芝为副元帅，带兵驻扎到潼关以东的陕州，作洛阳封常清军的后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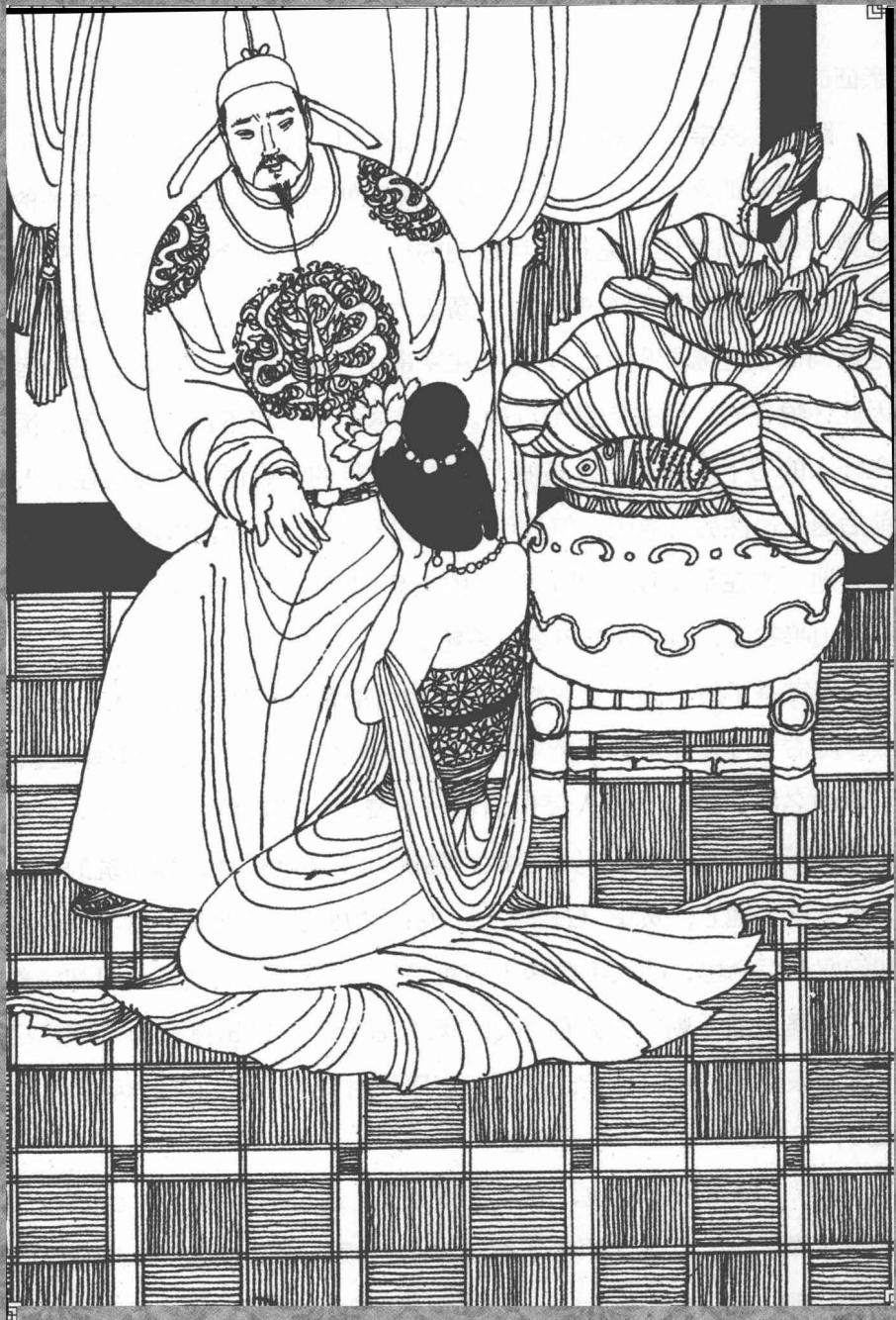
封常清到洛阳，征募了六万人。高仙芝率领的也有五万人马。封常清截断了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南），扼守住虎牢关，等叛军来决战。

那安禄山率领的十五万精兵，其中半数是骑兵。他们在河北的大平原上纵横驰骋，势不可当。那时唐朝的强兵健将，多放在各节度使统辖之下。中原地区历年平安无事，府兵制度很不健全，不但兵员不足，而

且由于兵士的服装、器械、粮食均须自备（这种制度是从北魏沿袭下来的），致使许多兵士的刀枪生锈，衣甲不整。一旦叛军来攻，许多州县都难以抵抗。叛军以横扫之势渡过黄河，在虎牢关前才遇上了大队的官军。封常清倒是挺能打仗，但带着新募的军队，眼前又是三倍的敌人，双方刚一接触，官军便溃散了。安禄山乘胜进攻，一举攻下了洛阳。

封常清带着残兵连续血战，退到陕州，对高仙芝说：“贼锋锐不可当，而且潼关没有守军，如果一旦潼关失守，长安就危险了。我看陕州也是守不住的，不如退到潼关坚守，以保卫京师的安全。”高仙芝同意封常清的意见，二人合兵退进潼关，组织防守。这时叛军的前锋一部已经赶到。他们进攻了几次。由于这部叛军人数不多，攻不进便又退了回去。

安禄山占领了洛阳，急于实现他的皇帝梦，忙着筹备登基大典，竟放松了对潼关的进攻，使官军喘了一口气，得以征集新兵。玄宗还想来一次御驾亲征，他下诏让太子李亨在长安监国，他要亲自率禁军去潼关。并对宰相杨国忠说：“朕在位快五十年了，已经倦于政事，去年就打算传位给太子。只是因为水旱灾害频繁，不愿这样留给子孙，打算等年岁较丰的时候再说。不料逆胡叛变，朕当亲自出征，暂且让太子监国。等到事情平安，朕就要高枕而卧，不再为国事操心了。”杨国忠听了暗暗心惊，连忙退回去对韩、虢、秦三夫人说：“太子对我家的隆盛早就厌恶了，若是一旦他坐了天下，我们兄妹就要死无葬身之地啦！”三夫人一听吓得相抱而哭。杨国忠斥她们说：“哭有什么用！还不赶快进宫去求娘娘，让她不放皇上出征，事情还有希望。”三夫人进宫去跟杨贵妃一说，杨贵妃便哭哭啼啼去见皇帝，花言巧语，说皇上那么大的年纪还去亲征，她实在不放心。玄宗看她哭得像雨打梨花一般，果然软了下来，不再提



亲征的事了。

跟着，玄宗派到高仙芝军中充任监军的太监边令诚跑回长安来见皇帝，说封常清贪生胆小，不肯死战。说高仙芝平白丢弃陕州至潼关的土地数百里，而且还有克扣士兵粮饷的行为。玄宗竟然不调查、不核实，就下诏让边令诚回到军中将封、高二人杀死。其实边令诚是公报私仇，他曾向高仙芝索要财物，又曾经在军事上指手画脚，都被高仙芝拒绝，因此怀恨在心，便去向皇帝行谗。结果这两员大将不曾死于敌手，倒丧在奸人的刀下。高仙芝是高丽人，他在就刑的时候说：“说我在敌人面前后退，虽然另有原因，但也可以有罪。然而说我克扣军饷，上有天，下有地，实在是冤枉。”那时在场的士兵们也一齐大声喊“冤枉”，喊声震得山鸣谷应，但高仙芝还是被杀死了。

玄宗杀了封、高两员大将，急忙物色能带兵挡住叛军的人。那时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因为有病，正留在长安家中医治。哥舒翰是镇守西陲的名将，当时边疆人民传诵着一首赞颂他的诗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今甘肃岷县，秦朝筑的长城，西起于这个地方。贾谊《过秦·上》说：‘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然而这员名将这时却病着，只能勉强应诏入朝。玄宗任命他为兵马副元帅，以田良丘为行军司马，凡各地来京的援兵，计十二部，加上原来封常清、高仙芝的兵马，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开赴潼关坚守。

安禄山驱军四出略地，河北反倒空虚。这时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又趁机反正。原来叛军攻常山，颜杲卿无力防守，只好投降。安禄山便仍然任命他当太守。颜杲卿的堂弟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颜

真卿事先料定安禄山会叛变，作了城防、募兵和充实仓库的准备。等到安禄山起兵，颜真卿号召各州县联合起来反抗。颜杲卿便也响应了颜真卿的号召，有一些已经陷贼的州县也都杀了贼将，一时间闹得声势很大。大家公推颜真卿为盟主。颜真卿是长安人，曾任殿中侍御史，因受杨国忠的排斥，外放平原太守。他是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四大派“欧柳颜赵”中“颜”派的创始人。当时围绕在他周围的有十七个郡，号称二十万人。安禄山怕后方有失，不得不暂时中止攻打潼关，派兵回来对付这些心腹之患。这样又使长安的紧张气氛宽松下来。

天宝十五年（公元 756 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即皇帝位，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他也大封官爵，让追随他的人都做了大官。接着，从洛阳开回的叛军攻打常山，颜杲卿被俘后遇害。安禄山的副帅史思明又率军扫荡其余反正的郡县，这些地方便又一一再陷于叛军之手。只有颜真卿因事先作了准备，还能坚持守住。玄宗派人封他为户部侍郎兼本郡的防御使。

安禄山消除了后顾之忧，便又来攻打潼关了。他的儿子安庆绪作先锋打头阵，被哥舒翰击退。

哥舒翰实在是病得厉害，只好把军务交给行军司马田良丘。而骑兵主将王思礼和步兵主将李承光又互争长短，闹不团结，田良丘也没办法。不过哥舒翰终究是沙场老将，他知道自己的军队人数虽然不算少，但过去互不统属，又加将领们离心，因而战斗力很差，所以他采取的是防御的策略。依靠潼关险要，只要能坚持住，待全国各地援兵赶到，就可以再去攻打洛阳。当时长安城中惶惶不宁，人们都把眼睛盯着潼关的局势。潼关到长安三百多里，沿途设了十几座烽火台。不过这一路烽火台的用

途跟一般的烽火台正相反。一般烽火台是有警报时举火为号。而这一路烽火台举的却是“平安火”。每天夜里，只要潼关安全，便点起火来，沿途各烽火台看到火光，依次举火，很短的时间，这“平安”的消息便传到长安。皇帝和贵妃虽然没心思再来欣赏《霓裳羽衣曲》，但还可以睡个安稳觉。

那时坚持跟叛军作战的有四路官军，一路便是颜真卿，一路是坚守雍丘（今河南杞县）的张巡，还有便是从河东杀出来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了。

张巡原是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他的上司谯郡太守杨万石投降安禄山，逼张巡为长史，让他带千余人去迎接叛军。那时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也投降了，张巡趁他外出送俘囚的时候，袭据了雍丘，并把县令令狐潮的全家都杀了。令狐潮勾结了叛军，回来夺城。叛军来了四万人，连续攻打。张巡严密防守。城中的箭用完了。张巡让城中军民扎了一千个草人，给草人披上黑色的衣服，用绳子拴了，夜间从城上缒下。叛军发觉了，以为是官军偷袭，一时万箭齐发，向草人射击。等到叛军发觉上当，草人已提到城上去了，这一次便得箭数十万支。过了几天，城上的草人又缒下来了，叛军上过一次当，这次便不肯再射，还“嘻嘻哈哈”地向城上笑骂。张巡看敌人麻痹，这才又趁一个漆黑的夜晚，缒下五百名敢死的壮士，突然杀入叛军营中。叛军大乱，许多帐幕被焚毁，只好败退出十几里才站住脚。而官军五百人却早已回城去了。

雍丘围了四个月，城中千余守军抵抗叛军四万人的攻打，不但城池未失，还连打几次胜仗。最后令狐潮不得不撤围而去。后来附近的州县先后都沦入叛军手中，叛军又去攻打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

抵御不住，派人来雍丘向张巡求救。张巡考虑到睢阳地势险要，又在运河的中段，是江淮一带的屏障，地位比雍丘重要得多，便率领部下沿运河边向睢阳转移。他这时只有兵三千人，马三百匹。经过宁陵（今河南宁陵）的时候，和叛军杨朝宗打了一仗。张巡麾下大将雷万春、南霁云身先士卒，攻入叛军阵中，左冲右突，所向披靡。张巡也手执大刀，拼命冲杀。叛军大败，死伤达一万多人，尸体扔到汴水里，河水竟为之不流。

张巡到睢阳跟许远会合。这时朝廷有诏，拜张巡为主客郎中（礼部官员）兼河南副节度使。许远自知才能不及张巡，便把军务全交给他，自己负责粮饷等供应工作。官军上下一心，坚守住这座重城。接着，朝廷又诏拜张巡为御史中丞，许远为侍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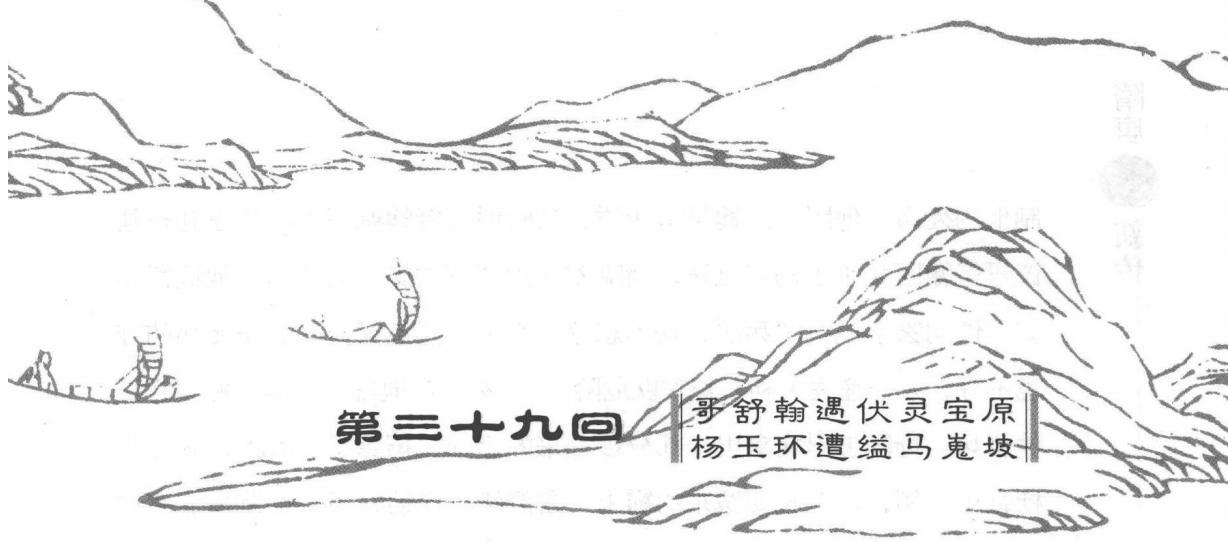
那时长安已失陷了，玄宗奔蜀（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史书上根据他的庙号称之为肃宗，改元“至德”。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派大将尹子奇率兵十三万来攻睢阳。

睢阳守军只有六千八百人，两军兵力对比是一比二十。双方昼夜苦战。由于张巡善于守御，叛军攻城遭到很大伤亡，十六天中竟损失战将六十人，士兵两万多。尹子奇只好撤兵。

尹子奇屡战不胜，采取了围困的策略。城中断粮了。张巡派南霁云杀出城去求救。但贺兰进明等人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嫉妒张巡的声威，竟观望不救。贺兰进明在一座大庙里设宴款待南霁云，想把他留下。南霁云流泪说：“城中将士已一月无食，我不忍独享。”说着拔出佩刀，斩下一指，然后骑马而去。座中陪饮的将士无不泪下。南霁云回马一箭，

射向庙中的佛塔，说：“我破贼回来，必灭贺兰进明，这一箭便是我的誓言！”

睢阳的守军把一切可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甚至把甲胄上的皮革也煮了充饥。但士卒和居民都不肯屈服。他们饿得站不起来，便坐在城头上向城下投掷石块。最后只剩下四百人。叛军终于登城，张巡、南霁云、雷万春、许远等三十六名官员和将领全部遇难。



第三十九回

哥舒翰遇伏灵宝原
杨玉环遭缢马嵬坡

睢阳失陷是至德二年十月的事。而在这以前一个月，郭子仪却把西京长安收复了。长安的失陷是在上一年的六月。

当时由于河北、山东军民的浴血苦战，安禄山还不能集中兵力攻打长安，因此潼关前面没有重兵，只有崔乾祐率领着一万多叛军凭山险守着，监视潼关官军的动静。

长安城中的军民，每天吃过晚饭，就纷纷跑上高处，向东遥望着骊山顶上那最后的一座烽火台。当一缕火光终于在暗夜中升起的时候，人们便长舒一口气，知道又迎来了一个“平安”的夜晚。那时候潼关主帅哥舒翰的病已经痊愈了，潼关的防务也基本就绪，如果叛军真的来进攻，大概守上一年半载也不是不可想。何况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北边有攻有守，牵制住叛军相当一部分兵力，这就给潼关的防务部署赢得了时间。郭子仪和李光弼也分别上书建议，潼关战线只要防住就行了，他们正打算向范阳进攻，因此务必不要使潼关失守，以免京都有失，影响整个的士气民心。

然而杨国忠担心的不是朝廷安危，却是怕哥舒翰万一倒戈反击，来

制他的死命。他跟哥舒翰早有矛盾，又听说哥舒翰麾下大将王思礼曾建议哥舒翰回兵杀了杨家兄妹，消除安禄山“清君侧”的借口。他惶惶不安，忙向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大军都开赴潼关，长安无兵防守也不好，万一潼关失利，长安就危险了。”玄宗对他言听计从，便同意让他募兵。杨国忠忍痛拿出一部分搜刮来的金银，招募了一万人，派心腹杜乾运率领，驻在长安城东的霸上。哥舒翰听说后，不喜欢背后头有这样一支“异军”，乃上表请求皇帝把这支军队也划归自己统一指挥。玄宗不知内情，便答应了。哥舒翰派人唤杜乾运到潼关议事。杜乾运已奉诏要他归哥舒翰节制，不能不去。但一到潼关，哥舒翰就把他杀了，另派人去把霸上的驻军接管了。

杨国忠听到消息，越发吃惊，对他儿子说：“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但他不甘心这样失败，想到若要自救，当前最重要的是使哥舒翰离开潼关，走得远远的，才能免去“心腹”之患。他去见皇帝，要他派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还造谣说潼关外面的贼将崔乾祐只有四千人，根本不堪一击。哥舒翰拥兵不击，其情可疑。玄宗信了杨国忠的话，下诏让哥舒翰出兵。哥舒翰派使者回京上表，说：“安禄山久战沙扬，现今敢于叛逆，岂能不作充分准备！崔乾祐虽说兵卒不多，但也绝不止四千。何况还要防备叛贼故意用弱兵来诱我出关，如果我军出击，恰好堕进敌人计中。而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扼守，等待援兵大集，那时各方一齐发动进攻，才是上策。”然而玄宗一味听杨国忠的，派遣出中使来催促，这个中使刚传完诏，下一个中使又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哥舒翰只得奉诏了。他抚胸痛哭，下令大军出关。

六月己丑这天，官军开出潼关，当天来到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

沿途倒是不曾看到敌军。大军在西原住下，第二天，继续向前进发。这儿地势陡然变了，北边是黄河，南边是崤（xiáo 渭）山，中间是七十里长的峡谷地带。哥舒翰和田良丘乘大船浮在黄河中流，见谷中的叛军似乎不多，便遥遥指挥让官军前进。大将王思礼等率五万人作先锋，庞忠等带余兵十万人继进。哥舒翰弃舟带三万人渡过黄河，在河北岸的山冈上鸣鼓助威。这时峡谷侧方出现了叛军，三三五五，时疏时密，根本不成个阵势。官军们见了都笑起来。双方慢慢靠近。官军呐喊冲击，从各路杀将上去。叛军稍一接触便扔掉旗帜，向后溃退。官军漫山追杀。突然号炮声响，叛军的伏兵出现，从山头上向下投掷滚木礌石。官军无处躲避，不少人伤亡。官军有一种战车，用毡蒙着车身，毡上画着龙虎熊豹等猛兽，是用来吓唬敌人的。官军驱战车开路。不料崔乾祐已有准备，他把许多枝柴抛掷在官军的车前，顺风燃着，一时烈焰腾起，把战车也烧着了。滚滚的浓烟扑向官军。官军互不辨识，一味抡起刀枪乱砍，结果却是自相残杀。后面的官军还以为叛军趁烟来攻，一劲儿向烟雾中射箭，当然射死的也是自家人。直到这时，叛军才从山上蜂拥而下，喊杀声震天动地。崔乾祐又遣一部骑兵绕到官军的背后，冲杀过来。官军前后受击，惶骇奔逃，没人再来战斗。那河北岸的官军遥见南岸败退，竟也不战而溃。不少人跌进黄河，更多的人则四散逃命。哥舒翰带领几百骑亲兵渡过黄河向潼关跑去，想再回守潼关。叛军在后边追赶。潼关前边有三道堑沟，每道都是两丈宽、一丈深。官军互相拥挤，不少人掉入堑中，一会儿便将堑沟填满。后面的便踏着死人跑过去。哥舒翰进关后检点剩下的兵马，只剩下了八千。刚刚布置防守，叛军已经攻来了。下一天，叛军猛烈攻关，官军防守不住，潼关终于被叛军攻破。哥舒翰逃

到潼关以西的关西驿，他部下的将领火拔归仁叛变，把他捉住送到洛阳。哥舒翰见了安禄山，叩头下拜，说：“臣肉眼不识圣人。”安禄山封他做了司空。却对火拔归仁说：“你在患难的时候叛主，不仁不义！”竟把归仁杀了。哥舒翰感激安禄山，写信给他的旧部李光弼等，劝他们投降，但回信没有一封是响应他的，还都把他骂了一顿。后来安庆绪放弃洛阳的时候，看哥舒翰已没用处，终于把他杀了一——这是后话。

却说长安城中，突然看不到骊山上的“平安火”，一时全城鼎沸起来。皇宫里更是乱成一团。“平安火”不见了，说明潼关已经失守，长安城失去了屏障，人们多日的担忧成了现实。兵凶战祸是人们最怕的事。于是百姓们奔走相告，有的便打点细软衣物，准备外出逃难。那当朝宰相杨国忠也想逃难了。他那时身兼剑南节度使，当初安禄山一叛变，他就派人告诉副节度使崔圆，让他作好将来一旦逃去的准备。现在形势紧迫，他忙忙跑进皇宫，向皇帝提出“幸蜀”的建议。玄宗还在犹豫，因为不到万不得已，他还不愿做一个流亡皇帝。他吩咐杨国忠，让他召集百官商议，听听大臣们的意见。第二天百官齐集朝堂，不少人惶恐不安，有的连眼泪也淌下来了。杨国忠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大臣们一个个闭口不言，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办法可想。杨国忠只好解嘲地说：“十年前我就预见安禄山的反状，但皇上不信。今天到这一步，可不是宰相的过错。”大臣们不理会他的解释，人人急着回家自找出路。杨国忠只好让大家回去，自己却去找他那三个堂妹，让她们进宫去跟贵妃一起劝皇上。玄宗有些心动，但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让百官第二天到勤政楼去，他要亲自跟大臣们研讨对策。第二天他来到勤政楼，但大臣们来上朝的连两成都不到，其余的都不见影儿。老皇帝急眼了，他要御驾亲征。听

的人只好苦笑，知道这是皇上赌气，因为城里就剩下守卫皇宫的几千名禁军，而且许多人是仪仗队，带这点儿人马去打仗，不等于送死吗？何况皇帝那年已是七十二岁高龄了。

当天晚上，玄宗终于经不住贵妃和三位夫人的缠磨，答应去四川避难了。杨国忠秘密宣召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带他的左右龙武军两千五百人前来护驾。杨国忠赏给将士们大量财帛，等到黎明时分，悄悄打开皇宫西门延秋门，潜行出走。随玄宗同行的除贵妃和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及杨国忠夫妻外，只有住得近的妃嫔、皇子、公主和皇孙。偌大的皇宫，那些住得偏远的妃嫔、皇孙和公主，来不及通知他们，就都委弃不管了。

玄宗一行人在朦胧的曙色中路过左藏（即左仓库），杨国忠要派人放火，他说：“不能白白地留给叛贼！”玄宗制止说：“贼人来后得不到财物，必定更向百姓搜敛；不如把仓库留下，使我的百姓少受搜敛之苦。”

皇帝走了，但百官并不知道。有的大臣还来上早朝，听听朝廷有什么对策。走到宫门前，见仪卫仍然整整齐齐地站着，守卫着皇宫的安全。突然宫门开了，一些宫女和太监从门内蜂拥而出，一个个狂呼乱叫，说皇上已经走了，但谁也不知道皇上去了哪里。来上朝的寥寥几位大臣也傻了，他们想不到皇上竟这样不负责任，只图自己一走了事，可长安城交给谁管呢？一时间长安城居民区的一百一十个坊也发生了骚乱。一些歹人乘乱打劫，他们成群结伙地闯入王公贵族的府邸，见什么东西都抢。有些胆大的还冲进皇宫，把左藏大盈库抢光然后放火烧掉。而长安城更多的居民则在逃难，他们携着子女财物，惶惶然走出门去。却见街市上

人流拥塞着，有的向东，有的朝西，因为谁也不清楚往哪儿逃才安全。

这时候下起雨来，玄宗等一行已经过了咸阳桥。杨国忠又要放火烧桥，说是怕叛军过桥来追。士兵们把柴草堆在桥上，放火点着，一时浓烟滚滚。玄宗骑在马上走在前边，回头望见浓烟，吩咐将火熄灭，他黯然地说：“我们知道逃命，可是把桥烧了，百姓们要逃时又怎么过渭水呢？”士兵们便又将火扑熄。

一行人冒雨前进。玄宗和皇子、皇孙们骑马，贵妃和公主、三夫人坐轿。骑马随行的大臣除了杨国忠、陈玄礼之外，只有御史大夫魏方进和左相韦见素等几个人。那些宫女和太监只好在地上步行。由于队伍中有不少妇女，走起来十分缓慢。直走到中午，才到达长安以西四十里的咸阳。在这之前，高力士曾派宫监王洛卿提前赶来，安排午饭打尖。但到这时不但不见王洛卿来接，连县令也跑掉了。一行人暂时在咸阳城东门外的望贤宫暂歇。杨国忠派人到市上去购买胡饼。但由于这儿也得到了兵败的消息，市上已没人卖饭。好在一些百姓听说皇上逃难经过，有的人就把自家吃的粗米饭拿来献给皇上。

玄宗让内监赏了送食物的百姓，大队继续出发。当天晚上来到金城。这儿的县令也跑了。一行人住在馆驿里，皇上跟前连盏灯都没有。玄宗只好跟杨贵妃在黑影里对坐着，默默无言。

半夜时发生了一阵惊扰，因为大家听到了一阵马蹄声，以为是叛军追来，有的人竟吓得啼哭躲藏。后来陈玄礼来报，说来的原来是哥舒翰的副将王思礼。他从潼关逃出，赶到长安听说皇上失踪，他估计皇上一定会向西走，便沿途追来。王思礼在黑暗中叩见皇帝，禀报了潼关失陷的经过。玄宗听说哥舒翰做了俘虏，心中不安，因为他已经省悟到他催

逼哥舒翰出关铸成了大错。他听王思礼讲完，想了想，便任命他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要他即日赶赴任所，召集军马，来收复失地。王思礼遵旨，带领几名亲军连夜又走了。

玄宗一行人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傍晚时分来到了一处叫马嵬（wéi维）驿的地方。这儿的驿使和百姓也已不见踪影。玄宗等住进驿馆，将士们在外露宿。将士们走了一天，又累又饿，一个个口吐怨言，就连那将军陈玄礼也在骂杨国忠这个罪魁祸首。那时正有几名吐蕃使者来京办事，路过这里遇到了杨国忠，站在驿馆外面谈话。有个军士故意喊：“杨国忠勾结吐蕃，想谋反啦！”一时士兵们齐声喊起来，有的就向杨国忠奔去。杨国忠见事不好，急忙跑进驿馆西门。几名兵士追了进去，杀了杨国忠，把他的脑袋用枪尖挑着，走了出来。军士们大声喊好。有的又去杀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杀了。御史大夫魏方进听见喧闹，从驿里走出来制止。士兵们杀红了眼，乱刀砍下，魏方进立刻倒在血泊之中。韦见素也走出来。一个士兵朝他砍了一刀，头上的血流到脸上。但韦见素是个有名望的官员，许多将士大喊：“别伤了韦相公！”韦见素这才得以活命。士兵们围住馆驿，大喊大叫。玄宗拄一根拐杖，亲自出来询问。陈玄礼走过来，说：“杨国忠谋反，现已伏诛。只是贵妃不宜再来奉君，乞陛下割爱。”玄宗说：“贵妃深居后宫。她哪里知道杨国忠谋反的事情？”高力士在一旁说：“贵妃自然没罪。但如今杨国忠已死，而贵妃却还留在陛下左右，将士们能放心吗？请陛下深思。”他又悄悄俯在玄宗耳边说：“当前，只有让士兵们安静下来，陛下也才能够平安。”

在士兵们的叫嚷声中，玄宗倚着门框，苍白的胡须轻轻抖动，他在

想：难道贵妃真的没有过错吗？就是自己这个当皇帝的，难道对今天的事就没有责任？他这才知道人们对杨家兄妹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今天，他尽管还是个皇帝，却已经无能为力……

玄宗不再犹豫了，他无可奈何地对高力士说：“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只是不要用刀剑。”高力士屈一膝跪下，说：“这个，奴才省得！”

肃宗至德元年六月，绝代美人杨玉环被高力士用丝带缢死在马嵬驿中，卒年三十八岁。

关于这段经过，《长恨歌》里是这样写的：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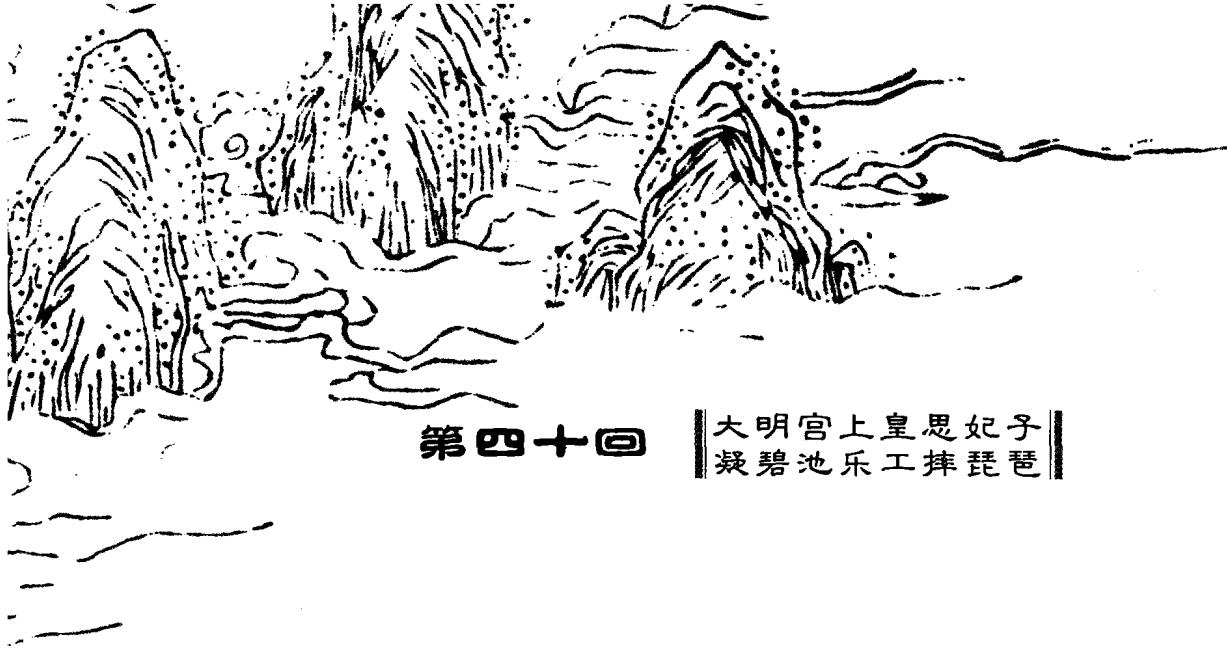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



第四十回

大明宫上皇恩妃子
凝碧池乐工摔琵琶

唐朝诗人用诗歌来咏述杨贵妃故事的很多，前边提到的《何满子》一诗的作者张祜，就写过一首名叫《马嵬坡》的五言绝句：

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
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

说起“荔枝”。乃是产于南方的一种水果，是杨贵妃最爱吃的食品。这种水果要趁鲜吃，放几天之后味道就差多了。玄宗为了让贵妃吃到鲜荔枝，下诏让荔枝产地闽江地区的官员将荔枝交驿站接力传送，几千里昼夜不停，直抵长安。只是为了满足一个女人的口腹享受，多少驿夫骑着快马，一站一站将装着几枝鲜荔枝的筐篓传送下去。驿夫们冒着烈日酷暑，暴雨狂风，在山岭平原上不分昼夜地奔驰。又有多少马匹累得倒地不起，要知道，过了期限是要受惩处的呢！

这一次，一个送荔枝的驿夫终于在马嵬坡追上吃荔枝的主人，但她这时却已“尘土已残香粉艳”，无法再消受了。杨家兄妹也一个个血染黄沙，逃出去的只有虢国夫人和杨国忠的老婆。

虢国夫人是杨玉环的三姐。也许她长得不如杨玉环漂亮，但却聪明

狡狯 (kuài 快), 在玄宗眼里是另一种美貌。玄宗常常背着贵妃跟虢国夫人幽会。张祜也曾有诗揭露这件事: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平明”是天刚亮，这时贵妃睡得正沉，而虢国夫人却来朝见“至尊”皇上，难道还会有好事吗？为这事贵妃和皇帝还闹过一次别扭，因为玄宗和虢国夫人的秘密被贵妃发现了，她闹将起来。皇帝恼羞成怒，竟下诏把贵妃撵回她哥哥杨铦家。可是贵妃一走，皇帝却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正好南方又有一筐荔枝送到，玄宗便让宫使把荔枝送到杨府。贵妃对宫使垂泪，说：“金玉珍玩都是陛下所赐，不宜做答谢之物。只有头发乃是父母所遗。”说着取出剪刀将头发剪下一绺，交给宫使，说：“请将此发呈给陛下，就说婢子感恩不尽。”

宫使拿着头发回宫复命，玄宗见了急忙命令高力士把贵妃接了回来。至于贵妃对虢国夫人，当然也不会因为一点儿吃醋的小事便绝了姊妹之情。其实，杨贵妃能够独霸后宫，有些主意正是虢国夫人替她出的哩！

因此，当发生兵变的时候，聪明狡狯的虢国夫人不像她两个姐姐那样惊呆呆地傻看，却一扯身边的嫂子和她的儿子裴徽、小侄儿杨晞，悄悄退到马嵬坡上，隐藏到草丛中。士兵闹事是针对着杨国忠和杨贵妃的，二人已死，目的达到，也就没人想起还有个虢国夫人。等到士兵们散开之后，虢国夫人等四人偷偷从草丛里钻出来，连夜向西逃去。

第二天，玄宗和太子李亨在马嵬驿分手，玄宗转而南下，仍然奔往四川；而太子李亨则北上宁夏，去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那儿指挥全国的战事。这样，尽管虢国夫人走得缓慢，却因是一直向西，走的另一个方

向，不曾让士兵们追上。

虢国夫人一行四人风餐露宿，走了几天，来到了陈仓（今陕西宝鸡）。他们不敢进城，在城外一家小饭铺买饭。有人看她们穿戴华丽，却又在这样一个简陋的饭铺买食物，感到可疑，便去报告了陈仓县令薛景仙。薛景仙带了役吏赶到饭铺，四人已经不见。薛县令带人顺大路追去，终于将虢国夫人等追上。那时马嵬驿兵变的消息已经传开，他们想隐瞒身份也没用。百姓一提杨家兄妹就人人愤恨。薛景仙一声令下，役吏们便手举大刀一拥而上，虢国夫人到底没逃脱应得的惩罚。

杨氏一门借杨贵妃的势力骤然显贵，十几年的时间，便富甲天下。据史书记载，掌管财政的杨国忠，家里仅缣（jiān 兼，细绢）一项，就有三千万匹。如按当时全国户口九百零六万户计算，那么每户就要被杨国忠掠夺去三匹多。妇女们又要用多长时间才能一寸一寸地织出呢！怨不得当时百姓一提杨家，无不切齿痛恨，要群起而诛之了。

在马嵬驿分手的时候，玄宗曾有意让太子李亨继位，但李亨不肯。后来李亨到了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的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经大臣们请求，还是做了皇帝，史书称之为“肃宗”。尊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从此，作为一个皇帝来说，李隆基在执政四十四年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过了一年，长安收复，肃宗派人接他回去。路过马嵬坡， he 去寻找杨贵妃的葬地。但荒草萋萋，坡麓漫漫，高力士竟找不到当初仓促间埋葬贵妃的地方。“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长恨歌》）。

李隆基被李亨接回长安，住在兴庆宫。他时常到各处走走，来唤回对往昔美好岁月的回忆。那太液池里的荷花又在盛开；未央宫里的绿柳繁枝依旧。这时，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那像小鸟般依偎在他身边的

贵妃娘娘。《长恨歌》唱道：“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太上皇李隆基在孤单寂寞中死去，卒年七十八岁。凑巧的是，他的儿子肃宗李亨也死在同年同月。

七年前，作为太子的李亨来到灵武，面对着一个支离破碎的政局。他那年四十五岁，精力还不错。不久便即皇帝位，一些从长安逃出的大臣纷纷赶来朝见。各地方的官员也上表拥护。郭子仪原来在河北作战，听说太子到了朔方，便带领所部五万人马赶回灵武，来捍卫新皇帝。这时唐朝才又有了兴复的景象。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指太原）留守。接着，太上皇又派韦见素从成都送来传国玉册，正式把帝位传给李亨。李亨便把当年定为“至德”元年。

这时各地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安禄山不是个创业的材料，他想以残暴立威，来夺取天下。每当占领一个地方，他就放纵士兵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简直是无恶不作。他以为这样干人们便会怕他，会乖乖地奉他当皇帝。岂不知这种倒行逆施所得的结果跟他预期的恰好相反。他占领的许多州县不断反正，使他手忙脚乱。有一个时期，他竟想放弃洛阳，跑回范阳去。不料潼关一战，叛军得到一个出乎意外的胜利，才使“大燕皇帝”的宝座又暂时稳定下来。

崔乾祐占领潼关的捷报传到洛阳，开始安禄山还不大相信，怕是唐军的诱兵战术。直到十天之后，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孙孝哲为人残暴，他进入长安后，纵兵抢劫三日，把唐朝的官员、宦者、宫女等一批批押送洛阳。而对一些随驾或逃出长安的官员家属，大肆杀戮，连吃

奶的婴儿也不免于难。一些势利之徒，乘机投入新主人的怀抱，做了大燕国的官员。

就因为这样耽搁，玄宗和太子才有时间分别安全抵达目的地。

但长安的失陷却也像晴天霹雳，给各地抵抗叛军的军队带来很大的震动，他们只好分别收缩兵力，采取守势。叛军转危为安，安禄山更认为这是天助。他在洛阳禁苑的凝碧池大摆庆功宴席，让他的新臣旧部都来参加。如今他也是天子了，天子宴会得摆个谱儿。“谱儿”倒有现成的样子，那就是照唐玄宗的做呗！

玄宗皇帝每逢盛宴总要有音乐。最先演奏的是雅乐，是太常寺领导的乐队演奏的，所以叫“太常雅乐”。雅乐有坐部、立部两队。坐部是坐着演奏的，乐曲有《燕乐》等六部；立部当然是站着演奏了，共有《太平乐》《破阵乐》等八部。雅乐演完，接下来是鼓吹。这时酒宴已酣，那“鼓吹乐”工打起鼓钲，吹起笙箫，又“鼓”又“吹”，自然使宴会的气氛更加热烈。再下面便是胡乐，演奏的是龟兹、疏勒、高昌等少数民族乐曲。最难得的自然是《霓裳羽衣曲》了。据传说玄宗皇帝曾经梦游月宫，嫦娥让数百名仙女演出了这个乐舞。玄宗很有音乐修养，他把乐谱默记下来，醒来后根据记忆谱写出《霓裳羽衣曲》和相应的舞蹈。这传说真是假？无法考证，但玄宗是一个很高明的音乐家却是不容怀疑的。

那时长安的乐工们一部分已经逃散了，但也还有不少人被叛军掠到洛阳。安禄山在凝碧池设宴那天，许多投降大燕的唐朝旧臣也到了。这里有潼关战败被俘的哥舒翰，有新归顺的掌管宫禁钥匙的边令诚，有集贤院的负责人驸马张垍。还有个早已致仕回家的前左相陈希烈，又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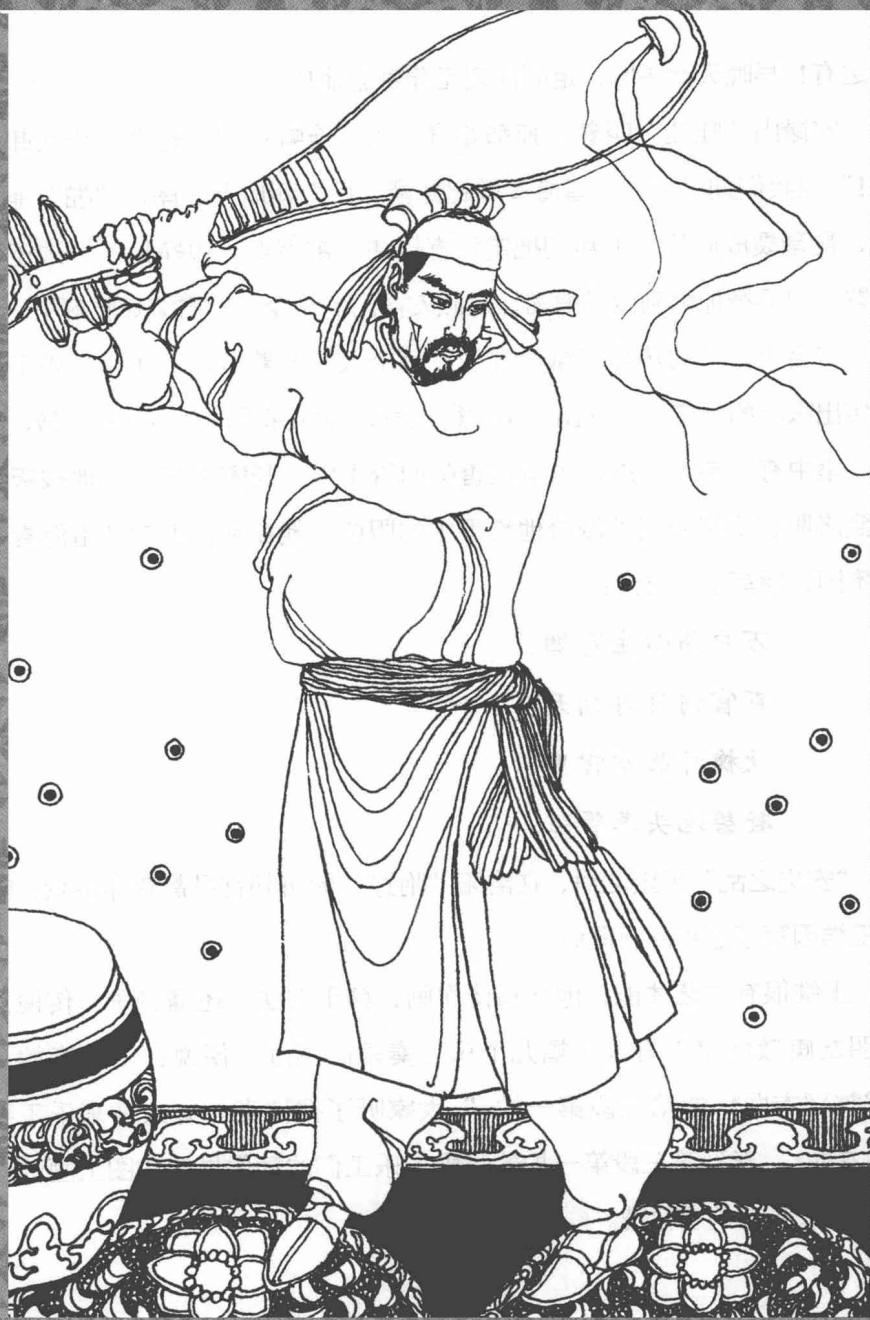
来当上了新朝的宰相。

酒宴开始了，安禄山吩咐奏乐。他抚着大肚子对乐工们说：“你们奏得好，孤家高兴，赏你们银子。奏得不好，孤家恼火，就砍你们的脑袋。”

首先演奏的是雅乐部。乐工们本人和家属都遭受叛军凌侮，哪里有心思演奏，只是勉强应付。那乐声听起来音调低沉压抑，倒像是在那里哭泣。安禄山不高兴地挥挥手，喝道：“这是奏了些什么玩意儿，都给孤家滚下去！”雅乐乐工跌跌撞撞地退下了。换上来的是鼓吹。安禄山倒挺欣赏，他得意地对下面的群臣说：“天宝皇帝会打鼓，打的那鼓点儿真受听。可惜他跑了，不然让他来给咱们打打鼓，那就叫有趣哪！”下边的群臣捧场，齐声大笑，有的还大喊：“大燕皇上万岁！”

安禄山又想起《霓裳羽衣曲》来了。他吩咐：“叫梨园子弟把《霓裳羽衣曲》来它两遍。”梨园供奉上来叩头，说：“梨园子弟有不少人不在这里，缺了他们，《羽衣曲》奏不成。”安禄山问：“都谁跑了？”供奉回答：“张野狐、李龟年都不见了，只有弹琵琶的雷海青还在这儿。”安禄山吩咐：“把他唤上来！”

雷海青被供奉领到安禄山面前。雷海青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身材瘦弱，面目清秀。他把琵琶提在手里，并不向安禄山行礼。安禄山吩咐给他摆个凳子，让他坐下演奏。雷海青坐好后抱起琵琶，右手突然一抹，只听“乒乓”乱响，琵琶上的弦全部折断。安禄山的脸色立刻变了，他一拍桌案，站起来喝问：“你这是干什么？”雷海青也站起来，瞪起眼睛，毫不畏惧地回答：“你这个杂胡，本是朝廷的边将，你不去保国卫民，却造反作乱，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今天还要摆宴庆功，你何



功之有！早晚天兵杀回，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安禄山“哇哇”叫着，肺都要气炸了，连喊：“抓起来，给我卸巴了！”卫兵们拥了上来。雷海青举起琵琶，用力朝地上一摔，“啪”地一响，琵琶裂成碎片。卫兵们把雷海青捉住。雷海青一边挣扎，一边还在痛骂。卫兵把他绑到试马殿前，遵照安禄山的命令，把雷海青肢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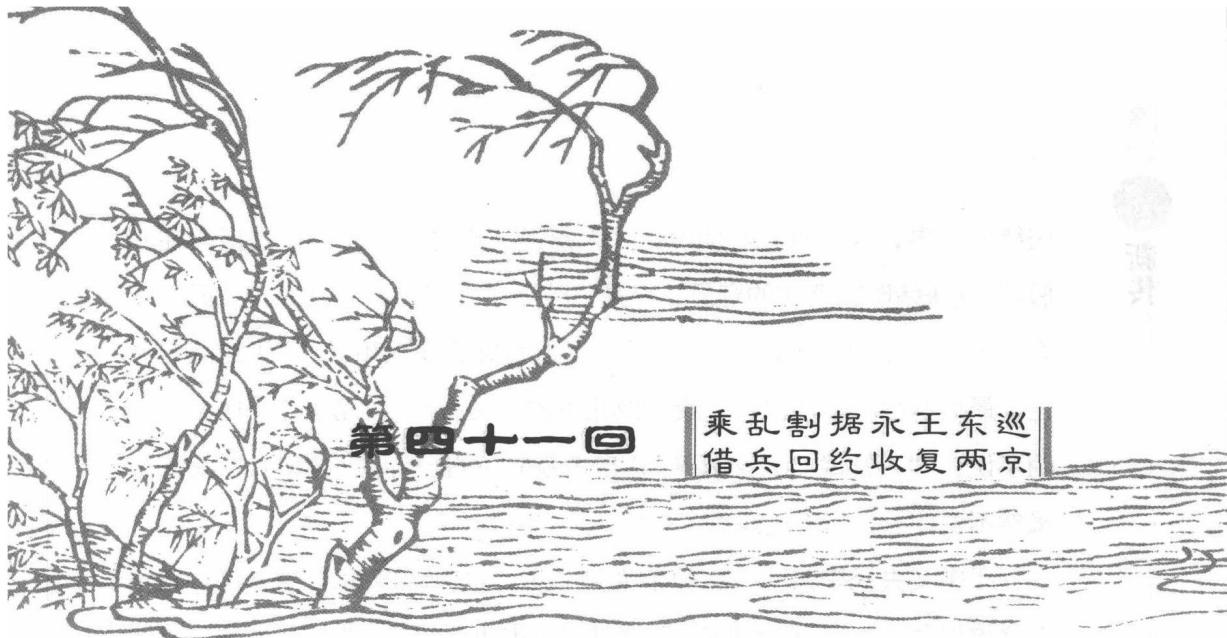
宴会上方才的热烈气氛没有了，每个人都沉着脸默不作声。乐工中还传出啜泣的声音。安禄山更是觉得丧气，他挥挥手，宴会不欢而散。

座中有个诗人王维，他本是唐朝的给事中。长安失陷后，他被叛军掳到洛阳，安禄山仍然派给他给事中的职位。他在宴会上看到雷海青壮烈殉国，便写了一首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
凝碧池头奏管弦。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在洛阳“附逆”的唐朝官员都获罪下狱，唯有王维因写了这首诗而得免。

王维很有文艺才能，他会写诗作画，精于书法，还懂音乐。传说他在朋友庾敬休家里看到一幅九个乐工奏乐的图画，便说：“这奏的是《霓裳羽衣曲》的第三段第一拍。”大家听了很惊奇。有人请来乐工奏《羽衣曲》。奏到第三段第一拍的时候，乐工们的动作果然和图上画的一样，众人无不拍手称赞。



第四十一回

乘乱割据永王东巡
借兵回纥收复两京

叛军占领长安，安禄山以为是战争的转机。但由于肃宗即位于灵武，唐朝又有了新的指挥中心，因而战争又胶持下来。安禄山困居洛阳，忧虑过度，得了眼疾。眼疾越来越重，几乎失明。当年冬天，他背上又患痈疽，痛起来十分厉害。安禄山原本暴戾，这时脾气更加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拿打人杀人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左右的侍卫，人人畏惧，不知为什么就会挨上一顿打，甚至丢掉性命。他亲信的大臣御史大夫严庄是当初协助他起事的倡议者之一，竟也常常挨打。还有一个贴身伺候他的太监李猪儿，因为总在他身边，挨的打更是无数。

安禄山当了一年皇帝。第二年便是唐肃宗至德二年，也是安禄山的大燕圣武二年了。安禄山准备立太子。他的大儿子叫安庆绪，快三十岁了，是安禄山军事上的重要将领和助手，现封晋王。但安禄山宠爱新娶的段夫人。段夫人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叫安庆恩，刚刚一岁。安禄山爱屋及乌，竟想册立这个一周岁的娃娃当太子。安庆绪眼见自己的太子地位要丢，心中气愤，只是忍着不发。

严庄怕安禄山一旦暴脾气上来，不利于自己，时常担心。他看出安

庆绪的心事，找个机会对他说：“人都说父母对幼子偏心，这话实在不假。”安庆绪明白严庄的意思，只是“哼”了一声。严庄又说：“殿下听说了吗，‘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迟迟疑疑会误大事。”安庆绪欲言又止，最后吞吞吐吐地说：“我是做儿子的，又有什么办法？”严庄索性挑明了说：“人常说‘大义灭亲’，自古就有不得已而这么做的。”安庆绪虽然不说什么，但连连点头。

严庄又去找李猪儿，威胁他说：“主上这几天背疽痛得厉害，说不定拿谁撒气，你可千万小心。”李猪儿害怕地央求：“大夫教我个办法吧！”严庄附在李猪儿耳边说了几句。李猪儿龇牙瞪眼，握着拳头，说：“只要大夫和晋王殿下做主，我把这条命豁上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安禄山上完早朝回到宫中，过门坎时绊了一下，顺手便打了扶他的李猪儿几个耳光。李猪儿挨打惯了，一声不发。安禄山却还在嘟哝着：“你欺负孤家眼不好使，故意绊我，早晚我宰了你！”

那天半夜，人们都睡了。安庆绪、严庄和李猪儿三个人悄悄来到安禄山的寝宫外面。安庆绪和严庄手执宝剑站在门外巡风，李猪儿一个人拿把单刀进了屋子。安禄山睡床的帐子垂着，帐内发出“呼呼”的鼾声。借着烛光，李猪儿掀开帐子，见安禄山的两只眼睛正圆圆地瞪着他。但李猪儿并不吃惊，因为他伺候安禄山多年，知道他向来是睁着眼睛睡觉的。这时李猪儿不再怠慢，双手握住刀把，举起来猛地朝安禄山高耸的肚子上插了下去。安禄山一声怪叫，挣扎着一边爬一边喊：“有贼，有贼，李猪儿快来！”可他的眼已经盲了，看不见李猪儿这时正站在他的床前。

安禄山的肠子流出来，他又嘶着嗓子喊了几声，便躺下不动了，那两只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却还圆圆地瞪着。这时安庆绪和严庄走了过来。他们揭开床上的毡子，裹了安禄山的尸体，掀起床下的方砖，把尸体藏在里边，然后把屋子收拾干净。第二天，严庄在朝堂上宣布，大燕皇帝因为病重，传位给皇长子安庆绪，自己做太上皇。安庆绪当即登上皇帝的宝座，接受百官的朝贺，并定当年为载初元年。又过了两天，这才宣布皇帝驾崩了。

新皇帝照例大封功臣，更没忘记到后宫去杀了继母段夫人和她的那个一岁的小儿子安庆恩。

这边安庆绪杀了弟弟，那边肃宗李亨也把一个弟弟杀了。死者是玄宗的第十六子，名叫李璘，封为永王。安禄山起兵时，玄宗派李璘做山南节度使，后来又兼领江西、岭南、黔中三镇节度使。李璘到任之后，凭着江南富庶的条件，以平叛的名义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他慕李白的诗名，三次邀请，把李白招到幕府。至德元年冬天，李璘未经请示，便乘船由江陵沿江而下，名义上是去消灭叛军，实际上想在江东割据。吴郡采访使（又称按察使，负责举劾地方官吏）李希言发一份牒书询问他为什么擅自带兵东下。李璘发怒，说：“我是上皇的儿子，皇上的弟弟，李希言怎敢给我发平行的牒书？”竟以这件事为借口，发兵攻打广陵（即扬州）。那时高适新任淮南节度使，他檄令各州郡抗拒李璘的军队。由于李璘在国难当头时兴兵割据，不得人心，他手下的将领纷纷离去，李璘也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shēn申）在江西杀死。时在至德二年的二月。

李白进入李璘幕府是因为李璘打着平叛的旗号，扬言要顺长江入海，然后从水路北上讨贼。因此李白投军之后，曾在战船上写了《永王东巡》

歌》十一首，他满以为可以一展抱负了，诗中踌躇满志地说要“为君谈笑静胡沙”，说“南风一扫胡尘静”，他哪里料到永王李璘是另有图谋呢？结果李白未能“静胡”，自己却成了“叛逆”。他逃奔到彭泽（今江西彭泽）被人捉住，押入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经朋友们营救，才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以北）。后来中途遇赦，返回金陵。因患肺胸病死于朋友李阳冰家中。

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在战乱中的遭遇更是坎坷。潼关失守时，他携家逃难，把家眷寄在羌村，只身去灵武投奔肃宗，中途被叛军捉住，押往长安。不过他不是高官大员，叛军并没杀他。他在长安住了几个月之后，逃了出来。那时肃宗已迁到凤翔（今陕西宝鸡以北）。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谏官），又迁华州司功参军。他曾有公务到东京洛阳，途中见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写下了不朽的诗作“三吏”和“三别”。后来弃官到蜀中，居住在成都郊外，自建一座草堂。嗣后他又携家流浪，最后因食腐败食物而中毒，死于湘江舟中。

战争乱离，给李白和杜甫的心身两方面都带来很大的痛苦，但却也磨炼了他们，使他们的诗作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史上永放光芒。

郭子仪那时和李光弼并列宰相，李光弼的主要任务是收复河北，而他则把目标盯在光复两京上。那时肃宗已把朝廷迁往凤翔。凤翔在长安以西三百里，正好作收复长安的前进基地。肃宗急于求成，竟派人向回纥（hé 合）借兵。回纥是游牧民族，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汗国，与唐朝长期友好相处。回纥可汗名叫怀仁，得到肃宗的借兵书信，便派他的儿子叶护及将军帝德带领四千名精锐骑兵来凤翔参加战斗。肃宗接见了叶

护，并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儿子广平王李俶(chù处)，因为李俶已经定为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帅。这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约为异姓兄弟，叶护称李俶为兄。等到从各地征调的兵马到齐，肃宗便任命广平王李俶为主帅，郭子仪为副帅，全军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以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于至德二年九月，从凤翔出发，攻向长安。

官军来到长安以西的沣水，叛军十万人已在这里列阵。叛军大将李归仁出阵挑战，官军杀奔过去。李归仁佯败，把官军前军诱至阵前，叛军突然反攻，官军被逼退却。纷乱中官军前军主将李嗣业脱下盔甲，光着膀子立在阵前，大声喊叫：“今天不以死相拼，大军便将一败涂地！”他抡起长刀，迎面向攻来的叛军杀去。他勇猛过人，长刀挥处，叛军人死马伤，竟让他直冲进一条血路。

叛军在阵东还设了伏兵，是一些精骑，准备冲杀官军的侧翼。郭子仪的部下兵马使仆固怀恩带领回纥骑兵，先发制人，转从叛军伏兵的侧后杀人，将这股伏兵消灭，然后杀向叛军的阵后。霎时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刀枪拼击声和士兵们的喊杀声震天动地，这场血战从午时直打到酉时，叛军大败，阵亡的就有六万人。剩下的逃进长安城中。第二天，官军来到长安城下，只见城门大开，原来叛军已经弃城逃跑了。

当初肃宗为了早日收复长安，曾跟回约定：克城的那天，土地归唐，而金帛、子女都归回纥。这其实是只要土地，不要百姓，任凭回纥抢劫。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肃宗李亨并不是个明白皇帝。因此官军进长安时，叶护便要下令让他的部下抢劫财物，掳掠子女。广平王李俶拜在叶护的马前，恳求说：“虽然父皇有约在先，但刚刚收复西京，如果便俘掠子女财物，那时东京的居民便要帮助叛贼死守了。请到东京之后再践

约如何？”叶护见李俶给他下跪，吃惊地跳下马来答拜，对李俶说：“当为殿下兄直取东京。”就这样，饱经忧患的长安居民才逃脱了一场灾难。

官军整队入城，百姓老幼夹道迎接。李俶和郭子仪骑在马上，频频举手慰问。官军在长安休整了三天，安抚百姓。第四天再向东京洛阳进发。

郭子仪率主力首先攻克了华阴，接着又攻下潼关，再克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另一路由王难得率领。收复了上洛（今河南商县）。叛军大将张通儒收集残兵保住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安庆绪也把洛阳的叛军统统征发。让御史大夫严庄率领，跟张通儒合兵，新旧加在一起竟又有十五万人。全军依南山列阵，准备决战。郭子仪派骑兵和回纥军在岭北埋伏，自己统率大军在陕州以西的新店跟叛军接触。官军初战不利，节节后退；叛军紧逼上来。这时回纥骑兵与官军的精骑越过南山，直扑叛军阵后。尘埃起处，回纥兵连连发箭。一些在长安败退下来的叛军见了回纥特制的羽箭，惊惶地大叫：“回纥又来啦！”叛军遭前后夹击，全线溃散。官军和回纥纵马追击，叛军阵亡的尸体漫山遍野。严庄抢先跑回洛阳，报告了安庆绪。当夜，安庆绪率领亲信和家人离开洛阳北返。在过黄河的时候，把哥舒翰等降将三十余人全部杀死，尸体抛于河中。

官军进入洛阳。回纥再一次要求李俶践约，李俶跟当地父老商量，收集到罗锦一万匹，送给叶护，才使洛阳百姓避开一场劫难。

不久，肃宗李亨和太上皇李隆基先后回到长安。唐朝的江山又稳固下来。安庆绪离开洛阳北返。不过这时范阳已被史思明盘踞，安庆绪只好占据邺县（今陕西安阳以北）。而史思明却向唐廷请求归降。但他不久又叛。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兵攻邺县，

史思明率兵来救。忽然天气突变，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暗，两军分别向南、北溃退。郭子仪怕东京有失，退保洛阳。各节度使也各自返回本镇。史思明进了邺县，杀死安庆绪，自己回范阳做了皇帝。国号仍称“大燕”，改元“顺天”。

九节度使无功，肃宗把郭子仪召回西京，史思明乘机又攻占了洛阳。唐廷派李光弼为副元帅。史思明跟李光弼在河阳（今河南孟县以西）一带交战，两军互有胜负。嗣后官军和叛军在各地不断发生战争。又过了两年，到上元二年（公元 761 年），史思明又蹈了安禄山的覆辙，偏爱少子史朝清，让他守范阳，却让长子史朝义打前阵。那年三月，他从洛阳出兵准备攻打潼关，史朝义是先锋。他几次进攻都吃败仗，史思明要斩他。史朝义收买了史思明的宿卫曹将军，将史思明擒住押到柳泉驿缢死。又派人去范阳杀了弟弟史朝清，这一切简直就是安禄山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的翻版——历史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毫不留情地重复着。

直到宝应元年（公元 761 年）九月，官军又联合回纥，再攻洛阳，将洛阳攻破。这次回纥可得到大肆抢掠的机会了。直到下一年，即代宗广德元年，叛将田承嗣和李怀仙投降，史朝义被李怀仙追赶上林中。至此，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

那代宗皇帝便是跟郭子仪一起收复两京的李俶。



第四十二回

郭子仪单骑退故寇
段秀实独身闯军营

代宗原名李俶，后来改名李豫。他是肃宗的长子。他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破烂的家底。天宝年间，全国户口有九百零六万户，而到代宗广德二年，户部又作了统计，全国竟只有二百九十余万户了，仅仅是“安史之乱”以前的三分之一。户口减少的原因自然是战乱造成的。

那时，为了平叛战争，朝廷不断调集兵力，许多边境地区守军只剩下两、三成。一些外族见有机可乘，不免要来扰乱，有时竟深入内地，大肆抢掠，致使广大地区村落成墟，百姓流离。这些入侵外族中，回纥是其中一个，因为他们曾参加过平叛战争，知道唐朝的虚实。还有一个则是吐蕃。代宗广德元年，一支吐蕃军伙同一些外族军队进攻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以西）。边将告急，而当时操纵朝政的是内侍监太监程元振，他不向皇帝报告。又有泾州（今陕西泾川）刺史高晖投降吐蕃，做了入侵军的向导，连连攻破长安以西州县，直奔京都。代宗一边出逃陕州；一面急调郭子仪为副元帅，领兵防御；同时调各镇节度使来救京师。

吐蕃当时是入侵军的盟主，他们纠集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族军队，号称二十万。进长安后在烧杀抢掠之余，还找到了个宗室李承宏

立为傀儡皇帝，准备长期占领中原。

各镇节度使都接到了告急檄文。但他们恼恨程元振以前曾害死过淮西节度使来瑱，兔死狐悲，怕统兵入朝后再被程元振暗算，竟个个按兵不动，没人来援，这也包括临淮王李光弼在内。而郭子仪因受程元振和另一个太监鱼朝恩的排挤，已被解除了兵权，在家闲居。现在突然奉诏，手下却没有一兵一卒。他先找到旧部下二十人，然后再召集各州县败兵。败兵们没有主帅，正在四下里抢劫，听说郭子仪复出，纷纷赶来投奔。鄜（fū 肤）延节度使（治所在坊州，今陕西黄陵）判官段秀实说服了节度使白孝德，出兵响应郭子仪。百姓们奔走相告：“郭令公又出来了！”人人额手称庆。吐蕃慑于郭子仪的威名，最后放弃了长安，退回青海。

李光弼这几年是平叛的主将，建立了不少功勋，一直跟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可惜这次因程元振的缘故，迁延不行。坐视长安失陷，受到舆论的谴责。他十分愧悔，郁郁病死，卒年五十七岁。

还有个大将仆固怀恩，因对朝廷不满，于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勾结回纥、吐蕃军联合入寇。代宗派郭子仪做各军主帅，组织防御。郭子仪驻军泾阳（在长安以北）。不久，仆固怀恩病死于途中。吐蕃和回纥在泾阳分成两座大营，把城围住。回纥军营在城西。当时泾阳守军兵力仅有一万人，背后就是长安，如果一旦失败，长安又将不保。郭子仪便派牙将李光瓒出城到回纥营中，见了回纥可汗的弟弟大帅药葛罗，对他说：“我家郭令公让我来见大帅，请大帅勿忘当日并肩作战的旧情。”药葛罗不信，说：“郭元帅早就不在世上了，你休要骗我！”李光瓒反复讲，最后药葛罗问：“如果他真在这里，能够跟我见面吗？”李光瓒回来告诉郭子仪。郭子仪召集众将商议。郭子仪说：“现在敌众我寡，兵力

悬殊，很难以力战胜。当初我跟回纥有些交情，不如就去见他。若是能够说退回纥，只剩下吐蕃就好对付了。”诸将建议他带五百名铁骑作随从。郭子仪说：“十万军中，五百骑又有什么用？反而害事。”说着吩咐备马。他的儿子兵马使郭晞听说后匆匆赶来，扯住郭子仪的马缰，说：“回纥乃是虎狼，大人为国家元帅，怎能冒险入虎狼群中呢？”郭子仪说：“今天如果交战，我父子都将战死，而国家也危险了。我此去见了药葛罗，以理说服他，以情感动他，可能转危为安，这也是四海百姓之福。”说着，吩咐打开城门，只带五名从骑，直奔回纥大营。

回纥哨兵见城中来了六骑，以为又是使者，并不在意。忽听来骑传呼：“郭令公来啦！”哨兵大惊，急忙报告药葛罗。药葛罗手执弓矢，带领酋长们骑马在营前列队。远远见唐军下马，扔下手中的兵器，步行而来。当头一人，须发苍苍，正是六十九岁的老将军郭子仪。药葛罗惊喜地回头对大将和酋长们说：“果然是他！”于是回纥们一齐下马罗拜。郭子仪执着药葛罗的手，问候叶护可汗，然后责备他说：“你回纥有大功于唐，唐朝回报你也不薄，为什么要负约入侵呢？这样弃前功，结新仇，背恩德而助叛臣，实在是不智！我现在挺身而来，任凭你处置。不过我的将士你也熟悉，他们会跟你拼命的！”药葛罗拱手说：“仆固怀恩骗我，说天可汗已经晏驾，令公也被奸臣害死，中国无主，我才敢和他同来。现在听说天可汗在上都（指长安），今又亲眼见到令公，才知上了怀恩的当。现在怀恩已蒙天诛，我等岂肯跟令公交战呢？”郭子仪进一步说：“吐蕃无道，乘我国有难，不顾前朝甥舅之亲（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尺带珠丹）来蚕食我边境，焚荡我村镇，杀害我子民。他们抢劫的财物不可胜载，牛羊遍野，如果破他，这些便将

为你所有。这个好机会你可不要坐失啦！”药葛罗说：“我受仆固怀恩之骗，对不起令公，今请为令公出力，击吐蕃以谢罪。”

回纥酋长拿出酒来，郭子仪、药葛罗和酋长们共同举杯。郭子仪设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国将相也万岁！有负约者，身陨阵前，家族灭绝！”药葛罗也重复了誓言。双方以酒醉（lèi 类）地，回纥们齐声欢呼。药葛罗还决定派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去长安朝见唐朝皇帝。

吐蕃统帅听到消息，连夜拔营撤退。郭子仪派大将白元光率骑兵配合药葛罗随后追击。追到灵台西原，双方激战，吐蕃将士折损了一万多人，所掠的子女四千人也被唐军夺回。接着又在泾州打了一仗，吐蕃再次战败，只好退到边境以外去了。

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的旧部。他的部下听说老元帅郭子仪又出来带兵，俱赶来投顺，一场内外勾结的人侵战祸就这样被郭子仪单骑消除了。

郭子仪战功卓著，封为汾阳王。代宗还把他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郭曄。郭子仪的儿子和女婿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但“功高震主”，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尊重，内心里却不能不加防范。郭子仪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当代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推辞不就，理由是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这个程度，正说明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他得以活到八十五岁高龄。

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父亲的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严明，军令中有一条是不准在军营中跑马，这一条规定为的是防止军营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

人的乳母有个儿子，是营中的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映要好。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军营中驰马，被负责军纪的都虞候捉住处死。郭映跑去找郭子仪哭着告状，说都虞候太蛮横，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把郭映斥骂走了。

郭暖和升平公主结婚以后，夫妻十分和美。但年轻人气盛，有时免不了拌拌嘴。升平公主仗着是皇帝的女儿，总要占个上风。有一次郭暖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倚仗你父亲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屑于做天子呢！”公主听了这话气得受不了，马上坐车跑回宫去告诉父亲，要父亲处分郭暖。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代宗却对女儿说：“郭暖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李家所有吗？”代宗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宫人送她回去。郭子仪听说这句话，吓得亲自把郭暖绑起来，到宫中请罪。代宗对他说：“俗话说，‘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听呢！”郭子仪心中仍是不安，回去后把郭暖打了四十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后人把这件事编成戏剧演唱，剧目便叫《打金枝》。

郭子仪的三子郭晞（xī 希）善于骑射，随郭子仪在军中，屡立战功。有一次他率军驻扎在邠州（今陕西彬县）。郭晞军令不严，营中一些将士常常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查究。他原来的判官段秀实这时已升任泾州刺史，他提出要兼任节度使署的都虞候来处置这件事。白孝德答应了。段秀实把州里的公务交给州长史，自己到邠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有一天，郭晞的部下十七人到市上的酒肆里抢酒，还把卖酒的老人刺伤了，将酒肆的酿具砸烂。段秀实听报后，立刻带役吏去把十七人捉住杀了，将人头挂在通衢示众。

郭晞营中的士兵们听说后立刻大哗，全营俱披上盔甲，拿起武器，准备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没有主意，把段秀实找来问他怎么办。段秀实说：“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白孝德要派役吏跟他一起去，段秀实拒绝了，他找了一匹老马骑上，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步来到军营。军营中士兵们一拥而出，段秀实却笑着说：“杀我这样一个老卒，何必戴盔披甲，那样的气势汹汹！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一时都愣住了。段秀实下马严肃地对士兵们说：“常侍（指郭晞，因他这时带左散骑常侍官衔）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副元帅（指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们听他这一问，更愣住了。段秀实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想害郭家吗？”

这时郭晞得信从营中赶来。段秀实责备他说：“副元帅功勋塞天地，应该全始全终。而常侍却放纵士卒扰害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又是干什么？你们这样干，恐怕罪名要落到副元帅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郭家的功名吗？”郭晞听了不禁汗流浃背，对段秀实下拜，说：“幸亏段公教我以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呢？”于是扭头斥责左右：“统统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有再敢喧哗的，斩！”

士卒们垂头丧气地解散了。段秀实还不肯走，他对郭晞说：“忙活了半天，真有些饿了，常侍肯赐我一餐吗？”郭晞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营中，摆出酒菜来款待他。段秀实一边饮酒一边高谈阔论，历数郭子仪的功劳，意思自然是告诫郭晞要珍惜。

吃过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实说旧病犯了，竟要在营中留宿。郭晞只好安置他歇了。郭晞怕有的士卒怀恨，便派心腹卫士在段秀实的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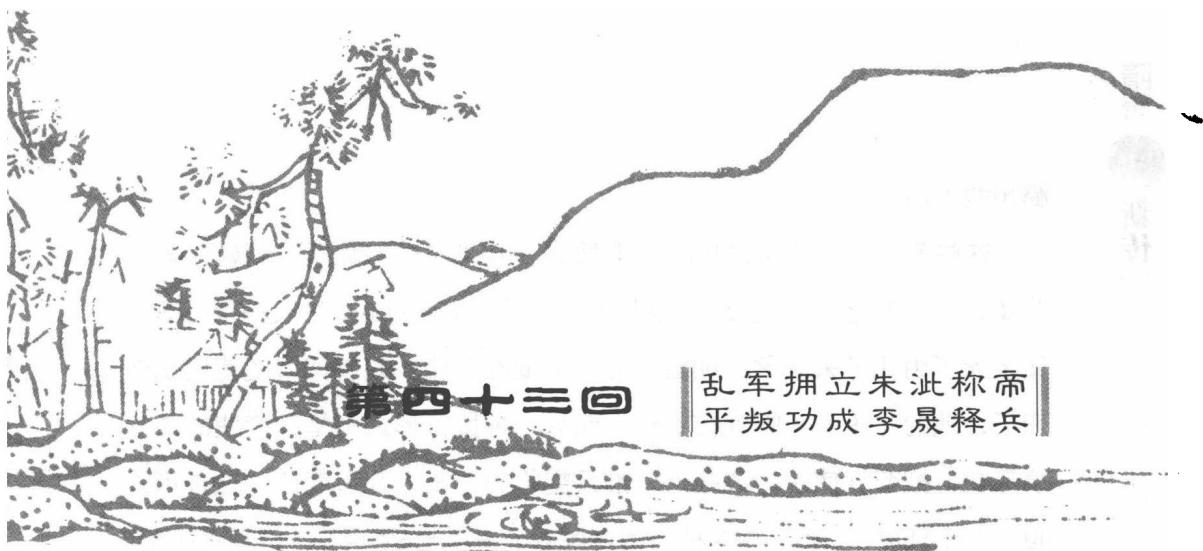
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不曾脱衣，以防万一。

第二天早晨，郭晞随着段秀实去见白孝德。郭晞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邠州也就不再受官军骚扰了。办完这件事，段秀实又回到泾州刺史任上。

后来，段秀实担任了泾原节度使，在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豫去世，太子德宗李适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段秀实入京任司农卿（掌粮食仓储的司农寺主官）。段秀实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时，段秀实嘱咐他们说：“此去路过岐州（即凤翔），节度使朱泚（cǐ此）赠送礼物决不可收。”因为他对这从叛军投降过来的朱泚一直没有好感。段秀实的家眷过岐州时，朱泚果然赠送了大绫三百匹，强令段秀实的家人收下。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京师。段秀实到京后大为恼火。他说：“我终不能让这些东西脏污了我的府第！”于是让属吏把这三百匹大绫保存到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

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在长安造反，德宗李适跑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想当皇帝，召一些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想要他们拥护。段秀实拿着笏板走到朱泚面前，骂他说：“你这个狂贼，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着把笏板扬起朝朱泚掷去，笏板击中朱泚的前额，鲜血四溅。朱泚的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实杀死。

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朱泚，司农寺大堂梁上存放一批大绢。朱泚让他送给他看，正是他在岐山时送给段秀实家眷的。大绢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看来根本未曾打开过。朱泚也不禁叹息。



现在来讲朱泚造反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要讲清这个，需要谈谈当时的背景：其一，各藩镇节度使跋扈；其二，宦官操纵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它们称之为“藩镇之祸”和“宦官之祸”——我们这里先讲藩镇。

节度使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在朔方、幽州（即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十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权力集中到节度使一个人的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安禄山在叛乱前，便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朝廷，所以才敢于发动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节度使；而从叛军中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上了新的节度使。这样一来，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不限于边镇，内地里也有了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辖区有大有小，像幽州节度使下辖有幽州、涿州、蓟州等九个州的区域；淄青平卢节度使下辖达十二个州。而泽潞节度使则只有泽州、

潞州两个州。

这些节度使的任免最早决定于朝廷。但“安史”乱后，朝廷已鞭长莫及，有一些老的节度使辖区就产生了两种接替形式，一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手续。如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死了，他的儿子何全皞就接着干。而另一种接替形式则是节度使的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掉或赶走，推兵变将领中某人为节度使，这种形式叫“军士拥立”。朝廷对这种事情不愿管，其实也管不了，只好默认了，有时也还要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的新节度使。其中，力量最强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河北三镇”——即幽州（在今河北北部）、成德（在今河北西南部）、魏博（在今河北东部和山西西部）三镇节度使。以幽州为例，安禄山、史思明失败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被部下朱希彩所杀，朱希彩自己上任。过了四年，朱希彩又被部下杀了，“军士拥立”朱泚为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泚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滔接替了节度使的职务。朱滔死后，“军士拥立”刘怦，以后是他的儿子刘济，刘济的儿子刘总……从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朱希彩杀李怀仙，到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一百二十七年，幽州节度使竟换了二十七人，基本上都是这两种接替的形式。

朱泚便是第三任幽州节度使。他和弟弟朱滔都是朱希彩的部将。大历七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朱滔乘机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泚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宝座。过了两年，朱泚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安禄山反后，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但从不接受中央朝廷的领导。朱泚不知怎的却忽然想起入朝来了。他上

表给代宗，代宗当然高兴，还下诏让在长安为朱泚修一座府第来接待他。朱泚带三千卫兵来到长安朝见皇帝。代宗赐给他良马、金采，随行将士都有赏赐。

不料过了些日子，从幽州传来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弟弟朱滔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了朱滔自己的亲信。朱泚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了。他不敢再回去，便请求留在京师。代宗答应了，一方面确认朱滔为幽州节度使，同时给朱泚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这是相当于宰相的职衔。德宗即位后，派他镇守岐州。上一回说他送给段秀实家人大绢，也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事。

以后他又回到京中，拜为太尉。建中四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襄城（今河南襄城）。德宗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守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旨后，亲自带五千人马去往襄城。途中经过长安，屯驻在长安东北的浐水。京兆尹王翃（hóng 宏）派人劳军，但供给的却是粗粝（lì 厉）的饭食。士兵们愤怒地说：“我们抛弃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能不能回来。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们，我们能去跟敌人拼命吗？”说着把饭盆都踢翻了。有的就倡议说：“眼前不远就是琼林和大盈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溢仓流，为什么不去取呢？”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时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不住，士兵们纷纷持着兵器，准备奔向长安。消息传到宫中，德宗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帛二匹。太监赶着车把帛送到士兵那里。士兵们见赏赐这样少，更加生气，竟把送帛的太监射死，然后杀奔长安城。

姚令言听说部下兵变，匆匆赶了回来，在长乐坡跟乱兵相遇。姚令

言大声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但这时乱兵已不听他的，竟挟着他直向通化门奔去。

德宗再派去使者，又被乱兵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时大部禁军早已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神策军军使白志贞为冒领军饷，拿一些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哪里召集得来！听说乱兵到大明宫的丹凤门外了，德宗这才不得不匆忙地带着太子、公主和王、韦二妃从禁苑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玺则由王贵妃用带子缠在腰上。随从皇帝出逃的只有窦文场等百名太监。后宫诸王和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

皇帝惶惶地跑到咸阳，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咸阳令事先不知道信，临时准备一点儿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匙饭便没了。他们不敢在离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连夜冒雨继续西行。这时几个文武大臣偷偷从长安跑了出来，赶到咸阳随驾。金吾大将军浑瑊（jiān 坚）听说兵变，率部下百余骑进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出走，就连夜追来。浑瑊是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才稍稍安心。

德宗一行来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州郡听说皇帝蒙尘，有的便率兵来援。

那边乱军进入皇宫，到处抢掠。一些城中的不法之徒乘机混入乱军中，把宫库劫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路上拦截，一时市井乱成一团。姚令言见局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也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没有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想起他的老上级朱泚，便率百余骑跑到朱泚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拥着朱泚，点着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泚就是这样被乱军请出来造反的。

朝中有些失意的官员跑到朱泚这儿表示拥护他。凤翔和泾原的将领张廷芝和段诚谏在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泚在长安起事，领着败兵赶来相助。朱泚以为这些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更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笏板把他的脑袋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个叫源休的光禄卿却跑来对他说了一套什么“符命”的鬼话，朱泚又动了心。这样几次反复，最后决定在宣政殿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号“应天”。登基那天，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二十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

朱泚当了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消灭以前的那个皇帝了。他亲自率领投奔他的军队进攻奉天，派姚令言为上将，指挥军队。朱泚让士兵把城外居民的房子都拆了，用拆下的木料造成楼车和云梁，准备攻城。那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清清楚楚。城里的守军十分惊慌。浑瑊派人在城里挖地道，挖到城墙外面，做成陷阱。朱泚军攻城的时候，楼车和云梁还没靠上城墙，便一个个落进地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纷纷跌落。而城上守军乘机把蘸油的火把和木柴抛掷下来。攻城的士兵许多人被烧死。这时奉天三门大开，浑瑊率兵杀出，皇太子亲自督阵。朱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

朱泚初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围困起来，轮番攻打。德宗召集随驾的众臣，说：“事情紧急了。朕负宗庙的重任，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哭着说：“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这样一来，城中军民的心越发齐了。这样一个小城，竟连续坚守了三十六天，

几万朱军施尽攻城的战术，终没能将城攻破。

这时各路援军先后赶来，李怀光、李晟（shèng 圣）、尚可孤、马燧等分驻外围州县和关塞。朱泚怕被官军包围，只好撤回长安。

上一年，幽州节度使朱滔、成德节度使王武俊、魏博节度使田悦和淄青节度使李纳曾经商议，一起称王，来进一步闹独立。这时朱泚做了皇帝，封朱滔为皇太弟，意思是他将来死后把皇帝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很不满意，而德宗这时又颁布赦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事不再追究。朱滔本来想联合“三王”来共同行动的，这会儿“三王”却不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滔只好单独出兵，来支援哥哥。

李怀光是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传统。但李怀光跟行营节度使李晟不合，又心怀异志，竟与朱泚暗中勾结，想劫持天子。李怀光的养子石演芬派手下人去偷偷告诉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的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走。李怀光约束不住，只好撤到蒲州。

德宗兴元元年（公元 784 年）五月，李抱真和王武俊在贝州（今河北清河）打败了朱滔，朱滔逃回范阳。六月，李晟和浑瑊、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闹事的乱军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都夺得许多珠宝。这些东西既不能随身带着，又无处寄放，结果只好成天守着，不愿出战。朱泚用来守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带领的士兵外，就是在当地收罗的神策军和团练。这些人也不愿打仗，所以连连败北。

官军乘胜攻城，拆毁了宫城北边的苑墙，攻进城中。朱泚眼看抵敌

不住，只好出走。跟随他的有姚令言、源休等和士兵万余人。朱泚想先回泾州。这不但因为当初闹事的是泾原的军队，也因为他曾勾结泾州守将田希鉴，害死了主将冯河清，故而要投奔到田希鉴那里去。

大军半途迷路，士兵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朱泚军前，让他当向导。百姓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源休在一旁纠正说：“是大秦皇帝。”那个百姓却撇嘴一笑，说：“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说着往密林里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也没追上。不少士兵看大势已去，纷纷沿途逃亡了。

朱泚一行来到泾州，不料田希鉴闭门不纳。朱泚吩咐放火烧城门，并对城上的田希鉴说：“你是我封的泾原节度使，怎么在危急的时候负我？”田希鉴把朱泚给他的符节扔到火里，说：“现在把符节还你！”那些泾原乱兵的父兄母妻都站在城上，朝城下的乱兵们哭喊。乱兵们也哭起来。有的就抓住姚令言，把他杀了，请田希鉴准许他们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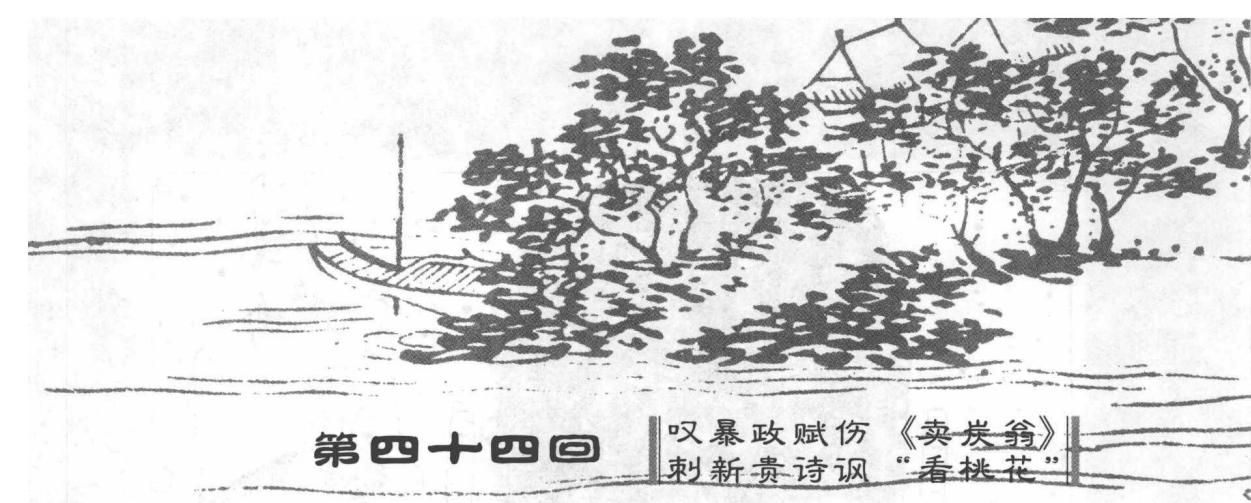
朱泚一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亲兵和宗族、亲信等继续北逃，最后只剩下一百来人。他们来到彭原（在泾州西北）。朱泚的部下梁庭芬夜间偷偷把朱泚射死，割下朱泚的首级，大家一起到泾州去投降。源休等人逃奔凤翔，也被官军捉住杀死。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平息了。

下一年，李晟率官军攻讨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那个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攻占了河南的汴、郑等州，这时也被部将陈仙奇毒死，汴、郑又被官军收复。那年朱滔也病死了。这样一来，中央朝廷跟藩镇的纠纷暂时得以平息。但是割据的局面却长期地存在下去了。

在这场变乱战争中，功劳最大的是李晟。叛乱平定以后，德宗在宣

政殿召见李晟，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和锦彩，还下诏为李晟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晟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场和霍仙鸣统领，封他们二人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和张尚进为左、右神策中护军。德宗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

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依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地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第四十四回

叹暴政赋伤《卖炭翁》
刺新贵诗讽“看桃花”

如果从身份来讲，宦官的确是奴才。这些人净了身，解除了生殖功能，无异于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做的却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在皇帝身边，日久天长，自然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来往往投皇帝的所好，这就容易得到皇帝的欢心和信任。其中狡猾之徒，乘机弄权，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宦官专权是从玄宗李隆基当皇帝的时候猖獗起来的。玄宗宠信太监高力士，一切政事都跟他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取得高位的。玄宗还派太监到军队去监军。太监边令诚就在军事危急的时候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随驾有功，主持殿中监，竟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掌握政权。他在宫廷政变中杀死张皇后，拥立代宗李豫。他竟跟代宗公开讲：“大家（指皇帝）但居宫禁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要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代宗很不平，但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时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得先去取得李辅国的同



意。后来代宗想出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去到李辅国的住处，割下他的脑袋和一只胳膊，才算除了这个大害。但代宗不省脑子，他还照样信任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吐蕃占领长安，他那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才又起用了郭子仪。

德宗皇帝李适跟他父亲没有什么两样，他不但用太监窦文场和霍仙鸣掌握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时长安的“甲舍名园”和“上腴之田”有一半到了太监们的手中。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宫市”制度，以替皇“宫”“市”买东西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后来，索性连这低微的代价也不给了，反而要向“卖主”勒索什么“进奉门户”和“脚价银”。

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二十八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得意满地在长安街头上游逛。那是个严冬，北风呼呼吹着，行人都耸肩缩背地匆匆来去。这时，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驶来，卖炭的是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满面企望的神色。白居易想：天气这样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好价钱吧！

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走来了，手里拿着“宫市”的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朝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车上的上千斤木炭没了，只在拉车的牛的角上拴着一段红纱和几尺白绫。难道这就是一车炭的价值？

诗人的心激动了，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组诗中的一首——《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作者满怀同情地描写了这个艰辛的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炭就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呀！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也还是“心忧炭贱愿天寒”。幸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就装上炭车进城里来，“晓驾炭车碾冰辙”。辛苦跋涉了半天，来到城里时“牛困人饥日已高”，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时“翩翩两骑来是谁”？原来是“黄衣使者白衫儿”的太监。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令，于是“回车叱牛牵向北”。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吗？“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因为“宫使驱将”是“惜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充炭值”。红纱白绫可以点缀皇宫，但它既不能果腹，又不能用来做衣服，卖炭翁的“身上衣裳口中食”又向哪里去寻呢？——这就是“宫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

还有一伙叫做“五坊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皇帝捕鸟的，因为德宗喜欢养鸟儿。“五坊”是雕坊、鹘（hú 胡，是一种能捉小雀儿的鸟）坊、鹞坊、鹰坊、狗坊的总称。小太监到酒肆吃酒，把一张捕鸟的网张在店门口，说是替皇帝捉鸟儿的，谁也不能从网下走，以免惊了鸟儿。这样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不得不摆出好酒好菜来让这些太监白吃，还要拿出钱来给太监作辛苦钱，请太监们把网揭去。太监们还往店家送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捉鸟的，让店家喂蛇，还要按时缴上鸟儿。当然这也是一种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样，太监们借着皇帝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

但皇宫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有太子李诵的约束，

太监们还是循规蹈矩的。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他为人宽厚，尤其礼重师傅，见了老师总是先行礼。他还爱好文艺，喜欢作诗写字，棋也下得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诵把他召到东宫。还有个待诏翰林王伾（pī 批），书法很好，李诵请他到宫中，跟他学写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的一些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得头头是道，因此，李诵很器重他。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皇帝李适病死了，太子李诵即位，史书上根据他的庙号称之为顺宗。

顺宗登基的第一件事便是把王叔文和王伾封为翰林学士，让他们革新朝政。他原来是想派“二王”当宰相的，但考虑他们以前的官阶太低，一下子提拔那么高，怕别人不服，所以让他们当翰林学士，而让声望较高的韦执谊当宰相。

王叔文等既得新皇帝的信任，便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韩泰、程异、陈谏、凌准等安排了重要职位，以便实行他们的革新计划。他们先来解决宦官的问题，首先是取消“宫市”，不准太监们自己到外边买东西，宫中用东西交殿中省统一购置。把“五坊”也解散了，让那些横行街市的“五坊小儿”统统当宫中的杂役。又把久闭深宫的年长的宫女和教坊女妓六百人释放回家。

王叔文等知道，要想使革新有保障，就必须有军队作后盾。那时长安的防务是由神策军负责的。神策军的总部设在奉天，称为神策军京西行营，由太监杨志廉、孙荣义分任左、右中尉。王叔文建议顺宗派宿将范希朝为神策军京西兵马节度使，派韩泰作副使，想使军队脱离宦官统辖。太监头儿俱文珍知道新朝要夺宦官的兵权，吩咐神策军的将领拒绝

服从朝廷命令。待到范希朝和韩泰来到奉天行营，召见诸将时，将领们竟一个也不来报到。范、韩只好回去告诉王叔文。王叔文也没有办法。

太监们已经意识到革新将带给他们的危险，便去跟那些看不起王叔文的大官僚杜黄裳、袁滋等人联合，共同来对付革新派。那时顺宗患了风疾，说不出话来。而王叔文因为母亲死了，按例要告假回家守丧，王伾也突然患了中风，革新派失去了中坚力量。太监们便在当年七月，逼着顺宗让太子李纯代理朝政；八月，更下诏让位给太子，李诵自己退作太上皇，并改元“永贞”。下一年的正月，顺宗李诵便因病去世了。这位四十六岁的皇帝在位仅仅八个月。

李纯是顺宗的长子，史书上称为“宪宗”。他是在太监和大官僚的拥戴下当皇帝的，还没等正式登基，便下令贬王伾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王叔文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王伾是病着的，勉强挣扎着到了贬所，不久便死了。过了一年，太监们对王叔文不放心，又让宪宗下一道诏书，把王叔文在渝州杀害了。

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等八人原先是贬谪为边远州郡刺史的，还没到任，就又再贬为州司马。一场革新运动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就昙花一现般地夭折了。史书上把这件事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的贬所是永州（今湖南零陵，现为永州市）。他没有兄弟姊妹，老母无人奉养，只好带着母亲到永州上任。《旧唐书·地理志》上说：“在永州，京师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他雇了一辆马车，一路颠簸，走了三个多月才到了永州。“司马”本是军职，唐朝时才开始在州里设司马官，设官目的就是专用来安置贬斥的官员的。州司马只领薪俸，不能予闻公事，等于闲住一样。而州的主官刺史对这种司马则采取敬而

远之的态度。因为这些人是贬官，如果优待了他们，怕朝中权贵不高兴；但贬官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回到朝廷，因此，州官却也不敢得罪，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对他们不问不闻。柳宗元到永州后，刺史就是这样对他的。柳宗元找不到住处，只好在一座庙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永州当时还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极为贫困。第二年的五月，柳宗元的母亲便含恨去世了。

这种谪居的生活使柳宗元十分痛苦，但也给了他接触社会的机会。他既然无公事缠身，便每天外出游历。他最喜欢到一座叫绿天庵的小庙里去，因为这里有八座石碑，上面镌刻着前辈书法家怀素和尚书写的《千字文》。这座小庙，也就是怀素生前居住的地方。庙里种了许多芭蕉。相传怀素练字的时候，没钱买纸，就用芭蕉叶子来代替，因而把小庙命名为绿天庵。那时距怀素去世只有二十年，绿天庵里基本保持着原貌。柳宗元有时徘徊在芭蕉丛中，有时去揣摩石碑上怀素狂草的笔意，心神全部倾注在艺术里，却也是另一种精神享受。

永州虽然荒凉，但却更富有大自然的原始情趣。柳宗元常常到城外去游览，写下了有名的“永州八记”。这些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除了文笔优美之外，主要的便是文中描写的山水风景的引人入胜。而且作者在写山水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情感揉于描写之中，使读者深深地受到感染。

后来柳宗元在永州一个叫愚溪的地方建了座草屋，一住十年。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突然从长安发来了赦令，要他回长安去。柳宗元怀着既激动又流连的心情告别了永州山水，回到了京师。老朋友刘禹锡也从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任上被赦回来了。十年的分别，他们人

虽然老了许多，但风采却还依旧。两人促膝谈心，好像这十年的遭遇有很多话要说，却又觉得似乎无从说起。但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十年来朝政并没有什么改善，太监们依然专权，大臣们依然颟顸（mán hān 蛮酣），而藩镇依然跋扈。就在那一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又反了，他纵兵抢掠，竟然侵到东都洛阳的郊外。朝廷不得不调集十六道的兵力去讨伐他。

柳宗元和刘禹锡在京里等候分配新职。闲着无事，两人去游玄都观。那正是阳春三月，玄都观里桃花盛开，从长安来看花的游人络绎不绝。刘禹锡见景生情，想起当初反对革新的武元衡等人，如今又据高位。这些新朝贵们，政治上越来越得意，而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纷纷奔走于权门。有人就曾劝他，要他到武元衡那里走走门路，便会得到高官厚禄。这个建议被刘禹锡愤怒地拒绝了。想到这些，他便写了一首诗来对新贵和投靠他们的人加以讽刺。诗的题目叫《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紫色的陌上踏起红色的尘埃），
无人不道看花回（人人都说他们是看花回来）。
玄都观里桃千树（玄都观里的千树桃花），
尽是刘郎去后栽（却都是刘郎走后所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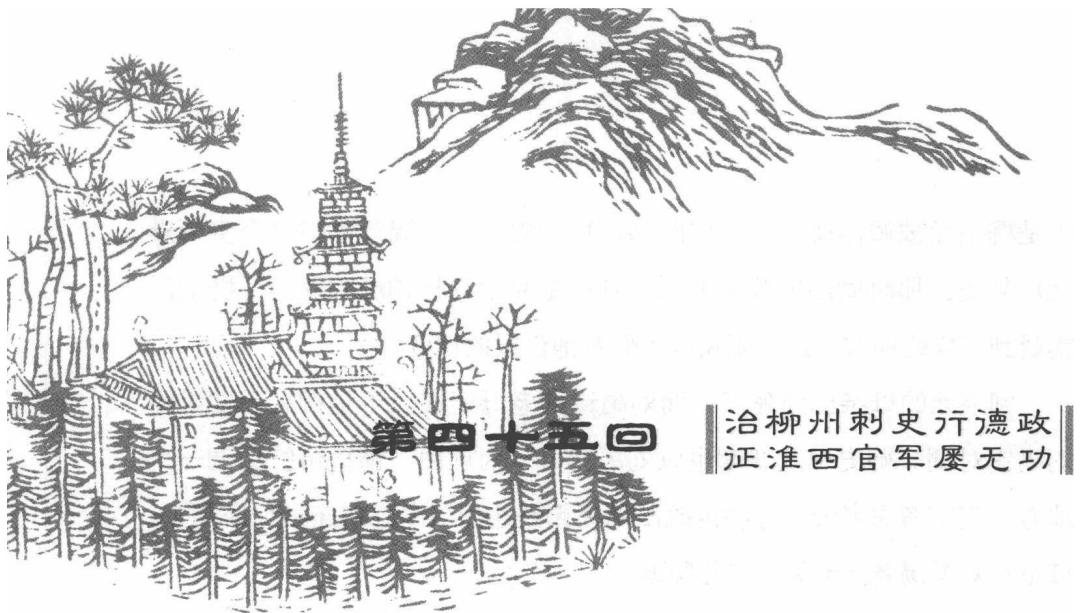
这首诗里，作者把桃花比作新权贵，看花人比作奔走于权门的那些人。刘郎是他自称。末句的意思是说：这些了不起的新贵们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

这首诗很快地便在长安的旗亭传唱起来。宰相武元衡很恼火，便建议宪宗再把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贬出去。一些新贵们也纷纷表示同意，

于是柳宗元被派作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那时播州还荒无人烟，到处是原始森林和虎豹豺狼。把刘禹锡贬到这样的地方，正说明新权贵们对他仇恨的程度。

柳宗元的母亲已经死了，而刘禹锡的老母还在。于是柳宗元要求跟刘禹锡对调。御史中丞裴度也以刘禹锡母老为理由，请皇帝给另调一个地方。宪宗考虑半天，才决定改派刘禹锡到连州（今广东连县）作刺史，算是对刘禹锡老母亲的一点儿照顾。

“八司马”同时被召回的韩泰，派作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韩晔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刺史，陈谏作封州（今广东封开）刺史。而韦执谊和凌准则早已死于司马贬所。只有程异比较幸运，因为他懂经济，被提前召回，安排作了盐铁转运副使。



第四十五回

治柳州刺史行德政
征淮西官军屡无功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同科进士，志趣相投，以前同时贬官，这当儿又再次被谪出京南下了。他两人结伴同行，一直走到衡州（今湖南衡阳），才依依不舍地洒泪分手。他们互相赋诗赠别，柳宗元在诗里说：“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他希望将来能够告老还乡，跟刘禹锡作一个田舍的邻居，这可真称得起是终生的友谊了。刘禹锡则在诗里说：“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桂江”指柳州所在地；“连山”则指连州。其实桂江并不流过连山，作者这样写还是为了下一句的“相望长吟”作寄托。“有所思”是古乐府篇名，这里是作为双关的词语来使用的。

当年六月，柳宗元到达柳州。这儿虽然比永州更远，但他却已不是“闲官”，而是一位有职有权的刺史了。那时长江以南还属不大开化的地区，他的上级岭南节度使也不大管僻远地区的事情，所以柳宗元还可以有所作为。他见当地的迷信活动盛行，生产落后，居民不懂文化，便制定了一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法令和实施措施，破除迷信，举办学校。而他在柳州最卓著的政绩则是对奴婢的解放。他下令废除了当地的

人身抵押制度，订出了一项准许奴婢赎身的法令，只实行了一年时间，便有约一千个奴婢恢复了自由。

然而长期的边州谪居的生活严重地摧残了柳宗元的心身健康。他在永州时就有病，到柳州后又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元和十四年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七岁。两年后，当地人民在罗池边上建了一座祠庙来纪念他，并请他的朋友韩愈为庙碑著文。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碑文里代表柳州人民赞颂了这位文人政治家。碑文大意说：经过柳宗元三年的努力，柳州出现了居民乐业，公家没有欠租，流亡的人从四方归来，人人安居乐业的局面。人们居住有了新居，行路有了新船，家家庭院洁净，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儿子孝敬父母，夫妇关系和睦……而柳宗元自己却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他死前给刘禹锡写了一封信，请这位老朋友替他料理后事。刘禹锡把柳宗元的书稿诗文编成一部文集，以他的故乡河东（今山西永济）为名，叫做《柳河东集》。全集四十五卷，集中还有刘禹锡写的序言。柳宗元的四个遗孤也由刘禹锡代为抚养。

刘禹锡在连州任上五年，以后又改任夔（kuí 葵）州（今重庆奉节）刺史、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敬宗宝历二年（公元 826 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回洛阳老家去；恰巧白居易因病免苏州刺史，也要回东都。两人在扬州相遇。旧友重逢，自是十分欢畅。白居易虽然不是“八司马”中人，但他的政治观点也比较进步，曾因谏阻宪宗委任太监吐突承璀为神策都统遭到排斥。以后又因上疏惹起权贵不满，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写下了著名的长诗《琵琶行》。后来他在杭州、苏州刺史任上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这次在扬州跟刘禹锡相逢，觉得刘禹锡的遭遇比自己又坎坷多了。他俩在一次酒宴上互相写诗相赠，倾吐了各自的衷

肠。白居易看到刘禹锡带病的憔悴面容，想到他遭受的那些磨难，情不自禁地写出了“亦知合被才名误，二十三年折太多”这样满怀同情的诗句。

是的，二十三年的折磨，如今的刘禹锡，身体消瘦，疾病缠身，他自己也有许多感慨。但他并不消沉，他在答诗里写出了那脍炙人口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他是用“沉舟”“病树”来譬喻自己的。舟沉了，树病了，固然令人惆怅，但他想到沉舟侧畔的千帆竞发，病树前头的万木欣欣向荣，人类总是要前进发展的，个人的蹉跎又算得了什么！他在诗的末句中说：“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还是要“长精神”的，并不因自己是“沉舟”“病树”而自甘没落。

刘禹锡和白居易同庚，那年都已经五十五岁。而且在诗坛上齐名，人们把他俩并称为“刘、白”。扬州一会，两人更成为知己。后来白居易任河南尹，治所就在洛阳；而刘禹锡则被任命为主客郎中（礼部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分司东都。两人同居一地，常常见面，互相写诗唱和，连同以前以后在外地通信的唱和诗收集到一起，竟有数百首之多，定名为《刘白唱和集》。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刘禹锡有事再到长安，这距他二次被贬又过去十四年了。他却还要到玄都观去，看看那桃花又是怎样。不料桃树却一株也没了，游人更是绝迹，在一片改种兔葵、燕麦的庭园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拈须凭吊。他又写诗了，题目叫《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百亩大的庭园里一半是青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桃花全没了，只有菜花在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种桃的道士到哪儿去了呢）？

前度刘郎今又来（前次的那个刘郎如今又来啦）！

刘禹锡在这首诗的前面还写了个小序：“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工部官员）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指《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这首诗跟它的前篇一样，还是讽刺权贵的。当初他们显赫一时，如今却又到哪里去了呢？而末句的“前度刘郎今又来”，更是再向权贵们挑战，“我又来啦”！看你又能把我怎样？这诗充分表现了刘禹锡的不肯屈服的性格。

那么，究竟“种桃道士归何处”了呢？说起来，这十四年的变化是够大的了，让我们就从那个一力主张把“八司马”再度贬谪的宰相武元衡讲起吧！

武元衡和刘禹锡等政见不合，所以才极力排斥他们，倒不仅仅为了一首讽刺诗。但在对待藩镇的叛乱上，他还是主张讨伐的，从这一点来说，他做得并不错。那时，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纵兵抢掠，宪宗不断派遣军队，分成几路去征讨他。在几个北方大镇的节度使中，态度也有了变化，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站在朝廷一边，派他的儿子田布率三千人助战。但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却帮着吴元济。不过他俩还不曾公然出兵，只是分别上表，替吴元济说情。王承宗曾派遣他的牙将尹

少卿上京奏事。尹少卿在中书省跟武元衡顶撞起来，要官军停止征讨，被武元衡严厉斥责，驱逐出去。王承宗又上书诋毁武元衡，也被皇帝驳回。于是人们都知道武元衡是主战派。

六月癸卯那天，武元衡天不亮就骑马上朝。刚走出他住的靖安坊东门，突然从暗处飞箭像急雨一般射来。武元衡的随从有的被射倒，有的四散而逃。武元衡驱马只跑出十几步，便被贼人赶上，用刀割去首级带走了。在另一处通化坊外面，一力主战的御史中丞裴度也遇到贼人的袭击。那天裴度得了感冒，有些发冷，便在冠上罩了一顶毡帽。贼人挥刀向裴度头上砍去，把裴度从马上砍下来，跌进路旁的泄水沟中。裴度的仆人王义抱住贼人的后腰，大喊“捉贼”！贼人砍下了王义的胳膊，仓促逃走了。这时街坊的居民闻声赶了出来，守城的金吾军也骑马赶到，只见两处血泊里，宰相武元衡只剩下身子，脑袋没有了；而裴度却因有毡帽挡了一下，贼人的刀砍得不深，但后颅也割了一条长口子。人们把裴度和王义抬回裴府。这时刺客行凶的消息已经传遍长安。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朝廷发出命令，派金吾骑士张刀露刃保护大臣上朝。那一天，宪宗来到殿堂，而大臣们一个一个直到快晌午了还没到齐。

这时，掌管捕盗和维护治安的金吾卫衙门以及京兆府和两赤县都出现了贼人留下的揭帖，上面写着“毋急捕我，我先杀汝。”八个大字，使一些捕吏产生了顾虑。因此三天过去了，捕捉凶手的事毫无进展。兵部侍郎许孟容去见皇帝，说：“从古以来，没听说宰相横尸路旁而不急于捉贼的，这真是我朝的耻辱！”说着气得哭起来。他又建议即刻任命裴中丞为宰相，大索贼党，以振朝纲。

成德节度使驻京的进奏院（相当于驻京办事处，又称留后院），有张

晏等几个卫兵，行动诡秘，人们对他们产生了怀疑。神策将军王士则便去告发。宪宗命令京兆尹裴武和监察御史陈中师把张晏等八个人捉来审问。由于王承宗曾三次上表替吴元济说情，更成了他派部下杀人的佐证。张晏等忍受不了酷刑的折磨，只好承认武元衡是他们杀的。刑部尚书张弘靖认为这样问案容易屈打成招，几次建议皇帝慎重。但宪宗却急于惩办凶手，以挽回面子，竟下令将张晏等八人杀了，又牵连上十一人，共有十九个人为这件案子丧失了性命。

裴度在家里养伤。宪宗派禁军保卫他的府第，探视伤情的中使络绎不绝。等到裴度的伤势好转，宪宗便下诏拜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执行了宰相的职权。裴度上朝的第一件奏报，便是征讨淮西的战事不可中止。

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在东都洛阳设了个留后院，里面杂乱人等进进出出，当地官员不敢过问。长安发生杀害宰相事件后两个月，洛阳的平卢留后院里聚集了一百多人。那时因为淮西兵在洛阳城东、城南一带纵横抢掠，东都防御使的军队大多集中在城南的伊阙防备他们入侵。李师道手下这伙人，为首的是中岳寺的圆净和尚。他想趁城中防御力量薄弱的机会，焚烧洛阳宫，大肆抢掠，制造混乱。八月初一那天，圆净杀了牛犒劳贼徒，准备第二天举事。一个小卒不愿跟随他们胡干，就偷偷去东都防御使衙门告发。防御使吕元膺连夜从伊阙把防御兵调回来，包围了平卢留后院。那圆净和尚已经八十岁了，他挥舞大刀，率领贼众突围出来。挡着他的防御兵被他砍伤好几个。其余贼众也是一些会武艺的好手，他们左冲右杀，防御兵抵挡不住，竟被他们冲出城南的长夏门，跑进山里去了。

洛阳南边是伏牛山脉，到处是高山密林。山民们不事耕种，而以打猎为生。他们为了围猎的需要，成立了一些名叫“山棚”的组织，有事时互相帮助照应。圆净等跑进山里，没东西吃，就去抢山棚的猎物。那时洛阳城里悬赏捉拿贼徒的消息已经传进山中。山棚的猎户们聚在一起商议，一边派人去洛阳官府报告，一边在一处深谷里设伏。一天早晨，几百名猎人手里拿着虎叉，呼喊着杀向贼众栖息的山上。圆净等不把这些猎人看在眼里，双方交起手来。猎人们边战边退，进了深谷，把贼众也引了进来。突然鹿角长鸣，猎人们攀山越岭，钻进密林中不见了。贼众四下里找不到道路，却又不断听到“咕咚”、“哎哟”的声音，原来是贼徒掉进陷阱里，被阱下的竹箭扎痛的叫声。这时候洛阳的官兵也赶来了，军民合力，终于将这伙贼徒全部抓获。

贼众押回洛阳，吕元膺经过审问，才知道在长安杀死武元衡、砍伤裴度的正是他们这伙人。吕元膺把圆净和尚和其余贼徒杀了，将长安杀人的主犯訾嘉珍和门察用囚车押送长安，请朝廷处理。宪宗倒为难了，如果公开处理这件事，那不就等于承认张晏等人是冤死的吗！这岂不更丢了皇家的脸面！于是他吩咐人把訾嘉珍二人杀了，却将这件事压了下来。

可是王承宗却不高兴了。他本来就袒护吴元济，这时便以屈杀他兵卒为借口，发兵骚扰邻近的沧州、定州等地。李师道也派出小股兵力，今天在这儿打一打，明天又到那儿扰乱一下，使朝廷难以兼顾。而征集来征讨淮西的官军，又没有一个统帅，几乎是各自为战。因此双方互有胜负，战事几乎成了胶着的状态。有时官军打了个胜仗，就虚张声势，上表请功，说杀了敌人多少。打了败仗则隐匿不报。所以宪宗皇帝一直以为战事顺利！却不想想既然打了如许胜仗，为什么叛乱未能平定呢？

元和十一年六月，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邓节度使高霞寓率兵进攻文城栅（在今河南遂平以西）。结果全军覆没，高霞寓自己带着几名亲兵逃了出来。这样的大败无法再隐匿了，只好上表请罪。宪宗这才大吃一惊。朝中的主和派又出来活动，建议朝廷罢兵。宰相裴度说：“胜负是兵家的常事，如今不是考虑是否罢兵的时候，而是要察究将帅们能不能胜任，如果有不胜任的就更换，兵食不足的加以补充，决不能因为一将的失利，就中途罢兵。”宪宗很赞同裴度的意见，把高霞寓贬为归州〔今湖北秭(zǐ姊)归〕刺史，让袁滋代替他为唐邓节度使。

战事进入第四个年头。另一名宰相李逢吉又倡议休战。宪宗征求裴度的意见，裴度说：“吴元济其实已经窘迫，只是诸将人心不一，不能够合作，所以才久久不下。臣请自往前线督兵，务擒元济平定淮西。”宪宗听了很高兴，封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使，刑部侍郎马总为副使，右庶子韩愈为行军司马。宪宗亲自到通化门为他们送行。



唐邓节度使的治所在唐州（今河南沁阳）。袁滋接替高霞寓做节度使后，想要进军淮西，迎面遇到的便是文城栅。文城栅又名铁城，不只是因为这座小城异常坚固，也因为淮西军的守将吴秀琳和他的谋士陈光洽有勇有谋，使高霞寓吃了个大败仗。袁滋胆小，不敢出兵，还卑词求吴元济别来打他。半年之后，朝廷知道了，便解除了袁滋的职务，派李愬（sù 诉）来做唐邓节度使。

李愬是名将李晟的儿子。他年轻时便随父亲在军中，既学习了父亲的勇敢善战，又学习了父亲忠直的品质。李晟死后，李愬以父荫被封为卫尉少卿。后来出任坊州（今陕西黄陵）刺史。后因政绩卓著，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的文阶官），晋升为詹事。

这些年李愬一直做文官。后来听说朝廷解除了袁滋的唐邓节度使职务，便自己请求去唐州试一试。宰相李逢吉也同意，于是宪宗便任命李愬为检校左散骑常侍（门下省副主官），兼唐邓节度使。李愬带领一部军队来到唐州，见这儿的守军自文城栅败后，士气还没恢复。他也不去督促，故意疲疲沓沓，跟袁滋那会儿没有什么两样。他估计军中有淮西的

谍卒，就故意扬言说：“天子知道我李愬能够忍辱求全，才派我来，目的是让你们休养生息。至于说到打仗，那可不是我的事。”人们也知道他一直做文职官员，以为他真的不会打仗。淮西那边也就不去注意他了。

半年过去了。在这中间，李愬对将士十分爱护，有病的他亲自探视医治，将士们家中如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而有些原来的唐州人参加了淮西军，他对这些人留在唐州的家属也予以照顾。有人提出意见，他解释说：“这些人投贼，各有不同的原因，大多数是战伤被俘的。都是我们的子侄，岂可不管呢？”这样一来，那些叛去的唐州将士，不少人又跑了回来。李愬一律收留。如果要走，他也不拦阻。不久，朝廷又给他派来两千名精骑。这时他才开始练兵。他不但训练有方，而且军纪严明。一个小校因醉酒误了点卯，他立刻在军前把这个小校斩首，于是全军以前那种疲沓的风气一扫而空。经过一段训练，李愬见军队的素质提高，士气也可用了，这才出兵作战。

文城栅是淮西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的西部屏障，城池坚固，驻扎着数千名精兵。李愬先不去攻打文城栅，却去扫荡文城栅的外围据点，还派武艺高强的将士组成一些小队，到山隘渡口等处潜伏，伺机捕捉淮西的将士。有一天，十将（军中下级将领）马少良在山隘设伏，捉住淮西军的虞候（负责侦察的将领）丁士良。李愬下令处死他。在刑场上，丁士良面无惧色，李愬叹道：“真是个大丈夫呀！”就又把他放了。丁士良很感激，愿意投效，李愬便把他留在身边，仍任为虞候。

丁士良给李愬出主意，说：“吴秀琳拥有几千人马，据守文城栅，是蔡州吴元济的左臂。官军每次进攻不利，是因为有陈光洽做吴秀琳的谋主，替他出主意。陈光洽勇而轻敌，非常自负，总好单独出战。如果

擒住陈光洽，吴秀琳自会来投降了。”李愬派马少良协助丁士良去捉陈光洽。两人带几百名兵士来到文城栅外，丁士良让马少良在城下指名道姓向陈光洽挑战。陈光洽果然出击。马少良跟陈光洽在城下战了几十个回合，假装不敌，挥军逃走。陈光洽叫骂着在后面紧追。转过一处山角，突然鼓声骤响，丁士良跃马横枪堵住陈光洽的退路，劝他投降。陈光洽跟马少良只打个平手，现在凭空添了个丁士良，而他又素来知道丁士良的勇猛是自己不敌的，于是只好掷枪就擒。

李愬收降了陈光洽，文城栅大为震动，吴秀琳更是惶惶不安，无所适从。这时李愬带兵赶到，吴秀琳果然开城出降了。

李愬作战不只靠武力而更靠智谋，在淮西军中造成很大的混乱。这时蔡州北面的官军正在进攻郾（yǎn 演）城（今河南郾城），牵制了淮西军的主力。不久，郾城被官军李光颜部攻下，招讨使裴度进驻郾城。裴度上表请求皇帝撤回官军中碍手碍脚的监军宦官。这些监军过去在军中以“太上皇”自居，胜了就居功，败了则诿过给将帅，因此将士离心。如今把他们撤去，将士们的斗志更旺了。

九月，李愬准备进攻吴房（今河南遂平）。吴房处于蔡州和文城栅之间。李愬出兵那天，正是个“往亡日”。按阴阳家的说法，“寒露”节气后的第二十七天是往亡日，这一天不吉利，尤其不能外出。将领们劝李愬改一天。李愬笑着说：“我特意挑选的就是这个日子。我们兵少，敌人如果全力防守，我们是不能取胜的。但往亡日这一天，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出兵，防守定然松懈，我军就可以出奇制胜了。”将领们听了个个点头。李愬率大军猛攻吴房。淮西兵果然疏于防备，外城被官军攻下，守军战死的达一千多人。其余的退保内城，不敢出击。将领们建议攻打内

城，李愬说：“敌人兵力还多，我军攻击定然要遭受重大伤亡，且退兵来诱他。”于是下令全军撤退。淮西将领孙献忠不服气，率五百精骑出城追击。李愬下马找一只胡床（活动椅子）坐下，对部下说：“我就在这里督战，敢退的斩！”官军返身力战，把孙献忠的五百骑分割开来，孙献忠战死，追兵也大部阵亡。这时又有将领建议乘胜攻吴房内城，李愬却说：“不，我军若把吴房拿下，那里的守军一定要退回蔡州，这不符合我的计划，还是让他们暂时待在这里吧！”说着，下令返回文城栅。

那时各方都派遣间谍探听消息，因此，军中对敌方的间谍十分痛恨，一旦捉获立即处死。但李愬却改变了通常的办法，部下如果捉住淮西军间谍送来，他一律不杀，问清是什么地方人，便发给路费让他回原籍。间谍死里逃生，对李愬格外感激，有的就主动把淮西军的虚实告诉李愬。李愬对降卒也是这样。如此一来，淮西军中的许多情况李愬就都知道了。

李愬计划攻打蔡州。但这是淮西军的老窝，吴元济亲自领重兵把守，李愬知道明攻是很难奏效的，他向吴秀琳问计。吴秀琳说：“攻蔡州秀琳无能为力，但末将向常侍介绍一人，那就是李祐，他是蔡州人，有他做向导就方便多了。”李祐也是淮西军将领，眼下正驻守在文城栅以东六十里的兴桥栅。有一天，李愬探知李祐正统帅士卒在离兴桥栅不远的张柴村收割麦子，便把虞候史用诚叫来，对他说：“你带三百骑到张柴村，埋伏在林子里，然后派几个人到田里去烧李祐的麦子。李祐必来驱赶，你便可以用伏兵来擒他了。”史用诚领令去了。晚上，果然把李祐捉了回来。李愬和吴秀琳劝李祐投降，李祐答应了，李愬便以客礼待他。

但李祐是淮西军的猛将，以前杀过不少官军，因此，有些将领要李愬杀了他报仇。还有人说李祐是诈降，准备做内应的。那时，李愬攻打

蔡州的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他常常找李祐和几个淮西降将到帐中密议，也引起将领们的疑虑。一时军中议论纷纷，出现了不安定的气氛。

李愬怕有人把李祐的事奏报朝廷，等到皇帝下诏时就来不及挽救了。他对李祐叹息说：“是不是上天不愿平定吴贼？要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波折？”他把将领们召集到帐中，对他们说：“诸君既然对李祐有怀疑，那就把他解送到京师，请皇上发落吧！”诸将俱都同意，于是李愬派人把李祐押送京师。但他事先却秘密给皇帝上表，说明了李祐的情况，肯定地说：“如果杀了李祐，平贼之功难成。”宪宗见表之后，下诏将李祐释放，发回李祐军中效力。李祐归来之日，李愬执着李祐的手高兴地说：“这真是社稷之福啊！”李祐也感激得流下泪来。唐邓节度使的直属卫队有三千人，号“六院兵马”。李愬立刻任命李祐为六院兵马使。

李祐感激李愬的知遇之恩，便献计说：“吴元济的精兵都在洄曲（在蔡州以北）跟李光颜作战，城中多是老弱。现在已进入十月，如果趁大风雪天气我军径取蔡州，出其不意，获胜不难。”李愬笑着说：“我已经这样计划多日了。”

辛未那天，天降大雪，李愬下令出兵，命令李祐和另一名降将李忠义率三千人为先锋，自己统三千人居中，李进诚带三千人殿后。大军冒着风雪，直奔东北的方向。有的将领来问到哪儿去？李愬只是简单地回答：“朝东走！”军行六十里，夜间到了张柴村。官军攻入兴桥栅，封锁一切道路，任何人不许出入。官军白天在兴桥栅和张柴村休息，准备干粮，整顿骑具和兵器。天刚黑，李愬又下令出发。

这时下了一天一夜的暴风雪还在继续，大地铺着厚厚的积雪，行军

十分艰难。不久，又进入了山区，北风呼呼吼叫，大雪把士兵的眼睛都迷住了。有的人不小心一脚踏空，便坠入雪下的深谷，丢了性命。有的将领又来问李愬这是到何处去？李愬这时已不需保密了，他大声回答说：“去蔡州捉吴元济！”将领们听了无不惊慌失色。有的人还哭着说：“果然中了李祐的奸计！”但李愬军纪严明，将领们没人敢违抗，只好照旧行军。

大军在风雪中挣扎跋涉，一夜走了七十里，来到蔡州城下。远远望见蔡州城兀立在风雪中，一点儿声息也没有。这时一些马匹见到城外的人家纷纷嘶鸣起来。李愬怕被城上守军听到，见城外有许多鹅鸭池，便让人把鹅鸭轰起，鹅鸭的叫声便把军马的嘶鸣声掩盖住了。李愬和李忠义拿着钁锄，在城墙上砍出一些坎儿，首先攀了上去。壮士们随着登上。城头上没有守军，只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他们下城来到城门，见守卒犹在酣睡，便都杀了，只留下更夫，让他们照旧击柝。李祐开了城门，大军蜂拥而入。这时天已黎明，雪也住了。李愬进入了节度使署的外宅，中军传布号令，将吴元济居住的内宅团团围住。

那时吴元济还在睡梦中，卫士惊惶地来叫起他，说“官军来啦”！吴元济揉揉眼睛，打个呵欠，说：“乱嚷什么？是不是俘囚又在闹？等天亮把他们统统杀掉算啦！”这时又一个卫士奔进来，结结巴巴地说：“城、城陷、陷……”吴元济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如果泗州的子弟来要寒衣，让他们再等几天，这不才下头场雪吗？”然而话声刚落，他也觉得有异了，因为他隐约听到外面有人喊：“常侍号令……”他奇怪地问：“常侍是谁？”卫士回答说：“李愬不就是左散骑常侍吗！”吴元济这才大叫一声，从蒙眬中醒了过来，急急忙忙率左右登上内宅的牙城拒战。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官军连续攻打。居民恨吴元济的暴虐，争着来

献枝柴，官军在牙城南门放起火来，把门烧坏。吴元济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了。李愬用槛车把他押送京师斩首。各地淮西军听说主帅被擒，也先后归降。拖延了四年的平定淮西的战争，李愬仅用了一夜的时间就胜利结束了。当时的诗人王建曾有一首《赠李愬仆射》诗，描写了那一战的场面：

和雪翻营一夜行（全营将士冒雪一夜行军），
神旗冻定马无声（军旗冻僵战马也不出声）。
遥看火号连营赤（远望闪烁的号火连成一片），
知是先锋已上城（知道先锋已经登上敌城）。

招讨使裴度接到李愬的捷报，带兵来到蔡州。李愬率全军在城外迎接。裴度骑马来到，李愬拜伏于道左。这是军中最恭敬的礼节。李愬的左散骑常侍和裴度的中书侍郎是品阶同级的官员，裴度哪里能受这样的大礼，急忙下马避开。李愬悄悄对他说：“蔡人几十年不知上下之分了，请公受了这礼，让他们认识朝廷的尊严。”裴度这才立在道中，让李愬拜了三拜。三军和围观的蔡州百姓无不惊讶感动。

淮西的平定，在藩镇间引起震动，王承宗上表谢罪，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上表归顺朝廷。只有李师道还坚持与朝廷为敌。宪宗派李愬和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去征讨他。他部下的都知兵马使刘悟杀了李师道，向官军投降。至此，全国的藩镇起码在表面上暂时又尊崇朝廷了，这不得不说是宪宗皇帝李纯的领导有方。比如说，裴度要求罢免军中的监军太监，他就答应了，只这一点就比他的父、祖强得多。

然而宪宗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他总是要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他封一个叫柳泌的道士做代理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因

为台州靠近天台山，柳泌说那山上生产一种灵草，可以炼制长生药。谏官们纷纷上奏，说：“人主喜爱方士，尽可以赏赐珠宝金银，但从来没听说让出家人临民赋政的。”宪宗回答说：“烦一个州的力量来为人主致长生，你们做臣子的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一句话就把“爱民如子”的面纱揭下去了。

柳泌到了台州，身穿官服，头戴道冠，驱赶着台州吏民把天台山刨了个遍，终于炼成了长生金丹，献于皇帝服用。宪宗不但崇道，而且佞佛，听说凤翔法门寺塔上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的那年岁丰人安。而明年又逢三十年佛骨开的日子，宪宗便用隆重的仪式把佛骨迎到长安，祈求佛祖的保佑。刑部侍郎韩愈上表谏诤，皇帝又火了，要把韩愈杀死。幸亏裴度等大臣力保，才把他贬为潮州（今广东潮阳）刺史。

然而金丹也好，佛祖也好，都不曾保佑他长生不死。第二年正月，宪宗李纯“暴崩”于长安宫城中的中和殿。



争权势宦官弑君主
掌神策太监立皇帝

史书上为什么说宪宗是“暴崩”呢？因为他在死前并没有什么病症，却在一天夜里突然死去了。

大臣们追索原因，有人说是吃了柳泌的金丹药死的；但是人们议论得更多的却是内常侍陈弘志给下的毒。大臣们惹不起太监，只好把柳泌杀了塞责。

太监杀皇帝，事出有因。说起来，宪宗李纯比他的先祖肃宗、代宗、德宗似乎都略胜一筹，他不但平定了淮西，而且政治上也差强人意，因此人们说“元和之治，凌驾中唐”。但他也跟祖辈一样，宠信一个叫吐突承璀的太监，任命他为左神策军中尉。那时宪宗已册立了太子，便是他的长子李宁。不料太子十九岁的时候患病死了。吐突承璀建议皇帝立沣王李恽（yùn 运）为太子，而另一个神策中尉王守澄则拥立遂王李恒。李恽是后宫所生，出身微贱；而李恒的母亲是郭贵妃。这郭贵妃大有来头，她的父亲是郭暧，母亲是升平公主，便是《打金枝》里那两位主人公。郭家功盖天下，宪宗为广陵王的时候，便聘郭氏为妃。这次是“子以母贵”，李恒终于得立为太子了。

但吐突承璀不肯甘心，仗着宪宗对他言听计从，常常在皇帝面前念叨沣王的贤德，想影响皇帝更立太子。李恒听到消息，心中不安，便和跟他要好的右神策中尉王守澄商议。他们怕夜长梦多，便想杀了皇帝，使李恒以太子的身份即位。就这样，王守澄派太监陈弘志在宪宗的食物里下毒，把皇帝药死了。

宪宗“暴崩”那天晚上，王守澄抢先下手，杀了吐突承璀；那沣王李恽也连带丢了性命。皇太子李恒即皇帝位，这便是穆宗。

二十六岁的穆宗登基的时候，朝政有些转机，如果他继承宪宗的遗业，有所作为，也许唐朝的中兴有望。但这位年轻皇帝对国事不大关心，倒喜欢玩乐。他父亲是元和十五年正月死的。史书记载，当年二月，他便“幸丹凤门观俳优（演戏）”，“幸左神策军观角觝（dǐ 抵，摔跤）、倡戏”，以后又不断“观竞渡、角觝于鱼藻宫”，“猎于城南”，“击鞠于右神策军”，“猎于城西”，“猎于苑北”，“观乐于麟德殿”，“观神策诸军杂技”，……要知道，史书上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的这些，都是兴师动众的大举。比如打一次猎要几千神策军陪着。那么平时宫中宴乐歌舞的频繁自然就更不需多说了。

他不关心朝政，除了太监专权之外，外廷的大臣们也开始彼此倾轧。大臣们分成两党，一党以李德裕为首，是世家贵族的代表，称为“李党”，一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组成了一个科举出身的新的官僚集团，称为“牛党”。他们争权夺势，几乎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李党上台得势，便不问青红皂白地打击牛党。牛党上台，则向对方反击。双方还勾结宦官，这便是继续了将近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国政腐败到这个程度，后果便可想而知了。

穆宗长庆元年，刚刚安定了两年的藩镇又纷纷脱离朝廷管辖，拥兵割据。那时李愬已经病死，而穆宗皇帝天天玩得高兴，没时间管这些远离长安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也便听之任之。他玩乐之不足，也服用起金石之药来了，终于因药毒发作，不治而死。只做了四年皇帝。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定明年为“宝历”元年。

敬宗小时候爱跟父皇一起击球。球是用皮革做的，圆形，中间塞上羽毛，使它产生弹性。玩时或用脚踢，或用头顶，倒有些像今天的足球，叫做“蹴鞠”。李湛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常常让太监们陪他踢球，技术相当不错。他还爱好摔跤，一些成年太监也不是他的对手。如今这年轻皇帝登基之后，先不去过问朝政，倒在中和殿里踢起球来，觉得比东宫宽敞多了。史书上说：“自是，数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悉记。”为什么“不可悉记”呢？因为次数太多了嘛！

敬宗比他父亲穆宗更会玩。他不是兴师动众地出城游猎，却是带一些太监和他封的“击球军将”，深夜里捉狐狸。他们悄悄来到野地里，先侦察好狐狸的巢穴，然后伏在穴旁的草丛中。等到发现狐狸从穴中出来，便点起火把，四下里围捕。年轻皇帝总是跑得最快，叫得最响，笑得最欢。但狐狸矫捷狡猾，这些“猎人”并不能每次都顺利得手，一旦狐狸从某个太监身边逃走，皇帝便要拿手里的狐叉去叉那个太监，而且连刺带骂，毫不留情，直到把怒气发泄出去才罢手。有的人竟因此成了残废。

有一天，敬宗带太监刘克明和击球军将苏佐明等二十八人又捉狐狸去了。这次收获不少，皇帝很高兴，夜半回宫还要御厨摆酒，款待他的“猎人”。敬宗饮得高兴，进后殿的屋子里换衣服。刘克明跟进去伺候。突然殿上的蜡烛被人熄灭了，只听得屋里皇帝一声大叫，便再也没有声

息。等到把蜡烛点上，只见刘克明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把匕首，上面已被鲜血染红了。

刘克明等杀了皇帝，假传圣旨，宣学士路隋进宫草写遗诏，以绛王李悟摄政。李悟是穆宗的弟弟，敬宗的叔叔。他正在家里睡觉，宫中使者来找他，说皇帝晏驾了，遗诏让他摄政。这意外的消息使他惊喜交集。他跟着内使进宫。这时天已亮了，他被引到紫宸宫外廊上，见宰相和大臣们都聚在这里。还没容他讲话，突然一群神策军杀了进来。大臣们惊惶地奔散，这位绛王和正在前后张罗的刘克明和苏佐明等人都丧命在乱刀之下。

原来那时掌权的太监是枢密使（主管军事机密和边防的枢密院的主官）王守澄，他是因为拥立穆宗才得居高位的。敬宗即位后照样尊崇他。刘克明杀敬宗立绛王，他并不知情。但他已经察觉到刘克明这样干还有个目的，便是想取代他的地位，他哪里容得，于是便纠集了他的太监同伙枢密副使杨承和，左、右中尉魏从简、梁守谦等人，率领神策军杀进宫来，把绛王李悟和刘克明等人都杀了。

王守澄等拥立敬宗的二弟江王李昂，这便是文宗，改元“太和”。这个年轻人比他哥哥明白一些。他性情俭朴，励精求治。即位之初，就把宫中多余的宫女三千多人放出回家。教坊、翰林、总监等处也裁减了一千二百人。敬宗每月上朝两次，他则恢复了每逢单日上朝的旧制度。

但这个皇帝有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优柔寡断。他虽然能够虚怀听纳忠言，却又不能坚决实行。和宰相商量定了的事情，跟着就又后悔。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的这种软弱的性格。太和五年，他对宦官专权不满，跟宰相宋申锡秘密商议，要他设法除掉王守澄等人。宋申锡把他的朋友

王璠推荐做京兆尹，将皇帝的意图告诉他。不料这个王璠是个人小人，反到王守澄那儿告密。王守澄便指使人诬告宋申锡有谋立文宗的弟弟漳王李湊之意。文宗偏又信了，降漳王李湊为巢县公，贬宰相宋申锡为开州（今四川开江）司马。宋申锡又生气又窝囊，不久便卒于贬所。

由于皇帝耳软心活，朝中牛、李的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文宗转侧其间，今天听信李党，明天又信任了牛党，大臣们像走马灯一样地上来下去，朝政怎么能不紊乱呢？这都是由于他不能决断的缘故。

太和八年，文宗得了中风。王守澄推荐一个叫郑注的医生给皇帝治病。病治好了，郑注也得到信任。郑注有个叫李训的朋友，本是进士，因事免官流放，后来居住洛阳。郑注把李训荐给文宗，封了官职。

文宗信任郑注、李训，跟他们商量铲除宦官的办法。郑、李建议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以毒攻毒。那时王守澄一伙里有个仇士良，在拥立文宗时有功，但王守澄却压抑他，仇士良十分不满。郑、李让皇帝封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掌握了神策军的军权，然后突然派一名使者去王守澄家里用一杯毒酒结果了王守澄的性命。郑注和李训等人见一计成功，便想趁机把专权跋扈的宦官集团一网打尽。他们设计的是一个颇带戏剧性的计策。

太和九年（公元 835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皇帝在紫宸殿上朝。百官参拜已毕，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出班奏报：“左金吾卫中庭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里降下甘霖。”据说这种现象是国家的祥瑞，于是韩约舞蹈再拜。那时李训和舒元舆是“同平章事”，执行宰相的职权，他俩也率百官向皇帝祝贺，并劝皇帝到左金吾卫衙门去看一看。文宗同意了，带领百官来到左金吾卫旁边的含元殿。文宗要李训先去看看是否真有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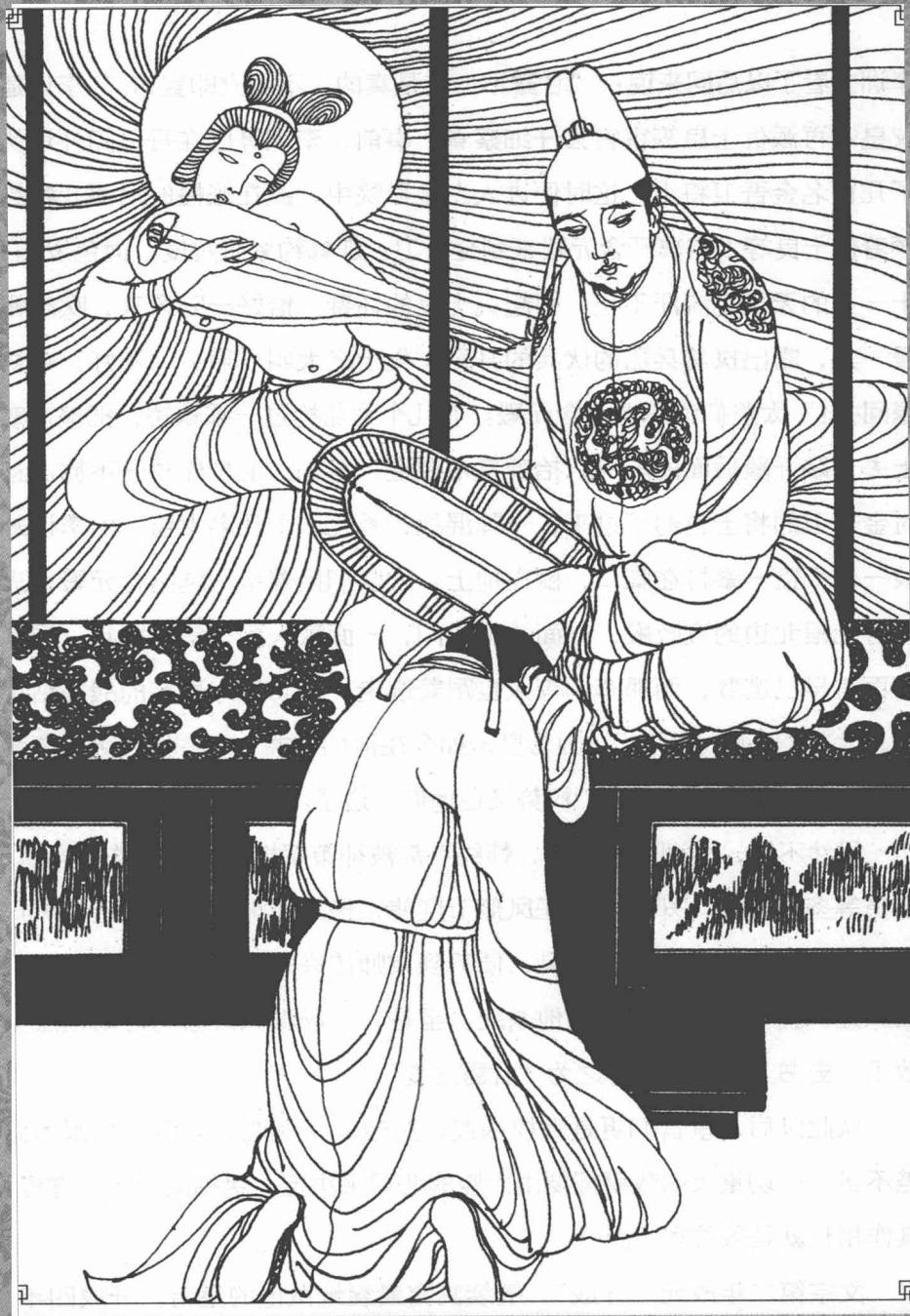
五十年
唐文宗

李训去看了以后回来说：“甘露不一定是真的，不可立即宣布。”李训建议皇帝再派仇士良等宦官去仔细察看。事前，李训等已在丹凤门外埋伏了几百名金吾卫将士，这时便进入左金吾院中，藏在帐幔的后面。韩约领着仇士良等太监离开含元殿来到金吾卫。那韩约紧张过度，面色发白，十一月的天气竟流汗不止，引起仇士良的怀疑。恰好一阵风来，吹起帐幔一角，露出执着兵器的伏兵的身影。仇士良大叫一声：“不好，赶快退回去！”太监们纷纷退回含元殿。有几个太监抢过一乘软轿，把皇帝塞上去，踢开殿后面的屏风，抬着皇帝便走。李训上前拉住轿子不放。这时金吾卫的将士也追了过来，一阵混战，杀死了十几名太监。但李训却被一名太监一拳打在胸口，倒在地上。太监们抬着皇帝跑出含元殿，进入含元殿北边的宣政殿，一面关上殿门，一面派人到神策军搬兵。混乱中百官早已逃散，而那李训等人也跟着逃走。一场争夺皇帝的战斗结束了，太监们高呼“万岁”，因为皇帝如今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可以任意地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权势又在他们一边了。

果然不错，李训、舒元舆、韩约等都被神策军捉住，受株连的亲属、官员等多人遇害。郑注这时任凤翔节度使，他跟李训事先曾约定带凤翔兵入京接应。他率军走到扶风，便听到京师传来的失败的消息，只好又回凤翔。监军太监埋伏人把他杀死。至是，一场谋诛太监的行动彻底失败了，史书上把这件事称之为“甘露之变”。

从此以后，宦官们更是大权独揽，皇帝成了傀儡，大臣们也跟木偶差不多，一切重大的政事都要由太监的北司来决定，宰相南衙形同虚设，其作用也就是盖盖官印而已。

文宗第二年改元“开成”，继续窝窝囊囊地做他的皇帝。开成四年，



他病了，十一月，病稍稍见强，在思政殿闲坐，当值的学士周墀陪着他。文宗问周墀：“你说朕像前朝的哪一代君主？”周墀回答说：“陛下乃尧、舜之主！”文宗摇摇头，叹口气说：“朕怎么敢比尧、舜，我所以问你，是让你看我像不像周赧（nǎn）王和汉献帝？”周赧王是周朝最后一位君主，汉献帝是东汉的末代皇帝，文宗拿他二人来跟自己作比，使周墀大为吃惊，急忙说：“他二人是亡国之君，怎能比得陛下的圣德！”文宗说：“他二人是受制于诸侯，而今朕却受制于家奴，从这一点来说，朕还不如他二人呢！”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周墀也伏地哭泣。

第二年正月，文宗在抑郁中去世，在位十三年，寿三十二岁。他本来有两个儿子，但都死了，便立他的侄子——即敬宗的儿子李成美为太子。但仇士良由于立太子不是他的主意，便把太子杀了，另立文宗的弟弟李炎做皇帝，这便是武宗，年号“会昌”。

会昌三年，仇士良衰老多病，又见这个武宗皇帝虽然由他拥立，但这皇帝明白练达，对自己似乎并不放心，于是便告老致仕了。太监们送他回家。他对这些党羽们传授驾驭皇帝的经验：“不要让天子闲着，应该常常以奢靡来掩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于宴乐之中，没工夫管别的事情，然后我辈才能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不让他接近读书人，否则，他就会知道前朝的兴亡，内心有所忧惧，便要疏斥我辈了。”他的徒子徒孙听了心领神会，拜谢而去。

但武宗还是没放过他，下一年，终于削去他的官爵，把他的家也抄了。总算还念他拥立的份上，留下他的一条性命。

然而这时唐朝已进入后期，就像一座大厦，被藩镇、宦官和朝臣的竞争蛀蚀得中空了。武宗在位六年，并没有多少作为，却也服食起道士

炼的仙丹来。过些日子，他觉得不舒服；但道士说这是“脱胎换骨”，不需医治，结果把病给延误了，糊里糊涂送了性命。

武宗有五个儿子，但他临危的时候，又是太监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矫诏立他的叔叔光王李忱为皇太叔，代理国事。武宗去世之后，皇太叔李忱继位，是为宣宗。改元“大中”。

这一年，李宗闵死了。下一年，牛僧孺离开人间。李德裕则被皇帝贬到崖州，让他当个司户（地方政府的低级官员）。不久，李德裕也死了。纠缠了将近四十年的“牛、李党争”，这时方告结束。

比较起来，宣宗比以前的几个皇帝都强一些，因此，人们称他为“小太宗”。他在位十三年去世。临死前还没立太子，他想让第三子夔王李滋继位。但他死后，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却迎立他的长子鄂王李漼做了皇帝，是为懿宗。年号“咸通”。屈指算来，自宪宗被宦官杀害之后，除敬宗是太子继位外，那穆宗、文宗、武宗、宣宗都是宦官拥立的，到懿宗这儿，已是宦官捧出来的第五个皇帝了。



第四十八回

拒匪逼戍卒返故里
抗榷敛盐贩举义旗

懿宗李漼做了皇帝，首先碰到的乃是浙东农民裘甫的起义。在这之前，从宣宗大中五年起，四川、湖南、河东以及离京师很近的华州就曾有农民起义发生。而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冬天，宣宗死后仅三个多月，裘甫领导的起义便震撼朝廷了。

裘甫的义军最早只有一百多人，他们攻取了象山（今浙江象山）。到咸通元年正月，打破剡（shàn 善）县（今浙江嵊县）的时候，已有一千多人。进剡城后裘甫开府库，募兵马，军队很快发展到三万人。义军连续攻下浙东许多州县。后来懿宗派王式做浙东观察使，并将早先流放在江南的回纥人、吐蕃人组成骑兵，与义军作战。这场起义坚持了八个月，终于失败了。但它却吹响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号角。

八年以后，徐州一带发生了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反抗斗争，那就是桂林戍卒起义。早在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朝廷为了防御南方的南诏，从徐州调了一部分军队到南方驻守，其中八百人驻守桂林（今广西桂林）。当初曾约定以三年为期，期满后调回。但三年过去了，朝廷以无人替代为理由，再延三年。不料到期后却又食言，还要这批人再留

一年。这些戍卒远离家乡亲人已经六年了，谁知一年后朝廷会不会再要什么花招？愤怒之下，他们推举军队里的粮料判官庞勋为领袖，杀了主将，夺了府库的物资，竟自返还徐州。他们一路打退阻截的地方官军，同时招兵买马，待到徐州时，已聚集了几千人。他们攻下徐州，又向四外扩展，许多受压迫的农民纷纷起来参加，人数竟达到二十万。农民们没有兵器，便把锄板取下来，把锄勾磨尖，当做长枪使用，称为“霍锥”。他们屡次打败来剿的官军。但由于义军中成分复杂，其中有一些坏人混入，他们抢人资财，掠人妇女，败坏了义军的名声。朝廷又纠集了大量兵力，还联络了沙陀族和鞑靼族的军队来参战。一年后，这次戍卒起义也被镇压下去了。

对朝廷来说，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无疑是个信号，表明老百姓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但昏庸的皇帝看不到这一点，他只是以为天下是他家的，他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就在桂林戍卒起义那一年，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下嫁韦保衡。懿宗陪送的妆奁里有好几斛用金子制成的麦粒和银子制作的米粒。公主的府第里，井栏和药臼等用具都是金银制品，门窗栊扇和壁上全都装饰着珍宝。至于衣饰、陈设等，更是穷奢极侈，但这位公主福大命薄，只享受了一年多便死去了。懿宗又给她大办丧事。出殡那天，大臣们都去送葬。衣服、器皿等焚化的祭品，每一种都是一百二十抬，前后连接达三十里。明器（即冥器，指殉葬于墓中的物品）全是珠玉制成。大臣们也都以金贝、车马和服装等致祭。这么多的贵重物品，在墓地上却一把火烧掉了。后来人们把灰烬收集起来，用水冲洗，竟淘出许多金银和珠宝。

懿宗爱好音乐，殿前常年供奉的乐工多到五百人，每月举行大型的

宴会不下十几次。出游的时候，警卫及内外诸司随从的达十万人，所费的钱财无法统计。这还不算，他每次出游大多是临时灵机一动，事先并不通知当地官员。因此，京师周围的州郡就要常年准备一批仪卫、歌女和物资，以免皇帝突然驾到而无法供应。

皇帝如此，官员们清廉的也就不多了。宰相路岩的心腹亲吏边咸家产便可供两年的军饷。那么路岩的家产又会有多少？长葛（在河南）县有个叫严郜的七品县令，罢职后在县境购置别墅，里面有林泉花木，是个庞大的花园。还占了大量的土地。

那么皇帝和官员们的这些财富是哪儿来的呢？不消说，统统是民脂民膏。就以盐税一项为例。天宝时的盐价每斗十钱。后来朝廷实行榷（què 却）盐制度，也就是官府专卖的制度，垄断了盐利。结果每斗盐竟卖到三百钱，增长了三十倍。百姓们吃不起官盐，就有一些贫苦的农民私自到盐产地贩盐，以低于官盐的价格出售。朝廷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用严刑峻法来对付盐贩子。号称“小太宗”的宣宗李忱便规定：私盐贩子只要拿着武器，即处死刑；贩盐一斗至两斗的杖背二十；三斗的流配。然而有些穷苦百姓，生活没有着落，为了活命，只好冒着生命的危险，成群结伙进行武装贩盐。

咸通十四年，懿宗李漼死了，没来得及立太子。太监神策中尉刘行深、韩少约拥立懿宗的十二岁的小儿子李俨（后改名儇）做皇帝，是为僖宗，改元“乾符”。

乾符元年（公元 874 年），濮州（今山东鄄城北）的私盐贩子首领王仙芝在贩盐中与盐丁发生冲突，杀死许多盐丁，乘机举起义旗。那时官府盘剥严重，关东地区（指潼关以东）又赶上连年遭受水灾旱灾，百姓

们生活不下去了，王仙芝登高一呼，几天的工夫就聚集了几千人。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出檄文，斥责朝廷吏贪赋重，赏罚不平，因此他要“天补平均”。义军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事，很快地攻占了濮州和曹州（今山东定陶以西）。河北地区一些小股的义军和庞勋义军的残余士卒纷纷赶来参加。队伍很快便壮大起来。不久，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的盐贩头领黄巢也带领盐贩和反抗的农民与王仙芝会合。

黄巢从小练习武艺、善于骑射击剑。又攻读经史诗文，是个文武才能都具备的人，他曾参加过进士科的考试，但没考取。他家上代便是私盐贩子的首领，到他这一辈，更是仗义疏财，急公好义，因此受到盐贩们和周围乡民的拥护，在江湖上也很有名气。

黄巢听到了王仙芝起义的消息，便带领他贩盐的助手八人在冤句组织义军，十天之内就聚集了几千人。黄巢赶到曹州，和王仙芝会师。他们攻城略地，很快发展成一支有几万人的队伍，他们去攻打郓州（今山东东平北）、沂州（今山东临沂），但不曾得手，便转而向西，进入都畿道（今河南西部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首先占领了汝州（今河南临汝），威胁着洛阳。东都城内的官吏和地主怕受到义军的惩罚，纷纷逃出城去。一时长安的朝廷也大为震惊。赶忙调遣军队，派凤翔、邠宁、泾原的部队守住潼关，派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守洛阳，又调集重兵入长安保卫皇宫。

那十二岁登基的少年皇帝李俨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把朝政完全交付给太监枢密使田令孜管理，称这个太监为“阿父”。那年关中地区飞蝗成灾，蝗群经过的地方，几天时间便赤地千里，田里不见一棵庄稼。但

京兆尹杨知至不去灭蝗救灾，却谎说：“蝗虫不吃庄稼，皆抱荆棘而死。”于是宰相以下的百官都来向皇帝道贺。不过僖宗李俨并不关心这些，他正忙着击球呢！他得意地对伶人石野猪说：“若是设个击球进士考试，朕一定能当状元。”石野猪说：“如果让尧、舜当礼部侍郎，怕陛下永远也考不上。”

朝政腐败到这个地步，正是义军发展的机会。乾符三年，义军纵横于河南道与山南东道的广大地区（相当于今河南的南部、湖北的东部及安徽的西部）。所到之处，诛杀贪官污吏，开仓赈济饥贫，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当年十二月，义军来到蕲（qí 奇）州（今湖北蕲春）。当时汝州刺史王鐸被俘后在义军军中当参谋，他跟蕲州刺史裴偓是好朋友，便替王仙芝写信给裴偓，劝裴偓投降，裴偓城中兵少，怕抵御不住，只好开城迎接义军。义军在蕲州休整。王鐸和裴偓趁机劝说王仙芝归顺朝廷，定会得到高官厚禄。王仙芝立场不坚定，竟然答应了。王鐸和裴偓秘密上书朝廷。不久，诏书下来了，册封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禁军军官）兼监察御史。王仙芝很高兴，他召集部下大将宣布这个消息。黄巢一听就火了，他质问说：“我等起兵，就为的给你求官吗？”王仙芝辩解说：“怎么就只为兄一人做官？弟兄们当然个个有份！”黄巢慷慨地说：“我等当初共立大誓，要救天下百姓于水火，怎么能出尔反尔！如谁中途叛悔，我黄巢便与他不共戴天！”说着站起身挥起铁拳，便向王仙芝打去。王仙芝躲闪不及，被打伤了额角，鲜血流了下来。这时大多数将领也站在黄巢一边，喧嘈不已。王仙芝见大家都反对，只好说：“今日此会，就是要跟弟兄们商议。既然弟兄们认为不妥，我们不受他的官职就是了！”

不过这样一来，王仙芝和黄巢产生了隔阂。两个人在蕲州分兵，黄

巢率一部分义军北上齐鲁；王仙芝则南下活动。乾符四年，王仙芝率领的义军曾先后攻占鄂州（今湖北武昌）、随州、黄州（今湖北新洲）等地。但义军没有开辟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占领城池后便又放弃。而王仙芝更念念不忘到朝廷做官，不断地跟一些官员接触，因此跟黄巢所率领的义军越发疏远了。

当年十一月，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遣人招降王仙芝，王仙芝派亲信尚君长等人去见他。不料途中被招讨使宋威捉住。宋威向朝廷请功。杨复光则申奏说尚君长等是来投降的。双方争执不下。僖宗派御史归仁绍来也没查明白，干脆在狗脊岭把尚君长等斩首了事。

王仙芝听到消息，这次是真急了，第二年正月，他率义军渡过汉水，猛攻江陵（今湖北荆州），竟一鼓作气攻进了江陵的外郭。但这时宋威、曾元裕、杨复光各路官军纷纷赶来救援。王仙芝听说后，放火烧了江陵外郭中的房屋，向东撤退。二月，王仙芝所部义军在黄梅（今湖北黄梅）地区被官军追上包围，义军死伤达五万人。王仙芝也在战斗中被曾元裕的部下俘获，斩首后传送京师。王仙芝部下大将尚让是尚君长的弟弟，这时正驻扎在嵖岈山（在今河南遂平西）。他听到王仙芝全军覆没的消息，便率所部及黄梅战斗中逃出的败散兵卒，北上投奔黄巢去了。

这时黄巢正在攻打亳（bó 博）州（今安徽亳县）。自从在蕲州跟王仙芝分兵，一年多来，黄巢转战山东地区。原先王、黄分兵的时候，约定王仙芝南下，黄巢北上，并且要互相接应。但北方节镇比较多，每个节度使和镇将都不肯放弃自己的地盘，因此黄巢虽然也曾攻占一些地方，但进展不大。如今王仙芝已经死了，黄巢决定改变战略，抛开官军兵力集中的中原，转入大江以南官军兵备较虚弱的地方，这就开始了他那有

名的南北大转战。

那时，义军已经没有最高领袖，大家便公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做了义军的统帅。三月以后，义军十万人从亳州南下，渡过淮河，又过长江，进入浙江地区。沿途所经过的州县，能攻的就攻，攻不下的便越境而过。当年九月，黄巢大军攻克了浙东重镇越州（今浙江绍兴），捉住了浙东观察使崔璆（qiú求）。崔璆又要玩弄裴偓的一套封官招降的手法，被黄巢严厉拒绝。义军原想从杭州湾出海南下，但缺少船只，便又沿会稽山进入仙霞岭，准备直趋建州（今福建建瓯）。不料仙霞岭没有大路。黄巢让军士找来当地居住的山民向他们问路。山民说这座七百里长的岭上只有丛莽间的小径。这时官军已在后面，义军如果返师，形势不利，于是黄巢下令全军开路前进。

那时正是秋天，草木繁实，野兽出没。义军挥舞大刀巨斧，硬是在荆棘和原始丛林中开出一条路来。他们的脸和手都被棘刺划破了。粮食不足便摘野果充饥，渴了喝几口山泉。当地山民也来帮助义军，他们熟悉地形，总是替义军选最短捷而又平坦的路线。有时遇到高不可攀的山峰，无法逾越，义军就在山根打出山洞来，穿山前进。

黄巢和将领们也跟士卒一样地披荆斩棘。这样苦干两个月，十一月中旬，义军突然出现在建州城下。城里的官军还以为义军是从天而降的呢！他们来不及准备防御，建州城便被义军攻破了。义军居高临下，沿建阳溪（即闽江）直下福州（今福建福州），十二月，将福州攻克。

乾符六年，朝廷派高骈为镇海节度使兼淮南节度使；派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派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从三个方面对义军采取围剿。黄巢识破官军的阴谋，乃于当年夏初放弃福州，

沿海岸线继续南下。义军一路鏖战苦斗，于当年秋天占领了广州，俘虏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并杀死很多剥削奴役广州人民的“胡商”。同时，又分兵占领了桂州，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

义军在广州停留了两个月左右。由于义军士兵大多数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水土，军中流行了传染病，不少人染病死去。黄巢为了摆脱困境，同时也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唐朝的统治，便于当年十月发布声讨朝廷、反抗暴政的檄文，率领大军北返。



第四十九回

战略转移行程万里
株守长安功败垂成

官军料到义军还要回北方来，便在五岭一带层层布防，准备阻截消灭义军。黄巢侦查到这个情况，决定不走陆路，转由水路北上。他把大军集中到桂州，砍伐一些参天大树，制成几十个巨大的木筏，沿着湘江顺流而下。一路经过永州、衡州，都没遇到官军的抵抗。原来黄巢改走水路这一招，官军没有料到，因此不曾设防。黄巢一意北返，也不去攻打这二州，大木筏仍然沿湘江行进。直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才看到官军水师的大小舰船密布江中，等待阻截厮杀。

义军的木筏都是用两人合抱的粗树干扎成的，顺着江水，冲波激浪，汹涌而来。官军的木制战船虽然制造坚固，但也抗不住这实心木筏的冲击。霎时间只听一片“轰轰砰砰”的响声，凡是被义军木筏撞着的官军战船，无不四分五裂，船板漂满江心。落水的官军有的溺死，有的游向江岸逃命。义军停住木筏，登岸追杀，直奔潭州城下。湖南观察使李系率兵迎战。义军中大将尚让和朱温首先冲入官军阵中。官军抵挡不住，只好退回城上坚守。义军大军这时已全都弃筏上岸，全力攻城。两军激战了一天。官军伤亡惨重，终于被义军攻破。李系狼狈逃走，守城官军

除死伤了五万人外，其余数万人全部向义军投降。义军尚让部乘胜进攻江陵。荆南节度使王铎的部下大多派往岭南北堵截义军去了，城中驻兵很少，他不敢抵抗，竟不战而逃。上次王仙芝不曾攻下的江陵，如今终于落到义军掌握之中了。

义军由江陵继续北进，但在荆门（今湖北荆门）遭到官军的伏击，损失严重，无力冲破官军的阻截，便转向东方，转战于鄂州以下的沿江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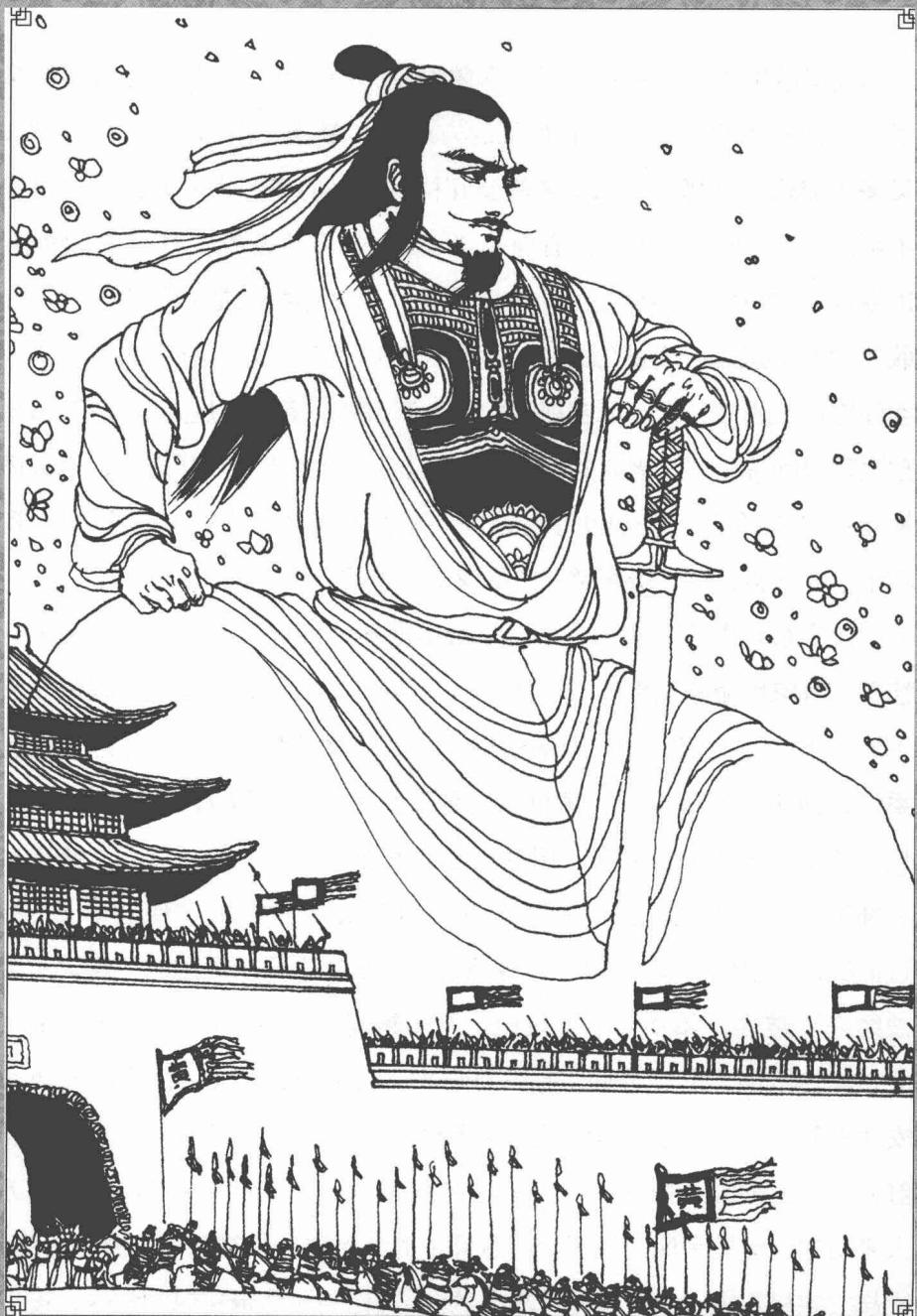
下一年，僖宗皇帝改换年号，称为“广明”元年。这年九月，义军渡过淮河。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不但不抢掠平民的财物，还要把从官库或富豪家中夺取的衣物粮食周济穷苦农民。因此，许多农民自动地参加义军，义军像滚雪球一样，兵力越来越多，“众称百万”。黄巢见时机成熟，便再一次攻克汝州，占领了附近州县，对东都洛阳形成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

这一带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强藩巨镇林立，人人都有自己的地盘。根据这种情况，黄巢以“率土大将军”的名义发布文告：“凡是地方节镇，都要各守本土，不要触犯义军的锋芒。义军这次进兵的目标是东都洛阳，然后直指西都长安，向贪官污吏问罪，与各节镇都无牵连。”这份文告指出义军打击的主要目标是中央朝廷，不去侵犯各节镇的地盘和利益，这就对官军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义军攻洛阳时，各地援兵不来，洛阳留守刘允章只好率东都的官员出城迎接义军。那城高壁坚、易守难攻的洛阳城，竟不费一弓一矢便被义军占领了。

义军秩序井然地进入洛阳，受到居民的欢迎。黄巢下令保护文物，对洛阳居民加以慰问。十二月，义军以洛阳为基地，西进关中。

长安城里十二岁登基的僖宗李儇如今已经十九岁，长成为青年皇帝了。但他却还照旧贪玩，而且玩的方式除了蹴鞠、击球、斗鸡等之外，又多了宴乐、歌舞和贪恋女色等新花样，历来的皇帝大多如此，这也并不奇怪。而国家大事呢，自有他的“阿父”田令孜管着，用不着他操心。田令孜卖官鬻爵，独霸朝纲，为所欲为。反正他打的是天子的旗号，谁敢反对？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一次他写了个委任官员的诏书，拿到僖宗那儿去批。僖宗随口问：“这人是谁？”田令孜也随口回答：“是老奴的儿子。”这回僖宗的脑袋忽然开窍了，他奇怪地问：“‘阿父’不是自幼净身入宫的吗？怎么又有儿子了呢？”田令孜闹了个大红脸，只好搪塞说：“是我干儿子。”

待到东都失陷的消息传来，皇帝不得不暂停玩乐，想一想有关天下社稷和身家性命的大事了。当然，他还要找“阿父”，这是他向来依靠惯了的。于是，他把田令孜和宰相崔沆、豆卢琢找到延英殿。僖宗觉得挺委屈，他想：好模样的，黄巢干嘛要造反呢？弄得寡人玩乐也没心思！想到这里皇帝竟掉下泪来。田令孜赶忙安慰他说：“陛下莫慌，请选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去守潼关。”僖宗又一阵明白，他问：“侍卫将士没经过征战，怕他们不顶用吧！”田令孜说：“当初安禄山叛逆的时候，玄宗曾经来蜀避难。如今大不了我们也跑一趟蜀中。”僖宗听说要跑到蜀中去，长途跋涉，车马劳顿，越发愁起来。崔沆说：“安禄山那阵儿攻长安才五万人，可如今黄巢的贼兵有多少？六十万！”豆卢琢说：“那时哥舒翰率十五万众不能守住潼关。现在巢兵六十万，而我军又没有十五万人来防守，潼关是保不住了。不过蜀中的节臣陈敬瑄等都是令孜的心腹，比起玄宗皇帝来，令孜还是有准备的。”这话明显地带着讽刺意味，连那



文化水平不高的僖宗也听出来了。他不高兴地对田令孜说：“卿且为朕发兵守住潼关！”并封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让他率兵到潼关御敌。

田令孜怎肯自己到前线去？但又不得不应旨，便派神策军左军将军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带领一部分神策军并会同潼关原来的守军，组成潼关的防御力量。张承范带两千神策军来到潼关，正赶上义军也从洛阳赶到。张承范站在城楼上往远处一看，只见原野上到处是义军的旗帜，人马列起的方阵一个连一个，简直望不到边。这时白色的帅旗飘扬，黄巢骑马来到关下。全军将士一阵阵欢呼，震得山河都发出雷鸣般的回声。这张承范倒是条硬汉子，面对百倍于他的敌人，仍然顽强抵抗。义军攻了一下午，也没将潼关攻下来。但双方的军力究竟太悬殊了，夜间，一股义军从一条叫“禁谷”的山峡突进潼关，张承范只好逃走了。

义军过了潼关，接着攻下华州（今陕西华县），京师震动。田令孜果然早有准备，他率领五百名神策军，奉着皇帝从西城的金光门出走。随行的只有福、穆、泽、寿四王和几个妃嫔，百官都不知道。皇帝昼夜不息，一路西去——天宝年间玄宗西奔的故事果然重演了。

十二月初五，黄巢率领义军在长安居民的夹道欢迎之中进入长安。义军个个披着头发，额上扎一条鲜红的额带，穿戴着鲜明的甲胄，执着各式各样的兵器，仪态威武，军容堂堂。黄巢坐在一乘金装的肩舆上，缓缓行进，不断地向欢迎的人群拱手致意。我们前边讲过，黄巢是文武全才，他不但会打仗，还会写诗。有一首《菊花》诗，据说是他应进士考试落第后发愤作的；不过把这首诗拿到这儿来读，却显得更为贴切，那诗是：

待到秋来九月八（等到重阳菊花节来到），
我花开后百花杀（菊花开放，百花全都凋落）。
冲天香阵透长安（冲天的香气透过长安城阙），
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是金甲战士的欢笑）。

义军大将尚让不时地向沿途的居民晓谕：“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氏那样虐害人民，希望你们各自安居乐业，不需惊扰！”义军又申明军纪，禁止妄杀良民。因此义军入城后，长安市肆安然无事。

十天以后，黄巢在长安建立新政权，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大齐政权成立当天，立即宣布：凡是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吏停任不用，四品以下的照旧留职。并任命义军首领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孟楷等为尚书，朱温等为将军游奕使，费传古为枢密使……这儿要特殊一提的是，诗人皮日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在唐朝众多的重要诗人中，能够参加农民起义，并在义军中任职数年的，恐怕皮日休是独一无二的了。骆宾王也曾参加过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军队，但那次战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不是农民起义。何况皮日休仕途还比较顺畅，他曾进士及第，做过著作郎、国子博士等文职官员。广明元年，他出任毗（pí皮）陵（今江苏常州）副使，在从长安去毗陵途中遇到黄巢带领义军北上。皮日休在了解了义军的兴兵宗旨之后，毅然地弃官不赴，主动参加了义军。

皮日休出身寒门，发愤读书，曾游历过许多地方，亲眼看到唐朝末年农民被官府压迫剥削的痛苦。他有一首叫《橡媪叹》的诗，通过一个农村老妇人捡拾橡实充饥，而粮食却被官府强征的事实来揭示农民起义前夕的社会现实。这首诗，既可作为农民起义为什么必然发生的佐证，

同时也表明了皮日休之所以能够主动参加义军的思想基础。

秋深橡子熟 (深秋时节橡子熟了),
散落榛芜岗 (散落在草木丛生的山冈上)。
伛偻黄发媪 (一个黄发驼背的老妇人),
拾之践晨霜 (踏着晨霜来山冈拾橡)。
移时始盈掬 (好长时间才拾到一把),
尽日方满筐 (拾一筐要用整天的时光)。
几曝复几蒸 (几次晾晒又几次蒸煮),
用作三冬粮 (留着作三冬的食粮)。
山前有熟稻 (山前有一片成熟的稻谷),
紫穗袭人香 (紫色稻穗发出袭人的清香)。
细获又精舂 (仔细收获又精致地春制),
粒粒如玉珰 (稻粒儿像是耳坠上的玉珰)。
持之纳入官 (不过这稻子要向官府缴纳),
私室无仓箱 (农民家里一粒也不能收藏)。
如何一石余 (可是为什么一石多稻谷),
只作五斗量 (却只算作五斗的分量)?
狡吏不畏刑 (原来那些狡吏不怕王法),
贪官不避赃 (贪官更公然地纳贿收赃)。
农时作私债 (粮荒时他们拿粮食来放债),
农毕归官仓 (秋收后再归还官仓)。
自冬及于春 (老百姓从严冬直到新春),
橡实诳饥肠 (就只能用橡实来骗一骗饥肠)。

吾闻田成子（我听说春秋时有个田成子），
诈仁犹自王（也还要用假仁假义才能称王）。
吁嗟逢橡媪（叹息这个拾橡老妇的苦楚），
不觉泪沾裳（我不觉眼泪沾湿了衣裳）。

但不是所有参加义军的人都像皮日休那样，是抱着解民倒悬的志愿来入伍的。就拿王仙芝来说吧，他虽然首举义旗，但后来表现却不好。义军中还有个朱温，他后来被黄巢派驻同州（今陕西大荔），做了同州防御使。他看到朝廷在长安失陷之后，又纠集了官军进行反扑，义军遇到了困难，竟然叛变投敌，做了唐朝的节度使。以后又有一些义军将领归附了他。这些人的变节是使黄巢领导的历时十年的农民起义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作为义军的领袖，黄巢自己也要对义军的失败负重要责任。原因是他在攻入长安，僖宗出逃之后，不派人去跟踪追击，任凭僖宗进入蜀中，使反动势力能够借皇帝进行号召，纠集力量，反扑回来，致使李家王朝死灰复燃。而黄巢这时却按兵不动，急急地忙着称国号，改正朔，列爵封土，在丹凤楼上登基。皇家的乐工们都跑了，登基时没有乐队，黄巢便调集了五百只军中的大战鼓，在登基大典上“咚咚”地敲起来。他让臣下们给他上了一个“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尊号，又向各地节镇颁布了“赦书”，他认为他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到此便大功告成了，各地节镇官员自然会来归顺，天下也就从此太平。

然而到了四月，郑畋（tián 田）、程宗楚、唐弘夫等节度使纠集了十万人马，分别驻扎到渭北、沙苑、渭桥等处，对长安形成了包围的形势。黄巢怕陷于被动，主动撤出长安。官军入城以后，大肆抢劫，失去指挥。

黄巢乘机反攻回来。两军在长安城中大战。官军被分割开来，许多将士因抢劫的财物太多，荷了重物既不能战又不能走，结果被义军杀死、打伤的十有八九，程宗楚、唐弘夫也战死了。

官军退去之后，黄巢因城中一部分居民曾帮助过官军，就杀了一些，从而失去人心。长安城里和周围地区几乎十室九空，农事俱废。义军缺少人民的支持，成了无源之水，在这困难时刻，叛徒朱温又投降了官军，使长安失去了屏障。

朝廷再一次调集兵力，除各节镇的官军外，还收买了沙陀首领李克用。李克用是沙陀酋长朱邪赤心的儿子。朱邪赤心投顺唐朝，赐姓李，改名李国昌。李克用继承了父亲的地位，盘踞在今山西省北部地区，时常南下骚扰。于是朝廷封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让他派兵到长安助战。李克用统带的多是塞外的骑兵，剽悍善战。因兵士穿的是黑色的战衣，人称他们为“鸦军”。中和三年春，官军再次向长安发动进攻。尚让统率十五万义军在沙苑梁由陂跟官军作战，伤亡惨重。黄巢领兵再战于渭南，又吃了败仗。黄巢见长安难保，便率剩余的义军退出长安，从蓝田方向东撤了。

五月，义军从蓝田进入商山，先锋孟楷于蔡州大败官军，节度使秦宗权投降。六月，义军进攻陈州（今河南淮阳）。陈州刺史赵犨（chōu抽）袭击杀了孟楷。黄巢大怒，率全军攻打陈州，赵犨坚守不屈，双方在陈州城下僵持竟达三百天。黄巢失去了转移到有利地区保存力量的时机。朝廷却乘这个机会，再次调动大军，向义军猛扑过来。义军连战败北，损失惨重，重要将领尚让等也向官军投降。黄巢不得不带着残兵北退。而带头追击他的却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和助手尚让。六月十五日，黄巢

逃到泰山下的狼虎谷，被官军四面包围。黄巢见已无法突围，便拔出剑来，自刎而死。他从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六月兴兵，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战死，整整战斗了十个年头。义军纵横南北，转战于相当于今天十二省的广大地区，行程数万里，在农民战争史上确实是一次伟大的壮举。

至于诗人皮日休的下落，有几种传说：有人说他是在长安病死的；有人说他被唐王朝俘获后处死；有人说他在黄巢兵败后逃走；到了会稽（今浙江绍兴），后来依附钱镠（liú流），做了钱镠手下的太常博士；也还有一种最荒唐的说法，说皮日休根本不曾参加起义军——这当然是胡说八道！



第五十回

李润卿皇帝亡命
后梁代唐结束全书

在黃巢牺牲以前，雁門节度使李克用曾率军急追。他一昼夜冒雨行军二百里，把大队都甩在后面，身边只剩下八百骑，而且人困马乏，粮食也用光了。这儿是冤句，正是黃巢的故乡。路上碰到一小股义军。李克用纵骑袭击，义军都跑了，却截获了一批跟随义军的老百姓。男男女女有一万人之多，其中还有黃巢最小的儿子，以及黃巢称帝时用的符印等物。李克用的夫人姓刘，是员女将，这时也在军中。她见黃巢的小儿子穿着雨水淋湿的衣服，又冻又吓，一劲儿哆嗦，便劝李克用把他和那些老百姓统统放了。

李克用要再追黃巢，这儿离汴州（今河南开封）不远，李克用便返师回去，把军队驻扎在城外，派养子李嗣源带亲兵去汴州城里，向节度使朱全忠借粮。这朱全忠便是黃巢义军中的叛将朱温。他投降朝廷后，僖宗给他改了名字，叫朱全忠。他听说李克用来到城外，一方面派人送粮过去，自己又骑马出城，邀请李克用进城赴宴，李克用见朱全忠很热情，推辞不掉，只好带李嗣源和监军陈敬思等率三百人随朱全忠来到汴州城里的上源驿。朱全忠大设宴席，召乐工来奏乐，食品也都精美丰盛。

李克用这些日子行军劳碌，常常半饥半饱，这时不禁大喝大嚼起来。酒酣耳热，他见在下席陪他的朱全忠满脸横肉，一身肥膘，觉得他的姓跟“猪”字同音，倒也有些相像，不禁捻须笑了。朱全忠问他：“李公因何发笑？”李克用说：“我是想，人生在世，许多事情无法预料。比如在下与尊兄吧，一年前还在沙场上厮杀，拼个你死我活，谁又想到今天咱二人又这样亲亲热热地同席共饮呢？”这话颇有些讽刺的味道，朱全忠脸色一变，但却不好发作。李克用偏又问：“我记得朱公是讳‘温’的，何时又改了名字？”朱全忠向空中拱手，得意地说：“草字‘全忠’，乃皇上所赐。”李克用说：“好，‘全忠、全忠’，好响亮的名字！只是不知黄巢听了，又作何感想！”这话挖苦得太露骨了，同席的监军陈敬思急忙站起来说：“大帅醉了，到里面休息吧！”他和李嗣源强扶着李克用进了住室。这边朱全忠脸色涨得通红，十分气愤。在回营的路上，大将杨彦洪说：“李克用也欺人太甚了。如今他在我们掌握之中，索性将他除掉！”朱全忠也同意了。他们回营后，点了兵将，半夜时围了馆驿，放起火来，呐喊进攻。李克用这时醉卧在床上，毫无知觉，侍者郭景铢用力摇他也不醒来。郭景铢百忙中吹熄了蜡烛，把李克用拖到床下，找一盆冷水浇在他头上，李克用这才睁开眼睛。而外边的大火这时已经照得窗户上一片红光，喊杀声更是惊天动地。原来是李嗣源和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人正跟汴兵苦斗。李克用站起来要抄兵器，但他宿酒没醒，浑身无力，站在那儿还摇摇晃晃，又怎么能打仗呢！郭景铢只好背着他冲出屋门。亲兵们拥过来保护。那李嗣源虽然只有十七岁，却勇猛超群，是李克用“义儿军”中的勇将。原来李克用曾挑选一些军中骁勇的青少年军将，改姓为李，作为养子，常常带在身边，李嗣源便是有名的“十三

太保”中的一员（后来他在五代的后唐做了皇帝，称为明宗）。这时只见这少年将军挥舞铁枪，左冲右杀，一些突进来的汴军兵将已有十几人丧在他的枪下。薛志勤也连连发箭，射死不少汴兵。但这时火势越来越旺，馆驿已是一片火海，李克用眼看性命难保。突然电闪雷鸣，倾盆急雨从天降下，不但火被浇灭了，而且四下里一片昏暗，再加上火熄后余烬冒出的滚滚浓烟，正好作了李克用等人撤走的烟幕。李嗣源和薛志勤当先，史敬思断后，保护着李克用冲杀出去。他们越过颓垣，借着不断明灭的闪电光路来到尉氏门。城门不开，只好缒城而下。但陈景思等三百人却被汴兵杀害了。

倒是那个一贯给朱全忠出主意的杨彦洪得了个意外的下场。他是朱温的老部下，当初朱温叛变投唐，就是杨彦洪出的主意；这次又出主意劫杀李克用，还叮嘱朱全忠说：“胡人大多骑马，看见乘马的就用箭射他！”不料在围攻上源驿的时候，他骑着马跑来跑去指挥，让朱全忠看到了。暗夜中认不出面目，朱全忠照马上黑影一箭射去，骑者应弦落马。等过去一看，死的却正是出这个主意的杨彦洪——这也算是一次巧合吧！

汴兵刚攻上源驿的时候，李克用的一名亲兵偷跑出城，跑回军营报告刘夫人。刘夫人神色不动，她先把报信人杀了，以免震惊军心，然后召集将领，作了防御和撤走的部署。等一切了当，李克用也逃回来了。李克用气急败坏，立刻要会合大军去攻汴州。刘夫人劝阻说：“这事还是诉之于朝廷的好。如果我军去攻他，天下人谁能分辨是非曲直呢？反而使朱贼有了借口。”李克用听到刘夫人的话有道理，这才恨恨地拔营，去会合了大军。也不追黄巢了，径自回了晋阳。到晋阳后立即上表，派人送到成都行宫，要皇帝遣使按问，发兵诛讨朱全忠。那时僖宗李儇自

顾尚且不暇，哪里有力量去审理掌握兵权的节度使们的官司！只好遣中使赐优诏和解。李克用连上了八次表，每次都换来一个奉诏的太监。这也怪不得皇帝，他实在不能、也不敢偏袒任何一方啊！

那时，各地藩镇都在借战争扩充力量，又加上朱温等一些义军的叛徒，也拥兵自重，成了新的割据势力。这些新旧军阀独霸一方，不向国库缴纳贡赋，把盘剥老百姓的所得全都入了他们的私囊。他们还互相攻击、吞并。朝廷无力制止，只好听之任之。而朝廷中，宰相大臣们的南衙和宦官们的北司也还在围绕着皇帝明争暗斗，又各自跟外藩勾结，使整个中国处于空前的混乱之中。

有个叫刘允章的翰林学士曾在《直谏书》里把唐朝末年的中国现实作了概括的描述。他说：

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

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

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

是呀！老百姓到哪里去呢？普天之下俱是这样嘛！就连皇帝自己，于镇压了黄巢义军的第二年回到长安，看见那“荆棘满城，狐兔纵横”的残败景象，也会发出“何以归哉”的慨叹哩！长安宫阙被义军撤退时放火焚烧了。皇帝的日子不好过。田令孜这个太监要把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控制的安邑、解县（均在今山西省，境内有盐湖）两个盐池的专利收归朝廷，惹起王重荣的反抗。田令孜勾结了和朱全忠联盟的朱玫，讨伐王重荣。王重荣向李克用求救。于是展开了一场军阀间的混战。李克用打败了朱玫，进逼长安。田令孜再一次挟持着皇帝出逃凤翔，下一年，又劫持僖宗去宝鸡，准备再去汉中。这时朱玫却在长安奉襄王李煴（yún云）为皇帝，另立朝廷。僖宗便以正统为号召，令王重荣、李克用等反过来又打长安。李煴新朝廷只存在两个月便被消灭了，许多留在长安的官员被杀，田令孜也被黜放。僖宗再一次回到长安，仍然做他的傀儡。这年他已经二十七岁了。经历了几次流亡的颠沛流离，早已没了击球斗鸡的兴趣，成天只是闷闷不乐。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在回长安一个月后便病逝了。观军容使宦官杨复恭率神策军拥立皇弟李晔继位，是为昭宗，改元“龙纪”。

昭宗比他哥哥僖宗明白一些，但他接手的既然是一个即将垮台的大厦，他这独木又怎能支撑住不让大厦倾倒呢！军阀们分成几派，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经过十几年的混战，最后北方势力较强的还有三支，即山西地区的李克用，陕西地区的李茂贞和河南地区的朱全忠。而朝廷

内部的大臣和宦官也结成一些政治派别，分别依附于这三个军阀。

天复元年（公元 901 年），宦官撺掇皇帝，让他封李茂贞为岐王，入朝执政，把原来依附朱全忠的宰相崔胤（yìn 印）贬为外官。崔胤写信鼓动朱全忠，要他带兵把皇帝从李茂贞手中夺回来。朱全忠率兵西进。当时李茂贞还在他的根据地凤翔。太监神策军中尉韩全诲便劫持昭宗到凤翔去，又演出了一幕皇帝出逃的悲剧。天复二年，朱全忠率四镇兵共七万人围攻凤翔。李茂贞连打败仗，只好关闭城门死守。城中粮尽援绝，每天冻饿而死的百姓达上千人，就连昭宗皇帝也自备了一台小石磨，把豆麦磨碎煮了充饥。最后李茂贞没有办法，只好开城把皇帝交给了朱全忠。朱全忠进凤翔后，首先把韩全诲等宦官都杀了，然后劫持皇帝又回长安。

天复三年，崔胤跟朱全忠商议，这些年来宦官跋扈，就连尊谁当皇帝都要由他们决定，为了一劳永逸，竟把宫中所有的太监都杀了。一次杀死了八百多人，只剩下一些年轻的品级低的小太监，让他们继续服役。这样一来，为患多年的宦官之祸倒是结束了，但一些安分守己的太监也无辜被害，又是一件大冤案。

这时朱全忠的势力横跨两京，中原地区的二十一个州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天祐元年（公元 904 年），昭宗皇帝想自己募一部分亲军。朱全忠便派他的心腹将士去应募。昭宗原打算用亲军来保护自己的，不料却更深地陷入朱全忠的掌中。跟着，朱全忠又以李茂贞来攻为理由，逼着昭宗迁都洛阳。因为汴、洛是他的大本营，他把皇帝搬到这里，就更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迁都那天，汴兵押着百官和百姓上路。百姓哭着骂：“贼臣崔胤召

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们流离失所，真是该死！”汴兵把宫殿和民房都拆了，将木材放进渭水，转入黄河抵达洛阳以北的河阳，再捞取上来。结果长安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昭宗乘车路过华州。百姓夹道呼“万岁”。昭宗流泪说：“别喊‘万岁’了，朕从今以后不是天子啦！”在华州的兴德行宫里，昭宗对侍臣说：“俗话说：‘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如今漂泊，正是不知道会落于何所呢！”说着泪下沾襟，侍臣们也个个垂泪，不忍仰视。

昭宗来到洛阳，言行作息处处在朱全忠监视之下。朱全忠觉得这个昭宗对自己嫌怨日深，怕一旦生变，便在当年八月，指使牙官史太等夜间闯入宫中，将昭宗杀死。再立昭宗的第九个儿子李柷（zhù 祝）为皇帝，那年李柷才只有十三岁。这个末代皇帝可怜死后连个正经庙号都没有，史书上称他为“哀帝”，那还是朱全忠追谥给他的呢！

朱全忠弑了昭宗，又大杀李唐的宗室。他派心腹蒋玄晖邀昭宗的儿子德王李裕等九人到九曲池赴宴，将他们全部缢死。他对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也大加杀戮，将这些自称“清流”的朝士的尸体投入黄河中，让他们顺“浊流”而去。

嗣后，他又跟各地的军阀展开争夺，巩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势力。他怕他的部下离开他，就在士兵们的脸上刺下字，叫做“文面健儿”。他在跟李克用作战时，为了阻止李克用父子的骑兵南下，竟三次决开黄河的堤坝，将上万户的人家淹没。洪水泛滥数千里，人民流离失所，也使肥沃的良田变成荒漠。

公元 907 年 3 月，朱全忠认为自己的羽翼已丰，用不着再摆一个小皇帝来做傀儡了，便依样画葫芦，来一场“禅让”的把戏，其过程当然

跟隋文帝代周、唐高祖代隋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他这次用的是“遥控”的方法，自己不到洛阳去，却委托宰相张文蔚和侍中杨涉等大臣代办，要他们把皇帝册宝——当然少不了一份禅位诏书，送到开封。于是朱全忠择日在开封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梁”（史称后梁），年号“开平”。他觉得“全忠”这个名字是唐朝的皇帝赐的，再叫这个名字似乎不太合适。恢复原来的名字吧，一来使人容易把他跟黄巢联系到一起，而且“朱温”听起来恰似“猪瘟”，这也不好。后来就找了个“晃”字作名字。“晃”是日光明亮的意思，他想让他开创的朱氏王朝能够永远亮堂堂地存在下去。

后梁太祖朱晃封唐朝禅位的皇帝李柷为济远王，迁往曹州囚禁。第二年又派人把他杀害了，追谥为哀皇帝。唐高祖李渊于公元 618 年开国，到李柷禅位的公元 907 年，恰好是个整数二百九十年。中间包括武则天女皇在内，先后有二十三位皇帝。

不过朱晃虽然取代唐朝做了皇帝，却并没能统一中国，各地军阀仍然存在，像河东的李克用，蜀中的王建，福建的王潮等，都不理朱晃的碴儿。他们认为，既然唐朝已经没了，他们自己也就不妨称王称帝，这就出现了五代十国更为纷争的局面。但这是以后的事，就不在本书演述的范围之内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隋唐新传

作者=吴梦起著

页数=420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392

DX号=000008046327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46327&d=2138338F4961BBF6C523BCAB9D6AC534&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D1%DD%D2%E5++%EA%79%CC%C6%D0%C2%B4%AB